

史料
五編
甘寧青史略
(四)

廣文書局
印行

慕壽祺輯著

趙元貞校
李炳校

史料
五編

甘寧青史略
(四)

廣文書局印行

辛卯三年

遼重熙二十年夏天祐垂聖二年

春二月契丹向夏國索黨項降戶

元昊時納黨項降戶數千河曲之役請率諸部

待罪後因戰勝不遣至是契丹遣北院都監蕭友括來索沒藏氏不與

唃廝囉西蕃瞎斡沙州來貢

秋七月乙亥詔知秦州呂公綽復任

初詔公綽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

代還恐更圖進用乃詔復任公綽通敏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人以比竇申

冬十二月涇原番樊家族密斡哥等內附

己亥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夏天祐垂聖三年

冬十月遣閣門祗候周永清押賜夏國時服

永清至宥州夏人受賜不

跪詰之恐而跪

秋八月戊午復西夏和市

癸巳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

春三月知秦州范祥築城古渭州

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蘭斡掠

取之夏人怒欲攻之黼黻懼力不敵因獻其地賁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關黼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爲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百匹關黼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既坐責黼張昇請棄古渭勿城

夏五月夏國侵環慶

經略司以聞帝詔邊吏嚴備毋得輒有侵軼

秋七月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

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

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

秦鳳路總管劉煥等破蕃部

夏人索古渭州地

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傅求制置繙草專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爲秦州患且已得

而棄之非所以疆國威案蘭黼祖父皆受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秦不爲州以應誓詔耳即召青唐等族會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爲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衆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蘭黼以爵秩

八月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爲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

始用孫抃

也言

已酉命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

昇陝西韓城人初知秦州轉運使修古渭城昇言古渭

而羌果據吳嶺絕餉道裨將劉渙率兵不時進擊昇以郭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不在已也詎奏恩所殺皆老稚由是徙昇知青州既而朝廷察渙之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

召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案廣吳嶺在今武山縣西三十里俗名廣吳坡下有河凡三源西南來者為麻順河由新寺鎮入境東南來者曰緇鞞河源出懸虎溝至河口會焉其正西來者曰漳河自高家窰入境東流二十里三水同流名廣吳河再北三十里至峽口入渭又通渭縣西二十里有廣吳故城宋置廣吳水繞其下

甲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二年

秋七月夏國侵古渭寨

夏兵數至古渭剽掠人畜秦鳳經略司請於鄰路益兵五

千爲備

八月以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

御史中丞孫沐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爲蕃部所擾及益

兵拒守而它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款羅多尼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任蕃部不爲寇

皇統六年日蝕
四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國月朔以朔正

乙未二年 遼道宗清寧二年 春二月西蕃來貢

三月夏國遣呂效忠侵邊界知德順軍周永清擊擒之

永清有威略當募勇士夜馳百里來襲營棚斬首三

百級俘數十人擄去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若禁地三百里夏人盜耕不可禁永清拓地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

冬十月夏國起承天寺

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與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

時臨聽焉

案甯夏府志承天寺爲甯夏古刹其浮圖倒影尤稱靈異乾隆戊午地震塔寺並毀而碑記猶有存者其瘞沸頂骨曰天祐紀歷歲在攝提乃夏英宗天祐垂聖元年宋仁宗皇祐

二年庚寅其歲舍利曰天慶三年乃夏桓宗純祐天慶二年宋甯宗慶元二年丙辰也

丙嘉祐元年

遼道宗清寧二年夏福聖承道四年

春二月西蕃磨氈角來貢

明年西蕃磨氈並諸族又來貢

秋七月環州小遇族叛知州張揆破降之

夏國移牒索蕃官蘭氈

宥州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峒軍卒并索叛蕃蘭氈帝詔以蘭氈世爲蕃官不得擅索令保安軍報之

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故元曰嘉祐

冬十二月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密藏氏卒

初密藏氏通於李守貴又通屹多已守貴憤怒於是

殺屹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乃族殺守貴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以集賢校理馮浩假尙書刑部郎中直史館文思副使張惟清假文思使爲正

副使如夏弔慰

賜夏國主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鍾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

慰錫今孝文思院使張惟清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丁酉二年夏禪都元年

春三月以張元投西夏故殿試進士均免黜落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

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擢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是大爲中國之患初元以舉進士不第以詐干謁陝西大帥韓琦與范仲淹斯時也猶欲效忠祖國及韓范不用竄無所歸始與吳昊聯袂而西寶元二年冬十一月元昊露布邊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慶歷元年春二月元昊犯渭州元從征好水川之敗元題詩佛寺其句曰夏竦何曾鑿韓琦不是奇滿川龍虎變猶自說兵符蓄讖琦之不善用兵此其所以報也帝聞之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是歲詔進士與殿試者皆賜及第出身有差均不黜落遂爲定制而李復圭記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考官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

案隋置進士科唐因之任較隋周密而宋爲尤其夫春官之試前所未有自玄宗而移試禮部矣廷對之試亦前所未有自武后而親試殿廷矣設衛棘圍則自楊後而立下第入學則自開元而行進士試以策論自唐始也全宋復加經義之制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益以糊名之制行於淳化易書之制創於祥符宋之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

又案治平四年秋八月帝詔諭夏國主其略曰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構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爲日滋深其害未已今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是張元死後中國下第舉人往投西夏者不一而足矣

幕壽祺曰進士中固大有人焉以清未言之太平天國倡言革命用錢江爲參謀不及數年恢復一十二省攻陷六百餘城偷北伐成功則馬踏所踐卽爲吾土矣而孰知攻克南京使洪氏百萬之衆一敗而不可收拾者則一賜同進士出身之曾國藩也今則革命成功已二十餘年矣而前清翰林進士聞宣統在東三省相與著麻鞋出榆關效張元之投西夏者豈少也哉

戊三年 遼清泰四年 夏五月吐蕃掠羅部阿作 長編作納克 等叛唃廝囉降西夏

夏遂遣兵攻唃廝囉敗績 被擄酋衆六人乘駝戰馬頗衆吐蕃隴通公立馬頰三大族亦叛降唃廝囉會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黃氈乃罷

兵歸

夏國主表乞贖大藏經許之

夏國新建伽藍載請贖大藏經帝詔曰已令人印造俟嘉祐四年正月且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

己四年

遼清寧五年夏禪都三年

多十月契丹約西蕃兵取夏國涼州不果

契丹既與喃囉囉通姻數遣使由回鶻路

至河湟約喃囉囉舉兵攻夏國欲徙董氐居涼州與之相近訛龐聞之增兵備河西會喃囉囉以道遠兵難合乃止

十二月遣使進奉賀正馬駝

帝賜夏國主詔曰王正首歲皇曆頒春惟繼世之忠先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款獎

庚子五年

遼清寧六年夏禪都四年

夏五月索叛蕃於夏國

胡守忠爲保安軍蕃官邊吏失於撫綏走投夏國中國索之急執還伏誅

多十月夏國中鹽市絕

河東私市雖絕然因陝西解鹽價高商販青鹽往來如織國中猶恃爲利宋帝使薛尙爲轉運使平解鹽價商民不復冒禁私

販於是青鹽利亦絕

辛丑嘉祐六年

遼清寧七年夏禪都五年

夏六月夏國靈夏二州大水

黃河環繞靈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漢伯渠一艾山渠

一七級渠一特進渠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舊泄河水又有賀蘭長樂鐸落諸山爲之隄障向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夏間歲舍居民漂沒其衆

冬十一月許夏國用漢衣冠

諒祚上書自言慕漢衣冠明年當以此迎使者帝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中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

陋軒檻防危儻不重修誠爲慢易於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爲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旣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舊詔

壬寅七年

遼清甯八年夏禪都六年

春正月夏國更諸軍名

改西邊監軍司爲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爲靜塞軍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

司爲神勇軍

夏四月夏國進馬求賜書

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四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至正月遣使來賀帝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秋七月夏國舉兵擊董氈不勝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先是契丹以女婁董氈與之共圖夏國諒祚與

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氈屯於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亟請知秦州張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西震聲又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帝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敵欲入寇者其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帝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如夏賜生辰禮物

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

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王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爾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爾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癸卯八年遼清甯九年夏拱化元年

春三月夏國遣使來弔慰

仁宗崩遣左藏庫副使如夏告哀仍齎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諒祚遣使來弔

慰見於皇極殿門外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爲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晏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於舊聞惟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於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

夏四月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

從所乞也未幾又乞工匠不與

西蕃禹臧花麻

長編作裕勒藏哈木

以西市及蘭州圖籍獻於夏國

河州刺史王詔略熙河靈降洮西諸族西市城首領

此爲甘肅開銀
鑄之始

馮威花麻不順命秦州鈐轄向寶攻掠之花麻力不支遂以西市及蘭州一帶土地獻於夏國諒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花麻封駙馬

案史仁宗名禎真宗子在位四十一年改元九日天聖曰明道曰景佑曰寶元曰康定曰慶曆曰皇祐曰至和曰嘉祐以嘉祐八年春二月崩皇太子曙卽位是爲英宗

英宗甲辰治平元年

遼清寧十年夏拱化二年

秋九月夏國侵靜邊寨以王素知渭州

諒祚數出兵秦鳳涇

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素至三鎮夏人解去素遂拓渭西南城濬隄三周增募弓箭手居人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

罷開寶銀監監官隸兩當縣

初太祖建隆三年置銀冶於兩當縣東南四十里開寶五年升爲監至是罷監官以監隸兩當縣神宗元豐六年廢

案漢書懷銀黃垂三組謂銀與金也左思賦金華銀漢樸銀之在石者西北不但多金銀亦有之魏書食貨志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詔置銀官常令採鑄神異經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高百餘丈皆白金甘州入寶山有銀鑛其富奸民私鑄盜賣公家禁之平涼大同山亦有銀洞皆未開採其見於正史設官以治銀者僅兩當之開寶監自近之調察鑛產者謂輝紅銀鑛等河西各地皆有

冬十一月刺陝西義勇軍十餘萬夏境大震旋知不可用乃安

時陝西亦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

西夏獨立戰爭變遷時代 宋英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宋得天下百有餘年
九年開寶九年
九年太平興國九年
九年祥符九年
九年天禧九年
九年大中祥符九年
九年改爲天禧九年
九年改爲祥符九年
九年改爲天禧九年
九年改爲祥符九年
九年改爲天禧九年
九年改爲祥符九年

司馬光抗言其非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吾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其爲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不從

十二月吐蕃木征內附

熙甯中于詔經營熙河水征竄伏河外詔遣僧知綠說木征略以厚利因以兵往所殺獲前後數千級焚燒帳族以萬數納降

大首領千餘皆其腹心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

以內侍爲涇原諸路鈐轄

上遣王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具詞訟其權與安撫使均諫官呂誨乞罷不聽

乙治平二年

遼道宗咸雍元年夏拱化三年

春正月夏國侵涇原

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守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

以爲張皇生事移几鳳翔數日之間夏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陷沒數千戶蓋夏人有意窺秦中伺家堡一帶蕃部正阨西人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閼敵

驗一二日可至古渭古渭可至則秦中搖矣故夏人屢謀犯此方

夏國侵邈川界

夏國所屬羌會邈奔及其叔溪心以隴珠阿諾三城叛投邈川噶廝囉不禮乃復歸諒祚請兵還取所獻地諒祚不之罪爲出萬餘騎隨邈奔溪心

往取不能克但取邈川歸丁家五百餘帳而還

秋八月夏國復擾涇原

西邊蕃部弓箭手習知山川道路材氣勇悍涇原倚爲藩蔽諒祚常以兵威脅服有違拒者輒戕殺之於是弓箭手皆退入內

地邊帥莫敢聞龍圖直學士司馬光以爲言不報

置壯城兵於涇原等處

保順河西節度使唃廝囉卒

自元昊取西涼府唃廝囉併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以數萬歸焉勢遂強至是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恩命曰

瞎氈居合龍谷曰磨氈角居宗哥城曰董氈爲唃廝囉嗣

冬十月詔問夏國無名舉兵之故

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踐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

四夷豈欲與衆興勞爲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覲紹遠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原禁之土田或焚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衆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賀諸天地既隳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懷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懲今特遣齋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聞奏

十一月夏國爭同家堡拒詔使王無忌於境上

元昊時生羌十九戶以同家堡入獻地在德順軍威戎堡外二十里中國

未設封堠諒祚認為已境被中國侵占遣兵殺屬戶數千掠牛羊數萬帝檢視故籍遣王無忌詔諭至境不納

丙三年遼咸雍二年夏拱化四年

春二月夏國升西市城為保秦軍以駙馬禹臧花麻守之西

距古渭僅百二十里諒祚建造行衙置倉積穀移保秦軍治於此命花麻為統軍守其地

案宋史夏國傳作新市城續長編又作西市城西夏築宋元豐四年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通鑑輯覽註此城在皋蘭縣東南甘肅舊志蘭州府志皆言在皋蘭縣東南七十里考統通鑑長編李憲奏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澗五六重僅通人馬以地望準之此大澗應即金縣緒筠鎮東南俗名九溝十八坡之地距皋蘭約六七十里此城應在皋蘭縣東南二百里以外固不止七十里也續長編又稱八月丁丑李憲至西市新城遇賊敗之庚辰駐兵女遮谷考女遮谷在安定縣境皋蘭東南二百三十里之貢馬營在安定縣西四十里應即此城遺址附識備考

夏四月夏人犯涇原秦鳳等州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使賀即位宗語不遜詔

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涇原秦鳳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蔡挺使蕃官趙明進擊諒祚遁走徒寇柔遠挺以副總管張玉以三十人夜出擾營賊驚潰初諒

於今平涼縣西
北一武堂於此
於今平涼縣西
北一武堂於此

祚入寇韓琦議享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
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誅策與琦合而諒祚果

歸款帝顧琦曰

一如剽料也

秋九月夏人大舉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柵段木嶺

初環慶經略安撫使察挺斥候

嚴明知諒祚將人侵卽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難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
命副都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將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
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氍帽督戰挺先選強弩分列於
濠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復徒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勇二千人
夜出擾營

敵驚潰

案柔遠堡在今慶陽縣北一百四十都城周二里宋范仲淹築明陝西巡撫馬文升增修
通定邊安邊諸路儲糧屯兵倍於他砦又有柔遠亭建於柔遠砦山頂可以登高望遠餘

見熙甯三年秋八月

夏人攻柔遠堡注

巡檢使劉紹能邀擊夏人於長城嶺

先是治平元年秋九月夏國右樞密院党移質糧以數萬衆攻順甯軍北巡檢劉紹能迎擊敗

之至是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爲軍鋒
毀其柵至秦王川邀擊於長城嶺

環州熟羌思順投夏國

諒祚倚爲鄉導蔡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尋其舊舍出兵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

夏人侵慶州敗回

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說謂由積習使然不稍加折諄則颯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

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說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

冬十月以郭逵爲四路宣撫使判渭州

逵少隸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是出爲陝西四路宣撫使

判渭州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遠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復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蓋另

一文書也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遠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

夏人謀入寇以有備不果

時張方平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夏人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

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偷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丁未四年

遼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

春二月上崩遣供備庫副使高遵裕入夏報哀

並以大行皇帝遺留物賜

夏國

案史英宗原名仁實濼安懿王子仁宗養爲太子初封鉅鹿郡公賜名
曙在位四年改元一曰治平以治平四年春正月崩子瑑立是爲神宗

三月蕃酋詣秦州獻地請築城南牟谷口從之

夏國所據多漢匈奴地元昊與延環
諸路相攻於秦渭俾亦再至故諒祚

時二州蕃族日盛景詢等獻計以爲先取西蕃然後兵扼要害則陝右可舉於是諸蕃半
爲攻陷浸淫直逼秦州時青雞川蕃部苦諒祚侵掠遣使詣秦州獻地請於南牟谷口置
堡戍兵以通秦州德順之援絕夏人入寇
徑路陝西官撫使郭逵以聞帝詔從之

案南牟會口在今海源縣西四十里山水頗峻爲海源形勢之最夏人先於此築城爲府
庫地宋元符間蘭州錄事參軍張叔夜取南牟會新城建西安州東至天都砦二十六里
天都砦南至天都山十里後復爲夏人所奪神宗時宦者李憲領熙秦
軍復蘭州乃總兵東上所部苗綬營天都山下燒夏之南牟卽其地也

陝西宣撫使郭逵討蕃部黨項令征等平之

秋八月詔諭夏國發遣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

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
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

欲爲邊生患與衆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夏國屢侵踐漢地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
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
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
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僞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令

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

冬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乘常立

明年三月夏國遣新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薛宗道等來告哀

案夢溪筆談諒祚兇忍好爲亂即位時生纔數月至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彌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鞵血流於踝使人裹創昇載而去至其國死在位十九年改元延嗣甯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禪都六年拱化五年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

宗葬

安陵

慕壽祺曰宋史神宗紀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遣使告哀夏國傳諒祚以神宗卽位之十二月殂紫陽綱目乘常於英宗治平四年冬繼嗣果如此則劉航等如夏冊封何遲遲隔年而始行此典禮耶至萬斯同趙駿烈紀元彙攷謂諒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歧異斯又以訛傳訛矣

神宗 戊申 熙甯元年

遼咸雍四年夏乾道元年

春正月以大行皇帝詔賜夏國主及西蕃喃廝囉

加邈川首領董氈檢校太保

夏五月夏人出兵爭築樂城

秦州僻在東南距夏國差遠東自儀州南界生戶八王族抵水洛城是爲夏屬黨留族地其西路自山外石門峽正

甘谷縣神學各
界授是精省政
府改爲朱國縣
教爲確切圖以
論生遠作

南百里由築城轉三都谷至安遠伏羌峽次西爲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三百里至甯遠峽亦合於伏羌自夏兵累掠秦鳳西邊熟戶被擾帝遣宰相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議築築古城與古渭相犄角以秦鳳副總管楊文廣董其役文廣聲言城曠珠率衆潛趨築築比甚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夏兵大至與文廣搏戰不勝而退臨行遺書文廣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也

秋七月夏人攻甘谷城

築築既城帝賜名甘谷乙埋惡其控扼要害潛兵襲之與秦鳳都監張守約遇分兩翼夾攻守約以五百人逆戰挺身立陣前

自節金鼓發強弩注射強酋死者數人遂卻

案甘谷城在今通渭縣南一百里即安遠鎮宋熙甯初曹瑋置城於此爲戍守處金置甘谷縣屬秦州元廢入通渭縣民國十七年改伏羌縣爲甘谷縣

王韶上平戎策

韶江西德安人既第進士蒞官復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採訪邊事神宗熙甯元年詣闕上平戎策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秦鳳經略司機宜

字文

案王韶上策意在蕩除夏國及熙河收復資院計議欲用蔡延慶爲帥神宗又欲用李承之爲帥韶欲得張承之爲帥終未大得志

慕壽祺曰文不適用如賈胡市珠寶非不燦然雜陳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終歸無濟紙上空談耳王韶客遊西陲留心邊事於河湟山川道路蕃部情形洞於胸而書於手皆可

見諸實行趙充國十二便宜馬援聚米爲山不是
過也後又得王安石主持於內其成功也宜哉

九月夏人集兵折蓋會知原州知州种古率師拒之戰不降

折蓋會距環州永和
峇一百二十里本屬

中國自元昊時據爲和市處乙埋屢爭甘谷城不克點集諸
監軍司屯其地种古自原州帥師來擊被殺者二千餘人

西蕃首領拽羅鉢鳩令結二人誘蕃部投夏國

誘蕃部三百餘帳投
夏捕獲斬之以徇

己酉二年 遼咸雍五年
夏乾道二年

春三月夏人侵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

夏人寇陷劉溝堡
殺守將范愿死者

不可勝計巡檢
劉維吉敗之

秋八月戊申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

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
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詔祖風且堅臣節宜

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蕃禮
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九月夏人犯慶州

夏國與邊民私市中國屢禁不止是時以受册不謝帝詔自今有違者
經略司及官吏問罪能告捕者賞之由是私販遂絕梁氏以貨用缺乏

出兵攻慶州大掠
人民而還其國

庚戌三年遼咸雍六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夏五月夏人築諾和堡一作鬧訛知慶州李復圭遣裨

將李信劉甫襲之大敗而還時夏人又築堡於慶州荔原堡北曰鬧訛衆號十萬其堡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

李宗諒以地近敵堡害其田乃率衆千餘人與夏人戰於鬧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種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衆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夏人信等先射夏人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復射之夏人曰汝真欲戰耶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敗復圭懼罪信等以自解復出兵印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又遣別將破其金湯白

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其虜金湯也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警大起矣

案東都事略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都巡檢劉甫都監種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以復圭爲是劉甫種詠死於獄天下寃之

林廣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砦夏人攻荔原堡李信戰不利本道命廣深入牽制敵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砦

六月西蕃董裕請婚於夏不果董裕董氍族弟兩人素不睦蕃僧結吳叱臘康達新羅結迎詣武勝軍共立文法圖併諸羌遣使至夏國請婚

梁氏將許之會中國招附其大酋撤四
數人結吳叱臘等約解法廢婚議亦寢

秋八月夏人大舉攻環慶

初夏人聲言將出鄜延鈴轄高敏履白李復圭曰兵家之事
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讐已深不可不備已而夏

人果以兵三十萬分道入環慶遂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樂
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殺
我鈴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當夏人之入境也姚兪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
疑兵諸山上使敵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有悍酋臨陣其武兪兪前射中其目斬首
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兪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自執
旗從城上磨之夏人不敢當度堡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圍慶州七砦鈴轄梁從吉率兵
八百餘人逆戰獲夏人酋領一人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高敏為先鋒將夏人攻大順水
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張吉者慶州卒
也為淮安鎮守烽夏人攻東谷掠得之酋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
宜速降吉反其詞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夏人怒殺之

案姚兪字武之靜甯人也父寶為隴州巡檢戰沒以兪為右班殿直其弟麟為三班借職
兪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荔原堡之役其子雄亦以戰功顯
荔原堡在今慶陽縣東北一百
二十里治平間知慶州蔡挺築

案甘肅無淮水淮安之名何自而來及考羣書始知淮安之即懷安也唐於慶陽縣北一
百五十里置懷安縣後訛為槐安又稱為淮安其地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

於此明成化中巡撫馬文升增築
周六里與定邊花馬池相爲應援

夏人設伏烏雞川將襲林廣不克

廣嘗護監軍行邊將及烏雞川遠率衆由間道葭山行道遇羗羌以路險遠告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

夏人伏烏雞川及聞廣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羗羌來告者蓋亦謀也廣又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令軍中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捲甲疾行夏人疑不敢渡

夏人進攻柔遠堡

夏人既不得廣乃益兵攻柔遠圍之林廣預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謀發火於蒿場城中寂然夏人計終不得行翌日

夏人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攻城衆洶懼廣被甲引兵開他門示將出奪其馬夏人去城救馬廣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羗羌敢死者夜縋城下潛攻夏營夏人戰數不利乃引去

案慶陽府志郡東北有川北通甯塞金堂諸處是爲柔遠堡去郡一百四十里控扼川腹宋置巡司清因之更名定邊然舊無城倚山爲寨明成化七年馬文升命參政胡欽同知

薛祿增築城二里許樓櫓倉庾悉備焉

夏人與知渭州蔡挺戰於胡盧河敗績

諜告夏人候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蹶而討之蕩其七族

吐蕃董氍襲夏國

當夏人攻環慶時董氍乘虛入夏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激之

以李師中知秦州

邊帥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夏師至則戰嬰其鋒銳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諸臣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

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

慕諱祺曰論者謂羌性輕舉出不意而輒加答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不至夏國犯秦州其先至者皆精兵我軍迎頭痛擊破之則敵將駭散若不忍生靈肝腦塗地而敵情變詐乘吾不意輒來侵擾是李師中專以不殺爲務而其實未能止殺也嘗知師中所遇者敵之小股耳不輒出戰糧盡彼自歸矣非所謂盜去而民安耶

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以竇舜卿爲秦鳳經略使

先是管勾經略司機宜文

守王詔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詔領市易事師中言詔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詔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實若愚至問田所在詔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狀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續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

慕諱祺曰初王詔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至是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請置市易司以籠商賈之利乃命詔領市易事工師建築初必小計冀人

宋咸平四年
西平臣劉綜
鎮戎軍爲古
州地沃衍請
屯田以贖邊
開田五百餘頃

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力增多詔之欺蒙君相亦猶工師之估計也文彥博且不敢言况李師中輩乎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蓋屋壞不得不修耳

十一月甲辰夏人又犯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夏人攻大順上詔知延州郭遠出師爲援遠謀知秉常幼

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掃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茂出德靖崇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遠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

夏人攻環慶

邊將張玉以萬人赴救解其圍

十二月夏人侵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夏人夜引輕騎過邊壕鈔掠鎮戎軍普伏兵壕

外邀其歸擊之獲馬十二匹而還

案鎮戎軍在今鎮原縣西故平高縣非今之固原縣也隋志平涼郡治平高縣唐志貞觀六年置他樓縣領突厥降戶寄治平高縣界九域志宋至道元年以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元改置開城府至治三年降爲州治開城縣明廢後以套部僭犯置固原衛距故開城廢縣四十里弘治十五年總制秦紘遷開城人民於固原衛城升爲州遂爲重鎮

夏國綏州監軍呂效忠犯德順軍知軍事周永清擊敗之

陝西諸路開田數千頃募人爲弓箭手每人給

屋貸口糧二石半耕半戰德順軍所募尤勁勇效忠率萬騎侵渭州攻德順知軍事周永清出兵拒敵效忠戰敗被獲永清令勇士夜馳百里搗其巢俘斬復數千人

辛亥四年 遼咸雍七年夏天 春正月夏人遣使來賀正旦 夏人犯環慶後復遣罔萌訛來賀正延帥趙高請邊吏離其心

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帝不許詔以來年應賜夏國銀絹令官撫使分貯四路安撫司處以備稿賜夏屬來歸者於是罔萌訛快快而回

己丑种諤率兵入西界斬獲甚衆詔遣使撫問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甯諸城詔棄囉兀城安置种諤於譚州韓緯坐興師

敗种諤知鄧州

三月戊子慶州廣銳卒叛尋討平之 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

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蠶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

四月壬戌遣環慶都鈐轄开鑿以兵屯邠涇等處以備 時環慶新經兵變且西夏未庭故遣鑿等訓兵萬五

千人分屯要郡

秋八月以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初熙甯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虞

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存耶

武勝後陞鎮洮
軍節故狄道州
今改隴洮縣
隴氏子孫開明
唐之後居今
青海樂都縣

今隴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唐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郡皆故漢郡，縣所謂遼中，浩齊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並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隴氏敢不歸。隴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帝異其言，至是詔入熙河，初王安石子雱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強而邊患博矣。王韶開邊安石力主其說，善兆於此。

案宋史云：王韶嘗言欲平西夏，必先恢復河湟。神宗命王正中之河西規度還奏言：「將復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備，可取也。」遂從之。詔入熙河治城壁守具。

慕壽祺曰：神宗初立，慨然興大有爲之志。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蓋欲問西夏北遼罪矣。時王安石爲相，又聽其子雱之言，主張復洮隴。及王韶以平戎三策進，所言與君相意合，故能見諸實行也。否則嘉謨入告其如不聽何？

子五年 遼咸雍八年夏，天賜禮盛國慶三年，春正月，西夏太后梁氏以女請歸於西蕃董氈子闌

通比 董氈有子闌，通比初娶於甘州回鶻環慶之役，董氈使率兵侵夏，有功授錦州刺史。梁氏久畏其強，欲與之和，及聞王韶降青唐，將復河湟，吐蕃諸部勢蹙，遣人請

以愛女爲蘭蓮
比妻董既許之

三月新設秦鳳市易司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
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途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
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
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
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尋改提舉在京市
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

龍珂率屬十二萬口
內附賜名包順帝志

復河湟以詔知通遠軍事時王安石主其事爲罷
李師中李若愚竇舜卿異議者三人而專任詔

案是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若按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并令王韶
主之詔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
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詔以東龍珂率
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名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以開訛礪石二堡還西夏

開訛礪石毗連自李復圭生事後中國蕃漢雜耕其地梁氏
屢表乞還請於見今蕃漢住坐立界中國初諜宥州言無人

拘占此地既知謀誤帝令
知慶州王廣淵給還之

西北用兵全國
受審惟王韶財
權在樞惟所欲
無慮矣

藩官浪幹賊寇降夏國

賊寇西蕃部族向居鬧訛礮石及二堡歸夏移居近裏熟戶部內梁乙埋使人誘之遂降

六月夏還荔原堡逃背熟戶鬼通等七十八人

先是夏人未嘗以逃戶來歸至是欲請和故有此舉其兩戶乃新招到會

體間不願歸者其十五戶蓋治平間所招不經體問者王安石言訪得王廣淵既退還西界礮石鬧訛堡地給田與熟戶數少故逃去馮京曰西人或有謀當是怨彼背叛故送來令我殺之安石曰西人不候理索送來乃得計帝問所以措置文彥博曰兩戶新經體間自來依法十五戶除頭首外可矜貸配近裏安石曰兩戶誠合依法然法皆斬謂宜貸其女弱若強壯要走女弱何緣不隨徒行誅戮有損仁政餘十五戶必廣淵措置乘方給地不足致其逃叛此事但可責廣淵恐十五戶不須行法帝曰若釋之今後逃叛何可復禁安石曰但顧我恩信方略如何不在誅戮此數十口然後能使人不逃叛帝曰西人將銀彩來招去亦未必是廣淵措置乖方安石曰此事難根問然付以一路若能檢御何緣致得人走投外界但根問必見詣實帝曰已令李憲體問且指揮未得勘遣候李憲體問到商景安石曰十五戶必然措置失所故叛並合責廣淵若體問見失所之狀因而撫存此蕃戶給足田土只令在邊居住彼既爲西人執送必無復叛之理既自謂必死蒙恩更生則必有如報秦穆公食駿馬之志兼其餘蕃戶見朝廷待之如此豈不感悅不然徒誅戮此輩有傷仁政於邊防

大計實無所補帝悅

秋七月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復武勝軍

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砦爲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爲通遠軍

宋制諸路都監
有欲兵駐泊其
地者即以駐泊

時及思立志德
願軍即今靜甯

乞神平在渭源
縣西南後建爲

使王韶知軍
事以圖武勝

閏七月王韶擊吐蕃與夏人遇敗之遂置城武勝

帝遣邊將景思立王存以涇原兵
出南路王韶由東谷徑趨武勝未

至十餘里逢夏人戰遂至其城賭藥棄城夜
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南珂出奔乃城武勝

案東谷在故狄道州東八十里明一統志云宋王韶自東谷徑趨
武勝克之即此又州東南二十里有通谷熙甯初嘗於谷中置堡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

水巴族

初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陳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
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踰竹牛嶺擊賊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使皆下

馬少息賊乘高下鬪軍小卻韶麾帳下兵擊之羌潰走焚其廬帳洸西大震會瑪爾戩渡
洸來援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瑪爾戩首領瞎藥等

與戰破之
遂城武勝

案王韶此次進兵由隴西而渭源而狄道以至河州今攷其經行之路木耳山在今渭源
縣西南三十五里抹邦山在狄道州南三十里竹牛嶺在狄道州之東明一統志云宋熙

甯中王韶引兵破蕃酋於此遂遣將分兵自南甲趨鞏令城南甲在
狄道西南三十里鞏令城在狄道西南一百五十里唐末吐蕃所置

以武勝城爲鎮洮軍

此八月壬辰日之命令

案今洮陽縣舊爲狄道州狄道在唐初爲臨州寶應後陷吐蕃後改武勝軍宋初爲西蕃所據元豐中王韶進兵隴西由渭源而狄道遂收復武勝城旋改爲鎮洮軍其後始置熙

州宋史所書熙河路狄道與河州也

冬十月戊戌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鎮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除王韶龍圖閣直

學士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復也

案沈括補筆談夏欲侵宋熙河先遣人覘虛實宋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人馬器械之數官軍皆欲支解以徇韶判杖背二十刺而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

時適有成兵步騎甚衆蜀糧亦富夏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止

命王韶用間

時諸路屢探西人點集欲襲鎮洮策繳丕勒王安石曰此多是探人反爲西人所誤此所謂因間也度西人必不敢來襲又言王韶得禹黻花麻蕃字知

西人無他必得實因白帝王韶獨能因花麻以間西人動靜絕勝諸路令人探事謂宜委韶令因花麻董厚結納西人要近爲間帝曰花麻亦必要財物待令王韶與之仍須與韶財物委之結納安石曰雄州有官庫專給用間今通遠如雄州置庫委韶以財物必能辦此此經略夏國之要務且夷狄嗜利不知義引漢高祖嘆秦將及陳豨將事帝以爲然從

之

夏國宥州移牒索武勝城

武勝守將賫藥由河州內附授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梁乙埋令宥州牒延州言王詵築城堡侵奪舊屬夏國恭帝曰

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報之及樞密院呈牒本帝令稍回互數字王安石曰其善然夏國一婦人一兒子一困敵小國乃敢先自違越加不直於我所以報之不當遜屈帝曰彼或來作過安石曰若作過即全無計算何足慮馮京曰恐助賫征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寇安石曰力事未集之時不能早助賫征今賫征已敗散洮西人爭附我乃始助賫征其無謀可知帝曰彼不能舉國來若舉國來即續洮未易當安石曰舉國來亦不妨彼新納僑國人皆喜於息肩我自於西蕃築城堡無預夏國事若舉國來則國人必不自直且不樂行此待堅所以不能取勝也縱彼能破我通遠我亦未足為憂况如通遠未易可破彼舉國來欲何求若我自開邊無預夏國事而夏國輒來按據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國疆界乎

是歲升古渭砦爲通遠軍以根本隴右

明年夏五月以通遠軍隸熙河路

案通遠軍城即今隴西縣治九域志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五年以寨建通遠軍宋志元祐五年增置隴西縣崇寧二年升通遠軍爲鞏昌金升通遠軍節度屬洮路元爲鞏昌路明爲鞏昌府

癸六年 遼咸雍九年夏天
賜禮盛國慶四年

春二月夏人攻秦州 都巡檢使劉惟吉敗之

王韶克河州獲木征妻子木征降

自韶用師熙河歲費四百萬緡盡復洮河地方二千
里於是木征賜姓名曰趙思忠授榮州團練使遷合

州防禦使以卒

慕壽祺曰河州與蘭州隣富是時蘭州爲夏人所據王師入熙河若河州下則蘭州必在
進攻之列諒祚爲夏國主身先士卒戰勝契丹其死時年二十一今秉常年雖幼梁太后
專政而夏有老臣善謀國我兵雖衆復何懼之有彼知蘭河有唇齒之勢出兵救贖征
以自保蘭州亦勢之所必然也韶料知夏國不敢來放能克復河州其贖略爲何如耶

三月夏人駐兵天都山

梁乙埋聞王韶攻贖征於河州知沿邊寡備點集蕃衆渡河駐
天都山及蘆子川側約馬銜山龔谷諸族爲援已聞韶破河州

擊走贖征乃撤兵退

案長編上既閱河州奏曰聞外間紛紜以爲王韶全軍覆沒此必高遵裕唱之王安石曰
造作如此語言者衆恐非因遵裕唱之也遵裕但不能料夏國不敢來爾如王韶即從初
便料知夏國不敢來上曰若不能料即不敢往河州矣又長編上曰河州與蘭州相鄰此
可虞也安石曰秉常必無能爲但不侵迫彼國必不敢妄作上因言夏人善戰安石曰夏
國安能用兵但中國未修紀律故爾如昨者慶州即可見老弱至多都無部分上曰此非
其精兵如魏太武驅老弱當敵非其所惜安石曰秉常豈魏太武之比夏國來寇恃衆而

已若能潰其老弱精兵豈能獨留上曰夏國屢敗契丹安石曰契丹雖大而無能以當元吳宜其敗上曰諒祚亦能敗契丹諒祚爲國主能以身先士卒衆犯矢石所以能率其衆勝丹契

案天都山一名西山在今海原縣西四十里宋太宗雍熙二年陷於夏曹瑋知渭州擒德明於天都山元豐四年李憲自熙河進兵於天都山元祐間夏與西羌相接衆兵天都山夏臣野利常守此號天都大王元符二年折可適權第十一將奪天都山尋陷於夏其山奇峯插天登其巔可望黃河

夏人修涼州城

梁氏以中國城武勝又復河州洮西地恐兵從西蕃入修涼州城及旁近諸砦爲守計帝聞謂執政曰向因五路出兵西人潛築城邑爲伏藏之所

今涼州去河州不遠如諸路將帥得人表裏相應則西人自此多竄歸者帝又疑彼首領未可知王安石曰陛下欲詳知則須用間謀若其大情則不待間謀而可知彼區區夏國果有豪傑之主盡一國之材使材大者在上材小者在下則立爲不可敵之國今其主幼婦人爲政所任要重皆其親昵雖有豪傑無由自進則其大情已可知矣帝曰事欲及時但患難得將帥與陝西財用闕乏而已安石曰將帥隨時搜擇亦不乏人經制財用備西事不必專在陝西今天下財用足則轉給陝西無難者但以米穀難於運致故惟陝西農事欲經制爾帝又曰財用亦須素爲計安石曰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事豫則立亦誠不可出於臨時帝曰作事固自有次第且當並力經營西事也

秋八月賜涇原軍特支錢

河諾和諾克
宋改名定克
城在石如
木在石如
露骨山西南
露骨山西南
州河西南
州河西南

九月戊午岷州首領摩琳沁

舊作木今
征今改

以其城降

初王詔既復河州會降羌叛回軍
擊之吐蕃瑪爾戩以其間據河州

詔進破訶諾木城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
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進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聞先
聲遂以城降詔入岷州於是岷洮二州羌酋皆相繼詣軍中以城聽命軍行凡五十四日
涉千八里取得岷宕魯洮四州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是役也人皆傳詔已全師
覆沒及秦捷帝大喜進詔

左諫議大失端明殿學士

案翠昌府志首陽山左有露骨山近岷州境在隴西縣西南一百里高峯峻絕盛夏積雪
西甯貴德廳之南有西傾山跨隴蜀界番漢俯洮岷郡邑諸山多其支阜積雪不消俗名
露骨山即隴
西之小雪山

甲七年 遼咸雍十年夏天 春正月賞復岷洮等州功

二月乙未知河州景思立與青宜結果莊

舊作鬼
章今改

戰於踏白城敗死

河州遂
被圍

案東都事略宋元祐二年青唐領事阿骨打迫鬼章率衆竊據河州殺虜人畜羌酋結藥
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
城我師問罪及
令撫納生羌

或曰踏白城在河州故甯川驛

案踏白城在河州西北吐蕃所置宋熙寧七年吐蕃首領鬼章誘景思立王甯會於踏白城八年王韶解河州之圍復還熙州遠踏白城後燒賊廬輟木征來降河州志城在銀川驛

慕壽祺曰景思立知河州是有守土之責矣而其敗可立而待何也前者思立違節制王韶不即加誅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河州人攻城兩口無功故殺降王韶又不罷行法乃送與思立處分思立遂大半放卻以素無節制之驕兵付之於故違節制之罪人欲其式遏寇虞底綏種落難矣踏白城之敗韶不能辭其責焉於思立復何論哉

王韶於秦鳳熙河路以茶易番馬

此茶馬所由始也時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

此爲中國以茶易番馬之始

邊所嗜惟茶置提舉熙河路買馬以著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以提點刑獄爲同提舉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買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韶如其請十年又置羣牧行司

以往來督市馬者

案宋初置陝西路常以環慶原渭爲重鎮慶歷初置沿邊四路曰熙河曰秦鳳曰涇原曰環慶各置經略制置司領之時朔方河西爲西夏所據後又置蘭會路蘭蘭州會卽今靖遠縣熙卽狄道州河河州秦秦州鳳陝西鳳翔府也

慕壽祺曰唐時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神宗始設茶

軍元祐五年增置附西縣崇寧三年升通遠軍爲鞏州卽今鞏通縣治

崇睦吳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邊裕曰青唐無罪第爲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睦吳叱知不附已潰去從詔取岷州下之令士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明年羌乘景思立之敗圍河岷二州道路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邊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缺守者恐邊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繇南門謀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

幕壽祺曰包順者誰青唐大首領命龍珂也熙寧五年以十二萬口內附賜姓名包順隨營効力王詔高遵裕復優待之至是擊走瑪爾噶何報之速也蓋彼以誠投吾以誠感彼以禮來吾以禮應未有不爲我用者也唐太宗之待尉遲恭亦如是而已矣

夏四月吐蕃本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瑪爾噶圍河州其勢甚盛詔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

韶命徹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於結河川斷夏國通路進臨甯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帳八十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遂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韶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

案阿諾城在今河州東南一百里吐蕃所置宋熙寧七年王韶率兵克河州拔吐蕃阿諾木藏城改名定羌城元升爲縣後廢結河川在河州境甯河寨在河州南六十里本吐蕃

香子城地踏白城
見是年二月注

秋七月夏人誘環慶諸邊熟戶

中國陝西諸路旱緣邊蕃漢乏食夏人乘此
誘遣人以財物招誘熟戶於是歸者甚衆

分置涇原環慶秦鳳諸路將副

在涇原者十一在環慶者八在熙河者九而四路又有
漢番弓箭手各附諸將分隸至元豐六年熙河路經略

制置李憲言本路番漢雜爲一軍嗜好言語不同部分不便
請并九軍爲五合漢弓箭手自爲一軍番兵自爲一軍從之

九月夏人攻天聖砦不克

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敵不至即去涇原將劉仲武
謀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許強之但留一將與仲武軍如期

而夏人至仲
武力戰卻之

十二月丙寅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

夏國故都統軍鬼名浪遇卒

浪遇廢居下治坐臥一室日劄子孫以忠義口不言兵至
是卒遺表以擢用忠良勿犯中國爲言諸梁惡之不以聞

是歲勅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

憲以命殿直皇甫旦且
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

速獄抵罪然回
鶻使不常來

十曾言身圖一上緒卷一
慕壽祺曰國必自強也而後人畏之當是時西州回疆不朝貢久矣宋以其距西夏所轄敦煌甚邇諭令發兵深入是亦擾亂後防之一法也乃我以使往彼不以使來其輕中國已甚而望其援助耶然則後之有國猶家者可不務自強哉

乙卯八年 遼咸雍十一年夏天 春正月己未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爲粥以食羌戶

饑者

夏五月夏人誘蕃僧李芭氈降不果

芭氈居黃河北領部族甚衆地接西夏梁氏使人誘脅之洮西安撫司以聞帝詔授三班差使

本族巡檢芭氈受職遂不果降

甲申熙河路蕃官殿直頓埋謀叛伏誅

秋七月分涇原兵爲五將

八月禁慶州荔原堡蕃部入西界劫略

初德增寨蕃官李德平劫略西界財畜已差官根究還夏國首領至是慶州荔原堡蕃部

擄入西界劫略西人時於界首出沒理家人畜罷延經略司恐彼此讎報言於帝乞嚴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從之

冬十月夏國保秦軍統軍禹臧花麻以兵事入告

王韶城武勝常恐夏兵來爭軍中一日數驚花麻密以蕃字文

報無他詔因遣以金帛使伺國中動靜是時遣弟諸爾入告乙埋點集人馬謀掠沿邊熟戶丁家等族帝詔熙河經略使高遵裕密優賜之

是歲秦鳳提點鄭民憲導渭水溉田

王憲時駐通遠軍即今隴西縣地縣北一里許有渭水焉自渭源縣流入境又東歷通渭甯遠伏羌

縣界入秦州境登昌府志渭水入城其東西南北四池前後濬引以資汲取蓋自熙甯八年秦鳳提點鄭民憲自通遠軍導渭河至軍溉田又有頭渠在縣西十五里二渠在縣西教場三渠在縣西三里岳家墩皆引渭水澆園轉磨下流仍入渭

成

十二月甲寅熙河路木宗或首領結彪謀叛

熟羌日脚族青嘶扒斬其首來獻補下班殿侍

丙辰九年

遼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

春正月屬蕃溫溪心請內附不果

溪心溫訥支弟同居邈川爲蕃部都巡檢向受夏國俸給

遣使熙河請舉族內附經略使高遵裕言溫溪心見欲來降謀知夏人已在邈川之北若溫溪心畏其迫逐而來拒之則非平日懷撫之意納之則夏人必有辭不敢專決帝以溫溪心乃受夏國俸給之人不許招納已而右廂首領耀沒楚美以下三十餘人乞納土歸順亦不受

三月丁丑宗哥首領鬼章寇五牟谷熙河鈐轄韓存寶敗之

鬼章者西蕃大酋也契詰多智謀所部兵

銳數爲邊患熙甯中誘陷河州景思立上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寇五牟谷存寶與蕃將蘭軒納支大戰破之

案存寶在熙甯中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集谷至軍中間焉谷眉州眉山人嘗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策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頗相善也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

慕壽祺曰觀於韓字寶之死用人可不慎哉明嘉靖二十五年春三月四川白草番亂以成部衛人何卿允總兵官討之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久之賊盡平何其勝也蓋卿初鎮松潘十七年於川邊番部情形及山川隘塞胸有成竹耳存寶隨產也其在熙河亦猶何卿之在四川也及討南蠻不惟無功又得罪以死甯非人地之不相宜耶若巢谷者不以生死易其心今人中殆罕觀矣

夏六月夏人謀取熙河兵不果出

上爲王安石言熙河探報夏國欲用十二萬人取熙河六萬拒漢兵來路六萬攻取果如此奈何安石曰

熙河城必非一日可拔夏國縱無後顧不知十二萬人守熙河幾日自來夏國大舉罕能及二十日熙河雖乏糧亦皆有半年以來枝梧恐無足憂者且夏國非急迫安肯出此此則絕歲賜致諸路攻擾有何所利已謀者從邈川回言中國不納溫溪心等降兵不出

秋八月環州慕家族投夏

初環州蕃官慕思慕化數立邊功中國賜賚優渥思等沒後族衆益繁向背不一時有數族欲投夏國請發人馬接應緣

邊首領密申衙頭以聞

十一月已卯洮東安撫司言包順等破鬼章兵於多移谷

壬午鬼章

一作果莊

寇岷州知州种諤以輕兵敗之鐵城

岷州西北九十五里有廢鐵州卽鬼章宜結所居之鐵城

也

十二月己丑棟戩

舊作董

使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

甲午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

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古不聞有中人爲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最爲招討使唐之禍萌於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敗事得罪後世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少功成其禍大章

再上弗聽

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

詔有得冷雞朴首者賞之瑪爾戩請自效衆以爲不可李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賞種聽之往瑪爾戩盛裝以出諸

差縱視無鬪志憲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離朴詔岷州界經果莊兵燹者賜錢荷從來歸者釋其罪此十二月丁酉日詔也

是歲置滔山監於岷州

爲鑄鐵錢也滔山在岷州城西一百五十步

案宋史食貨志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岷州新置滔山監者自用兵西北錫貧不時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就近鼓鑄此一時權宜之計也民國五年秋河南汲縣西鄉古壩中發見宋大觀鐵鈔不知其數錢外廓徑四寸二分厚三分重庫平二十兩有奇十枚適合貫十二斤十兩之數是一枚當一百矣錢文大觀通寶四字兩面同文作瘦金體與銅質大觀錢文無毫髮異徽宗大觀元年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降錢式於鑄錢之路此項鐵錢或卽其時所鑄爲自來錢錄之所未著而品質之奇可歎觀止因記岷州鑄鐵錢而連類及之

丁巳十年

遼太康三年夏大安三年

春正月夏國使人賣馬覘軍事

時蔡延慶知渭州夏入禹臧花麻疑邊境有謀使人諭境賣馬

覘之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他日攝吏入夏境攘羊馬延慶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告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

二月夏人築講宗城

乘常愚闇未悉誓詔明文梁乙埋勸於講宗嶺廣聚材木創築城堡地與環慶路相逼經略司恐致邊患請保安軍移謀詰問

熙河宣撫使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

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慕壽祺曰王韶志在請纓資適逢世其平戎策所云欲平西夏必先取河湟說雖行哉然復不遂蓋其用兵也王安石持之堅其罷官也王安石促之死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豈不

誠然乎哉

三月癸巳文州蕃賊寇邊州兵擊走之

夏五月夏國梁兀乙

今作梁額葉

執環慶誘降人且烏柔遠守將孫貴發兵來攻六

月遣使入告

兀乙埋族子部落最盛環慶經略使高遵裕遣蕃部且烏兵馬監押王顯潛至帳下偵事乘間誘兀乙降兀乙執且烏顯走還告柔遠若主孫貴

賞同巡檢胡永德發兵臨界索且烏縱火焚

新和市乘常遣使入告帝責降違裕等有差

秋八月慶州屬羌熟戶侵西界

先是熙寧六年春二月陝西順甯寨蕃部逃入西界蕃官劉紹能以兵襲逐不及反捕西人為質帝聞之嚴戒

邊吏自今毋或生事至是慶州西谷砦與夏國連界其熟戶乘蕃族無備入界殺奪人馬環慶經略司隱其事反以夏人侵入漢界射傷熟戶為辭移牒宥州詰問

案順甯若主田環言邊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者平時入西界盜葺畜人戶及夏人理索卻反稱西人入漢爲盜邊臣或未悉彼情或妄希功賞增飾事端更致誅殺無辜以挑邊釁與慶州事頗相似邊吏宜嚴行約束免貽西人以口實否則兵釁自我開矣

九月詔鎮戎德順軍各置都監一員

戊午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夏大安四年春三月夏人遣鬼心一作威沁入邊刺事被誅遂執熙州蕃

戶兀勝今作納木沁以歸初乘常誘邊民劉勃怡作奸細偵中國虛實事覺被誅已遣蕃戶

所獲經略司根究得實又誅之乘常怒縱兵入熙河執珠旺族蕃戶兀勝等數人歸囚於地牢經五日放還

案史王韶傳韶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洮爲狄道州今改臨洮縣

夏四月夏人立熙河封堠乘常遣人於熙河界內掘坑壘十字立草封爲堠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長孫良臣以聞帝令鄜延路移牒戒約之

己未二年遼太康五年夏大安五年春三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知諫院徐贍爲右正言直龍圖

閣權發遣渭州其計議措置邊防事如故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戰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

守城向便利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必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蕃漢兵團結分戰守每五千兵隨屯置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帝頗采惠卿議欲推其法於諸路故遣禧往計議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涇原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是之並雜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參錯圖其狀別立法以奏且環慶法不可改帝與惠卿詔曰徐禧論措置析將事則但慷慨謀國不顧己令代延慶帥涇原卿宜勉終之

夏六月夏人自滿堂川入大會平殺防田人馬兵官都監李浦逼逐出塞

秋八月分涇原兵爲十一將

冬十一月夏人牒河東請交會人戶

夏國梁乙埋遣蕃官張靈州奴僞爲漢人入邊偵事爲涇原游兵所獲乃移牒河東言以所擄

漢界諸邊人馬與本國被捉人馬交換經略司以聞帝許之

夏人侵鎮戎軍

夏人以萬騎往攻適知鎮戎軍張守約巡邊與之遇守約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強弩瘞夏酋一人夏人遂退

庚三年遼太康六年夏大安六年

春二月夏人謀攻邈川

宋常以西蕃董氐復臣中國受西平節度使職遣衆謀襲邈川已聞其城主溫訥支

郢成已遣阿令京款塞乃撤
兵還阿令京溫溪心弟也

案邈川城卽湟州見宋史地理志東至蘭州二百餘里卽西甯碾伯縣之東西川噶斯囉
於此建城居之招納流亡溉種深耕爲根本地宋元符二年熙河蘭會路經略使胡宗回
言宗河口東岸近北舊有邈川管下阿密阿特城則噶斯囉管轄區域已至蘭州西
北餘見後元祐七年秋八月注碾伯明史作碾百他本又作碾北今改爲樂都縣

夏四月夏人械環州叛族以來斬之

時環州肅遠砦慕家白子等剽屬羌爲亂張守
約討平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檄取不

置夏人震恐居數
日械以來斬於市

秋七月夏人將築城於河州界詔禁止之

西界首領禹臧結通藥蕃部巴鞠等以譯
書入告言夏國集兵將築撤通達宗城於

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熙河路經略司以聞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
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爲無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
馬禁
止之

冬十一月夏人返環州田

夏境與環州犬牙相錯每穫夏人必侵掠其田多棄弗理知
慶州俞允檄所部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戶入西者三百

爲衛又遣將張守約繕
兵塞上夏人乃反其田

夏人攻劉溝堡

邊將劉昌祚領騎二千出援夏人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

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昌祚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

辛酉四年

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

夏四月夏國太后梁氏囚其主秉常

秉常以愛行漢禮爲梁氏所惡梁乙埋等皆不悅將

軍李清謀以河南地內附梁氏殺之梁氏既殺李清幽秉常於興州之木岩距故宮五里許令乙埋與罔萌訛等聚集人馬斬斷河梁不通音耗於是秉常舊時親黨及近上用事

諸酋各擁兵自固乙埋數出銀牌招諭不從國內大亂

五月夏國統軍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請討梁氏

花麻素不悅梁氏見秉常失位移文熙州稱夏國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

下涵涵若發兵來討請舉族以應帝詔知州苗授密諭使人云自三月以來諸路探報夏國變亂所說不一今河津南北阻隔人情去就次第可寫一文字爲信因厚賚遣還

六月甲午鄜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銀帶絛襖銀器鞍轡象笏

秋七月詔李憲帥涇原等道暨河東兵討夏

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牒報云秉常爲梁氏所戕或曰雖

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鄜延總管种諤亦疏言西

夏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且對帝大言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
來爾帝壯其言始決計用兵矣孫因數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
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真鄭生之說爾滕元發亦上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
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乘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
年之計也帝亦奇其策而不能用乃詔大舉征夏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
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

五路並進皆會興靈而以李憲總師

慕壽祺曰三國時魏張既初爲雍州刺史後擢涼州十餘年惠政著聞邊陲甯謐無他能
用人故也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敦煌張恭周生烈子等後
皆有名位夫張既以一州刺史得人猶如此其多况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大西北用武之
地豈無一二可以將兵熟悉西夏地形者而必用刑餘之徒耶然以李憲與童貫較憲猶
差勝一籌矣

夏人以兵襲西蕃西囉谷

西囉谷西蕃砮龍城所屬在守巴堡南梁氏以國中內亂恐
西蕃窺其隙令三頭項人直抵西囉谷劫制蕃部西平節度

使董氈使養子阿里骨率兵擊
之斬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八月辛酉夏人侵臨州堡詔董氈會兵伐之

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庚寅又襲破於女遮谷遂復古蘭州

城之請建爲帥府

女遮谷在皋蘭縣東三十里憲與苗綬敗夏人於此

案李吉甫云蘭州以皋蘭山爲名前清定縣名亦取此今之五泉卽皋蘭山也此山見於正史久矣攷匈奴列傳武帝元狩二年春二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至皋蘭斬首八萬餘級後又率萬騎出隴西踰烏盩討越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者山千有餘里合短兵襲皋蘭山下後人遂疑皋蘭山在玉門關外非蘭州之皋蘭山也此爲本傳千有餘里句所誤攷漢焉者山卽今山丹縣之焉支山皋蘭山名也應邵曰河名在隴西白石縣漢初隴西卽今蘭州水經注灑水又東北皋蘭山水經之灑水今河州大夏河皋蘭山水今洪水河知皋蘭山在河州西境昔霍去病已北過焉支山至甘州境何又襲戰於此揆度情形必旋師時過河州境昆邪王邀其歸路故令短兵力破之也其後去病又出隴西北地本傳言涉鈞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於驪得驪得匈奴中地名武帝太初元年開治驪得縣則是去病出師行至甘州卽止之

慕壽祺曰宦官不過給使省闈且夕掃除而已其後豎刀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爲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馬唐以貂瑤爲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李憲童貫經略河湟合將相之權而操於一人之手矣憲能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功亦不小哉

九月乙酉董氈遣使言已遣首領洛施軍篤喬阿公將兵三萬會擊夏國

董氈吐蕃

首領也初上詔董氈集兵會伐夏國又諭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讎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

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

十一月己亥蘭

州招到西市城歸順西蕃注丁探令歸三族大首領斯多囉潘等三百餘戶千三百餘口辛丑蘭州節次招到西市監軍司管轄順夏國西蕃音摩古勒額錦星羅舒克等四部族大首領潘鈴轄約蘇等二百三十餘戶二千餘口

知鎮戎軍種診請勅勝招諭從之

是月甲申朔診言興靈州等處多舊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言梁氏殘害其

主使衆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遵裕降勅勝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間人傳示西界

慕壽祺曰觀神宗勅勝即討西夏之檄文也云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並嵬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又云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善自此而高遵裕劉昌祚種諤王中正李憲五路出師之計畫已實行矣

十月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復與夏人遇戰敗之

此小接觸也初李憲既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進兵蘭州遇夏人數

元豐四年邊裕
知慶州又節制
逐羣軍

萬於女遮谷我師前澗後山而陣夏人逆戰自午至酉夏人退保大澗大澗深闊憲慮有伏兵不欲追襲夜與夏人對壘交射中夜夏人遁殘卒退入龜谷龜谷今榆中縣女遮谷在其境內地當孔道與鞏蘭接連

熙河軍至此與夏人遇戰敗之

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攻西夏清遠軍取之

此由慶陽出兵循環縣以趨靈州也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遂攻

清遠軍取之張守約言於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請以前軍先出直搗其城令夏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

不聽
案慶陽附郭安化縣至環縣界七十里環縣在慶陽府西北二百一十里北至甯夏府靈州所屬花馬池界二百一十里清遠軍在環縣北遵裕出慶陽趨靈武爲必由之路宋史神宗紀作通遠軍大誤蓋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寨爲通遠軍

癸酉王師入西夏韋州

慶州兵至韋州則去靈州不遠矣高遵裕至韋州及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懷

案靈州志韋州西夏置宋史嘉祐六年夏人改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後又改靜塞軍元廢其故城在靈州東南清毅把總一員常川駐防屬靈武營參將管轄固原州志明宏治間巡撫王璉重築城周二里

涇原節制內侍王中正襲取西夏宥州

此由陝北進兵出麟州至宥州以趨靈州也
中正出麟州謁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

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後乃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溼土
馬多陷沒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神諤亦領兵全兩營相距才數里先是朝旨禁入夏境
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謂中正曰聽延軍先行獲
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
中正從之遂入宥州屠居民五百餘家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

此由蘭州出兵道經靖遠海源以趨靈州也憲既克蘭州
帝詔憲領兵直趨靈董氐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

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憲不奉詔乃總兵東上平夏入於高
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與夏人遇敗之降其酋裕藏穎沁薩勒
案屈吳山在今靖遠縣東七十里古懷戎堡南西連大白草原南接六盤山其地泉多林
茂禽獸足資獵取會甯縣志屈吳山在縣東北百里接靖遠打拉池界蓋一山而跨兩縣
境之

戊辰種諤收復夏州

此由陝北綏德州出兵復自夏州以趨靈州也諤以蕃官劉良保
麻也訛質嚮導抵夏州知夏州索九思遁諤因入城發官私窖殺

未幾去又敗夏人於黑水及破石
堡城斬獲甚衆皆十一月事也

宋師已至靈州
城下靈州距西
夏都城僅七十
餘里况此時冰
橋已結黃河無
險可守不難滅
此而朝食也卒
以妬忌之故功
惜敗也豈不可

西夏遣使結吐蕃董氈不從

董氈奉帝詔遣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隴
朱訶諾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與王師會夏人

欲問其好遣使許割路砮龍以西域云如
歸我即官爵悉好一如所欲董氈拒絕之

前熙河安撫使王韶卒

韶自免職後抑鬱無聊病疽卒年五十二諡
襄敏岷州人葬於城南金童山下墓尙存

十一月乙丑李憲敗夏人於囉逋川

涇原副總管劉昌祚總管姚麟進兵至靈州城下以高遵裕兵潰均爲夏人所

敗

夏國諜言王師五路會興靈乃滑野以待悉其精銳渡河保興慶府昌祚與麟率蕃
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

磨齊隆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遇大王阨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郤師乘
之遂奪其隘追奔二十里斬其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崑等十五級獲統軍姪訖多
埋等二十二人斬首千七百級此十月乙丑日事也涇原軍進次鳴沙川取其糈粟鳴沙
川在今中衛縣東南一百五十里距靈州不足二百里遂薄靈州城未及闐先鋒奪門幾
入遵裕挾昌祚成功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令按甲勿攻
是日慶兵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千騎赴之未至而敵已退先是昌祚言軍
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
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

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築傅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謀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才萬三千人遂歸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人追及戰退之惟將官俞平爲夏人所斬

案孔平仲談苑遵裕圍靈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漠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爲備與長編異七級渠在靈州境內唐代宗八年吐蕃寇靈州郭子儀敗之於七級渠卽此

幕壽祺曰宋分五路出兵討西夏浩浩蕩蕩如颶風急雨之驟至幸而种諤入夏州矣又幸而劉昌祚已至靈州城外矣使無高遵裕之忌功夏其滅矣乎而亦不盡然也蓋夏自梁氏專政國雖衰然緩急豈無宿將蒐擢勁兵數萬亦豈難得以中國素無節制之兵而無人統率又無絲毫團結力與夏人久相持其敗也蓋在意計中矣

諸軍自靈州還

先是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遂軍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

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种諤至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二萬人王中正入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

卒死亡者已二萬亦引還皆未至興靈高遵裕劉昌祚至靈州糧盡士卒無復行伍亦敗歸雖至興靈無功李憲既不至靈州董氈亦失期無功憲欲以開闢會邀功弭責孫固請誅之帝不聽

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鄭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遵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綱目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慕壽祺曰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軍官相妬於行陣此古今通患也而軍官之嫉妬尤足以誤國而病民宋五路出師伐西夏節節進攻靈州克在旦夕高遵裕恐劉昌祚之獨成功也遣使止之遂致功敗垂成欲復邊疆而雪國恥難矣哉

增修清遠軍城壘

高遵裕言清遠軍正當隘險可以屯聚兵糧合依舊置軍增修城壘其

等州臣今相視地形亦合因舊聚落置堡寨以爲控守通括

道路詔遵裕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糧道即依所奏修葺

壬戌

五年 遼太康八年 夏大安八年

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

夏初

西夏所以制勝之策至此始揭明將軍欲以巧勝人營馬彎弓故不發

此篇每紀一路事有首有尾五路師遺提騎兵舉究竟因何罷兵網目不著一字疑者引宋齊李舜舉傳以證明之觀風如月才識始城修史

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遺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授鄆州團練副本州安置神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案史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犒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劉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略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生倉猝帝用其言均予之及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連使以下乏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毀擊解州至械縣令以督之不能集李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

尹起莘曰苟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生遵裕等失律無功法固當黜然李憲既為首將衆至靈州違命不往推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不問而又加之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不知有國法也憲乃無知刑人而使之經略使之安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官惟賢之義哉

夏人修南牟城

南牟倚天都山葫蘆河形勝自李憲殘破宮殿皆毀蕃部族帳遷徙無依梁氏使乙埋修復之近天都創立七堡量兵為守已聞秦鳳副總管張守

事詳書其失自見

約引兵出塞
乃撤役還

二月詔董氈首領結隣死者朝辭物給其子董訥支蘭氈增賜絹百疋

是年九月又貧

董氈將
士有差

夏人掠定西城

定西卽夏西市城帝賜今名屬蘭州梁氏令衙頭首領縱人馬入界掠商人及戍卒熙河經略安撫司以聞帝詔李憲曰羌人之性畏強凌弱若不

令守將度機便卻往酬殺將爲憚怯啓侮不已則賊計得逞道路愈致艱虞可速與指揮又詔陝西諸路經略司嚴誠城守遇有西人入犯密伺賊馬所在悉行討戮毋爲輕易致落姦便

夏國禹臧花麻請內附不果

初花麻棄西市城入興州以覘兵勢已五路兵還花麻不能內達久之遣使送蕃字文自陳請款期於三月辛卯由

堅博坡投附請中國發兵接應帝令李憲經

塞之會以三月四日孫晞渡河被獲遂不果

夏人遣兵襲西蕃不果行

梁氏見董氈不肯與和起兵將襲之董氈知其謀遣使以蕃字文告中國曰夏人通好前經拒絕已訓練甲兵俟從進討

帝詔苗受李憲等師行有期卽預以告梁氏懼而止

三月夏人截歸漢蕃落於黃河渡殺蘭州供奉官孫晞

黃河北有馬凌親家翁哩
努卜密桑一家十五口約

內投新順部落馬凌等言於知蘭州李浩乞發船取接浩差孫
晞應之夏人計誘晞過河殺之水中並執馬凌兵士十餘人

夏六月辛亥朔瓊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

斬其統軍嵬名妹
精副統軍訛勃遇

秋七月夏人大舉犯鎮戎軍與三川營巡檢使王貴戰敗之

梁氏憤淮安之敗集
十二監軍司兵及諸

州僧道會於鐵牟天都二山沒煙峽葫蘆河諸處各齎五月糧入犯至鎮戎故邊
巡不進三川營巡檢王貴視爲怯率衆過濠索鬪夏兵張兩翼擊之貴大敗走

案平涼府志鎮原本漢安定郡自元魏隋唐爲州多以平高爲治所唐廣德元年馬璘以
原州入吐蕃表置行原州在靈臺縣之百里城而平高爲廢州故稱爲古原州後於其地
城之名曰鎮戎軍鎮戎在蕭關之中南沿涇河西通連道仍
重鎮也元并鎮戎原州合名之爲鎮原州明降爲縣今因之

夏人分掠熨斗平

梁氏分鐵牟山衆五千入熙河至熨斗平
新堡外殺掠漢蕃人口驅掩士馬而回

九月夏人攻德順軍靜邊隆德兩寨

夏人過濠擄掠老幼千人帝慮西人自爲得計
因此類入爲寇詔經略司嚴切戒約先規賊馬

屯聚近遠虛實度兵力可以取勝乘
隙掩殺務要完全不得輕易遠出

熨斗平者以其
形似也熨斗一
名運斗熨斗中
置熨炭以木爲
柄熨衣料而使
之平

案靜邊故城在今隆德縣西南九城志德順軍領靜邊寨天禧二年置金志通邊縣領靜邊寨舊爲縣元廢通邊廢縣亦在隆德西南隆德故城在今隆德縣西北九十里九城志元禧元年置羊牧隆城慶歷三年改隆德秦屬德順軍雍大記隆德原名邪沒隴川番語訛爲羊牧隆城金升爲縣屬德順州

夏國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移書邊臣劉昌祚請平

書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欲爲必適於

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禮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善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官出其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微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况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賁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聽致惑祖宗之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與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諭答之

夏人盜縛羌酋噉名昌來獻

噉名昌將侵宋詭稱送幣慶州知慶州趙高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繫獄破械出之告以故約期日使往果縛

取驛名
昌以獻

冬知蘭州李浩乞修浴施卽洛宗二堡從之

初李憲言羅日伽羅總兩堡東接蘭州北臨黃河每歲河凍須藉羅日等處控

遏賊衝至是浩請修浴施卽洛宗二堡名異而地則一也

案浴施卽洛宗兩堡俱在皋蘭縣西蓋卽李憲所言羅日堡伽羅總堡特譯字偶殊耳今考皋蘭西鄉西古城西三里有古城俗名小古城新城西八里有古城俗名老古城當卽

此一堡
遺址

癸亥六年
遼太康九年夏大安九年

春二月丁未夏人攻蘭州

先是梁乙埋遣數十騎至蘭州境北隔河呼曰我夏國已勝鄜延路兵俟河凍

卽至蘭州繼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數十萬衆趨皋蘭已奪西關門知蘭州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淝也走馬蘭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啓關當奏劾文郁曰今披城而出以一當千勢有萬死豈畏劾哉况守則無必固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兵突之敵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慕壽祺曰夏國犯蘭州號數十萬衆最少亦有數萬人李浩明知寡不敵衆且以敵軍新來氣銳其其持重也固宜王文郁以一百人夜縋城而下擊退夏人解蘭州圍勇矣哉然

隴人如交郁者所在多有欲飛騰變化而未因古今來不理沒幾何人矣

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李憲爲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爲西上閣門使代

李浩知蘭州

夏兵進屯熙河境

夏國聞中國築定西城國母梁氏令諸軍屯聚熙河備之

詔李憲募死士購夏首領仁多唃丁

唃丁多於西南邊出入去年九月永樂之役領兵攻城最爲兇黠至是帝詔憲密結敢死儕類

謀生致之或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唃丁自衛甚嚴不能生致

案鞏關山叢談以唃丁爲青唐將誤他本又作星多哩鼎永樂之役夏國初總兵至者乃梁默甯凌遠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餘人持編鑼城爲城上官軍擊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氈不欲官軍見之後唃丁領兵至驅率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屍晝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著唃丁殘忍虐用其人屢擾隴疆殺人多矣明年冬十月爲邊將彭孫所殺唃丁死其子仁多保忠久據西南部落素爲桀黠帝又詔范宥招致之不得

三月夏人復攻蘭州與副總管李浩戰敗走

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

熙河用兵宦官專權時代 宋神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曲珍將兵攻鹽章

俘誠千驅犂畜五千去

夏將拽厥嵬名與邊將戰於賀羅平敗被擒

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界知慶州趙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

將兵二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高成端彥曰賀蘭險羅過嶺則沙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由破之又遣二蕃官各將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若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夏人駭潰斬誠其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

夏四月知蘭州副使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

夏兵聚巴義谿將攻蘭州李浩偵知屯駐所在潛師掩擊夏兵退走浩追入界

夏衆自吃囉瓦拱赴援與浩兵戰大敗

涇原軍入夏水東口戰敗夏人復圍蘭州殺右侍禁章定

熙甯嘗磧坑堡巡檢王世隆領兵入界至水東

口梁乙埋遣衆拒之世隆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中傷走乙埋縱兵趨皋蘭破西關堡殺管勾侍禁章定盡擄所屬于闐連糧人及橐駝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傷如積圍既解蘭州人收積尸爲京觀是役也有蕃部掄約入告中國得爲備故不能大入

案西關堡在今皋蘭縣西五十里宋元豐五年置六年廢元祐二年復修詔留禁軍二千

人別募一千五百人入役若西賊犯蘭州候已逼城下急報總領官孫路結成陣隊向西

南依險避賊或取小路退歸河州鼎州不得東迎賊鋒致落姦便胡宗回又言蘭州西關堡近西地名巴珍旺可以繫橋通路直入邈川兼可於宗河行船漕運甘肅舊通志謂在蘭州西二十里攷宋史地理志不載蘭州至西關堡里數惟阿干堡注西至西關堡界二十里通志所言當係本此但宋志明言至其界則未至其堡可知如果西關堡距蘭州路僅二十里則詔旨何不命其徑歸蘭州助守而反向狄道河州退避乎皋蘭縣新志謂西關堡即今之西古城

詔李憲嚴邊備

詔曰近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於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齊雖作過

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爲枝備

六月夏人犯乾興砦

梁乙埋數犯蘭州不得志以兵侵鎮戎攻乾興砦直過界濠殺掠人畜守將發兵遲飽掠而還

詔劉昌祚謹秋防

詔夏國近雖遣使修好朝廷答詔許通常貢然新畫疆土封守未正敵之承命逆順情不可保漸漸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近詔以爲

邊事遂甯忽於隄防或誤國事委昌祚詳此施行又詔河東經略司毋招接西人其自願投順人口可說諭約回若懼殘害勢不能歸即義當安存或界上有人收索宜勿應答如首領或用事人緣內怨願投附即收留奏聽旨候將來已降誓詔別聽指揮

閏六月涇原劉昌祚奏夏人復來乞和詔許之

夏人亦熒於兵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和好初

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已而遣謨箇畔迷乞遇來上表許之

秋八月環慶兵襲夏邊界

鄜延路經略司奏據順甯砦言西界把口小首領冬至訛指說環慶路兵入西界殺兩流人馬帝詔環慶路經略司具析

有無兵入西界討殺斬獲仍詳鄜延路言西人欲來報事選人伺候常為預備兼八月後本路累以巡防探事為名遣兵出界各有斬獲並奪到犍畜顯是不依元降無輒出兵詔旨慮西人以此為詞仰常誠約緣邊城寨兵將官等遵守前詔

冬十二月夏人攻西蕃敗績西蕃兵入境大掠

西蕃首領阿里骨本于闐人其母給事董氈因養為子嘗從王師西討有

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及董氈病革子蘭逋比先死悉以種落付之遂嗣職不敢以喪告故朝廷未之知常屢次請和不得遣兵攻邈川城敗還阿里骨追逐入境抄掠砦堡獲級其夥仍以董氈名獻捷中國並請出兵助討

蘭州添置市易司

支撥錢本計置貨物應接漢蕃人戶交易以助邊計

甲七年 遼太康十年 夏大安十年

春正月夏人大舉犯蘭州

初李憲以蘭州為西夏必爭地夏衆為王文郁擊退後猶數至河外而相羊不

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俱備至是果大舉入犯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

案宋史李憲傳正月甲辰上詔憲深戒將吏勿輕冒賊鋒誤國事丁未又詔李憲速遣諳事信熟人檢覈氈阿里骨出兵攻討更廣求間路探候城中息耗仍諭在城官吏伺察姦細守城人頗令蕃休勿使倦怠及圍解又詔李憲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泊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眾傷夷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宜溫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虜爲恨又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兇酋仁多噉丁侃強任氣深慮恥於傷殘不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大旄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旨多方廣布斥堠督責守將無怠防禦仍頒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憲又遣間諜阿里骨等還騎渡河來攻至是與夏人遇戰夏人敗績

二月李憲乞招討西人及上撓耕策

是月戊子上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擾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

餘萬衆果可以致傾國點集否又天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攜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鈴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懷內附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密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楊吉等出塞已見事驗爲忽往修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又詔李憲夏人自連歲不時點集之後人固已有受其獎者又圍犯蘭州大衆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兇酋仁多噉丁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其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及彼羌戶必有不自安之人疑可乘時間以重利俾有內向之心廣肆招來以衰賊勢仍時出精銳塞外撓其春耕爲今之宜最爲困賊上計爾宜圖之仍賜錢一百萬緡絹五十萬正爲修築備禦錫賚之費又詔憲西賊自蘭州挫銳傷夷之後聞其中欲得內附者甚多未知虛實可資委守將多方招徠或專遣一二近上有機智官如康徽擊主其事此於方

今邊計不爲小補兼
繁賊強弱事實不細

夏人集兵練家流爭葫蘆河

夏人說傳中國欲城葫蘆河常發河南北人馬十分之九期集練家流爭之邊吏以聞帝詔宜明遠斥候探敵所

向清野城守則爲制敵上策帝又批詔尾曰本路撓耕之兵數出俘斬殆以千數羌人俗重酬報今所聚人馬不見漢兵勢不空回必欲請路鈔略諸路中本路且有蝦蟇必恐首擣敵鋒不可不厚爲之備

三月賜鬼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河西韃靼國攻夏甘州

韃靼西蕃種與回鶻東境相鄰乾德中嘗入貢中國後以道遠隔絕其俗僨悍喜鬪輕死好利與夏國世讎嘗以兵侵掠北境

俘奪人民鬻之遠時聞夏國與中朝構兵驕其衆抄掠右廂監軍司所照河經略司以聞帝命右班殿直皇甫旦持詔諭西蕃使結其兵共圖夏國且至青唐羌酋鬼章留之塚山寺不得達

六月夏人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

案宋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

見宋歐陽修歸田錄

又以郭進爲西山

兗州定陶縣
安州古地名
在平定
西歷北三十里

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

上後於都城及沿邊等處置都巡檢及巡檢掌訓練甲兵捍禦敵軍所轄或

數州或數縣或一州一縣其位尊其責重州縣守令悉聽其節制明清之世

以巡檢爲縣令屬官則卑卑不足道矣

秋八月命蘭州設備

諸路諜報西人廣造攻具竭國點集聲言欲入蘭州帝慮守臣將士狃於前勝輕易待敵或爲誘戰別致失宜命康鑑往蘭州與當

職官經畫爲備及募人深入刺候謂如敵果入寇務在謹重過於去年關管守禦兵將晝夜悉力應副以取全勝仍度人情時與犒給候大河冰開方得往他處巡歷上旣慮權事

已舉戎騎或來命劉昌祚更籌畫謂如未可出即謹守前約內外備戒勿承順廟廷一時指揮妄有舉動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夏原川子路距定西及會州之安西平西諸城僅百里可朝發夕至乘常遣兵

入熙河界圍定西城燒燬龕谷族帳弟伍副將秦貴與內殿崇班韋萬引兵拒之乃卻

案定西城今定西縣取名本此宋元豐四年置定西城在通遠軍北一百二十里金初改定西官宗貞祐西年升爲州元徙州治安西縣此城遂廢

夏人遣使如青唐欲因董氍乞和

上得董氍蕃字書即命使臣引件赴闕並令照河經略司審驗有無夏國表文及奏陳事又慮姦意未可

知或以此疑本路邊備詔制置司過爲隄備毋得因此稍弛

冬十月夏人攻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

先是九月夏人圍定西城燒氍谷族帳遂以是月攻至靜邊孫敗之殺其首領

仁多
峻丁

案氍谷寨在今榆中縣南二十里因氍谷河得名河源出馬銜山徑尖山子北會餘家峽河至舊金縣東南十五里出峽遂爲氍谷初爲西蕃地仁宗嘉祐八年夏蕃酋禹臧花麻以西市及蘭州圖籍獻於夏國神宗元豐四年秋九月李憲復蘭州夏人退保氍谷其城堅復多奢積夏人號爲御莊未幾爲宋軍收復後又爲金人所據餘見第八卷慶歷二年

春正月夏築阿干城十一月

卷嘉定十四年冬十月注

又案宋史神宗本紀及盧秉傳夏境葫蘆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知渭州盧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夏酋仁多峻丁舉國侵宋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邊明坐待捷報矣及明夏人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宋人縱擊之皆奔潰峻丁死焉又不言彭孫殺峻丁事

丁卯夏人侵環州

十一月夏主乘常遣使入貢且乞蘭會壤不許

先是夏人犯涇原民多以火死是月攻清遠若殺我將白玉李貴又遣

使乞蘭會涇原副總管姚麟言夏人因其主王師是征今乘常不廢即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上從之

十二月西蕃兵入夏國境

阿里骨遣兵掠境獲蕃部二人令首領賈善字書至熙州獻捷帝詔依蕃丁例刺配

乙酉年 遼大安元年夏

春正月章州番官伯德內附

率丁口二百五十帝授供備庫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

三月夏梁乙逋犯蘭州李憲遣將擊破之

自乙埋專政數擾邊鄙延經略使趙高遣以書言何苦與漢爲仇恐所得不能償所

失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乙埋亦因酋渠嵬名阿吳輩多反側願望懷內顧憂不復自將窺塞至是死子乙逋自爲相國乙逋既執政遣兵二萬屯蘭州界上將俟中

國意襲之宣州觀察使李憲選精兵萬餘令將王文郁出瑞博坂渡河圍陵峽囉城克之斬五百級獲器甲馬駝八萬餘

夏宥州監軍拽厥嵬名宿兵賀蘭原與知慶州趙高戰被擒

嵬名夏駙馬爲宥州正監軍宿兵賀蘭原

四出假援恃勝不設備高遣將李照甫耿端彥蕃官歸仁分兵三路襲之高與端彥計曰賀蘭險要過嶺卽沙磧使敵入平夏無由破之乃別遣二蕃官各率輕騎五百由間道邀

截歸路端彥等引大兵直抵賀羅平嵬名率萬騎迎敵戰敗果趨平夏伏發嵬名被擒亡失戰馬牛羊三萬餘

秋七月夏銀州大旱飢

自三月不雨至於月日赤如火田野龜折禾麥盡積乘常遣宮祈禳二十日不應民大飢羣臣咸請賑恤乘常令運甘涼諸

州粟濟之

夏梁氏圍環州知慶州章察遣兵逆戰夏師大敗

時上意在戡兵戒邊將毋妄動且議捐葭蘆安疆等砦與夏人夏人

聞之益驕窳言夏嗜利畏威不有以惡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圍遂乘便出討以致夏師梁氏遂率兵圍環州窳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往禦可適先得其守烽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峰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於尾丁礮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夏人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乃從間道趨其德城設伏邀其歸路伏兵識梁氏旗幟夏軍至鼓噪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澆水夏人馬飲者多死梁氏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沿藉赴崖澗死者如積

涇原路請造防城戰具

涇原路經略司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牀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牀子弩射

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爲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八月又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計一面施行詔延環慶東河路經略司熙河路都大經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

先是詔道宿衛七將之師戍鄜延已再頒賜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資沈活以爲禁兵雖重而爲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驛聞不數日有急遽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九月庚戌熙河路請募民兵以備戍守

熙河路都大經制言蘭州西市城川原地極肥美兼據邊面須多選募強壯以備戍守熙

河民兵惟西關最得力又地接皋蘭歲入特厚芻粟充行人馬驍勇今旣復蘭州遂可廣行選募欲乞除留置官莊地拜募弓箭手人給二頃緣置州城難得耕牛器用若募新人必種植不時乞依熙河舊例許涇原秦鳳環慶及熙河路弓箭手從之手投換仍帶舊戶田土耕種二年卽收入官別招弓箭手從之

冬十月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

攷異李燾曰史作磨移隘今從張舜民所作劉昌祚墓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

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訖蘆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旣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鞏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乃謀分軍渡葫蘆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旣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乘之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侄吃多理等二十二人

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僞銅印一顆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

十一月詔備邊

時夏人方修貢且以夏國母梁氏卒上遣朝散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上有言充弔慰使入境迎待之禮猶倨遲者至

衣毛裘設下人座蒙以豔且不跪受詔至是謀報夏人復集九監軍司人馬欲犯蘭州熙河蘭會路經略司以聞帝命趙濟探敵所向先設備又詔夏人如果來攻城卽堅守應敵

以取全勝勿爲敵誘輕易出兵仍預爲清野之計俟其回兵卽審最追襲

案史神宗名頊英宗子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熙寧曰元豐以元豐八年春正月崩子煦立是爲哲宗

哲宗元祐元年

丙寅 遼大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

四月丁亥鬼章子結駝寇洮東

是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五月環州路還所擄西界人馬

環慶藩官伊朗等使探人夏界擄野砦戍卒五人馬四匹經略使范純粹責以引惹邊事將所擄人馬令第

將於原捉處縱之

六月夏國遣訛囉聿

一作春約阿拉雅賽

求蘭州及米脂等五砦

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鞏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

浮屠葭蘆五寨帝卽位夏國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人界知其有請地之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蘇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

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興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司馬光亦言此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斬而不予時異議者衆惟文彥博與光議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並棄熙河安肅邢恕固爭之於是議但以葭蘆四砦與夏人帝陰詔曰除原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委邊臣勸會分畫給賜

秋七月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夏遣使來告哀

案宋史夏國傳秉常薨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葬獻陵又按紀元綱秉常有西安年號爲宋史本傳所無年號韻編以爲秉常時投南界牒文如此

丁卯二年夏道宗大安二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

上遣使封乾順

爲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夏四月夏人牒索朱梁川遂入涇原掠蘭家堡

夏人聞蘭州城西關堡將築龕谷崇令宥州移牒言界內朱梁川係本國

地土中國不得擅有興築不俟回牒縱兵入
涇原抄蘭家堡掠人畜焚漢蕃廬舍殆盡

五月夏人圍南川砦

帝歸四砦與夏君臣體分已定惟有分畫地界所較無多夏欲以
綏德城爲比畫境出二十里外而邊將貪功生事不樂罷兵將去

城砦二十里外帝已許給賜或向來用兵之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
卻欲築城占守故讖不定歲賜亦不與夏人遂圍南川砦而兵端又起矣

案是月己巳洪西緣邊安撫司言西賊圍南川寨八日詔割與劉舜卿多設方略救援
又乙亥樞密院言西蕃賊馬攻圍河州南川寨逐州軍見屯漢蕃兵馬當暑暴露當行體
恤詔劉舜卿躬問士卒勞苦糧食多寡從宜撫恤仍依舊例隨事資助使無愁苦樂於
赴敵以稱朝廷撫士之意又言河州南川寨自初二日被圍日夕望救其王光祖王瞻姚
兕神誼等各統領所募軍馬前去會合牽制至今多日未奏解圍次第請令劉舜卿嚴諭
光祖等體認南川寨人力糧儲有限當此圍閉日久勢力危困務要應援分解賊圍得以
向便爲名任賊攻圍玩寇損威誤國大事以至師老糧匱坐取困乏仍厚給金帛招募死
士許以重賞令取間道前去南川寨投下文字使知救兵已到安心守禦俟賊退其守城
出戰人等自當
優賞並從之

夏人連西蕃阿里骨兵犯定西城

梁乙連卑辭厚禮約阿里骨入犯如得地以熙河岷
三州歸西蕃蘭州定西城歸夏國於是阿里骨襲破

案九域志宋熙寧七年置南川寨在河州南四十里宋志初置南山堡尋改爲寨元符二
年羌酋鬼章城洮州以居引兵攻南川寨卽此金因之元廢河州舊志在州西南七十里

洸州乙逋率數萬衆出河州會之同關南川砦大肆焚掠又攻定西城設伏誘戰擊敗我軍殺都監吳猛等

六月羌酋結藥來歸

阿里骨逼之也

夏人掠隴諾堡

時夏人以數千騎入秦州抵甘谷城圍隴諾堡守將姚雄以兵逐之奪夏人戰馬六匹

案甘谷在伏羌縣北九城志甘谷城宋熙甯元年置金升爲甘谷縣貞祐四年隸西甯州元廢今復故名

秋七月夏卓羅監軍仁多保忠攻鎮戎軍

梁乙逋以乾順命脅保忠率萬人寇涇原保忠與乙逋不協甫入境遇總管劉昌祚

大衆載之一宿即還

夏遣大首領嵬名阿吳如青唐

梁乙逋謀取熙河遣嵬名阿吳如青唐約阿里骨及首領青宜結嵬名期大舉阿里骨因中國使人高昇許以

兵應

案古西平郡有二治魏晉西平本漢臨羌縣地唐爲鄯城縣宋爲青唐城置西甯州卽西甯府治隋西平乃漢破羌縣地晉爲樂都唐爲鄯州宋爲邈川城清爲碾伯縣在今樂都

西縣

八月吐蕃額爾古誘鬼章使據洮以叛岷州行營將神誼擒鬼章於鐵城

夏人怨失

蘭州約鬼章擾邊盡召十二監軍兵聚於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此機一失後將曠騰偷不濟焉願爲首戮三請而後從之總管姚兪神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兪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爲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奔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并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爲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愴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讐構姦欲爲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十一月獻鬼章於崇政殿以罪當死聽招其子買木碓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案常家山在狄道州西南六十里與西傾山相連上有龍湫深而廣凡九曲十八灣講朱城在河州西南一百里宋元符二年洮西安撫使收復尋棄之復爲西蕃所據崇甯二年再收復金廢六逋宗城亦在河州境邦金川在河州西南六十里一統志云元祐中神誼等擊鬼章夜渡邦金川即此天都山在西安州南三十六里見此卷崇甯六年春三月注案岷州志廢鐵州即鐵城在州境西北九十五里吐蕃鬼章宜結所居宋熙甯中州守神誼破鬼章於此元屬圖沙瑪路明初廢於散鐵城詩列嶂崔嵬擁鐵城秋風拂馬漫傷情

東坡論西羌夏
人事宜疏有將
職本情以勝爲
莫語老成謀國
言之也切深故

無人肯說平戎事
禾黍夕陽鳥數聲

蘇軾和种太守破鬼章詩云青唐有通寇白首已窮妖竄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謨周
召虎邊帥漢班超擊蠻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奸從窟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歎
路載謠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朝告廟祇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令朝二
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轆轤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躡犬胡裝尙衣貂理卿辭具服
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
臯特銜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難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
強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
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慕海祺曰哲宗之喜功也於此已見一斑矣鬼章青宜結吐蕃中一小首領耳其所居之
磨鑄州既非通都大邑亦未嘗號稱元而邊將邀功獻於崇政殿倘獲夏國主其鋪張又
將何如耶王韶先取熙河意在蕩平西
夏夏人之膽未寒獲百鬼章奚益哉

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疆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明年正月

又詔備邊因樞密院言夏人逆命不修職貢繼而舉國大犯湮原狼狽空回諸路牽制斬
獲亦多度其姦心必圖再舉尙不聞諸路探報到舉措次第觀其謀但外則示弱爲款我

之計內則陰集潛俟和暖直來奔衝竊慮失於探候有弼隄備詔陝西河東
逐路經略司嚴戒邊將及城寨官募人探伺先知所向常若寇至過爲之備

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訛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驪
駝入寇故也

辛丑涇原路言夏人犯三川諸砦官軍敗之爲守將韓緒
趙說所敗

九月夏人復攻鎮戎軍

時仁多保忠率十萬衆入涇原營言國母親將攻鎮戎西砦圍
涇原十一將兵於城內總管劉昌祚病知軍張之諫不敢戰保

忠令軍士四散樵采焚廬舍毀冢墓五日知慶州范純梓遣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深
入牽制晝夜馳三百里至曲律山縱兵擊破族帳斬首千餘俘老幼婦女數百人保忠聞
之將解圍潛於所札砦內如常起烟火量
以兵守一夕遁回比城中知追之不及

蘇軾上疏論西羌夏人事宜

略謂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
無知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勸戰守明逆順曲直之理此

因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爲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
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
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
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
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賞無故
犯願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

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以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少異

冬十一月詔慶路經略使范純粹選人入西界探事並行間

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稍洽而並

塞猶苦寇掠知院事安燾請復講攻擾之策並行間至是純粹奏曰用間之策雖兵家之善計須時然後行則可濟大事苟勢有未宜則不徒無益蓋梁氏一族用事國中既已久矣凡勢力之相忌者頗已遇害故一國之衆及其酋豪心雖忿怨而斂手聽命未聞有敢輒動者彼梁氏者亦雖有竊據之漸然猶須挾立嵬名氏之子以臨其衆者蓋知國人不附而諸酋尚可畏也彼心有所圖而事有未諧旁有所畏而衆不爲用惟其如此故雖間有猖狂而未能專心致意以抗中國在於今日實中國之利也今朝廷委臣以術用間欲如往日野利之類臣竊謂野利得衆善戰實元昊之腹心間而去之誠爲我利今夏國酋豪惟梁氏一門而已凡其中外親黨靡不持權用事方叶心同惡共有深謀一切間言固未可入其餘首領雖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於國事兵權無得干預其粗有權位許其管勾人馬者不過如嵬名特克濟沙克星多貝中徹辰之類三數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

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無自以發之者若問言一出實梁氏之奇貨彼三牧人者不戮則亡是特爲梁氏除仇敵也仇敵盡除則梁氏者然後得肆意於邊患矣若謂欲難開鬼名之餘黨使之怨毒梁氏而內有所圖則餘黨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勝故斂手於其下而無所爲也臣愚慮如此未審朝廷之議以爲如何除用問一節臣未敢輕試外其選募出漢之人深入探聽等事臣見精審施行

戊三年

遼大安四年夏天儀治平二年

春正月阿里骨奉表詣闕謝罪

令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三月阿里骨來貢八月又貢

三月乙亥夏人寇德靜砦邊將張誠等敗之

夏人又攻龕谷砦砦兵及東關堡巡檢等逆戰不利兵士死者幾百人詔蘭州

沿邊水田募人充弓箭手

夏六月夏人寇康固寨

寨兵及東關堡巡檢等以騎傷死者百九十五人

秋七月夏國旱詛言將入犯

上聞夏已點集兵馬欲來作過又聞西界今年天旱點集不起帝以爲疑因詔問諸路夏國今歲事力果是如何或

實經凶款止揚言大舉以勞我陞備或實欲入寇卻反言天旱以款我邊防有此二端正要精加探測先事破謀旋經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言點集不實乃止

詔備秦鳳邊

夏人點集軍馬聲言欲犯涇原熙河路宋慮移犯秦鳳擾及城砦特命將寨官遠斥堠廣探伺并令涇原熙河兩路各選兵將於德順通遠接近秦鳳邊

面順便堡砦駐劄
以爲犄角之勢

九月阿里骨復遷職加封邑

冬十月論復洮州種誼等遷秩賜銀絹有差

己巳四年

遼大安五年夏
天儀治平三年

夏五月夏國遣使乞以所賜四砦塞門易蘭州不許使人請以

所許葭蘆四砦易蘭州塞門押件戶部員外郎穆衍折以理使辭屈左諫議大夫梁燾言朝廷昨來割棄陝西河東堡寨已失於前今外議又傳大臣欲以蘭州定西一帶割賜西人臣聞周詩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正今日之戒也大臣不務盡策制伏外敵使遠人懷德而畏威但日欲割棄疆土以損國勢非盡忠也臣聞此地皆西人要害之處必欲得之勝得他處前日蓋嘗有此議范純仁呂大防爭之得止今純仁去大防獨當國柄宜申前議不當含糊畏避也

八月蘭州知州見管蘭會路緣邊安撫司改爲蘭州緣邊安撫司

庚午五年

遼大安六年夏
天儀治平四年

春正月夏梁乙逋請婚西蕃約取遼川

乙逋威權日甚其弟姪皆握重兵陰謀篡

奪聞阿里骨與溫溪心構怨思併遼川遣使青唐請爲子結婚互爲應援阿里骨許之亦遣觀察約攻遼川城使人近北往來不由遼川恐溫溪心知也觀察乃蕃部使役之稱

夏六月夏人請廢質孤一作勝如二堡二堡古榆中地漢趙充國屯田所中膏腴五十餘頃據兩川水泉以資灌溉夏人稱為御莊自

李憲城蘭州築堡其地土人悉走天都山及會州境飢羸難以存活常嘗令蕃衆自爲爭復計元豐六年蘭州被兵西關堡破二堡遂廢熙河遣兵耕種輒爲夏人所殺及議畫

界二堡在蘭州界內熙河將范育等修葺故址屯兵爲守乙逋欲得其地令宥州牒保安軍請廢所築新堡乙逋請廢二堡不得六月以五千餘人乘大霧猝犯質孤盪平進攻勝

如縱火焚掠而還

秦鳳路提點刑獄游師雄奏言親詣智固勝如堡體量四賊五千餘人攻燬兩堡其日煙霧不見烽火勝如堡有橫空地道因此保全守據人只有三人傷中又緣巡檢計守義執

西賊四人所有智固堡四人爲西人所殺蘇轍奏言臣聞熙河修智固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堠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

知熙州范育奏言蘭州智固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寨要自康古寨打量此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

勢有無窮之大害蘭州向藉智固勝如川地五千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

有餘人若從康古寨二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

州之西野增兵嚴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詔穆衍往視還言智固勝如據兩川美田實蕃漢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

守宜界二壘之間城李內彭以控要害七年築李內彭賜名定遠城

案金縣志賈孤堡宋元豐五年置西至東關堡三十六里六年廢元祐五年復修行廢金史定遠去賈孤堡一十五里府志賈孤堡在皋蘭縣東五十里賈子堡亦在縣東五十里可知賈孤堡與定遠鎮賈子堡相近金縣西北五十里有廢堡俗名上古城距定遠鎮二十里賈子堡十餘里其卽宋之賈孤堡歟

秋七月詔涇原路經略司軍民違制貿易蕃部田土自首者免其罪

田土二百五十畝以

上責自首刺弓箭手買馬以備戰免其罪

冬十月夏人復毀勝如新堡

初夏兵犯賈孤等堡勝如巡機計守義擒殺游卒四人修葺所毀城門工甫竣梁乙逋復率兵焚毀之殺守義擄其

兵役而還二堡遂不復作

十一月夏人遣允領舉入熙河議疆事

夏初議使至請以綏州例二十里爲界中國從之繼請留生地十里又從之乙逋見委曲

遷就遂議於非所賜城外總以撈直二十里相照取直而熙河路蘭州賈孤勝如二堡指爲非舊堡砦欲自龜谷砦打量取直則蘭州賈孤勝如皆爲夏界熟地又自定西城樊斗平第三砦接連取直則蟾牟山哢嚙州結龍川一帶亦屬夏國議久不決乃令宥州牒稱現於納葉經克節進築所有蘭州耕種處及屯駐人騎乞行毀徙知熙州范育不敢應乙

通尋令允領舉詣熙河石碣子堅執前議以分界至育等令往鄜延路再議允領舉至延安因言辭不協徑還

案蟾牟山卽禪牧山一名蟬母山在今通渭縣西八十里與定西連界牛谷水發源於此通渭一縣山居十九脈皆胎於此山橫瓦南北勢極廣大牛廡訪樹梅有禪牧山歌

辛未

六年遼大安七年夏

春二月授阿里骨男溪邦彪爲化外庭州團練使

明年十二月

月阿里骨加食邑百封

案一統志庭州在肅州西北本漢車師後王國地漢書後王治務塗谷後漢書後王居去長史所居柳中五百里北與匈奴接永平十七年置戍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章懷太子曰金蒲城卽車師後王王庭今庭州蒲昌縣舊唐志貞觀十四年討高昌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長安二年改北庭都護府宋史王延德至高昌歷交河川凡六月至金嶺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祁雪山也度嶺一日至北庭西抵安西卽唐之西境云元史回紇五城卽唐北庭都護明初地屬火州後亦併於吐魯蕃

夏四月夏人攻熙河蘭岷鄜延諸路

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挑掘七澤嶺堡殺掠三日轉侵涇原及河外麟府州衆遂至

十萬熙帥奏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若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帝下大臣會議蘇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

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欲因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着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嶮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境宣仁后遂從轍議

六月熙河等路以俘虜歸夏

夏兵入熙河涇原諸路雖肆殺掠而首領被執者亦衆帝令悉放歸並詔逐路經略司諭宥州言疆事雖未理畢夏國安得輒侵邊境今既生擒卽合斬首緣意在好生又夏國現輸常貢且放回本國宜明諭梁乙逋并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兵馬擅有侵犯

秋七月夏人毀鎮戎軍封堠

鎮戎官吏於軍界近邊立封堠八處梁乙逋遣兵拆毀令宥州牒保安軍言請勿再修且宜依舊

八月夏攻懷遠砦

梁乙逋既殺李儀知鎮戎軍無備遣兵乘勝攻懷遠守將李遜出戰不勝閉城謹守圍五日始解

九月鞬鞞國襲夏梁乙逋回師援之不及

鞬鞞聞乙逋兵入河東率所部襲賀蘭山入囉博監軍司所劫殺人戶千餘掠牛羊

孳畜萬計乙述回兵援之
至達爾結羅韃韃兵已退

案韃韃國名本韃韃之別部在甯夏之北中隔黃河套唐末始見其名後乃

為蒙古之稱元亡其部落走漠北去元之國號稱韃韃明史所稱韃韃及朵

顏泰甯福餘三衛諸部長皆恃其雄桀之資迭出與中國抗邊境之禍遂與

有明相終始而甘甯青嘗被其禍近世學者所稱支那韃韃即東土耳其斯坦獨立

韃韃即土耳其斯坦固中古時蒙古族侵入中亞細亞也

慕壽祺曰明興順帝北去元亡矣而蒙古實未亡也洪武永樂間蒙古駙馬帖木兒敗突厥帝印度統一舊土為伊蘭王國聲威赫然猶賴泰西傳述之明史韃韃傳僅言其擾邊

而已而孰知宋哲宗時已帥師而襲夏矣

成州刺史劉思道彭城人重建學宮工竣思道初蒞任時謁文宣王於廟禮也士子於兵劫觀茲之餘敬禮莫不相顧而異即閭巷共目

亦以為鮮觀既而仰視廟貌丹青晦淪堂室摧敵俯首蹙額詢僚吏以宮牆如是不振又何異鞠為園蔬者耶慨然思重建之而有司以無餘縉對匠民以無餘材告後請於

有明一代蒙古
孳畜萬計乙述
回兵援之至達
爾結羅韃韃兵
已退

監司得錢十七萬乃命州學教授蒲浚董正其役鳩工庀材移治大門於殿前之西殿齋舍於左右序凡十三間高明寬敞大抵可容百餘人公曰吾以是處吾州之豪傑亦庶幾矣面殿建小學兩齋齋之左右列廡舍貯蓄積以俟議用殿前之東有御碑亭高其基四尺餘碑置廟額王詩也自殿之外皆新城者

幕壽祺曰成縣有仇池城在仇池山上古曰馬羌國也前史記仇池楊氏不入氏胡傳卽人氏人傳蓋以化外視之矣宋興詔州縣立學館署講員及高宗南渡秦隴非中國有矣幸成州猶隸版圖劉思道重建學宮吏民見而榮之靡然向風爭欲爲學宮弟子甚乃閭閻闕茸之賤識爲善之可貴而知不義之可避漸摩默化豈曰小補之哉

沿邊諸路用淺攻計襲夏

環慶經略使章策也寧言羌戎爲孽久矣自慶曆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衆不能深入今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

五十日其衆始集初欲寇鄜延環慶一夕忽趨麟府舍近取遠必有意謂善疑兩路之兵亦察故分其半以寇河東然則朝廷著牽制之令最爲得策又惟夷狄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衆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力亦屈矣不能無困以勞屈之衆而當聖朝仁義之兵雖不戰可以待其自斃也爲今之計宜敕戒諸路休養兵民修嚴警備事事整辦毋妄作輕舉蕃寇小入使城皆及諸將各據地分驅逐翦除之出疆而後已舉國入寇則堅壁清野勿當其鋒俟其引退審察前軍已遠遣將據要害便利之處分頭討擊之或翦其尾或邀其歸路一路被寇諸路皆出兵策應牽制彼豈能枝梧哉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夷狄無城郭之固無營衛之兵嘯聚則爲用旣散則難集雖沿邊有吐蕃守禦之人每處衆不滿百謂宜乘間搗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爲淺攻之計付之逐路帥臣審度而爲之或遣兩將以上悉任其施設不必全用正兵蕃漢

弓箭手最爲可任益之以選募士兵參雜於蕃兵之間所得人口孳畜錢財皆差等分給出塞之人如此則人人樂爲之用諸路之師更迭迭入虜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境既不能爲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三歲必束手歸命

冬十一月環慶軍攻夏韋州

中國既絕歲賜環慶經略使章察陳淺攻策令都監張存統兵入韋州攻安州川霄柏川諸處蕃部被殺者千餘人

申七年

遼大安八年夏天佑民安二年

春三月夏人集兵韋州窺環慶涇原官軍戰敗之

是年正月夏人

攻綏德城並以二萬兵歷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於沒煙峽口以自固時梁乙通聲言集兵三萬於界上入取環慶四路經略使章察偵知夏國邊砦各相去二三十里每砦八百餘人馬皆羸瘦不堪戰使折可適統涇原兵八千一夜馳至韋州砦兵皇遽走可適直入監軍司所悉獲牲畜器物師回夏兵從後躡之可適設伏要害夏兵大敗首領被斬者二人死士卒無算失甲馬千計

夏四月阿里骨以兵備一公城

西蕃溪巴溫董氈疎族也自阿里骨立去依隴通部河南諸羌皆歸之斯那心牟二族向屬青唐阿里骨殺董

氈妻心牟氏斯那等不平與隴通心牟二族率衆奔夏梁乙通納之共謀青唐阿里骨衆一公城以備

案宋史地理志循化城舊名一公城崇甯二年收復改名金屬積石州元廢清改循化廳民國初改爲縣今屬青海省

六月欲以質孤勝如一堡與夏不果遂築城李諾平一作李並進修汝遮一作勞札諸

城

質孤勝如二堡延帥欲以與夏人邊將种誼穆衍等言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請於質孤勝如二堡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二堡不果棄

遂城李諾平賜名定遠兼從提點刑獄游師雄言於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護耕七堡自是蘭會熙河諸邊境藩籬益固

秋七月邊將折可適破尾丁磴

梁乙逋見中國於熙河築定遠城擇於沿邊對境百里之外各作頭墩排布人馬東西相屬約地遠近一二日

內可集兵三五萬待漢兵入界併力拒戰尾丁磴於諸路尤近以兵五千屯其地章竊令折可適將兵六千潛入境偵得守鋒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捲甲愈趨襲破

尾丁磴獲人馬器甲千計回次檉楊溝夏兵逐之戰於高嶺又敗

詔涇原禦備

謝麟爲涇原路經略使上詔麟本路今春以來西人築城沒煙多爲出沒誘致漢兵如聞本路自二月間已遣人戶入城勾集人馬致有失業及孳畜頗

多死損詳西人畜謀乃正以多方欲誤官兵邊民不得休息合如何禦備子細究心講議條畫以聞

秋八月西蕃阿里骨獻遼川圖於西夏

遼川古遼中地南距河州一百九十餘里東至蘭州二百餘里東北控甘涼一帶西接宗

哥青唐二城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始阿里骨以女許梁乙逋子約攻遼川毀溫溪心不果及聞乙逋納叛蕃廝那等族因復入貢中國帝封其妻溪尊男丹爲安化郡君子邦彪籤

爲鄯州防禦使弟南納支爲西州刺史乙逋復徵其兵入寇不應至是聞溫溪心內投疊受官爵懼其離間復以遼川地圖獻夏國約將兵來取而預誘溫溪心至青唐拘之乙逋惡其反覆羈執使人兵不發

案遼川城在青海樂都縣之東西乃漢破羌縣地隋爲西平郡唐爲鄯州宋爲唃廝囉都城今謂之碾伯川蓋故碾伯東西川也宋時稱遼川城宣和初改爲樂州後陷西夏元廢李浩領保州團練使再知蘭州

冬十月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

初知慶州章察數遣輕兵出討屢有斬獲部族不敢甯居察策其必

報諜知將攻環州乃料精兵纔萬人統以驍將折可適等而授之策曰敵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不復備我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師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澆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人置毒夏人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至是可適等仍統精兵救環州夏人素聞其名解圍去

案通鑑長編環州洪德砦西北白馬川灰家背地距清遠軍僅八十里依山據險當青岡峽濟乾同家二堡大路若騎兵自歎樂峯直達漢川半日可至梁氏集兵十萬於奇魯朗聲言犯涇原一夕趨環州圍之環州境外皆沙磧距城百里有牛圈澆水章察於兵未至時夜遣人置毒水中夏兵至人馬飲者輒死攻七日不克謀解圍退察預料精兵萬人授折可適銜枚由大蟲谷趨洪德城分遣蕃官慕化等別駐肅遠砦約舉火爲識以邀婦路夏兵還過之烽起士卒識梁氏旗幟爭鼓譟出梁氏縱鐵鴿子數萬迎門可適等皆死戰

咸平中鄆南莊
泊都監張繼能
聞乃焚棄青岡
也

作者處抱人
遊主義今之
不於虎噬空聞
其氣於動天止
矣亦可以止

梁氏見衆敗急令青幕遮道盡棄帷帳
首飾易服走免兵蹈籍死者崖澗皆滿

案青岡嶺卽青岡峽在今環縣之北唐開元四年張知運討突厥
叛戶於此餘見第七卷後晉開運三年秋八月藥元福入靈州注

墓壽祺曰今之毒氣噉爲萬國公法所禁而強國間或用之使人無可避免豈天心之好
殺耶善乎宋太祖之初卽位也焚前代所存毒藥庫卽此一念之仁可以感天地福黎元
矣章崇宋臣也國初聖德諒有所聞今置毒於牛圈所瀦水將使夏
人飲之而爲一網打盡之計稍知人道者不爲而爲賢者爲之乎

附記藝祖故事一則政和初

徽宗年號

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

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

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

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

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

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

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

之用心也

陸游避署漫鈔

西蕃阿敏投西夏使守革羅城

阿敏溫溪心弟阿旺格子阿里骨拘溫溪心邀川大亂阿敏聞梁乙通執青唐使人乃改名丹卓麻率屬投入

夏國梁氏使爲衛頭首領將兵守革羅城備阿里骨也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佑民安三年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請以蘭州一境易塞門安遠

二砦

詔數其違順不常而卻其請

冬十月夏人遣兵扼神流堆與涇原將張蘊戰敗還遂失宥州

梁乙通聞張蘊引兵入境令衆三千

扼大吳神流堆距宥州四十里拒戰不勝宥州守兵潰走監軍梁阿曠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赴援蘊頓兵長城嶺鐵騎數挑戰不得旣倦蘊縱兵奮擊阿曠大敗

乙卯紹聖二年

遼道宗壽隆元年夏天佑民安五年

春二月夏人築堡石門峽

石門峽距渭州境僅三十里東帶與靈西接天都瀕

葫蘆河形勢宜耕牧爲夏國要害梁氏遣兵築堡戍之中國探騎遂不敢過界

六月乙亥詔知渭州竇文閣待制呂大忠特除竇文閣直學士知秦州

以元祐中堅持

邊義又領帥日久故也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權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條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疑臣已除職名只景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邈川首領阿里骨入貢

明年九月阿里骨卒四年正月以阿里骨子瞎征襲河西軍節度使邈川首領

是歲罷分畫之議

時章惇爲相欲開邊釁謂十年之間容忍夏人備至而犯邊如初用謝景溫之說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遂令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

界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守把稟報夏國分畫之議遂罷而邊釁又起矣

丙子三年

遼壽隆二年夏天佑民安六年

秋七月阿里骨以夏人師期入告

六月夏人犯邊至是阿里骨以其情狀傳報京師帝

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經略安撫司等奏及近准進奉渴失納余龍到闕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爲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緝維緘篤深眷

懷余

八月夏人攻順甯砦敗

浮原將張蘊伏兵隘中約戰急聞呼則起夏兵遂敗被俘斬者數百人

九月邊將與夏人戰戰於鷄靴嶺青岡嶺等處大敗之

夏人與折可適戰於鷄靴嶺與折可行戰於青岡嶺

及遮沒
皆敗績

冬十月邊將破夏沒煙峽

涇帥毛漸乘夏人攻金明時遣將搗其虛遂襲沒煙峽破之明年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夏兵死

者三千
餘人

甘肅青史略卷十終

甘肅青史略卷十一

宋哲宗紹聖四年

遼壽隆三年夏
天佑民安七年

春三月西上閣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

兼管沿邊

公事

知渭州章榘築城於好水河之陰夏人出兵爭之大敗城成名平夏

榘以夏人獵
上言城胡

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帝許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緒理他堡豐數
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竄怯請曰此夏人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
之乎榘又陽謝之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帥四路之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
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榘令姚雄部熙河兵策應與夏人鏖鬪流矢注肩戰衆
屬夏師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峽士氣方沮
雄賈勇得萬諸道始得併力二旬有二日城成賜名平夏旣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
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聘榘不敢動宰相章惇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守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案水經註石門水導源高平縣石門峽江口在固原州北今海源縣東北一百一十里即
印字山之中障凡固原以北各水均至峽口匯爲一流入清水河宋時鑿峽口以通流或
謂峽即隴山北陲故謂之石門口其地上穿石壁下臨河流丸泥塞之東道不通天險也
餘見此卷後崇寧三年冬十月夏人圍平夏城注好水河即好水川見第八卷慶歷元年

春二月元昊
犯渭州注

于闐黑汗王攻夏甘沙肅三州

于闐夙與西夏最睦後有隙元祐八年春二月上表請討夏國帝不許至是黑汗王遣其子以聞詔厚答其意

夏四月夏人爭靈平會敗走

知渭州章竊以夏兵猖獗議守涇原之靈平會命鋪傳與部將苗履統衆城之梁氏遣兵力爭傳將步騎二萬出不

意造河梁濟師作金城關扼其險要夏兵遂敗

案通鑑長編是月甲午涇原路經略司言同統制折可適申有西賊一千餘騎與伏雲路募化人馬四敵即時將帶前軍救應追捉到沒煙峽接戰至午時退績據苗履言差照河馬軍照應折可適等行七八十里遇西賊接戰間伏兵起隔斷擁入溝澗除漢蕃兵外有同統領岷州蕃兵供備庫副使張德等未知存亡詔折可適令涇原路經略司疾速取勸仍先具的實傷折亡失人馬數目又是日西賊十餘萬衆寇涇原所築新城王文振馬仲良等擊之

四月壬寅環慶鈐轄張存入夏鹽州

存率兵入夏界全三角川遣銳卒攻破鹽州俘戮甚衆及還夏人追襲之存上高原平少憩夏

兵縱火四面攻擊殺蕃官承制趙宗銳等復取鹽州

六月熙河路築城青石硤成名西平

夏人以我軍置壁壘於要地遣使入告於遼

案隋志允吾縣有青巖山方輿紀要謂在蘭州西北今考皋蘭縣西北黃河兩岸為隋允吾縣地青石山北臨河濱應即此山又晉書載乞伏乾歸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

峽退屯青岸寶進師濟河敗死鳴雀峽青岸皆在河南應為青石峽及青石著青石山青石壹一帶地皋蘭縣新志青石峽在縣西八十里今名青石關

秋八月築威戎城

威戎城宋屬德順軍在今靜甯縣西南四十里金升為縣後廢今為鎮

熙河將王愨取西夏宥州

自張蘊兵還梁氏復取宥州鄯延經略使呂惠卿命諸路出兵討擊愨率兵抵宥州夏洪宥韋三州都統軍賀浪囉率衆

赴援愨擊敗之追奔二十里遂入宥州焚官署倉獄行宮并文籍簿書

募尋祺曰地方之有倉庫皆民膏民脂所積而成我燒之後來者必復修之糧不足仍取於民間器所需仍購以公款古有封府庫倉廩以貽敵人者矣王愨所為與北涼酒泉太

守沮渠宜得等雖勇奚足賞哉

夏人謀犯涇原詔經略司準備應敵

是月己酉樞密院言西賊點集人馬往涇原作過竊慮西賊暗蓄姦謀掩我不備長驅入近裏

於隆德靜邊治平塞以來人煙繁富地分或閑慢城寨備禦不至之處劫掠攻打詔涇原路經略司詳上項事理多方預行講議措置若遇緩急賊馬奔衝深入近裏合差是何將佐如何移那兵馬於是何要害地分控扼得賊馬來路準備捍禦不使近裏城寨及人民繁富地分爲所抄略攻打落賊姦便仍不時與大兵首尾照應會兵掩殺賊衆必取全勝

先具已如何講議措置選充統領兵將官職位姓名及將帶若干人馬於某處駐劄及應干準備應敵方略施行次第聞奏

九月蕃官妹納僧哥

一作穆納僧格

內附

妹納僧哥爲西夏帶牌天使聞中國敕榜招諭遂來奔授禮賓副使充蘭州部落子巡檢

冬十一月熙秦軍破白草原抵天都山無所得而回

中國屢行討蕩夏國天都山屬蕃盡將牛羊奪粟預行遠

徙時熙秦兩路兵四萬騎出塞將至到子山夏監軍司以十萬騎陣白草原拒戰不勝拔營西走兩路軍直入天都監軍司所搜挖無所得軍士糧竭飢死者半乃回

戊寅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夏天佑民安八年

春二月知蘭州王舜臣築興平城

旋討夏人於塞外

夏人犯大定城

大定屬蘭州與夏國分界處梁氏兵屯界上肆行抄掠聞蘭州知州王舜臣兵出金城關乃退還舜臣追至右廂監軍司地夏兵返戰不克帶牌天

使數名皆死

三月築熙河通會關

是月辛亥樞密院言湮原經略司奏被旨差發將兵進築城塞探得西界點集在近邊盤泊慮搗虛深入作過已選將分布照管邊

面乞候師還照管得地分無虞許本司量功大小比類出塞進築官員使臣軍兵奏乞等第推恩從之

案靖遠縣志會甯關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烏蘭山上舊名顯耳關宋元符元年初名通會後改會甯金大定八年改名會安今稱烏蘭關烏蘭山名南接空回東連屈吳唐置

烏蘭縣
於此

邊將郭成擊破夏人於漫噶隘

至城下有夏將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鬻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與其首以去

夏四月涇原官軍襲夏

涇原兵三次襲夏羊馬被掠甚衆至是統制官孫文將九千騎出沒煙峽直抵屯兵所斬級獲孳畜而退

西夏大首領鬼名藥默內附

藥默乾順疏族領會州一帶蕃部是時由熙河路內歸中國令補西頭供俸官兼本族巡檢

蕃部喝強山訛心

一作惡森

入降

二人乃監軍妹勒都逋親隨由涇原入降俱授左班殿直強山言夏國欲以今秋併兵寇一路不攻城砦但覓便深

入殺掠人戶經略可以聞沿邊人戶因官軍連次討擊並於大沙堆建柵聚族自保時鄜延路以順甯之圍遣鈐轄苗履統諸將出塞攻夏州梁氏恐官兵焚蕩大沙堆蕃族遺鬼

名乞勒那哆唎丁駐兵南面防護苗履揮衆奮擊乞勒等大敗喪失萬計退走五十里

六月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

夏遣使求援於遼

秋七月夏人以兵入涇原

夏國母梁氏以中國築沒煙前後兩峽控扼天都形勢於是編攔人馬出沒隆德砦九羊谷又於棧溝段大道掘濠作塹

縱游騎侵殺邊餉戍卒守將折可適同蕃官募化率兵伺懈出擊方止未幾又掠熙河平西砦擄熟戶二十餘

欲進築天部取興靈不果行

涇原既築汲煙前後峽城砦去天都咫尺章惇欲乘勢進築舉興靈知渭州章榘以爲未可曾布因對三省爲帝言

邊事累年未了今涇原已逼天部勢不可已然今秋見西人舉動卽可以知其強弱若果困敵有可以滅亡之理亦須年歲間保爲殄滅之計若西人未有殄滅之勢年歲間可未殄滅亦須隨宜收斂休兵息民以圖安靜今諸路進築城寨所據羌人地土已多其勢固已窮蹙若容其納款必無不向順若分畫疆界在我則西人亦不敢不聽要之動息皆須在年歲間了當則可若一向貪嗜不已恐所憂不在西戎也

八月內子朔熙河蘭岷路復爲熙河蘭會路

九月詔備涇原

涇原路落蕃兵士歸報夏人點集百五十萬欲入漢界十程打劫諸路降羌及俘虜皆言羌人大點集決趨涇原詔章榘多方措置備禦築以審遺

曾布言敵不來則已來必墮吾策中布亦謂經營已久宜其無所不備也

冬十月夏主乾順與其母梁氏自將攻平夏城邊將郭成禦卻之

渭州之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

中平夏在鎮戎軍石門峽好水河之陰舊名石門城後升爲懷德軍鎮戎所轄城砦多在今固原縣境此其一也初涇原經略使章榘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爲第十一將以戌平夏西人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常曰唱歌作樂田地都被漢家占卻又云奪我飯碗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

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夏人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夏人一夕遁去夏主母慚憤踰面而還是月庚子詔陝西河東勿以西賊遁去便弛邊備須過爲捍禦緩急關誤重行典憲

十二月章濠遣其將郭成折可適擒西夏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

二人皆勇

悍善戰屢爲邊患帝密詔圖之濠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放牧爲名窺伺境上遣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銜枚捷走出盪羌六道分進敵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賊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懾計其地卽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爲若南牟爲州詔名紫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帝此非常之功可賀帝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濠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問廩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自平夏之敗西夏不復能軍濠邊功遂爲西方最

案郭成今靜甯縣中安堡人也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鍊財好施名振西土初應募爲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從征河州踏白城元豐中隨五路兵趨靈武有功平夏之被圍也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升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衄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卽帳中擒其大酋嵬名阿埋妹勒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轉轉客省省使卒年五十六子浩今會甯有郭成驛殆其駐兵處也

謝豐中帝孫
下以王厚高永
流對又與蔡京
年對又與蔡京
合謀為其運
事不復聞其
貴不復聞其

慕壽祺曰自古未有內無奧援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章竄平夏之捷智勇實兼全矣然非章惇與之同宗平時言多見采恐摧敵未必如此其易也後數十年而岳忠武起其才十倍章竄朱仙之捷方欲垂手以取燕雲而權臣掣肘於內收拾河山其可得乎

夏人潛師入涇原犯乾興天聖等砦

梁氏既解平夏圍人馬仍在涇原近邊盤泊見官軍盡屯葫蘆河知聲勢不相應潛遣精銳入

鎮戎軍掩至二砦焚掠甫二日聞援軍至走回天大雪人馬僵凍過半

乙卯二年

遼壽隆五年夏永安元年

春正月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孫路請修蘭州西喀羅川口古

浮橋及橋北一城

詔體量邊情斟酌勢力保明以聞

詔以青唐爲鄯州隴右節度選川爲湟州

進王厚爲上閣門副使統兵知湟州

案厚字處道前熙河宣撫使王韶子也少從父兵間暢曉番情留心邊事官累通直郎復宗元祐中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上不聽紹聖中會羌酋瞎征爭國王瞻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帥出塞七月下選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龍抄出迎遂定湟郡詔賜龍抄姓名趙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湟州舊爲碾伯縣今改樂都宋唃廝囉所

居之選川

二月築環慶路定邊城

夏五月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

蘭州本漢金城郡地爲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蘭州錄事參軍張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

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天都者介於五路之間乃夏人嘯聚之區凡欲聚兵以犯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安枕此當今之所宜先畫而上樞密行其策果得其地乃建爲西安州自是夏人不敢窺蘭州

西夏蘭會正鈐轄革瓦孃

長編作格幹甯

以部落內附

授官賜銀絹縉鈔

六月築定邊白豹城

案慶陽府安化縣志定邊城在縣北二十里宋元符二年築後改爲軍政和六年置定邊縣爲倚郭金爲秦屬環州皇統六年金主以賜夏人明時有官軍及巡檢司守禦白豹城舊屬西夏界在大順城北四十五里與定邊城相近

秋七月知環州种朴獲夏國監軍訛勃囉

朴檄赤羊川獲貨羅訛乞家百五十餘口孳畜五千夏人千餘騎往追朴戰卻之擒

監軍訛勃囉及首領淚丁訛遇朴送訛乞等家屬至京帝存恤之旋遣人持其家屬信號來招訛乞三人

洮西安撫使王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

初額爾古死子轄戩嗣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星摩沁占之屬

有異志忌轄戩季父蘇南黨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逃奔希卜溫奉其長子表怎據溪哥城轄戩攻殺表怎沁魯克節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於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留兵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於瞻詔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於是遂城會州未幾星摩沁占迎希卜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隆咱爾爲主其勢復張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等皆出降遂入據其城癸巳轄征降已未青唐酋離撈亦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澶州

八月取夏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取會州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

熙河軍入夏界殺其首領仁多洗忠

洗忠仁多保忠弟熙河遺硬探人入界洗忠挺身鬪被殺夏衆出援奪其尸而回

夏遣兵攻南宗堡邊將擊退之

是年七月間夏入毀我翻延新修堡子至是又圍南宗初西蕃阿里骨死其子瞎征殘暴嗜殺部曲離貳洮州

安撫使王瞻率兵取其地瞎征衆潰遂自青唐入降大酋心牟欽氈與董氈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國公主迎董氈疎族溪巴溫入青唐立其子攏撈爲主假夏國公主書請援乾順遣兵五千餘人攻南宗堡王瞻以熙河蕃兵擊之乃退

閏九月夏統軍仁多保忠率兵助西蕃圍湟州不克

王瞻擊降隴拶以邈川爲湟州西唐爲鄯州二城距興靈

止二百里南有講珠羅囉二城與湟州北阿訛城相接羌酋心牟欽氈羅結衆數千人圍湟州遣使數輩乞師於夏乾順使保忠及達摩等一監軍兵十萬助之先斷炳靈寺橋燒星章峽棧道四面急攻分兵破南宗堡據守將劉文珪驅至城濠謂總管王愨曰吾所欲城與地耳弟以城歸我當舍汝愨謂文珪曰爲吾語夏人天子俾吾守城能殺我城可得也攻圍十六日愨守益堅保忠令於南城積薪數萬將焚門會諸將苗履姚雄李忠傑各率所部赴援戰於青唐晚煙塵互天夏人不知多少惶遽渡湟水還鈴轄鬼名噉遇被獲

熙河蘭會路經略使胡宗回修阿密阿特城

奏言臣近禮問得蘭州西關堡近西地名巴珍旺相近可以繫橋通路兼可於

宗河行船漕運直入邈川其宗河口東岸近北舊有邈川管轄阿密阿特城西舊防守夏國該誅卓羅等城去處今城見全備略行修築安置樓櫓可以守禦從之阿密阿特

城在今皋蘭縣西北

冬十月詔保安軍牒宥州無得犯青唐界

是歲夏國衙頭首領鄂特丹卓勒瑪於蘭州喀羅城差蕃部尙錦等齎送蕃字

欲歸漢

喀羅城以喀羅川名今皋蘭縣西北張家河口卽其地也一作斫龍城

案是年宋熙河蘭會經略使孫路言蘭州之西喀羅川口有古浮橋其基自喀羅川北至濟桑約三百里間有古城十餘所自濟桑以北則入甘涼諸郡卽漢武帝斷匈奴右臂遺蹟據此喀羅川口卽莊浪河入黃河處今名張家河口循莊浪河而北至平番縣爲赴甘涼大道其地唐時屬廣武縣孫路所言古浮橋當卽此梁渡黃河而南爲新城之老古城宋時爲伽羅總堡一名亂洛宗堡蓋亦因喀羅川得名喀羅又作斫龍與伽羅亂洛皆音之轉

庚三年

遼壽隆六年夏永安二年

春正月西蕃以南宗堡附夏不受

南宗北控夏國南接星章峽西連宗哥城形勢天險自鑿

羅結叛諸堡殘破及官軍出羌衆潰散諸城咸卽歸順獨南宗負固不下姚雄苗履屢攻不克羌人請附夏國乾順不受惟假兵數百戍之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界之

王瞻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謀反瞻擊破之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

無應者沁魯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瞻聽之去遂聚數千人圍選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其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希卜溫與其子希卜薩羅桑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選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議請並棄選川且謂降咱爾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鄂特丹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畿懷遠軍節度使案宋史瞻留選川縱所部剽劫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尸如山初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羅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

瞻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遼川夏人十萬衆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棄青唐而還實巴克與其子希斯羅斯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遼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遼川且謂降贊乃礪爾戩子之遂命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幹曰懷義爲廓州團練使知湟州所譯蕃酋姓名與通鑑徵有不同瞻破叛羌後多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二語瞻又諷諸羌句上加一初字似宋史較爲詳明附錄於後以備參攷至希斯羅斯他本作豁除羅撒巴爾丕勒鄂丹幹他本作邦辟勿丁瓦

案史哲宗名煦神宗子在位十五年改元三曰元祐曰詔聖曰元符以元符三年正月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是爲徽宗

徽宗辛巳

建中靖國元年

遼壽隆七年夏永方三年

是歲夏國始立國學

自元昊創建蕃學國中由蕃學進者諸州多至數百

人而漢學日壞士皆尙氣矜鮮廉恥甘罹文網乾順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禮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謀莫重於儒學昔元魏開基周齊繼統無不尊行儒教崇尙詩書蓋西北之遺風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號製蕃字以爲程文立蕃學以造人士緣時正需才故就其所長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頽之習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於是乾順命於蕃學外特建國學置教授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

王崇甯元年

遼天祐乾統二年夏貞觀元年

春二月夏人與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結婚

懷德卽擄移中

國以羌人久亂王曠等不能定議棄鄯遼賜寵擢姓名曰趙懷德授河西軍節度使其弟
邦辟勿丁頃曰懷義同知鄯遼二州事乾順見西蕃恢復故土重申姻好以宗室女妻懷
德

建設懷戎堡以通古會州

初邊將承朝旨築打繩川堡打繩川一名大麻川即今靖遠縣所屬之打拉池也時熙河節帥姚雄駐兵會州應副錢糧運

使吳安憲統制官熙河郭祖德劉戒涇原喬松秦鳳劉德西築水泉正川二堡通古會州三月初畢功易打繩名懷戎隸會州

秋八月夏人築沿邊堡砦

西夏素少城砦乾順仿中國制於東北沿邊多樹砦柵鄜延路以聞朝議舉兵牽制知秦州何常爭之兵不出

冬十月夏派丁訛遇自環州還

初訛勃囉擒以信號與种朴令招其家人及其所部并論訛遇降訛遇不可囚之土室中三年至是路守者得

脫還乾順嘉其不屈擢為監軍使使守赤羊川

癸卯二年 夏貞觀二年 春二月夏人建臥佛寺於甘州

乾順自母梁氏卒輒供佛為母祈福甘州僧在淨於張掖縣西

南甘凌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臥像也獻於乾順乾順令建寺供之賜額臥佛

三月羌人圍鄯州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請援於夏

羌人多羅巴奉哺斯囉窩溪除羅撒謀殺懷德以復國舉

數萬衆圍鄆州懷德遣使至夏國請兵乾順遣仁多保忠帥兵援之兵未至多羅巴三子皆善戰懷德力不支棄州奔河南

詔童貫監洮西軍

童貫開封人也始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善測人主意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譎居與之遊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逾年入爲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既相始開邊議收復青唐起王厚爲經略使合諸道兵十萬用李憲故事命貫爲監軍

慕壽祺曰自古用兵甘肅者必內有人焉而後可以或功王韶收復熙河王安石之童貫入遼州陝西蔡京主之若毫無憑藉而欲開拓疆土難矣哉

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句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事

初哲宗末以厚知遼州旣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

州不可守乃以昇趙懷德而貶厚賀州別駕徽宗崇甯初蔡京開邊還厚前職

官軍再收復一公講米六城

先是洮西安撫使收復河南一公錯鑿當標形微東迎講米六城皆河州所屬尋棄之至是再收復

案彌化城舊名一公城在河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舊屬河州西至生羌界一百里金鳳積石州元廢講米城在河州西南一百里本番族置宋再收復金廢

夏四月議城南宗砮

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南宗砮在洮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

岷州將高永年爲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

並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通遠漢兵馬出京玉關收復通川堡將

官沈
言領

五月王厚童貫發熙州

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拶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

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爲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爲二南過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搆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願無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爲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句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番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癸亥厚次蘭州甲子次安鄉關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麻鐸麻令次曰阿蒙率衆拒守城據高埠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卻永國墮天塹死叔詹馳還幾爲所敗會兩各收軍而止翼日乙丑賊以大衆背城而陳埽間建旗鳴鼓決戰復有疑兵據高埠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厚乘高列大帥旗幟遣人諭以恇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據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陳前督強弩射之賊稍卻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間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麻鐸麻令於陳阿蒙死天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遂克其城遠近爭降附厚誅強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丙寅厚進軍次瓦吹舊名

臨洮寨永年等進據隴撈宗城阿蒙道遇其父多羅巴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亂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復懼見擒踰城奔青唐然餘黨猶盛王厚慮其或擣我軍後丁卯大軍留臨洮厚與童貫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亂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命忠等率衆守之厚即日還臨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城舊名安隴寨

案熙州卽今臨洮縣前之狄道州也京玉關本名把撈橋元符二年置在皋蘭縣之西當時京玉關地俱名把撈故種有把撈之稱宋史地理志京玉關西至通川堡四十里通川堡西至通遼砦四十里通遼砦西至湟州三十五里是此關距湟州一百一十五里又稱京玉關東至西關堡四十里以續通鑑長編孫路所言遼川東至蘭州二百餘里計之西

關堡至隴州應爲五十里是此關距蘭州實九十里防輿

紀要甘肅舊通志謂此關在皋蘭西北四十五里均誤

又案瓦坎砦在故湟州來賓城東北界一十七里來賓城在今樂都縣西南廣公城東一百二里宋樂州領來賓城舊名亂當川崇甯二年賜名西甯衛志在舊樂州西南百一十里安隴砦在故遼

州西四十五里

冬十月庚申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使王厚言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等出降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犯鎮戎軍

甲三年 遼乾統四年 夏貞觀二年 春月二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 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 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

異於是始議大舉是日厚貫帥大軍發熙州出澆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諸路蕃 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為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於蘭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

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率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閱權領蘭州 控禦夏國邊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疆塞通往來道路初仲武知河州李

忠與骨延戰不利吐蕃為王子趙懷德及狼阿章聚眾數萬勢強甚仲武禦之與賊相持 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

追之伏發大敗其眾斬三千級貫知其可大用故委以 重任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

案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以戰功累遷知河州隨大軍收復西甯州後移知湟州 復還河州有子九人而錡為最著高宗南渡錡與吳玠吳玘保全隴蜀為中興名將隴于

人稱為三 將軍者也

五月夏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於遼 恐童貫王厚之 加兵於其國也

六月己巳童貫及撫王安厚復湟州 官軍進至湟州會高永年等軍於城東版上諸將 各率所部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禿令結

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不下厚與童貫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備分遣諸將守 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水橋上繼至勢益張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久已

疲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爲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囊木衆來撲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願欲自便豈計之得耶敢有再言者斬於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墮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據宗水上流擊破援兵絕其歸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守之有番將包厚緣城而上攜槍擊賊引衆踰入城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勢猶未沮遂焚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城中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嘔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爲內應許之是夜王享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禿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維撤率衆來援過安兒峽聞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徇時論者皆欲席捲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尙強未肯望風束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將未可興築若不暴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也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二一曰亂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人謂之隍隍唐人嘗修關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出兵賊必乘間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况此三城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首尾之患厚生元符間已營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

之轍何可復蹈且三城既舉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聲自遠益知招撫降衆必多此支解虜羌之術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國耳逾他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澆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豁除羅撒尙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已令阿昆等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辭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驕志使不爲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

案澆金坪在故湟州西二十里原名四望關卽今青海樂都縣之大峽口有河南河北關距小峽口尙四十里綏遠關卽西甯小峽口宋史合兩地而爲一事蓋宗哥城在湟州以南渴驢嶺在德固寨南十里德固寨在綏遠關西界二十里餘見下文綏遠關注

夏人援青唐

以萬象陣於臨宗乳酪河之東會聞豁除羅撒敗於宗哥敵氣沮傷王厚卽遣張誠率師赴之夏人望風而退

秋七月庚戌王厚童貫帥大軍攻鄯州

諸將研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強兵

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姦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於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

南期九日會於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爲然先趨綏遠用馮瓊統先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綏遠翌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豁除羅撒遣般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次還報以爲我軍不其衆初不知分而進也豁除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衆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據邊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湯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撤之是夕中軍宿於河之南鴿子隘之右水年軍宿於丁零宗口時則鄯州猶未克也而兵力已掃蕩而有餘

案王厚所復湟州地土自蘭州京玉關沿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入鄯州界宗河卽湟水今皋蘭縣九十里之小寺溝河湟交會爲赴湟州及鄯州要津苗履不敢自巴贊度河巴贊卽把拶又把拶宗在湟水南見續長編拾補

又案綏德關在今青海省西甯縣南三十里俗名小峽口漢時名湟陘唐人於此修閣道宋崇甯二年築綏德關控制要害又名省章城今名南關曰武定北關曰德安餘見第一卷神爵元年秋七月趙充國屯田湟中及二十一卷

光緒三年秋七月西甯小峽口新築南北兩關注
幕壽祺曰昔王韶建議謂欲平夏國必先恢復河湟幸而熙河洮岷俱入版圖矣而青唐猶負固不服又與夏人聯絡一氣夫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夷狄非自相仇則未易平也王厚不避艱險卒復湟鄯廓三州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

王厚復鄜州

厚帥大軍次於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

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以一騎馳去其

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將大軍趨

廓州羌酋喇什鈞稜節以衆降遂入廓州

案宋史厚與童貫措置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衆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陳張疑兵於北山下其勢甚銳厚命馮瓘統選鋒五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持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以中軍感前軍傍北山整陳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謀者言豁除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衆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爲前軍將久此何耶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與我選鋒相持未動豁除羅撒以精兵數千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衆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行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遊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遊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噪永年遽揮選鋒突陣賊少却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取豁除羅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聲震地會景風從東南來壘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豁除羅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碁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十六級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

僞公主瞎叱牟蘭既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僞名龍支城取兵將守之是乃合軍於河之南翌日勝宗首領欽斯雞率衆來降甲寅厚貫入安兒城乙卯引大軍至鄯州僞龜茲公主青宜結牟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等開門出降鄯州平聞豁除羅撒敗於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厚遣馮璿統輕銳萬騎由州南青唐谷入賊復覺之遁於青海之上追捕不獲

又案故鄯州卽今青海省治唐分置鄯城縣屬鄯州後陷吐蕃號青唐城湟州舊爲碾伯縣今改樂都宋元符初收復置湟州官和初改爲樂州後入西夏廓州卽今貴德縣寶宇記後周於達化縣界澆河故城置廓州隋亂陷廢唐天寶初改甯塞郡乾元初復曰廓州屬隴右道

詔更鄯州爲西甯州

建隴右都護府於西甯州

八月疊州蕃落來降升通遠軍爲鞏州以處之

鞏州舊爲鞏昌府今改隴西縣

案古疊州周建德六年置唐初李勣爲鞏州都督故城在洮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其地宜稻氣候溫和山水清秀今爲番族所據歸土司楊積慶管轄與四川松潘接壤餘見第五卷隋開皇二年冬十月

略平難爲鞏州刺史註

慕壽祺曰國民軍在甘時擬在洮岷所屬增設四縣而疊州尤易於成功蓋唐以前其地已開闢矣遙遙千餘年開州治雖廢而前代之城垣先疇之畎畝依然在也就其基而設

建中靖國初議
爲可棄蔡京用
王厚復河湟治
秦地罪停權官
光州居住後京
金州及西事諸
戊阻經乃起雄
權經略熙河使

置焉土司當不至藉口生番故爲阻撓計不出
此日皇皇爲謀絕營青海畫餅充飢庸有濟乎

丁未朔再論前次放棄湟州罪

除許將已放罪曾布已責廉州司戶外韓忠彥安濤范
純禮蔣之奇各貶官龔夬化州張廷堅象州編管陳次

升循州姚雄光州居住錢景祥秦希甫升勒停李清臣身死其子祉當時用事送英州編
管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曰屢陳堅守鄱湟之議具落職罷任可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
秦州湟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爲
若不先事撫存其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爲牽制之勢擾
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湟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
撫新附羌人甲子大軍由來寶城濟河南出來羌拔當標城又進至分水嶺平一公城達
南宗癸酉厚引軍赴木川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明日厚修橋欲
濟賊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爲流矢所傷乙亥來賀城陷賊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冬十月夏人攻涇原

乾順既執保忠蔡京猶責王厚誘致厚曰雖不爲所殺亦不能復領
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人乃點

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
聲言假兵於遼矣遂入涇原

夏人與熙河路鈐轄趙隆遇於鐵山戰敗績

時夏人入涇原上令熙河兵深入毋令
專調東方師至鐵山與夏人遇隆先登

上皆殊死戰
夏人乃解去

夏人圍平夏城

諸校欲出戰涇原都總管王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歸歸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夏既退師果遇伏亡

失甚

案哲宗紹聖四年章竑知渭州城平夏上言城葫蘆河川合秦鳳熙河四路之師築二砦於石門峽口註云在固原州北水經註云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右入東水亂流後左會三

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爲一川混淆歷峽峽即隴山北陲謂之石門口今考章竑所築之平夏城卽海原縣李旺堡距峽口三十里而峽口迤東又有二廢砦遺址

夏人攻鎮戎軍

初蔡京聽鄭延經略邢恕之言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控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有類兒戲夏人笑之至是夏人犯鎮戎京知不可用乃徙邢恕

知太原

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涇原及河東等五路

節夫所築城砦皆虜不爭之地以就功論賞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至是蔡京

力主之使經制五路

乙酉四年

遼乾統五年夏貞觀四年

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童貫既命

監洮西軍今又以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則是邊將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

三月夏人侵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

先是三年冬十月蔡京使王厚招夏

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之選者所獲夏主乾順遂追保忠赴牙帳而奪其權此崇甯二年事也京猶責厚誘致時乾順弟察哥雄殺多機略掌兵政乃黜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於遼朝議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縱賞同斬級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州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且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犯涇原命李南公出兵搗其虛夏兵乃退戊午圍平夏城又入鎮戎軍掠數萬口而去於是羌酋餘賒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泊無處所遂殺之挖其心肝以食焉賒羅撤復焚大通河橋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毋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責授郢州團練使

案高永年西甯人崇甯初蔡京議復浪鄯二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玉關克安川堡遂至湟卽知州事熙寧兩路兵馬都統制前將軍駐宗哥北谿賒羅撤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突陳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鄯州事至是爲多羅巴所殺

又案宋地理志西甯州北五十里至宣威城舊名盤牛崇甯三年更名又西甯府志宣威在倚郭故縣北五十里倚郭縣故城西甯南四十里卽今西甯縣南川伏羌城地也

幕壽祺曰高永年之戰論者謂不聽劉仲武之言以至於死然其所以死之由固別有在自古爲邊城將者所用親兵必須素所深信方可以隨左右而共患難永年生長西甯視戎狄爲一家給使左右者皆夙昔推納之熟戶羌也永年毫不之備谿除羅撒合夏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遽執永年以叛與哥舒翰靈寶之敗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前後如出一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誠然乎哉

閏四月河西節度使趙憐德來降

己丑帝御端門受之授盛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曲赦熙河蘭會路

夏人攻臨宗砦

臨宗屬湟州圍之數重伏兵乳酪河西邀截中國援兵知州辛叔憲遣部將李甯將兵出戰先以鐵騎蹂伏處縱兵奮擊遂敗

案西甯府志臨宗砦在宗谷南去故湟州分界二十一里宗谷西甯縣治東北舊名綏邊寨南宗堡又在臨宗砦北一十五里

五月夏人攻順甯砦及湟州北蕃市城又敗

陶節夫旣城石堡銀州上言洪宥諸州已在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

巢穴淺露直可計取因陳取興靈之策蔡京令西邊儲粟以待乾順聞之先以兵攻順甯砦

戊子大觀二年

遼乾統八年夏貞觀七年

春二月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貫遺統制官辛叔憲馮瑛等各率所

部攻洮州克之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賈復積石軍易
鎮奉雷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五月賈復積石軍

賈復撫陝西議欲招誘僞王子臧征撲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甯
接壤時劉仲武知西甯詣賈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

西甯可掩捕若降可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具若稟命待
報則失機會奈何賈許以便官臧征撲哥果欲降巧一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
成仲武以兵渡河挈僞降王以歸賈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徽宗遣使持
金醖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賈以醖授仲武召對徽宗曰高永年失律以
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

九子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爲閣門祗候復知西甯州移渭州
案積石軍即今循化縣又爲安疆岩地在西甯府東南二百八十里東至河州界九十五
里宋史積軍本溪哥城元和志積石軍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西甯府志積石軍故城
在碾伯縣治東南本漢金城郡河關縣地唐咸亨中置軍屬隴右節度府後沒吐蕃宋初
收復置溪哥城元符中爲溪巴溫所據大觀中臧征撲哥以城降即其地復置積石軍

六月升平夏城爲懷德軍

案章竄知渭州築城於石門峽汀口好水河之陰賜名平夏城其地在固原州西北即今
海原縣所屬之李旺堡地理志懷德軍本平夏城紹聖四年建築展城作軍初名威德增
置兵將與西安鎮戎互爲
聲援應接蕭關靖康間廢

夏人以兵戍蓋龍塊

國家既復洮州復攻溪哥城西蕃王子臧征撲哥降建積石軍距蓋龍塊不及百里乾順恐其侵掠以兵五千戍之

己三年

遼乾統九年夏貞觀八年

春正月升湟州爲饗德軍節度

二月夏人遣焦彥堅至涇原定疆界不果

自紹聖後西邊疆議不定乾順屢以爲言特遣彥堅入涇原請畫界至知懷德軍种

師道留與議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盛矣彥堅無以對

慕壽祺曰是年三月焦彥堅使還夏主乾順以宋不歸侵地怒與羣臣謀曰身膺宗社之重不能復先朝故土恥也因使人入告於遼請遣信使諭宋是亦希望國聯之主張公道矣而遼主不許明年正月復使入獻方物冀得要請西夏國小兵單於其所失之地必欲歸而後已若以堂堂大國而先朝故土任人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恬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者是又在乾順下矣

庚四年

遼乾統十年夏貞觀九年秋九月夏瓜沙肅三州飢

瓜沙諸州素鮮耕稼專以畜牧爲生自三月不雨至於是月水草乏絕赤地數

百里牛羊無所食薛民流亡者甚衆監軍司以聞乾順命發靈夏諸州粟賑之

庚政和二年

遼天祚帝天慶二年夏貞觀十一年

春二月夏命選人以資格進

凡宗族世家議功識親俱加蕃漢一等工文學

者尤以不次擢夏國諸臣以其主趨重文學恐軍備或致廢弛會是年夏六月白虹貫日乾順命諸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謀甯克任疏言自用兵延慶以來點集則害農時爭鬪即疲民力星辰示異水旱告災山界數州非侵即削近邊列堡有戰無耕於是滿目瘡痍日呼庚癸豈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爲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云虛美熏心秦亂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禦邊之實務也乾順不能用

慕壽祺曰治內以文對外以武其立國之常道乎夏自永樂大捷兵氣馮凌中原命將以出征謂宜委戈而聽命乃敵軍所至殺害吏士捍拒王師此正用武時也而國內工文學者尤以不次擢可謂知所本矣彼操同室之戈而對外抱不抵抗主義者何顛倒一至於此哉

甲午四年

遼天慶四年夏貞觀十三年

冬西夏叛將李訛囉及其子遇昌復來歸

訛囉爲環州守遠

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土有飢色若卷甲而趨徑搗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唛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糶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囉遂以其部萬餘來歸未幾訛囉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乃解去

夏人築臧底河城

保安軍之北南界上有汭流名臧底河夏人近是築城爲要害必爭之地

乙未五年

遼天慶五年夏雍甯元年金太祖收國元年

春正月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法將步騎十五萬出遼州

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童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案松漠紀聞遼道宗末年女真阿骨打來朝以悟寶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割之悟寶急以手握辮骨打止得其柄找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遂用悟寶爲謀主遂滅遼逐宋南徙有中

原之地是爲金太祖

案古骨龍卽振武軍後改爲岷武軍在碾伯縣大通縣界西甯縣西南石堡城此城原名鐵仞唐開元十七年陷吐蕃信安王偉攻拔之命曰振武軍祿山亂後再陷吐蕃宋政和中熙河經略劉法同劉仲武大破夏人於此解振武軍圍又古骨龍城有接應堡政和八年賜名大同堡餘見後宣和元年春三月夏圍震武軍注

案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真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役挈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抱婁元魏所謂句古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

亦臣服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之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中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威州東北分界入宮口主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貞威隸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甯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口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遇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其自此傳二人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夏人侵定遠築佛口城童貫以知西安州种師道之兵來爭夏人往禦敗績師道

率師來夷佛口城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翰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矣

秋九月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夏人敗之遂大掠蕭關劉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會攻臧

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未幾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

是年隴州丁羊谷坑得鑛成金

丁羊谷在今樂都縣治內古隴州境金坑得鑛迄未開採至明萬歷二十四年僅開西甯北山鐵鑛不久仍封

閉

案西甯府志鐵廠在北山五十里萬歷二十四年都御史田樂檄兵備按察使劉敏寬募鐵師採鑛燒鐵置爐二每爐官一鐵師一學燒鐵軍四認鑛軍二鐵匠二石匠一木匠一運鐵鑛軍二鐵匠二二十八扇輻軍八每月一爐出鐵二次約共得生鐵三千斤昔局鐵輪自漢中疲於轉運復且後時不給自敏寬設場之後省役夫之勞而鐵倍其用大稱便利今雖封閉然極邊之地安

不忘危故詳載以備考云
慕壽祺曰西甯五金並產逐處皆有非僅丁羊谷爲然也大通縣西北野牛溝有沙金名曰上廠其與永登縣連界之鎮羌灘亦有金鑛名曰下廠清光緒二十二年委知州宋之章駐山督辦毫無成效三十二年歸西甯鎮馬福祥辦理番民阻撓中止今其時矣

庚六年 遼天慶六年 雍甯

春正月劉法攻夏仁多泉城屠之

法與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

泉城知蘭州何灌砲傷足不顧攻愈力三日不克夏援兵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二千級

渭州將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夏臧底河城克之

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夏人

備甚固官軍少息列校有據胡床自依者師道立斬之屍於軍門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聚安邊巡檢楊震拔劍先登衆噪而登城斬首數百級城卽潰時兵纔至八日

秋七月築震武城

由是甯麻囉之地悉爲中國郡縣矣

案西甯府志震武城在大通縣境宋志政和六年進築古骨龍城賜名震武城未幾改爲軍元屬湟州有通濟橋本名震武城浮橋

冬十一月夏人犯涇原屠靖夏城

報仁多泉之役也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睹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

屠之而去

种師道城席葦平

師道督諸道兵城席葦平方賦工而夏人來爭堅壁胡蘆河師道陣於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夏人方駭顧

而折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夏人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案席葦平卽今鎮原縣西南鄉之新城鎮也宋地理志新城鎮控大蘆川路卽太宗時饋餉靈州路後种師道督諸道兵城席葦與夏人戰於胡蘆河澗卽此神宗熙甯三年省截

原砦人馬後爲驛今爲鎮

環慶路部將郭浩抵西夏靈州城下

浩郭成子也驍勇善戰有父風率百騎至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

十二月賜席葦平新城名曰靖夏城

以靖夏城爲夏人攻陷故也

案靖夏城在今平涼縣境席葦平新城在涇原路屬今鎮原縣西鄉先是徽宗時知渭州种師道謀所以禦夏人之侵略率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夏人至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於河濟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敵方疑顧而折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軍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棄駝馬牛萬計其首領僅以身免卒城而還是年冬十一月師道以靖夏城陷於夏人降隴州防禦使至是以席葦平新城名曰靖夏城

是歲秦鳳將劉仲武築德威城以防夏人

童貫遣仲武出會州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賜名德威城屬秦鳳路西至黃河四

里古會州今之靖遠縣也

丁七年

遼天慶七年金太祖天輔元年夏雍甯三年

春夏人圍丁星原

丁星原在乳酪河西距湟州綏遠關四十里初劉法解震武圍於瞎令古

城北連築德通石門兩城堡乾順畏逼遣兵入丁星原圍之見禦備固旁掠六日而還帝詔再築靖夏伏羌制戎等城爲備

案轄令古城在西甯縣西南劉武解震武軍圍築城於此名曰德威石門堡在德通城北舊名石門子政和八年賜名伏羌堡在西甯牛心川南四十里一名南川營舊稱爲那孩

川靖夏在西甯州與涇原之靖夏城同名制戎砦在西甯岷巖嶺

益麻黨征來降

晚麻囉氏舊據青唐方蓋耗入朝益麻黨征走西夏請降貞觀間羌人假其名以附朝廷優待之賜姓名趙懷恭至是劉延慶來攻成德軍夏曾賞

屈被擒益麻黨征遂降

夏六月熙河環慶涇原等處地震

經旬城皆關堡官私廬舍並皆摧塌居民覆壓死傷其衆

戊戌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夏雍甯四年

春二月夏人犯邊將官張迪死之

夏六月夏人築割牛城廓州防禦使何灌襲之城不守

乾順見中國進築不已於亂六嶺分界處築割牛城

屯重兵守之爲東南捍蔽童貫使灌由膚公城夜出兵襲據之貫以聞賜名統安

案西甯府志膚公城在貴德廳西南廢廓州東北宋志廓州

領膚公城舊名結羅城崇甯二年改今名去廓州三十餘里

己亥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二年夏雍甯五年

春三月夏人與劉法戰於統安城法敗走夏人

追殺之遂圍震武軍

童貫謀進築橫山以太尉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於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日

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

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峽守兵見而追之法噉軍折足爲一別贍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劉仲武令河東將何灌救之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嚇之攝帥事劉韜出奇兵敗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若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

案西甯大通縣新志震武故城在縣境宋志政和六年進築古骨龍城賜名震武城未幾改爲軍元屬澶州有通濟橋本名震武城浮橋在今大通縣舊名達南城崇甯二年收復

名改

夏令邊吏叩攝震武帥劉韜請平

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廷臣皆以爲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尙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

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

夏四月童貫以酈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童貫令种師道等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遁遂平之追及

鳴沙無所見而還由是橫山之地悉爲國家所有

五月敗夏人於震武

夏人築葺平砦

夏人據塞水源以渴我師邊將郭浩率精騎數百奪之夏人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脅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夏人敗走

六月夏人來議和詔童貫罷兵

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因童貫讒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追館伴強之使持

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媿相

辛三年遼天祚保大元年金天

輔五年夏元德二年是歲夏人攻西安州懷德軍陷之

帝問西事李浩曰臣去任已聞警慮

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邊之地復盡失

壬寅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

六年夏元德三年夏四月金將耶律坦入夏境夏人以兵備河西

先是政和五年

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國號曰金稱收國元年與遼人抗衡至是金將耶律坦率兵直至夏境聲勢甚盛夏主乾順遣兵備河西諸郡坦解去

甲辰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太保天

會二年夏元德二年春閏三月蘭州涇原地大震

初政和五年秋七月涇原地震至是京師河東陝西

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其陵谷易處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爲戶部侍郎涇原等州人流亡第令所在賑恤而已及期

又大震令汪伯彥按視還亦報不爲災
慕壽祺曰天地之氣陰伏而不能出陽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甘肅地震常事耳而大震不多見今蘭州涇原地大震徽宗命黃潛善汪伯彥往視假使皆以實聞政府發帑數百萬金賑濟災民是亦仁政也而散賑之官與紳能否使窮民得霑實惠稍延殘喘顧良心如何耳

案金主號完顏氏完顏者猶漢言王也金主九世祖名彝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諡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諡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闕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名董名寶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諡惠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諡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製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諡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諡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受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諡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諡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

乙巳七年秋七月己亥熙河路地震 有裂數十丈者而蘭州尤甚

案史徽宗名佶神宗子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曰建中靖國曰崇甯曰大觀曰政和曰重和曰宣和以宣和五年禪位於皇子桓是爲欽宗

欽宗丙靖康元年

西遼延慶二年金天會四年夏元德七年

秋八月夏人犯涇原

統制李庠聚兵柏林堡拒之夏兵分番迭進庠兵潰

涇原第二將曲端力戰乃卻

案遼亡耶律大石西走至塔行干以西招降西州回鶻建都錫爾河上流之虎思朶爾干是爲西遼近人謂西遼都城在今新疆伊犁西域諸國皆歸之而柏米爾南部則尙屬印度阿母河上流則仍屬波斯

大石一作大實遼太祖阿保機之八世孫也多才有機智金旣滅遼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沙子者大漠不毛之地平沙浩浩絕無水泉行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金人不敢窮追初遼之亡於完顏氏也有御馬數十萬匹牧於磧外金人以絕遠未之取至是皆爲大實所得乃立天神之子梁王爲帝建國於起思漫自居輔相之列宋洪皓使金時謂西遼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蓋梁王卒蕭后塔不煙立蕭后卒大實之子彝烈立彝烈卒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后未幾直魯古立爲乃蠻所滅西遼亡直魯古者大實之孫彝烈之子也

九月夏人陷西安州

元符中以南牟會新城建爲西安州在蘭州西北逼鄰夏境乾順襲取之

案西安有三西安縣漢置後廢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見山東考古錄西安府明置卽今陝西省城見明史及一統志西安州宋置在今海原縣之西其初本爲夏之南牟會口今爲西安所土人仍以西安州名之餘見十二卷景帝景泰元年也先寇西安州海刺都固原等處案語

冬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初經略使席貢諜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卽日

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瓦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敵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爲二匣出戰護門中官軍繼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於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殺已爲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我甯死願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是役吳玠以百餘騎追擊夏人斬首百四十級卒以衆寡不敵退守

案宋章榘知渭州帥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賜名平夏城後升爲懷德軍地理志懷德軍本平夏城紹聖年建築展城作軍初名威德增置兵將與西安鎮戎互爲聲援應接蕭關靖康元年陷於夏

以范致虛爲陝西涇原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先是春正月金人犯京師靖難節度使神師道帥涇原秦鳳兵入援至是

范致虛又率兵入援

夏人攻蘭州入通川園子諸堡大掠

蘭州特河爲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
釋甲者累月元符中蘭川錄事參軍張叔夜築

砦天都山夏兵不敢窺境自西安懷德失守乾順遣

兵攻天都圍蘭州力攻五日大俘二堡人畜而還

丁未二年西遼延慶三年金天會五年夏元德八年春二月金人割陝西北鄙地於夏

二月金人陷汴京以
徽欽二帝北行乃立

異姓少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人乃知爲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使人議事於婁室婁室報曰元府約東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爲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亦使人報婁室曰夏國旣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旣而金元帥宗翰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會金主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鄰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與夏初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旣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於夏人議久不決

案史欽宗名桓徽宗子在位一年改元一曰靖康旋與徽宗爲金所執北宋由此亡自太祖庚申受周禪都汴至欽宗丙午爲金所陷計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

高宗丁未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夏正德二年西遼康國元年

春正月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於

新店破之

洛索既破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績降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持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

舞稍刺其帥哈富胸墮馬死金人氣奪既而深更檄隴右都護張巖往追之巖追洛索至鳳翔境上銳意擊敵至五里坡洛索伏兵坡下巖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

楊璠妻嚴降亡

案宋史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攻鳳翔府隴右火震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川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搗興靈方竊爲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頗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

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夏人竟不出

夏人取定邊城定邊城在今慶陽縣北三百里元符初築後改爲軍又置定邊縣爲附郭金爲定邊寨

二月金洛索西下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

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

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敵遠近響應旬日間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種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三月金人犯涇原經略使曲端遣將拒戰敗之

端鎮戎人警敏知書長於兵略

夏四月金洛索侵涇原經略使吳玠擊之洛索敗走

洛索既陷秦州隴石都騰張嚴與金人戰

於五里坡敗績死之敵勢益猖獗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清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金人遂東走曲端乘寇退復下秦州

五月甲午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

初陝西制置傳錢蓋聞金人破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醜延經略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拒敵

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賁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賁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既爲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素盤礴於馮翊河中扼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敗歸端斬之端雅不欲圖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務農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不敵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賁欲逼金人渡

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廊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慶吏兵民皆惡其驚徒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金人圍方山原王似命吳玠發兵救之

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

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

詔書有曰倘不

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涇州制使王瓌既通歸朝廷除瓌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控銳於熙河奔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佔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

秋八月辛巳吳玠遣統領姚仲攻隴城縣克之

隴城縣即今秦安縣之隴城鎮

冬十月王庶使曲端將涇原兵救延安端次於襄樂不進

端雅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時金婁室

渡河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延安時端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

案襄樂故城在今甯縣北六十里木漢襄洛縣屬上郡在陝西延安府界後魏徙治於此改爲襄樂西魏置燕州後周俱廢唐屬甯州金仍之元至元七年併入甯州明設巡檢司

州志舊縣在州東北燕原下今爲襄樂鎮

十一月涇原兵馬都監吳玠襲陝賊史斌斬之

陝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

之曲端怒宗遣介襲斬斌

己三年金天會七年夏正德三年西遼康國二年冬十一月張浚至秦州

浚巡撫川陝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制五路諸將

孫偓賈世方聚涇原鳳翔兵於偕成鳳三州以固蜀

十二月張浚承制拜涇原經略使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

是年五月以張

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置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以端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劉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玠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玠掌帳前親兵

庚四年 金天會八年夏正德四年西遼康國三年

春三月金婁室攻環慶曲端遣涇原統制吳玠拒於

彭原敗績端退屯涇原

婁室陷陝州遂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撤離喝懼而泣婁

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州金乘勢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車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由是二人有隙

案胡世將吳玠蔡志云建炎四年春公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軍婁室以兵勢萬出廊務鎮公與戰於彭店原上殊死鬥殺傷過半敵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制坐降武節大夫從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進復長安轉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官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敵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劫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帥而敵騎至葦七踰淖以薄吾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給兵列柵其上或謂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可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

夏六月兀朮聞張浚在秦安將舉兵北伐

自六合引兵趨陝西

秋九月命秦鳳將關師古領兵赴行在

十月廿五日各王扁象下

南渡偏安僅保徽成時代 宋高宗

二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涇原等五路之兵與金婁室戰於富平敗績浚退軍秦

州

浚聞兀朮將至檄召涇原劉琦熙河劉錫秦錡孫偃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四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劄子羽吳玠郭浩諫皆不聽遂

行次於富平縣婁室引兵蹙至進薄諸營劉錡身率士薄敵陣殺虜頗多趙哲軍潰敵乘勝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戰既敗退保秦州自是關陝不復論者咎浚之經師失律焉

冬十月命諸將各領兵歸本路浚退保秦州

先是曲端勸浚勿戰浚聽讒下端秦州獄至是端故將李彥祺等相繼降金犯

秦州

環慶路統制慕容洧叛附於夏國

張浚富平之敗斬環慶經略使趙哲哲將統制官慕容洧爲環州豪族遂自慶陽叛附夏國乾順納之

十一月金人陷原州

涇原統制張中孚經略司幹勳趙彬叛降金人

金人復陷渭州鎮戎軍環慶

涇原既陷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容洧復引金兵陷環慶

張浚退軍興州秦鳳副總管吳玠收餘兵保大散關東和尚原

初浚兵既潰於富平金人以所得陝

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忠孚趙彬送款於金人知慕容洵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權環慶經略使孫洵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其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入德順遂移司與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翰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惇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將以諸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正置陝西於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棄州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秦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使豈可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翰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使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數十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旬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有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悉厚賞以銀帛民人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至紹興元年春正月金人掠天水縣徙治翰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座上縛璧及統領官雷振主簿張錫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

經略使劉錡退屯瓦亭

南渡偏安保徽成時代 宋高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案郡國志烏氏縣有瓦亭晉太原十二年苻登與姚萇相持於瓦亭元興初魏主珪遣拓跋遵襲沒奕干於高平沒奕干奔秦州魏軍迫至瓦亭而還唐至德元年肅宗幸靈武牧

馬於瓦亭元和志瓦亭故關在平高縣南

七十里卽隴山北陁隴使牛郡守處

慕容禧曰余遊西湖弔宋鄜王劉武穆錡之墓而遺址不可考矣錡天水人與隴干吳玠

吳璘保守西陲以禦金人世所稱爲三將軍者也夫以兀朮之數憤數入張俊秦檜之構

和罷兵徵三將軍則東南半壁久爲胡人割牧地矣而順昌之捷史稱神奇制勝金人至

不敢道姓名錡之功又豈吳氏兄弟所企及耶不意數百年後西湖寺僧以錡爲苗劉之

劉寃乎哉

張浚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時金人盡破涇原諸州軍叛將慕容洵復引金兵破環慶遂入德順軍浚聞之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

亡人情大沮參軍劉子羽請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使所在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和尚原以斷金人來路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僊買世方等聚涇原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侵熙河副總管劉維輔死之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尙有積粟恐金人因

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掉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卽斬吾頭豈汝掉也願坐上看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卽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吳玠守和尚原
饋不繼玠料
金必來攻命
別營於仙人
關右名曰殺
坪移兵守之

案劉惟輔涇州人以同知觀察使爲熙河副總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千騎禦之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李蕞黑鋒洞胸墜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巖往追之與曲端期而不至遇伏死惟輔自間道得歸金人追及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輔死贈昭化軍節度使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

辛亥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夏正德五年西遼康國五年

春正月金人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牛坪郭

浩與吳玠大破之

和尚原在陝西寶雞縣西南非隴德之和尙舖

案靜甯州志吳玠字晉卿隴干人璉之兄也少有志節日誦書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用兵決機變化如神以戰功拜檢校少師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駐節成州玠兄弟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屹然爲兩川之保障史云玠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人思慕之爲作廟以祀諡武安號忠烈淳熙中追封爲浩王隴干卽

今靜甯縣舊屬平涼府

金人犯秦州吳玠擊敗之

金人又犯西甯州守臣俱重迎降

時正月庚戌日

中孚雖事兩朝
而有桑梓觀念
作者述其家乘
亦善書從長之
意也

張中孚以原州李彥琦以鎮戎軍叛降金

時正月
壬子日

案張中孚原州鎮戎人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金圍太原戰歿於軍中孚涕泣率部
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父尸以還後降金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劉豫括民
田籍丁壯爲軍中孚竟執不從涇原獨免培克之
患後拜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相封南陽郡王

辛酉金人再圍環州

丁丑李永琦叛犯慶陽府

劉豫旋改慶陽府爲
慶州以趙彬守之

二月金人至德順軍

訓靜
甯縣

經略使劉錫遁

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寧聲言分三道而獨
出沿邊以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

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已爲金人所執不屈被殺所部第
六將韓青者前行從惟輔爲敵所得亦罵敵不降而死知蘭州龔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尙
存固守以待及城破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孺狹道人也金人旣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琦
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尊令人切降之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
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
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

案靜甯州舊志德順廢軍在州東宋置九域志德順軍慶歷三年以渭州隴干城置
通考德順軍漢蕃互市之地在六盤山外金皇統二年升爲州元省清爲州今改縣

案降將副都統張中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亦鎮戎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中彥兄中孚尤兇狡禍敵紹興初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缺望會金將雅蘇犯邊將至熙中孚即挾叛志中彥與相譖附即進曰我欲驅州東北投州吏肯從我乎中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如驅犬豕耳獨餘李三行行未知其意如何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琦也爲人尤惡戾喜鬪以故中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中孚即閉關仗劍於膝脅之曰汝欲不齒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活彥琦曰統制何以命之中孚曰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陷敵地同時有牟二者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敵復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叛爲夏人誅死牟常項金冠邊將畏之謂之金冠牟二云

又案宋史關隴既失守節死義非僅劉惟輔一人金人破隴州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賣蔬果隱匿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叛原州米瑛亦杜門謝病不受污瑛化源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入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陣不然死於敵遂戰死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爲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仲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府圍急成忠郎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甯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甯州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清爲金人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喆嘗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又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寨田敢者嘗得

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縲擊之其家屬配曹州劉豫又升渭州為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案李心傳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用兵錄所書紹興元年三月事猶未詳盡宋史熙河副總管劉惟輔之死則在紹興元年二月當時士大夫守節死義者其衆著金史天會九年正月宗弼阿里布破鞏河蘭廓積石西甯諸州二月又破階州張鈞續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則六路盡失在二月間鈞所書者則據官撫使案牘時日稍遲愚既攷其日月又恐死義者之湮沒無聞也并附於此月之後

三月乙卯金人破階州遂侵成州

金人既盡有涇原熙河二路至是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

今西園縣一名

劉子羽趨益昌土庶為利變制置使節制陝西路知興元府

案一統志福津縣名西魏置原名覆津故城在今甘肅階州同谷本元魏南秦州地西魏曰成州唐天寶初改同谷郡寶應元年沒吐蕃貞元五年於同谷之西境泥功山權置行州咸通七年復置治寶井堡後徙治同谷領縣三宋為成州同谷郡元仍為成州明降為縣今因之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

金人至弓門寨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王琦獨不屈金知平涼府張中孚

弓門一作老門
音同而字異耳

執而
殺之

案恭門鎮在清水縣北七十里秦昭王所築命白起鎮之宋改爲
寨今爲鎮又弓門砦太平興國中築在赤城川東坡上領小砦五

慕壽祺曰宋太祖受命時首褒韓通故其後臣下頗知死節變
後五代之俗建炎中王琦以弓門砦巡檢殺身成仁可謂烈矣

夏四月乙亥階州統領杜肇復階州

西魏武州唐改曰階州宋因之

五月金人犯和尚原吳玠擊敗之

丙午叛將趙彬及金人合兵圍慶陽府守臣楊可昇擊敗之

趙彬倒戈後復引金人圍慶陽不復知天

地間尙有
差駭事

六月癸巳熙河統制關師古洮東安撫郭玠同討熙州叛兵連敗之

張浚表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階成等州悉聽節制

先是三月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

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之從姪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西侵沒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閻門官贊舍人璘以

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留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述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勸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陳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攻箭等關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至是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節制和尙原軍馬時關隴盡陷於金所餘成階岷鳳洮五州及和尙原方山二原而已玠以成州爲駐節地從此與金相抗不敢復過雷池一步矣

案徽縣志縣西北四十里與成縣接界處亦有方山而宋楊政所守之方山原則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西南二百里晉隆安初武都氐屠飛啖鐵等叛據方山亦此地紹興十一年割地畀金人金人求商州及和尙方山二原許之於是以大散關爲界則方山原之在隴州審矣

秋八月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

自兵交以來夏雖未修職貢宋猶歲頒曆日至是帝始詔以夏本敵國毋復頒曆日

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先是浚使張彬至渭州謂端曰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

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浚不然之及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謂宜訓兵秣馬不宜妄舉浚疑端有異志遂罷其兵柄至是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遷其官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

趙晉曲端本無
可謂冤獄任意
事也張浚極意
殺戮亦不能無
高宗亦不能無
疑後徽浚還京
師

張浚殺曲端忌
才也秦檜殺岳
忠武達君也心
各有其誤國
則一也

白石鎮在秦州
清水縣西北亦
名白石堡

聞之浚乃據端詩涉讖誚送端於秦州獄使司獄康隨
殺之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恨恨有叛去者

案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愛之甚於子息部下有康隨者嘗以事忤端鞭其背遂
深憾端及端在秦州獄張浚以饋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呼

鐵象可惜者復數聲既
死不旬日鐵象亦死矣

幕壽祺曰曲端之死張浚殺之而實吳玠殺之也玠德順軍人端鎮戎軍人同隸隴東玠
初起兵涇原以端長於兵略且負時譽乃與之招漢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結道不拾
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論
河飲馬豈非可共患難者耶至是浚聽玠之讒言而置端於死胡虜未滅自壞長城與秦

檜之害岳忠
武何以異乎

冬十月吳玠擊金將烏魯折合破之金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吳玠縱兵應擊大破之

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關師古王彥併兵大敗之是役也閻節大夫閻

門官贊舍人官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并力禦
之賊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爲秦州刺史

案史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二年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
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

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人城請帝中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爲帝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乘馬北行高宗建炎四年秋七月金將立劉豫徙二帝於五原城九月立豫爲齊帝豫卽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已而金粘罕盡得關中地悉與僞齊止餘甘肅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陝西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猶爲宋之疆土故劉豫以郭振爲秦鳳略使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於和

尙原大敗之

初金陝西都統洛索卒宗弼遂會諸道兵數萬謀西入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尙原以侍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

其弟秦鳳兵馬都鈴轄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擊密如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磨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博五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使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攻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爲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乃率所部歸玠玠用爲秦州兵馬鈴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

王彥廉立奇功
是先後復秦州
張浚承制以秦
節制南隸陝等
州軍馬

宗弼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完顏杲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今無四川矣余案金史云宗弼與宋吳玠戰於和尚原敗績此其確證矣又張浚行狀云尼堪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擾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當務自保而已烏珠出怒曰是謂我不能也尼堪死即合兵來侵攷金史此時尼堪方持兵柄死者洛索也行狀多飾詞不足據

十一月關師古敗爲齊兵於抹邦山

抹邦山在狄道州南三十里熙甯五年王韶引兵破羌於此

前知廓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吳玠始遣人通書夏國

廓州卽今樂都縣屬青海省

十二月經略使關師古復熙鞏

熙故狄道州鞏故鞏昌府也時隴南爲金人所據金以劉豫侵略西北豫遣將郭振至鞏秦王彥敗振於白石

鎮復秦州振益兵再至遇於通渭之鷄川大敗彥追至撻狼川斬首二千級各郡皆來應至是遂復熙鞏隴人差爲吐氣

階州安撫孫注復洮州

今之臨潭縣舊爲洮州廳屬鞏昌府

知龍州范綜統制雷仲舉兵復水洛城己丑起復陝西都統制吳玠爲鎮西軍

節度使

龍州即四川龍安府所屬有江油石泉等縣本漢之陰平

王二年金天會十年夏正德六年西遼康國六年

春正月庚子陝西叛將白常圍岷州關師古率兵破

白常始謀攻岷終不肯仕金是

之

後至紹興十五年僞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金即爲效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爲反覈士

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薩哈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金之守將惡之大置曰豈有既臣我家而尚稱宋官乎枷禁數十日不爲

屈又欲蕩其產薩哈憐而釋之

二月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降之

三月庚子金人攻方山原陝西統制楊政援之金兵引去

金人又犯隴安縣吳璘等擊走之

吳玠以宣撫使司都統制戍河池

宋之河池即今徽縣

金人復自水洛城來攻楊政等又敗之

水洛城在今靜甯縣東南靜甯在宋時號德順軍現爲金人所擾

降之者金人強之使降也非楊可昇之本意

案九域志水洛廢縣在德順軍西南一百里水經注犢奴川水經水洛亭南宋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鄭戩曰水洛城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之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滑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又有水輪鉛銅之利慶歷三年劉滬密使王鐸斯那內附戩卽遣滬築之以捍西夏金升爲縣屬德順州元併入隴干縣

夏五月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

六月賞吳玠關師古將士

秋九月吳勝克蓮花城

案蓮花古城在今隆德縣南四十里距靜甯甚近宋仁宗慶歷二年秋閏九月元昊攻定川砦葛懷敏戰沒韓質等領軍三千保蓮花堡明年經略使鄭戩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其地在隆德縣西南亦名蓮花城吳勝所克復者當不外此兩處今秦安縣所屬之蓮花城亦與靜寧隆德接界

冬十二月金人犯熙秦關師古擊敗之

金人犯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玠拔砦棄去

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遂棄和尚原

癸丑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夏正德七年西遼康國七年

春正月金主遣李彥琪駐秦州曉仙人關以緩吳

南渡備安僅保徽成時代 宋高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玠河池之師復遣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故遣兵以

綴之

二月吳玠自河池退屯仙人關

先是金人欲窺蜀遣李彥琪駐兵秦州以綴吳玠之師至是敵將撒葛曷克饒風闖入興元玠始退屯仙人關

三月以王似爲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盧法原爲端明殿學士與吳玠並充

副使

四月吳玠敗金兵復秦鳳隴州

王師因糧於敵

大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陝塞積粟膾聚其衆謀者云敵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來窺蜀也及屢敗秦州臘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寨約五千

石小石寨約二萬石威姬寨約二萬石水洛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入力也

十一月吳玠遣統制楊從儀等率兵敗金人於臘家城十二月遂破之

是歲金薩里干

欲假道仙人關入蜀兵至上畬田楊政夜斫其營金兵遁追至河池而還

是時宜推可分
陝西之地自秦
鳳州洋州以利
州制使吳玠
主之屯仙人關

吳玠屯仙人關關師古屯武都

時金破和尚原官
撫使因分屯之

案宋史張浚恐金人據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置幕府秦州及富平戰敗關中六路皆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州而已浚退保興州召吳玠聚兵和尚原斷金人來路關師古聚熙河兵守岷州大潭係嵬等聚湮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繼又分陝西地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

案大潭府縣在今禮縣南八十里隋志漢陽郡有潭水縣西魏置潭水郡後周郡廢併廢甘若相山武定三縣入焉唐屬成州貞觀初改屬宕州廣德中省入良恭縣宋乾德元年合良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於上木竹谷屬秦州後改屬岷州宋末廢

慕壽祺曰予嘗至徽縣聞縣南之四十里有仙人關焉一將當關萬夫莫開則宋吳玠吳璘璠其子挺拒金保蜀之所也雙崖對峙一水中分畏途隘於劍門殘壘倚於鐵壁江流石轉鳴咽笳鼓之聲雨苦血斑慘淡旌旗之色弟兄父子崎嶇百戰之場蜀漢隴秦維繫一隅之靈勳名方駕於韓岳精氣凌溢乎山河清乾隆時秦安縣兼攝徽縣知縣牛連震卜地學宮之右創祠城邑之中祀信浩二王配以楊姚諸將歲月屢遷滄桑改變祠已殘破不堪矣予瞻望英風訪尋遺趾猶徘徊不忍去云

金黃頭生女真叛興師討之

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睛多綠皆山居疑卽黃頭室韋也又號合蘇館女真其人懸樸勇鷲不能別死生金人每

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虜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退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關而敗復降

案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宋時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心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甲寅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夏正德八年西遼康國八年

春正月金人犯宕昌臨江寨及花石峽關師古遣

統領劉戩分兵拒之

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兵總管關師古叛降偽齊

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

戴鉞求糧於偽地龔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洸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左嬰嶺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率騎降於豫自此失洸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

二月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鷄侵仙人關

先是金既得利尙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金人必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預

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陳徽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完顏果齊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並進自鐵山擊崖開道越仙人關既至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南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弼所襲破其寨南軍累敗玠斬震以徇金人復攻之

此時氣象開拓
層次分明巖山
之險亦被塞編
收拾盡矣

案仙人關在徽縣西南六十里與漢中府鳳縣接界宋吳玠吳玠敗金人處明楊一清詩
樹外蒼雲雲外山數間茅屋又無椽旁人指點雲深處此是仙人不老關清胡氏詩石勢
倚雲屯將軍鎮蜀門弟兄同角倚夷夏割乾坤雨
洗雙崖血風招百戰魂更來千仞上立馬望中原

附伍福過鐵山詩云曉發河池郡

即今徽縣

日薄風色寒霜乾馬蹄疾步步躋層

巒崎嶇遶澗谷鳥道多折盤危橋架懸崖深溝瀉飛湍登眺六十里巖嶮千
萬般行行至絕頂積雪駭奇觀鐵山古所稱壁立出雲端仰接霄漢近俯視

輿圖寬屏障扼劍閣形勝壯秦隴衆山在其下勢絕遐可攀伊昔宋良將

吳指

玠吳玠

兩弟兄義烈何桓桓賊會藉此舊壘榛莽間喜戰貴得地孰謂兵法難經

過感遺跡拊膺每長歎揮毫挹靈秀題詩刻屏顏

三月庚寅金人犯兩當縣

兩當居嘉陵江上游在隴南之極南

案一統志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地以兩當水得名後魏析置兩當縣又置兩當郡隋開皇
初郡廢縣屬鳳州唐宋因之元初屬南鳳州至元七年屬徽州清雍正七年改屬秦州其

故城在今兩當
縣東三十里

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大敗之

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

玠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卽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領官張彥擊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變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丙子以關師古爲熙河蘭廓路安撫制置使

招之欲其歸也

冬十月壬辰以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

上以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兵副都總管

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

陽府同統制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文二州猶在故命璘分領之自富平敗後五路之地悉屬爲齊經略使虛名而已

副將鄭宗招撫臨洮下之

宗西人也爲副將與馬仲希聯成岷宕間撫司令攜旗勝招臨洮守將其守趙鈐轄者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勝大

呼曰金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矣趙卽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敵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稍自衛敵衆喧咽宗急守門不聽出忽飛矢貫胷宗卽死至今洮岷民衆共惜之

乙卯五年

金天會十二年夏大德元年西遼康國九年

春二月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金侵淮南遣吳玠楊政乘機牽制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

州拔其城薩里干聞秦州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閏二月金人欲反攻秦州宣撫使吳玠遣部將牛皓伺之

皓遇金將撒離曷於瓦吾谷戰死

夏五月夏歸孝子程俊母邵氏

俊會州人幼時父母陷於夏國常號泣自毀迨長捐家財數十萬往贖未至北向號泣寢食俱廢夏人感動還

其母邵氏俊日夕承順奉養備至鄉里稱爲至孝

慕壽祺曰西夏以河內外敝州之地而抗三大國日從事於戰爭綱常名教不暇計矣而邵氏之歸樂叙天倫俾聞風者羣相告語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是皆元

吳修孔子廟所鼓勵以至於今者也夫西夏介在戎夷猶能以孝教其國人則夫地大於西夏數十倍文化先於西夏又數千年今值鼎革之秋士大夫轉移風化當於根本上求之乃以孝爲報酬品甚至以孝爲萬惡首嗟呼人心至此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冬十二月川陝宣撫使吳玠遣裨將馬仲希攻熙州鄭宗李進攻鞏州不克獨

鄭宗死城下仲希遁還玠斬以徇

大軍再攻鞏礪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同礪不息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云城中危甚勢且不

敵太尉且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簽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葦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又有繼來降者一入問之其辭皆合乃命馬仲希等取熙鞏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爲人安庸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先取熙州仲希得檄卽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爲敵將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撓也卽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衆共劫營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大笑仲希既去熙徬徨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進榮某等已誘敵將龍虎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大將冷沙子也以父死事金主貴而增之令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殺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誠僞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裏甲以待少選敵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鈐轄榮

官軍攻狄道鞏昌不克

馬仲希庸器
失狄道鞏昌
諸軍宜哉
以令

李進勇悍與士
李開曾苦關亦
敏巧

某從後斫之不殊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機會梟首以令諸軍先是二月間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各具米麵葷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金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鞏重者數級並焚饋物而去

案九華錄云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間出遇敵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入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爲軍鋒之冠將士多譏之進長於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爲鐵腳雞云

丙六年金天會十四年夏大德二年秋七月夏人取樂州復取西甯州夏國乳酪河與二州相近乾順

遣兵襲取樂州進攻西甯保塞綏邊諸砦俱潰守將棄城遁

案樂州卽今樂都縣清爲碾伯縣宋元符初收復置湟州宣和初改名西甯州卽今青海省治崇甯三年改故鄯州置局熙河路保塞砦在西甯州南保敦谷綏邊砦在西甯州東北舊名宗谷後俱入西夏

又按會甯縣東三十五里有西甯州古城先是宋經略章綏築三城於會州境俗名連城金置西甯縣屬秦州宣宗貞祐四年升爲州伏羌之甘谷秦安之雞川均屬焉事在紹興

以後

丁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夏大德三年西遼咸清三年

春正月西蕃趙繼忠來歸

繼忠吐神宗時弟

曙征子初名道合兄木征以洮河降

賜姓名授六宅副使西蕃三十八族大首領梁乙通與中國構難遣兵脅降之遂為役屬至是因西川宣撫使請內附夏國遂失右臂

戊八年

金天春元年夏大德四年西遼咸清三年

春正月與金和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略使吳

玠為秦鳳經略使

仍並聽四州宣撫使節制郭浩為副延經略使同節制陝西軍馬丙子分宣撫司兵四萬人出屯熙秦六千人隸郭浩留吳玠精兵二萬人屯

興元府興洋二州

夏五月夏更積石州為祈安城

積石蕃族強悍夏主乾順以兵威脅之諸部皆服因更其城名祈安至孝宗乾道五年秋夏築祈安城金遣使

前往按視

案積石州即今循化縣在西甯州東南二百八十里金大定中升為州其故城在循化之西餘見第九卷大觀二年夏五月童貫復積石軍及第十一卷嘉定十六年秋七月夏人

攻金積石州注

九月命鄜延秦鳳熙河路招納蕃部熟戶及陷沒夏國軍民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夏大德五年西遼咸清四年

春正月己巳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吳玠爲四州宣

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如舊

命內侍實告以賜帝因光世除命論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城專在拊

循道民勸課農桑各節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二月金慕容洸攻環州詔隴右都護劉錡救之

是年春正月熙河經略使慕容洸叛洸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爲邊

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洸歎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至是又攻環州劉錡率兵援之洸敗去其衆多降秦檜言陝西無事實爲慶幸然洸實不

死

不金慕容洸復降夏洸入金仕至熙河經略使及金人與中國議和歸陝西河南地洸以官守隨例當留關中洸懼誅謀潛師襲取關陝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彥與

環慶趙彬合兵聲討洸兵敗亡入夏國乾順遂納之授以官

案慕容氏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於昌黎棘城至涉歸爲鮮卑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或云冠步搖音訛爲慕容初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後魏天賜

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皆以與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多於他族宋元豐登科配有慕容彥達又有慕容氏卽鮮卑慕容氏音訛爲慕容與前燕錄有將軍慕容興虎領軍慕容興根御史中丞慕容興干司徒慕容興拔虎生常侍中零陵公居昌黎後魏吐谷渾主有慕容延者與慕容氏同祖明洪武初去容字軍稱慕容

夏四月癸丑環慶經略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洸其部曲多降

先是九年

夏五月鄜延故將李世輔自夏來歸

先是紹興八年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離喝來歸金人追及之及奔夏具言父母妻子之亡泣

請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斬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授世輔三千騎擒之乃出兵以其臣王樞噉叱監之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敕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以大哭以舊辭八百餘騎拒王樞噉叱鐵鷄子軍殺死萬衆獲馬四萬匹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延吳玠撫之送於朝詔以爲前軍都統制世輔乃率部下三千騎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己巳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吳玠薨於軍

是年春三月玠以癱疾奏乞謝事上惻然憂之命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

守臣胡世將訪善醫治疾又馳國醫往視公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有七七月遣表聞上震悼輟朝二日贈玠少師凡卹典悉加厚其弟璘與諸孤奉喪歸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北原先塋之次

秋七月壬辰以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

文龍等州吳璘爲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

案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甯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尙原又攻箭箐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以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尙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至是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

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師熙河慕容洵叛鄜延關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官命浩等分鎮三路於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搆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速敵情見力疲繇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紹興九年九月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春煖起發旣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遺川陝宣撫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全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

河如何措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搏盧我軍旣守家計安能遠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卽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人親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冬十一月以吳璘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上念吳玠已薨詔有司賜錢三十萬又命其弟璘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

其家

庚十年

金天春三年夏大慶元年西遼咸清五年

夏五月金人犯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

守臣曲汲棄城走經略使

田晟率兵來救撤離喝與吳玠楊政夾渭河而陣玠住兵大蟲嶺撤離喝覘之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撤離喝退屯鳳翔旣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多虜遂引去

案宋史初金人之渡河也利州路經略使楊政尙在鞏州永興經略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略使范宗尙在金州而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略使兼宣撫使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略使吳玠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闕兵至河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曠去河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塞天險足恃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令將師使用赴敵

渥不識也。獨抗聲言曰：和尙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言，不宜居帳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願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他日無忘渥言。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

又遣本司

都統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

六月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路軍敗金人於扶風

案靜甯州志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精騎射隨兄玠攻戰積功至闔門宣贊舍人紹興初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玠卒授璘龍神衛都指揮使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乾道初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

詔宣撫使胡世將居河池

金人攻石壁砦吳璘遣將破走之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座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

河池不可守義厲聲折之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攻石壁若遺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干使騎駱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義軍義使統制李師顏以駭騎擊敗之尋敗於扶風

夏夏州叛將李合達圍西平府

是年三月夏州統軍李合達據城叛至是合達遣使至陰山結乙室耶刺舊部議立遼後共約恢復於是河東

夏之西平府即古靈州今改靈武縣

八館山金司南北王府前置北鄙諸契丹蜂起應之合衆數萬圍靈州監軍司使周存禮拒戰數敗

案陰山在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愚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

河南者誤也

閏六月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績

初完顏果旣爲王彥所卻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

據山爲陳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爲晟所破會降將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大呼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官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甚銳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下令彥貸命

追奪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晨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爲防守之計保險亦自固矣

秋七月合達分兵陷夏鹽州

冬十月金薩里干破慶陽府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

及薩里干侵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深執忠植詣薩里干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爲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

金人襲洮州攻鐵城堡統制孔文清惠逢擊敗之

此十月庚子日事

辛酉十一年金熙宗皇統元年夏大慶二年西遼咸清六年

春正月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

夏四月丙申夏容洧破新泉砦進攻會州爲邊將朱勇敗之

洧忿將益師入侵川陝官撫使胡世將遺

書勉以忠義洧愧而止

六月夏慕容洸弟慕容濬謀反伏誅

濬仕夏爲樞密使時金人渝盟復取陝西地濬思歸金與洸謀挈族走遣使求金策應過靈州

遷者獲之統軍任得敬以聞
仁孝遣兵殺洸濬夷其族

案金史西夏傳慕容洸奔夏及撒離喝再定陝西洸謀歸夏人知之遂族洸宋史夏國傳十一年夏六月慕容洸與弟濬謀反伏誅二傳不合

秋八月癸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

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康氏卒於晉陵帝聞之詔軍族事重不拘

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雋添差提舉兩浙市船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呼珊迪布祿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使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世將受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敵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車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璘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更替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兵退謂之養陳諸將竊議曰軍其纒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軍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能抗之者癸卯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質誣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爲變先是秦檜欲害憲以及岳飛乃言憲有異圖伴稱金人侵略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爲之

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承風旨上變以統制官傳選爲證貴卽日以聞張俊
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爲雄威卒後從范瓊爲右軍統制者是也

秋九月吳璘復秦州

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募壽祺曰當是時岳飛用襄鄧復中原以蜀隴爲根本藉西北上流之勢保障東南故宋之用兵三路進討何言乎三路也劉錡敗金人順昌韓世忠王德恢復海宿是爲東路吳璘敗金人扶風進克秦州楊政自鞏昌進拔隴州郭浩自延安復華州入陝西是爲西路東西并進飛乃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率大兵長驅中原爲中路克蔡州乘勝銳進遂至朱仙秦檜主和班師還鎮於虜藏良將之寸箠張飛鳥棄祖宗之地血灑中原豈獨莫須有三字冤沈千古抑亦劉錡玠之勳未克竟而張浚輕略關陝之功遂終沒也已

吳璘與金人戰於剡家灣大敗之

吳玠進兵秦州金統軍罕占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

下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玠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姚以爲然乃請戰金人皆笑之夜半玠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叫萬炬齊發金人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罕占善戰二人異議玠先以兵挑之罕占果出鏖戰玠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輒裝駐馬亟磨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罕占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玠拔秦州其勢方張詔至璘卽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

壬戌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夏大慶三年西遼仁宗紹興元年

秋八月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

割商秦之半界金國存上津豐陽天

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尙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

案徽縣西北四十里接成縣亦有方山而楊政所守之方山原則在鳳翔府隴州西南二百里晉隆安初武都氏屠飛啖鐵等叛據方山亦此地紹興十一年割地界金人金人求商州及和尙方山二原許之於是以大散關爲界則方山之在隴南審矣

癸亥十二年 金皇統三年夏大慶四年西遼紹興二年

二月夏國地震

逾月不止地裂湧出黑沙阜高數丈廣若長堤林木皆沒陷民居數千御

史大夫鮮執意言自王畿地震人畜災傷今夏州又見變異是天所以示警於陛下也不可不察於是仁孝下令曰二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稅三年一人免租稅二年傷者免租稅一年其廬舍地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復之

秋七月夏國大饑諸州盜起

諸郡無食羣起爲盜威州大斌靜州埋慶定州笹浪富兒等族多者萬人少者五六千肆行劫掠直犯州城州將出

兵擊之不克

慕壽祺曰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李自成之徒其事可觀也以西夏水利之富猶不免乎大饑加之以師旅

古會州即今靖遠縣屬蘭山道

迫之以征徭蠲者氓舍父母棄田闕去而為盜賊無他窮困故也今則饑饉盜賊相因而起長民者不思有以清其原而大張撻伐則延蔓連州幾無人不匪無地不匪矣清源之法若何惟有體恤民艱整飾吏治念之仁上感天心凶年化為豐歲矣

冬十月夏取會州

宋宣撫使吳玠遣兵取金三路屢遣間來約凡六七往夏人終不報至是乃與金人合兵奪之

甲子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夏大慶五年西遼紹興二年

夏五月夏遣使來賀天中節

夏國賀使不至中國者二十年仁孝心慕正朔遣間

使人賀獻珠一囊金帶一衣七對綾羅紗五百疋馬百匹冬十二月又遣使來賀正旦後十五年夏國歸宋官李宗閣上書言夏國副使屈移嘗兩使南朝以為衣冠禮樂非他國

比意即指此

秋八月辛酉以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

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

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驍軍都統制階成西利鳳州經略使吳玠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使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中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天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璠為安

撫使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槍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甘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為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敵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丙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夏大 春正月西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孔子生鯉鯉生伋生白

謙謙生鮑無子以弟之子襄為嗣值秦雜藏其家書於屋壁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生均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光武復封均子

志為褒成侯志生損襲爵徙封褒亭侯損卒子確嗣確卒子元嗣無子以弟之子羨襲爵曹魏時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時徙封奉聖亭侯震生巖巖生撫撫生毅毅生鯁劉宋時襲

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封為崇聖大夫乘生靈珍靈珍襲爵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封渠生長孫隋封長孫為鄒

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封德聖侯德倫生崇基襲侯崇基生遷之明皇詔追諡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遷之襲文宣王遷之生賞襲封賞生齊卿齊卿

生惟防惟防生榮自遷之至榮五世非襲封文宣公榮生振振生昭儉自榮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祀享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後唐時襲文宣公後周時為曲阜令宜人

仁玉子也宋太祖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簿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密州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涉巨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為曲阜簿改

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詔轉運使兗州長吏待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真宗東封泰山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孔林觀其墓加諡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

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元官氏鄆國夫人權聖佑爲奉禮郎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佑卒以宗愿襲封知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仁宗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哲宗時改爲奉聖公徽宗時復以爲衍聖公中國惟尊孔子封其後爲衍聖公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以文宣王尊孔子是天子猶得而臣之也從未有尊以帝者有之自西夏始夏主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廷宏敞並如帝制

慕壽祺曰孔道將遍行於地球日月所照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清末升孔子爲大祀則與天同壽矣雖尊爲文宣帝於孔子何加焉然西夏出自夷狄雄跨一隅元昊卽位之初國中大修孔子廟所以維繫人心者其在斯乎至仁孝時國勢已卽於衰矣而猶尊孔子爲帝可謂克隆堂構抑亦曠世一時苟以中原之大禮義之邦而欲焚孔子書廢孔子廟反夷狄之不如矣

丁卯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夏人慶四年

春正月西夏使金賀正且

先是紹興十六年金以德威城西安州定邊軍等沿邊地與夏從所請也

夏主盡收德威等城設官置守至是因賀正表謝又使金賀萬壽節
案西安州在今海原縣西四十里本西夏南牟會新城元符六年爲宋所復改建西安州金又取之於宋定邊城在慶陽縣北三十里宋元符二年築後改爲軍政和六年置定邊縣爲倚郭亦爲金所有屬環州
明時有官軍及巡檢司守禦

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宋史夏國傳

戊十八年

金皇統八平夏人慶五平

春二月西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

先是紹興十三年冬十月西夏始建學校於國

中立小學於禁中凡宗室子孫七歲至十五歲皆侍入學設教授夏主仁孝與后馮氏亦時爲條教訓導之十五年秋八月作大漢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至是復建內學

西夏新律成

西夏音樂經元昊更張久非唐末遺音仁孝使樂官李元儒采中國樂書參本國制度歷三年始成賜名新律進元儒等官

冬十一月西夏中書令漢王仁忠卒

仁忠長身美鬚鬚立朝侃侃動中禮法弟舒王仁禮監軍棗州私受吏民錢遺書貢之勉以官

箴仁禮輒還所受已卒家無擔石儲仁忠悉以廩俸結之已與家人日食粗糲而已仁得敬謀內召潛令任太后授意朝臣太后憚仁忠嚴數年不敢泄於外至是卒封吳王諡恭顯

辛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夏天盛三年西遼紹興十年

冬十二月夏以幹道冲爲蕃漢教授

道冲先世靈武人從夏主

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尙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

案清未宣統庚戌俄人柯智洛夫於甘肅張掖縣黑河故地得西夏譯經盈數篋掌中珠卽在其中近泰西人毛利瑟譯西夏蓮花經十得四五而其國史未有譯本民國七年余

鼎銘知靈都縣修城得夏人寫經其夥惜皆蕃字甯夏人無識者蒙古滅西夏耶律楚材得其圖籍夏國史當在其中元用夏儒多爾濟高智耀而多爾濟爲國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諸國字書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及托克托修三史遼金各爲專史西夏僅付列傳豈蕃字之難識耶論者謂天盛三年以幹道冲爲蕃漢教授就表面觀之蕃漢字似並重矣而十六年又贈野利仁榮爲廣惠王以褒其制蕃字之功則爾時之偏重國字可推見也國字翻譯不易遂至掌故失傳後人欲輯一書亦第據唐以下正史說部別集等按年編次訖未能爲志表列傳此固勢之無可如何者

王樹枏曰自有天地以來歷億萬千紀其中蠻夷之長割據之雄不知凡幾而倏忽之間泯然漸沒不復見稱於世者何克勝計故文字者與天地並參而兩間之事物物皆賴之以傳於不朽文存則其國雖亡而亦存文亡則其國雖存而亦亡雖然猶是國也猶是文也而國之存與亡則又視乎文之能傳與不能傳以爲斷故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言王天下也則又曰書同文蓋文莫文於孔子之文惟同文而後可以常存於中國而不敝元昊旣譯聖經立學校矣而乃別製蕃文以自別於中國此其所以國亡而文亦與之俱亡也吾讀戴君海珊西夏記有感於此故慨言之以諸世之知言者

癸酉二十三年

金海陵王貞元元年夏天盛五年西遼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畏吾兒國來獻於夏

畏吾兒居伊州外見夏國盛遣

使獻方物

甲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夏天盛六年 西遼天后崇福元年

秋九月西夏遣使如金謝恩且請市儒釋書

金主許之

戊二十八年 金正隆三年 夏天盛十年

秋九月西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夏自茶山鐵冶入於中國 國中乏鐵常以青白鹽易

陝西大鐵錢爲用及金人據關右置蘭州等處權場若以中國鈔貿易價輒倍增商人苦之夏主乃立通濟監命監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鑄天盛永寶錢與金正隆元寶錢並用金主禁之夏主再表請乃許通行

庚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夏天盛十一年 西遼崇福七年

冬十月西夏任得敬請廢學校夏主不報

得敬凌 虎朝士

見仁孝尊崇儒學深惡之上言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有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竽糜廩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仁孝不報

慕壽祺曰學校者所以育英才卽所以培國本也夏小國耳鄙在戎夷而視學校甚重循循然善誘人矣任得敬請一切罷之可不謂之怪事乎哉近世文明日進學校如林而甘肅教授人材與教授方鍼未臻乎完善有心人盱衡兵間恐常此以往不惟無益而又害之誤盡蒼生其今日之教授乎於是乎有請廢學校者是辦理不善之所致也不知其源

之濁則其流無自而清不知其表之枉則其影無自而正倫
有人出而改良則學校日有起色而人才亦日出不窮矣

辛 三十一年

金世宗雍大定元年夏天
盛十二年西遼崇福八年

秋七月金張中彥王彥章據秦鳳窺巴蜀九月

吳璘遣將劉海復秦州金人
攻秦州向起吳廷擊卻之

隴右歲大熟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至是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陜邦也
襄碁子遺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際其流淺澆可

涉也冬十月乃運舟鱗舳相銜以上而大遼方漲焉悲夫金人
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

八月金人攻黃牛堡吳璘等敗之謀復秦隴洮三州

金圖克垣喀齊喀將五千騎
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

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制置使王剛忠馳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坪駐軍青野原又遣劉海復秦州

金使如西夏賀生日

時金主議平宋之後以兵由陝西定夏國遣太常博士蕭諒忠賀
夏主牛仁孝以興慶尹趙良中書舍人芭里昌明伴宴諒忠探

問虛實二人以任相功大舉
國歸心爲言諒忠聞之默然

九月甲午武階騎兵統領劉海復秦州金守將蕭濟降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
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

官軍拙於戰治
平而巧於取秦
備劉海適謂不
備得之所謂先
及掩耳者歟

城周遺望之巍巍一都會也邑屋其壯及陷敵日久餘民居止什一敵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魏竊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魏竊宮乃其地也然山徑最險敵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九月十九日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二日薄秦州城敵不虞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誇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劉將賈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當攻以火烟甚則敵物敵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賜我也遂積藁縱火烟上蔽城水寨破海等馬夜中其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敵軍戍秦者正卒二千前二日就旁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案宋史劉海字朝宗山東兗州人紹興初爲馬軍副將名字埤徽金將珠赫貝勒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二百前道覘索至石壁寨忽與敵遇敵軍二千餘伐鼓大諷飛塵漲大海率騎士殊死戰殺敵幾殲一騎四馳告捷主將曰吾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海以游騎三百而屠敵二千何從得此頃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爲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已亥蘭州漢軍千戶王弘毅金刺史溫敦烏也來降吳璘遣將潘青復洮州

此第

二次收復洮州

案洮州臨州郡唐廣德中陷吐蕃後唐長興四年置保順軍爲塞外十鎮之一尋復陷宋大觀二年收復仍曰洮州屬秦鳳路後爲金所據屬臨洮路元初屬鞏昌路後屬吐蕃等

處宣慰司明洪武四年改置洮州衛

丁亥吳璘遣彭青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

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方山原及秦州鳳翔境將

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璘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越秦州戊子海受檄即引兵而出

多十月吳璘遣統制吳挺向起等及金人戰於治平砦敗之

治平砦屬德順軍金後升爲縣

案治平砦在今靜甯縣南八十里之治平川宋地理志治平砦領牧龍堡九域志德順軍領治平砦咸平四年置金升爲縣元省入隴干靜甯州舊志金置縣於此宋吳璘遣大將

王中正破敵立功處

忠義統領柳萬克伏羌城

伏羌即今隴南之甘谷縣

案伏羌本費城唐高祖武德二年更名屬秦州天水郡是年以伏羌及渭州之隴西置伏州八年州廢縣還故屬九年析置鹽泉縣貞觀元年更名夷賓廣德後陷吐蕃至宋太宗

建隆元年秋吐蕃首領尙波干獻伏羌地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使如西夏徵兵不報

先是金主亮分兵攻四川扼大散關璘遣使檄夏國合兵討之仁孝報以書曰仰維

鉅宋之興咸托羣心之輔列聖承休於洪祚深仁克浹於寰區緊我小邦賴爲盟主二百年講修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淳濃嗟弗率之女真不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天地所不容神明爲威憤故此用兵薄伐尙敢肆志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母而杜諫臣之口似此盈科之罪難逃負櫬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快輿情之奮厲共切驅羊公忿敢辭汗馬勤勞布告庶邦遐邇僉來蘇之后奮揚師旅鼓行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窺助請同李廣勿令一騎生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返旆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同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旣造於南土我小國當應於西偏前衝而九野生歡左顧而十軍振色從茲歃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而犁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成大功於不日守中夏於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勉報旨不及酬然聞金兵勢盛夏兵不敢出

西夏立翰林學士院

以焦景顏王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錄

案翰林科目肇始於唐閱宋金元明以迄於清其途廣矣所得之人才衆矣自唐開元中設翰林院上自諸曹尙書下至校書郎均得與選入院者概稱爲學士有待詔供奉之名憲宗時始置學士承旨任學士之上至宋始定制資淺者爲直院督行者爲權直而學士職始貴爲院長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修撰編檢諸員其制大備時入院者不專進士科至天順間李賢建議始盡用進士清因明舊間損益前制薦辟者得入翰林

金人攻秦州向起吳挺却之

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玠命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

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潑察生俘數百人入其郭金恐乃退去宣撫司第賞首先出城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挺之子也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玠自仙人原還興州

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使興元諸軍都統制姚仲

在原上節制已後力疾上仙人原以禦金人

十二月統領官劉海與金人戰於治平大捷金人遁

是月二十五日海踏小白溪嶺攜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戶

溫德亨者敵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兜鑿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易海伏馬鬣以槍貫敵將洞胸墜馬海救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敵將瞪視猶手箭者三牆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卽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於膝瞑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敵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死傷無算焉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爲功疾行則不知敵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敵之怠乃可擊也卽命將官李庠將騎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敵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愕胎令一騎逸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救不可後也卽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敵遇遂破之官軍旣破敵衆敵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卽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火城寨爲疑軍如走未晚也因大火城寨散朗加晝官軍以爲援軍大至亦引

去數百
里敵因
遠遁

甘肅青史略卷十一終

甘肅青史略卷十二

宋高宗紹興

壬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年西遼崇福九年

春正月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

復河州

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命逢襲取熙河邊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樓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鈴轄榮某皆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

隨將取河州
先破熙州兵

平河之功士以
賞得致怨故得
而復失

河州人民暫歸
將同守城并敵
隨將共職出屯

咸曰我搆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我軍若直搗河勢必來援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閭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稜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南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旗動伏兵大奮會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駢山上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金兵大亂鈴轄榮某乘駿馬揮兵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金人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有一將殿後立橋左瞪目大呼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溫特稜也是役也俘金兵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於是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引宋軍有流涕者獨寧河寨官爲金堅守民排戶裂其戶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集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貸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費頭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枵腹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控城固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州又新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奈何即攜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隲馬曰鈴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令去此求援兵於外

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謀權州事與軍士願留者數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馳去軍怨燕逢賞薄有道亡者

案河州南鄰洮岷東連蘭會積石關外與循化西甯等縣毗連為自古用兵之區漢宣帝時趙充國平湟中叛羌置金城郡領十三縣枹罕其一也枹罕廢縣在今河州西應邵曰故罕羌侯封邑後漢改屬隴西郡晉咸康元年置河州後魏置枹罕鎮隋大業三年改為枹罕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軌改置河州宋紹興初陷於金至三十二年始收復民國初改導河縣今又改為臨夏縣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

克之時金人復取甯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戮我若效之即一甯河也豈有全理不如相與死守

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餉亦有木浮圖高數百尺因撤木為礮械命人悉力為攻木縋少選墜敵有糜潰者居三日金人退屯白塔寺

案積石軍在河州西來羌城在河州西北三十里宋崇甯三年王厚收復金屬積石州元廢白塔寺在河州迤北六十里舊屬蓮花城與皋蘭西鄉小川子接壤清光緒二十一年河州回叛省軍由白塔寺進剿以蓮花城為集合之地蓮花城今改永靖縣

金再取甯河快
意殺寨民踏載
者流血丹河已
而金再薄河州
諸將已去河民
感甯河歸順之
禍相與死守

以興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軍

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

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州宣撫使吳瑄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向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

舍勿取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陳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陳約五十步神臂弓兵起力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城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搗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擡次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他地兵爲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邊人聞而悅大

閏二月吳璘復大散關

璘遣姚仲率兵復河源州及續戎軍遂復大散關

金以移刺成爲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璘遣姚仲取鞏悉逢取熙河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金人戰於瓦亭

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糾擊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擣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進金銳卒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金人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金人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遂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

馬迎之端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
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興元都統制姚仲攻金鞏州不下退守甘谷城遂引兵圍德順軍

姚仲遣將復原州

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

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溫持棧遣食糧軍馳書於臨洮德順以求援為其吏曹劉浩等十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

悉來歸及金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縋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
會義軍連破擊敵衆殺其部長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突西金人破河州屠其城

金人屠河州時
浩與其徒十八
人遁去十人被
殺宜撫使吳瑛
嘗命浩等以官

河州民伍為敵
瑛說

案九華集載忠遂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敵劫熙
蘭之兵薄城下彌望敵野兵械甚多會義軍有射中敵將曰官人者敵少却突西敵將小
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
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
夜人人困臥城廩漏上敵驅鐵騎擣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不知敵至者矧日驅父老嬰
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軍
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項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至河
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
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踰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
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敵焚蕩餘

城址
而已

又案敵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閭家峽軍校有榮鈐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敵遂潰金人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敵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敵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敵問曰孰爲汝將小郎若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員與宗曰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媚之過也昔聞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祇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姚仲攻德順軍敗金人於瓦亭砦新店

三月金人犯鎮戎軍攻原州

戊午忠義軍統制知蘭州王宏拔會州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悒悒思歸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鎖於地牢

凡十餘年釋之軍與宏即劫蕃族以歸上司命爲熙河路統領官擢沙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瞭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蜩宏不動敵援騎敗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劫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爲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爲王發也

戊申吳璘復德順軍又遣將嚴忠取環州

慕壽祺曰宋之環州在今環縣城北一里許始而夏人爭繼而金人爭誠重要哉余由靈州過環縣詢城內居民不滿三十戶何蕭條一至此乎蓋自宋迄今垂五百年屢經兵劫百人能有幾人存哉

四川宣撫使吳璘自德順軍復還河池

金人自摧沙引兵由開遠堡攻鎮戎軍環城呼謀衆矢盡發守將秦弼來援時興元都統

制姚仲已遣將官王仲等領千兵戍鎮戎至是又遣副將杜孝廉領兵五百屯推沙爲外禦

案固原州志摧沙堡在州西北唐書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合回紇吐蕃自朔方南犯河西節度使楊志烈遣監軍柏文達攻靈武以救京師文達擊摧沙堡靈武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引還朔方大歷中元載言吐蕃戍摧沙堡蓋原州要地也貞元二年李晟又遣野詩良輔自鳳翔襲破吐蕃於此

金人引兵與西蕃官杏果同圍原州

守將段義彥率忠義統領鞏鈴領兵併州之官吏軍民登城以守金依城建寨晝夜攻擊原州

城雖高而忠兵皆無甲乃遣使往鎮戎軍秦弼處求援弼無兵可遣不得已分第三將趙銓及總押官苟俊所領兵之半以應之果本涇原部落子奔降於金深知利害險扼之處

金遂將之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統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自利州往會之

允文之出

使也與京西制置使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會於襄陽至是又與四川宣撫使吳玠會於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樽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玠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餉道便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先是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諭民戶獻納之望因親至梁洋諭衆民使輸財

四川宣撫使吳玠自秦州引兵至德順軍

先是興元都統制姚仲攻德順逾四旬不能下乃以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顯

代之與中軍統制吳玠皆節制軍馬會金都統圖克垺齊喀副都統張中彥自鳳翔濟師又遣其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惟沙合涇原之師來援玠與金人遇於瓦亭統制官秀州刺史吳勝閤門宣贊舍人朱勇等以所部逆戰統制官王宏謂人曰吾赤手歸朝發官將領不以死力戰非夫也即突出部其徒奮擊飛矢如謂毛宏不動敵敗去然諸軍猶謂敵軍盛復相持不敢進玠恐士有怠志遂自將以往至是抵城下

戊申四川宣撫使吳玠復德順軍

玠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遠城守俾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其發敵氣索於是玠按行諸屯預治夾

河戰地前一日當陳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當敵金人一鳴鼓銳士躍出突宋兵遂空壁來戰宋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苦戰久之日暮玠忽傳呼

某將戰不力其人卽殊死鬪金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再出兵金人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金人引衆夜遁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而拜幾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喬先是武功大夫閻門官贊舍人強魯與其弟武經大夫嵩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嘉其忠義奏以諳知環州兼沿邊安撫使公事兼統領忠義

軍屯環州

夏四月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相機圖復涇

渭等州

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抽兵爲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尊

更用鷄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傷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義彥擊鎗告於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唇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於官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義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晟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

原州急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慕壽祺曰原州被圍久矣渭在其南鎮戎軍在其西而皆不能救德順軍遠在山外就今日地形觀之毋乃道阻且長乎豈知六盤道未鑿以前隆德在今火家渠通邊近今固原界其往援也救災恤鄰之義惟兵力未免單薄耳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聞原州圍急乃令都統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

以精兵同所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契丹斡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驛霧河賊已

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甯軍後至不可渡乃對岸爲疑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薄渾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甯急輟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甯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兵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風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甯追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甯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卻而南克甯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兵少卻回渡澗北金軍大隊至斡罕遂引去

五月戊戌四州宣撫使吳璘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

引兵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

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鼓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

寨河灘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領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趙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稍緩王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

前輜重隊居後平且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兩陣次以已所統部軍六千四百有八爲四陳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隘曲南軍盡力擊陳面開合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三千餘衆迭爲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陳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鬪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旣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餘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旣至開邊寨諗言五陳之敗惟惟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璘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

四川宣撫使吳璘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統官劉嗣

初三大將之出也與元路得秦隴環原熙

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號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

己未吳璘遣將復熙州

姚仲救原州及金人戰於九龍泉北嶺敗績

仲自德順至原州由九龍泉上北嶺與金人戰數敗之既而令諸軍持滿引行

以盧仕閔爲前陣所統軍六千爲四陣仲兵爲後拒與敵鏖戰開合數十回輜重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帥三十餘人己未晦金人遂屠原州吳璘次大蟲嶺下姚仲於於河池歿

令師顏代之

案今鎮原縣西二十里有九龍廟相傳狄人傑遣人斬蛟於此蛟凡九化爲龍形其地有泉疑卽宋史所記之九龍泉又甯縣東南有九龍池舊志謂唐狄人傑爲甯州刺史時人有寶劍與牛者議價問賣者忽失所在仁傑怪之次日有九少兒擁水泛漲將沒州仁傑使人馳牛而往斬小兒俱化龍形水遂涸州遂保全因此名池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蟲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跌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半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金鐘上紐是也四曰狻猊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殿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定於刀環八曰金甌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性好蟻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附錄國聞週報近載陳乙威君龍生九子談其辭曰據楊慎外集龍生九子一文載三十期報內楊慎則據李文正疏文影響記之者也所謂影響猶印象也其不能盡確蓋可

知矣明弘治中孝宗以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不知其典實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據羅玘鐫續之言具疏以對由是李東陽懷麓堂集沈德符野獲編對龍生九子事爭相記載而以陳仁錫潛雅類書所記頗爲一般所引用但其事荒唐無稽所言各異然其傳說之由來則甚遠矣班固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有獸曰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聞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明人所謂蒲牢好鳴形鐘紐上者卽根據此說潛確類書云蒲牢好鳴形鐘紐上列於第一升庵外集謂蒲牢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列於第三類書第二囚牛好音形胡琴上第四嘲風好險形殿角上爲外集所無外集第五之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第九之椒圖好閉故立於門鋪爲類書所無此可以相抵狴犴有威力故立於獄門外集列第四類書列第七文爲狴犴好訟形獄門上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謂竊下亦作虬蜺兩書均列第六外集謂虬蜺好水故立於橋柱類書謂竊下好負重形碑座上音同字異而所好各別睡毗好殺外集列第七謂故立於刀環類書列第九謂形刀柄上狻猊均列第八外集謂好煙火故立於香爐類書謂好座形佛座上外集第二螭吻好望今屋上獸頭是其遺象以實物證之當以形橋梁上懷麓堂集亦作螭吻但言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象以實物證之當以類書爲是至其形於某種器物之始以漢碑論大概無竊下蟲屬外集謂蟲屬好負重今碑下跌者是也類書謂好文形碑碣上之製其他如由考古家證之亦一極有興趣之工也作

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玠次大蟲嶺

姚仲來謁璘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

池獄旋送文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於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於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熬皮袋摻城車吊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於西南隅共爲六寨守將段義彥來告急一日晝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

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戊戌興州中軍統制吳挺復鞏州

八月丙寅吳璘與金人戰於德順軍

甲申吳璘敗金人於北山

九月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與戰敗死

自此以後詔棄秦隴而陝西涇原俱屬金

夏人亦入攻不克還

夏人聞金人南侵亦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州及馬家嶺禿頭嶺將分道入攻官撫使吳璘命鎮戎守將秦弼來說和旋聞金兵敗乃

還

夏封制蕃字師野利仁榮爲廣惠王

後蒙古滅夏凡野利仁榮所造文字摧殘殆盡惟涼州尙存一碑

案党項居慶州者有野利剛野利景庭野利越詩等唐設慶芳池州都督府寄居慶州懷遠縣界管小州十日靜曰獮曰玉曰濮曰林曰尹曰位曰長曰寶曰甯皆黨項野利氏種

落至德後廢慶州又有懷安廢縣居近黨

項蕃落後五代時廢仁榮豈其苗裔耶

慕壽祺曰西羌著稱最早其部落亦最繁而彼族之人物與用兵之方略人間冊子中渺無可稽此無他無文字故也元昊竊有一方與中國抗並古聖所制之文字而亦棄若弁髦使野利仁榮別造一種文字流傳於地球此其精神固大過人者西夏雖滅於元而文字猶在雖謂之不亡可也與吐蕃弄贊之創造藏文八思巴之製蒙古新字鼎足而三矣

冬十月甲申金人攻德順城吳璘擊走之復遣兵追襲遂爲所敗

我軍入據金原州金甯州刺史

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我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兵而姚良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金宗室璋至軍會平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成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原皆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方出迎戰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遣萬戶特里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喜照撤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撤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我兵接戰良輔敗之我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與移刺補奧屯撤屋出崔尹僕報撤屋出以兵五千沿壕爲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衝其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

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散其行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而璋已追城下我兵與習尼列會使僕報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數鎖足行馬者盡殲之獲甲十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兩槍脫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我軍宵遯璋等入原州我戎軍在寶鷄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遁去京兆尹烏延蒲離黑甯州刺史赤蓋胡速魯改已去德順州吳璘復據之都監合喜金宗室完顏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二萬救德順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於張義堡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璘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望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兵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土兵橋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泥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於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刺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壑射璋軍移刺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大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以劍盾行馬璋遣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持甲失鳥也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軍度涸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總管兵古查刺來問策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璘曰不然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甯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

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於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濤詰且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於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薊軍陣動璋乘勝踵擊薊軍復敗退至北岡璋走險璋急擊之殺掠殆盡薊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薊乃引歸經略使荆舉以步騎二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鶻遇其前鋒敗之於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荆舉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追之璋兵至上八節我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相接拒至曙我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我兵宵遯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

十二月丙寅詔棄德順城徙兵民於秦州以襄屯住

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防禦使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詔璘乘三路遂詔璘班師璘得

詔退師還河汝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所有

金罷蘭州權場

至大定七年西夏主仁孝請復置蘭州權場金世宗以蘭州無絲泉却之今則漸有桑矣

案禹貢雍州實惟桑土慶陽府號稱古關關風霞月條桑甘肅桑疇不遜於東南調查各屬偉階文成徽等屬稍稱桑蠶業亦不其講求七人僉謂時地不宜殊不知桑木易生

之物無論高燥卑溼之處均堪樹植宅牆內外之宜栽種又不待言甘省節氣雖與他省不同而桑芽方萌之始即宜暖生蠶種之期原不必以節氣限之比年禁種粟提倡桑業種秧漸多矣桑自種植栽培二年以後即可飼蠶養蠶不過數月之功每畝桑株約可收絲九觔值銀不下數十兩利之所在衆所共趨風氣一開必有成效可觀又查橡樹有二種一曰青欄一曰檨棟翠蘭及階文成徽等處有此土人惟取以燒炭又柘柞等樹各屬所有居民亦不甚愛惜茲數種皆可育野蠶作繭雖不及家蠶精美而因勢利導事半功倍逐漸擴充可期發達

金人攻隴城縣官軍拒卻之

隴城縣在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漢置略陽郡略陽有街泉亭即馬謖敗績處

案史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靖康二年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二千人北去五月孟太后乃立構爲皇帝即位南京後遷於杭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二曰建炎曰紹興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傳

位於太子是爲孝宗

孝宗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夏天盛十年西遼崇福十年

春正月吳璘退師河池秦鳳熙河永興

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先是正月丁巳詔吳璘軍進退可從便宜璘已棄德順道爲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計未幾璘奉班師

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豈不知此故主上初政務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

已棄德順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所取

特進尙書左僕射陳康伯致西夏國主書

書曰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

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我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淩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宜論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闢之惠以報音當告於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察不宣
某等
謹白

甲申二年 金大定四年夏天盛十
六年西遼崇福十一年

春正月夏人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退之

先是隆興元年冬金

人攻白環堡陷之旋爲邊將收復至是又來攻華炤擊退之
白環堡在秦州天水鎮西二十里其南有地綱吳璘所置

案馬景夷蜀口形勝論大散關隸梁泉縣在鳳翔府寶鷄縣之南爲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和尙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百里仙人關興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劍閣百里而贏倘棄和尙原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得和尙原或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或

直攻仙人關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間敵攻仙人關而不能留者以糧不濟耳若使其治廢邑聚散民耕屯其間則得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散仙人饒風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兩道自成州經天水縣出早郊堡直抵青州昔吳大軍從此而出地勢平行因爲壕塹引水從橫名曰地網以遏敵衝

三月夏遣武功大夫紐臥文忠宣德郎陳師古如金賀萬春節及求免索正隆

來所擄人口

夏人已還金侵地而所掠人口財畜尙未還金邊吏屢以爲言金主下詔來索至是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

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陵削又率爲中國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由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

金主不許

己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夏天盛十七年西遼崇福十二年

夏五月夏任得敬營西平府

得敬志慕夏國欲以仁孝處瓜沙已

據靈夏於是役民夫十萬大築靈州城以翔慶軍監軍司所爲宮殿盛夏時署役者糜爛怨聲四起

丙戌二年

金大定六年夏天盛十八年西遼崇福十二年

春三月夏破莊浪族吹折密藏二門并請於金滅

隴通龐拜二門金主不許

正德中金人以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藏門三曰隴通門四曰龐拜門

雖屬夏國叛服不常至是乃遣兵破滅吹折密藏二門其隴通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結什角者西蕃董氈曾孫世昌之子也金定陝西世昌歸金既而世昌爲人所殺金人執其入誅之以世昌子鐵哥爲都管天盛十六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與鄰族木波隴通龐門丙離四族立結什角爲長號曰王子結什角念金人爲其父報仇遂率四族附之仁孝遣使如金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金人不知隴通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檢會其地舊所隸屬毋擅出兵

丁三年 金大定七年夏天盛十年西遼崇福十四年

三月夏遣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如金

賀萬春節

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莊浪族使得仁爲賀節使以觀金主喜怒

以吳璘之子挺襲職仍駐節成州保障全蜀

吳挺字仲烈璘之子以門功補中郎將至利州西路前軍同統制紹興中金人

渝盟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直據敵門挺率背嵬騎繞出敵後敵遂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直一人頗多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至是除興州利州兩路安撫仍駐節成州時水暴入城賑濟被水之人復築修長堤民賴以安修早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於兩庫敵終不覺

唐天寶之亂杜
工部由秦州至
蜀谷郡萬龍
峽作七哀歌其
時同谷郡隸四

麗海峯循化廳
志搜羅宏富獨
夏築祁安城一
事未獲登載豈
求之見耶

成州學宮重繪周公禮殿圖

有碑以記其事
詳見成縣志

案益州修府學記云周公禮殿圖東漢獻帝時建碑陰曰賀遂亮撰縣令顏
有意書實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同谷郡學仿其法而繪之同谷郡今成縣

巳五年 金大定九年夏天盛二十
丑五年 一年西遼末主天禧二年 秋九月夏遣兵圍結什角不獲擄其母歸 結什角
於莊浪族中至是結什角往省其母偵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

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走夏人斫斷其臂虜其母歸結什角尋以創死

夏築祁安城 卽積石州 金遣使按視

夏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之初結什角屢獲中國謀人
言中國欲結夏國謀犯金境金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

員外郎粘割幹特刺來按其事且止毋築祁安城及處置番家等族別立首領仁孝報云
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設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
境以是殺之不知爲番家族首領也昌圖等按視殺結什角之地本在夏境築祈
安城已畢工皆罷歸不得宋夏交通之狀金乃於熙寧間近宋夏衡要量添戍兵

夏任敬德遣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番 明年八月 德敬伏誅

辛七年 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 冬十一月夏任純忠伏誅 初隴逋四族都鈴轄趙師古
卯七年 二年西遼天禧四年 類掠祈安城爲結什角復仇

任得敬遣純忠率兵三萬鎮祈安已聞得敬死一夕亡去匿
於金之北境邏者執以送隴逋族師古得之殺以祭結什角

金夏交兵漢人得利時代 宋孝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癸巳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夏乾祐四年西遼天禧六年 夏四月詔吳挺結約夏人

乙未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夏乾祐六年西遼天禧八年 土番寇文州守臣庫彥威戰歿

丙申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夏乾祐七年西遼天禧九年 秋七月夏旱蝗大起河西諸州食稼殆盡

夏主立敕鎮夷郡水土諸神碑 喜其有勤民意也夏自元昊製蕃書立蕃學久絕華風三傳至乾順乃建國學置蕃賢務及仁孝初立命州縣

各立學校國中又立大學尊孔子爲文宣帝以翰道仲爲蕃漢教授是文字間蕃漢並用也此碑字體遒勁當屬劉志直書志直官翰林學士工書法西北有黃羊志直取其尾豪

爲筆國中效之遂以爲法今甘州距城十里龍王廟有古碑橫二尺縱八尺卽西夏國主仁孝所立蓋野利榮所製元太祖所未摧毀者

案西夏碑文其辭曰勦鎮夷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帝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善薩哀憫此河年年瀑漲漂蕩人畜故廓大

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霽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頻

息周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至也今朕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方諸有情值蒙利

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神之心抑亦可副朕之私願也諸神鑒之無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某月日立石碑陰卽其國書卻大異八分

又案顧亭林山東考古錄泰山普使寺有金大定五年撰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撰碑其式略同並有印曰禮部尚書之印卽今篆文不用女真蒙古字元吳立國之初自制蕃書

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而其勅黑河龍王碑不用蕃書故未爲耶律楚材所扑

墓壽祺曰自古未有不以愛民爲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宋初河西四郡陷於西夏喋喋羣黎命懸晷刻矣及讀甘州所堅碑恐黑河之爲患致鈐首之不甯囑召風雲鞭撻神鬼可不謂之仁乎其以朔方一隅與宋相抗者二百餘年豈徒然哉

戊五年金大定十八年夏乾祐九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閏五月丙申贈強寬強震觀察使乃於西和州

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覲守環州震爲軍官並死節不屈也

興州都統吳挺請以營田招民耕種從之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並長舉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楮而所費

乃百七萬楮請以其田招民耕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

秋八月丁酉詔關外西州增募民兵爲勇軍

冬十一月丙子金尙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賣車材於部民三日不償其值

削官一階解職

金主因言凡在官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不免於罪

惟當用
中典耳

案崇信縣在唐時為鎮宋建隆四年升為縣隸陝西鳳翔府金元明俱隸平涼府清初因之乾隆四十二年改隸涇州直隸州其地在平涼東南涇州正西為汭水所自出非烏水

發源處也崇信新志謂在漢為烏氏大誤

慕壽祺曰漁肅蠶績聖門多政事材冬日春風列邦重循良選後之吏治已為敝符矣毀譽泯三代之直操履遜四知之嚴政以賄成名多巧立有敲骨吸髓以剝吾民者買車材三日不償價此區區者在晚近又視為極尋常之事而尙書省竟以此奏聞金國駁吏之嚴可想而知已

辛酉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二年西遼天禧十四年

春正月夏人請復置蘭州保安及綏德權場金

許綏德軍建關市

初金既罷夏保安蘭州權場金尙書復奏夏國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權場貿易得以往來恐為邊患使人入

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復罷綏德權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保安綏德權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金主詔曰保安蘭州地無絲泉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

元魏奚康生任
涇州刺史為御
私用官炭與
史所劾職與
金主之處理崇
信縣合同一

乾年前廿歲設
定榷運局定
北馬池之鹽
運至歸州由公
家專賣也

案榷征稅法也漢書初榷酒酤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

獨取利也唐書食貨志第五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穆宗時又置榷茶使自西夏獨立花馬

池入夏版圖夏國出口貨以花馬池鹽爲大宗向行銷保安蘭州等處後與金人
開盤金斷絕交通鹽無銷路故遣使如金請復榷場時保安蘭州均爲金人轄境
癸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夏乾祐 秋八月夏相國幹道冲卒 道冲爲相十餘年家無私
十四年西遼天禧十六年 畜卒之日書數牀而已仁

孝圖其像從祀學
宮俾郡縣遵行之

案道園學古錄有道冲像贊曰西夏之盛禮祀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
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
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
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九月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請令沿邊州郡督捕賊 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募
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

出戍官兵把截搜捕其不係戍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
搜捕詔利州路安撫提舉各中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

甲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夏乾祐 八月詔隴蜀軍仍用舊純隊 帝聞隴蜀軍陳向用
純隊近易爲花裝令
十四年西遼天禧十七年

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
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

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離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于戟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

九月戊子詔
並依舊純隊

己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夏乾祐十六年西遼天禧十八年

夏四月邊諜言西遼假道西夏以伐金

西遼大石死子

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時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國諜者以聞帝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周必大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真有先見之明

冬十二月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暨宕昌良馬監

是月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續所管皆是遠蕃入中其間多蹄

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歇養

己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夏乾祐二十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

春正月金主疾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夏使

還金主殂皇太孫嗣位是為章宗遣使來報哀

案史孝宗名慎太祖七世孫德芳後高宗立為太子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曰隆興曰乾道曰淳熙以淳熙十六年二月傳位於太子是為光宗光宗即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

光宗 辛亥 紹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夏乾祐二十四年西遼天禧二十四年 冬十一月夏人殺金邊將阿魯帶 夏人

於鎮戎之境金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阿魯帶率兵來詰夏麻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死取其弓甲而還金索殺阿魯帶者仁

孝慮以徒刑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以謝事乃解

癸丑 四年 金明昌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西遼天禧二十六年 春三月興州利州兩路安撫使吳挺卒於成州

葬於成州之北川賜世功保蜀忠德碑文錄於附編

九月夏主仁孝薨子純佑立 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太學於國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帝然權臣擅命國勢日衰自此始是月二

十日薨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佑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葬壽陵

冬十一月庚寅夏國主遣使入金計告 十二月甲午夏主李純佑又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以進於金

十二月金遣孺子祭酒劉璣冊李純佑爲夏國主 是月甲辰金遣西上閣門使大魯等夏國勅祭慰問使至是又

遣使冊封

案史光宗名淳孝宗子清熙十四年十一月已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及即位改元一曰紹熙在位五年淳熙五年六月壽皇崩年六十八帝稱疾不出七月太皇太后詔嘉王擯成

服即位尊光宗為太上皇是為甯宗

甯宗丙辰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夏天慶二年冬十一月夏越王仁友卒降封其子安

全為鎮夷故甘州府郡王仁友仁孝族弟深沈有器度初封郡王任得敬摺權志危國本經殺宗親仁友深自韜晦口不言國事及仁孝謀誅得敬陰奉命誘

執任得聽任得仁等得敬勢孤乃伏誅以功封越王至是卒子安全天資暴狠心術險鷲上表誦先世功冀嗣爵純佑不許封鎮夷郡王安全由是生怨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秋八月金許夏國復蘭州權場是年正月夏遣武節大夫嵬世安宣德郎

李師廣如金賀正且至是遣武節大夫囉囉守忠宣德郎王彥國如金賀天壽節又遣知中興府事李德冲樞密直學士劉思問等如金奏請復權場金主以夏使朝辭許復蘭州

保安權場冬十二月夏遣殿前大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崇如金謝復權場

案夏使如金向赴上京覲見金主由上京回燕山經過路程里數共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至會甯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河薩鋪四十里至來

流河四十里至報打亭葉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

嵬世安夏宗室也廉約清潔絲毫未嘗取利屬若塞士卒後慮兩而巳

西夏鎮夷軍駐今臨澤縣及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之鎮夷堡

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沒五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二十五里至兔兒窩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少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是

時金主在燕京夏使往來省事多矣

又案松漠紀聞金國供應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斤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待夏使亦如是

辛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夏天慶八年是歲西遼亡

冬十一月金人浚濠入夏界夏人詰之不報

羣

牧使耶律德壽叛金主遣將斬之恐其餘黨復擾集民夫浚邊界濠塹
東自高麗西連夏境列屯數千里純佑怒其入界遣使詰之金人不報

乙丑開禧元年

金章宗泰和五年
西夏天慶十一年

春三月蒙古初入夏境縱兵躡瓜沙諸州

夏主純佑不救

開禧一作開熙

拒再閱月蒙古主以天暑將盛引兵還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棄馳而去是年冬十一月遣兵攻蒙古不戰而還

案一統志云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蓋有西北唐貞觀中李靖滅其國其後鞞鞞餘種散居陰山自號韃靼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各據分地既爲蒙古兼併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

金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箭手

金主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箭手

四千人詔揆遣書邊將曰奈何與兵答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

夏四月邊將入金秦川界又入鞏州定遠鎮

癸巳金主命樞密院移來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案金之鞏州卽宋之安遠軍也安遠軍初名通遠軍宋神宗熙寧五年升古渭峽爲通遠軍以根本隴右六年夏五月以通遠軍隸熙河路徽宗崇寧三年秋八月疊川番落來降

升通遠軍爲鞏州以處之高宗紹興五年春二月吳玠復鞏州金撤離喝來爭楊政敗之於安遠州屬今鞏昌府地

六月夏更興慶府爲中興府

純佑以蒙古兵退修復被兵諸城堡大赦境內改興慶府爲中興府閏八月又遣殿前太尉來思聰知中興府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

初金泰和元年揆爲河西宣撫使命臨洮德順秦鞏

各置弓箭手四千人至是罷之

丙二年金泰和六年夏天慶十三

春正月庚戌西和州守將襲殺金將趙彥雄等

七人

西和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固喇鞏州兵馬鈐轄完顏齊錦會境上伏兵襲之是役也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圖喇馬名於漳中流矢齊錦僅以身

免

案蒙古即韃靼備錄云韃人在木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提得官家沒去處葛西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禍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勤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勤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三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道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金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

靜州之北以唐古亂人戍之後亂人投於韃人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營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蒙古太祖鐵木真乃建國於朔漠

幕壽祺曰昔司馬光言本朝有不可及者三首曰以至詭待夷狄洵國際交涉之要道哉至高宗偷息臨安秦鞏蘭平悉在金人勢力範圍之下惟成州西和州尙爲宋有強弱已不敵矣宋西和州守將與金鞏昌兵馬鈐轄完顏七斤會於境上乃學吐蕃平涼劫盟之故事是豈中國所應爲乎後之謀國者尤而效焉得毋爲鄰邦所輕視耶

二月以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進屯河池

帝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

六萬屬焉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賞庭參議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
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擄以去松亦不悟尋詔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以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

金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完顏綱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

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鈺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彛屯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駐高洪同知臨洮府事尤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鞏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烏古論克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翎翅軍散據邊陲緋翎翅軍名也元帥右監

軍充右都監蒲
察員分總其事

吳曦攻金鹽州金鞏州戍將擊走之

吳曦以兵六千攻金鹽州金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枝僕散六斤猛安龍廷常擊走之斬首二

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路入秦州承裕瑒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別兵萬人入定遠鎮兪虎高琪破之

案古鞏州城在隴西縣西即今通渭縣治九域志熙寧六年置鹽州寨在通遠軍西三十里後改爲鎮元至元中置吳曦所攻之鹽州疑是鹽川之訛至古鹽州在故靈州花馬池北

夏四月金以青宜可爲疊州副都總官

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國家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帥曰冷京

據古鞏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箏竹大山蕃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冷京卒子耳骨廷嗣國家以地遠不能制糜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有改事金人之意時金曹佛留爲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金主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羗羌已彪殺群佐反是時完顏綱爲奉御奉詔與曹佛留計事因詔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爲洮州管内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金主終不納及綱部署陝西金主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死普賢爲懷羌巡檢使

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命主以青宜可爲秦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爲雄長嚮風慕義背僞歸朝願効純誠傾輸忠力緬懷嘉囑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僞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祇承服我新恩永爲蕃衛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克州領曹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紹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旣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是年九月詔安慰陝西路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僞或沒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原拋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勝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官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

案懷羌宋城金升爲縣屬積石州宋志南洮州界一百七十餘里金志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循化廳志懷羌縣故城在廳治之南南番二十一寨界內

金以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副之

因王師攻金天水界故有是命

秋七月吳曦遣楊雄李珪入秦州金完顏承裕破斬之

金人將犯邊遣完顏承裕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

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我兵大敗斬首四

金人取和尙原
其地則陝西也
加臨洮善部一
句則未入甘肅
範圍內之作
如題之法往往

千餘級金主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尙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堯同行出界背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朮虎高琪及青宜可與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其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劃以副朕意詔完顏堯曰汝尙在北邊以韓勇見稱頃以過失遠聞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柔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結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陝西河東招撫使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入赤谷承裕溝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

八月辛巳金元帥右都監取和尙原臨洮蕃部遵甯獻芻粟戰馬以助軍

先是四川

宣撫使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尙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尙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我師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與屯撤合門美原縣令尤虎合查別將壯士五百取開道料登出我兵上自高而下我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尤虎合查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尙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剌散改率兵千人出大甯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關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爲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中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師大亂遂斬廷於陣我師走二里關又走龍門金人追擊大破之合查乘夜潛登和尙原絕頂我師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我師遇皆敗之

遂盡復
故地

冬十月金完顏綱等以秦隴之兵分道南侵

綱以番漢步騎一萬出臨潭蒲察良以隴右

步騎五千出隴州完顏綱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吳玠吳玠俱為中原大將兄弟父子

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為盜遣謀以利餌鳳翔卒溫昌結

三處候軍為內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金主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於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

之其賜曦詔曰宋自信相失守稱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卿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璠嗣有大勳固宜世胄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

驅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

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

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於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

今趙鞅昏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讎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以分命虎

臣臨江間罪長驅並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皇統册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旃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編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問行論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尙存興元未敢發訃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旣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固與端奉表送款制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侍中國爲援欲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川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爲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爲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

案古臨潭縣地卽今舊洮州秦屬臨洮晉爲吐谷渾所據北周逐吐谷渾置洮州隋爲陸渇唐宋爲洮州明洪武初李思齊歸附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創建新城以其地爲洮州衛東至洮州七十里南至兩川地六百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北至臨洮府界二百里設操守萬曆十四年改設守備清因之

十一月丁酉金人犯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

金人破西和州

時十一月乙巳日也

金人立吳曦為蜀王

完顏綱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

十二月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禔之遁去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恐謀泄

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淮源至金人許封之因命完顏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曦意欲送款於綱及金宮察貞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力力戰曦忽傳令退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後顧

吳曦還興州

時金人入大散關曦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官從權濟事王翬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綽和攻鳳州程松自興元逃歸

綽和攻鳳州程松求援於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

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利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厚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丞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丁卯三年金泰和七年夏應天

春正月吳曦自稱蜀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即興州為行

吳勝先人餘
蘇每登極品
蘇以底不類
蘇世爲將道
所忌歎抑見
中人影遂自
弄心耶發

宮改元置百官遺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於金又遣郭澄澄進謝恩表誓表賀
全蜀歸附三表於金金親王百官稱賀金主以詔答之并賜誓詔郭澄朝辭論澄曰汝主
效順以全蜀歸附朕其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
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問汝主嘗以事入覲今已多歲朕
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册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
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尤虎高琪爲封册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
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
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

案鐵山在今徽縣南二十里西南有虞關明設巡檢司今縣西有棧道宋劉子羽所謂蜀
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西七里爲殺金坪再西十里爲仙人關宋吳浩王珍信王璘及
大將楊政姚兪
血戰拒金人處

三月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

曦稱蜀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赫呼高琪奉册於曦
未至而曦已爲安丙所誅金主聞曦死遣使責完顏綱

詔曰曦之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旣不據關復散兵使安丙無所憚是宜
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於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
子爲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胄涉艱險直取山外
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
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
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我軍復陷

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周直長爲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黃牛戍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龐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大散關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爲

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遣

劉昌國取階州金人退昌國以復階州聞於朝

三月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

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

義整軍入城欲乘勢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官撫使不許遂止

金人去成州

此二月丁酉日事

夏五月辛丑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呼高琪戰敗績

好義率步兵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阜郊堡

與金將虎威將軍珠赫呼高琪戰好義以兵車爲左右翼琪分騎迭出又遣奇兵出山後合擊我兵大奔

案李好義下邳人弱冠從軍善騎射開禧初爲興利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吳曦蓄異謀不納未幾曦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謀誅之並告李貴遂約李

此卷前半元誠
西夏及經營西
北之史料後半
可作一部宗教
志讀怪奇奇
無所不有是切
合時事之作

彭張淵等又密結親衛軍戒言曰此事誓死救國救西蜀生靈慎毋泄約二月晦舉事變
士塵衆受甲與其兄弟好古好仁及子姪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
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
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尙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
當如何衆皆踴躍入宮研礮首僞宮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市不改肆並請乘
時取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或沮之好義曰西和乃心腹之地西和下列三州可不戰而復
矣忠義響應七日至西和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度使完顏欽奔遁軍民歡呼迎
拜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襄秦州大敗卒以勞績上於朝特贈檢校少保諡曰忠壯
初好義誅曦後曦大將王喜遺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
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黑

秋七月金主詔覆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蒙古再伐西夏克幹羅孩城元史太祖本紀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蒙古太祖四年春二月蒙古主是爲成吉思汗伐西夏蒙古稱曰合真以糧匪引

還先是開禧三年秋蒙古再來伐夏克幹羅孩城駐之蒙古兵四出侵掠安全

案蒙古本室章之一部初據克魯倫幹難兩河流域外蒙古車臣汗部爲遊牧種人

兼古在唐時為
濛兀至南宋時
倫起於魏克魯
纓其雄略以
汗雲其雄略以
陳答諸部北併
南察西抵當浪
迹所及漢唐
所不征惜乎元
史疏略遺漏實
多此編搜羅衆
古歷史其民族
客何於世界之
何真其國之關
位置中國之一
繁之又若何一
筆之於實憂時
士或有取焉

世爲遼金所羈屬及部酋合不勒出始立國號蒙古三傳至鐵木真有雄略

西破蔑里乞

在色楞格河流域

東滅塔塔兒

在興安嶺一帶

南平克烈

在蔑里乞部南

更西克乃蠻當

宋甯宗時鐵木真遂稱帝於斡難河諸王上尊號曰成吉思汗是爲元太祖

會西夏有內亂鐵木真遣兵襲破之又併畏吾兒

在新疆一帶

遂南下侵金時金

主永濟在位以柔弱失將士心國勢日蹙永濟旋遇弒別立宣宗蒙古分三

道進兵破九十餘郡金人畏逼遷都汴蒙古遂南下破燕京得遼宗族耶律

楚材軍國大政多所贊畫因復遣兵南下金土日蹙秦隴燕雲皆不復爲金

有自是西方諸國如花刺子模

裏海以東阿母河以西一帶地

如欽察

高加索以北地

亦皆爲蒙古所

取蒙古疆域已跨歐亞兩洲旋滅夏

案元史鼠年

元得天下以後仍用猴鼠記年

太祖年五十歲平乃蠻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

青海各大寺院
僧紀事之書
不用干支仍以
馬年猴年標題
豈元代遺風相
沿以至於今耶

建九脚白旗卽皇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從闕闕出之請也闕闕
出晃豁壇氏蒙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衆稱之曰帖卜騰格理
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昇帖木真以
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衆數亦猶哈刺乞斡之稱古
兒汗古兒普也古兒汗衆汗之汗也當汪罕滅後闕闕卽創此論至此年卽
位卽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歲也蓋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哈竊號不渝時卽
敗故廢古兒汗不稱而從闕闕出之言稱成吉思汗云

是歲金於平涼增置按察判官一員

時彰化軍通遠軍雄武軍定安軍興甯軍鎮洪
軍並置節度使洮州置圍棟使秦州河州置防

禦使皇統二年臨洮慶陽
並置總管府餘爲刺郡

己巳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夏應
天四年蒙古太祖五年

春二月蒙古入夏河西

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往
禦敗績蒙古獲其副元帥高

是年春畏兀兒
阿蒙古成吉思
汗始征西夏
敗其師克兀刺
海城圍興慶府
不克西夏請和
逃還

令公公被擒不屈死

案金之初起常假兵於蒙古國及得國不償原約由是蒙古遂有怨言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卽宋之高宗紹興六七年也有哈不勒者嘗擾金爲患金主命萬戶呼沙呼將兵來擊久之呼沙呼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乃多與金帛約和金熙宗皇統七年宋紹興十七年也蒙古俺巴該爲金人所殺族衆立忽都剌爲汗議復仇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歸金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期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

夏四月兀刺海城降蒙古

蒙古兵圍城豐州人謝睦歡勸守將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戰被俘兀刺海城卽今隴東海原縣境

案元史太祖本紀稱西夏太傅西壁氏無其名下文有太傅訛答卽此人之名西壁實鮮卑之譌西夏本鮮卑別種故其國人有鮮卑氏舊史有鮮卑仲吉傳見屠寄蒙兀兒史記注

蒙古進攻夏克夷門破之

克夷爲西夏中興府外衛兩山旣峙中通一徑懸絕不可登元昊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安全聞蒙古兵

深入遣嵬名令公復率兵五萬以拒蒙古兵至嵬名令公自山坂馳下擊敗之相持兩月備漸弛蒙古主設伏以待遣游兵誘之入伏獲之遂破克夷

蒙古圍夏中興府九月引河水以灌城

蒙古主引兵薄中興府安全親督將士登城守禦蒙古兵不能破會大雨河水暴漲蒙古

主遣將築防遏水灌
城居民溺死無算

冬十月夏遣使乞援於金金人不應

西夏中興府爲蒙古兵所圍月餘夏主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羣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來

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時冬十月

慕壽祺曰金夏唇齒國也蒙古圍夏都城卽無乞援之使金主亦宜出兵乃

竟坐視不救夏亡金豈能獨存乎豈惟金不能存宋亦與之俱亡矣

十二月河隄決蒙古遣使諭降西夏主安全納女請和

河水久灌城址將圯會外隄決水勢四潰蒙古兵不

能支遂解圍退已遣其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安全登城

隔水相見面約和好且請納女稱臣蒙古主許之始罷兵

案元秘史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

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鷹鷄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按察合那河通世引舊史后妃表大祖皇后

第三韓耳朵察兒皇后察兒卽察合之誤又新元史完顏皇后傳邱處機西游道出和林后與西夏公主各遣使送寒具等食卽察合皇后

納女請和夏自是盡喪矣

庚午三年春三月夏嵬名令公自蒙古回國嵬名令公為蒙古所俘囚之蒙古主數使人降不聽日居七室中蓬首垢面食惟粗糲

志不稍屈及安全請和聞令公未死遣使以禮請乃縱還

案元史太祖本紀及西夏書事蒙兀兒史紀注遼史西夏傳曰寇後垂紅曰嵬名因為氏然則此嵬名令公實西夏之宗室也其後丙戌年汗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前後始是一人蓋自庚午年和親以後釋還其國至丙戌年又起主兵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皇建二年蒙古太祖六年夏五月黑鞬韃靼國攻夏河西夏主安全率兵禦之敗

績鞬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有黑白二種時黑鞬韃靼王白斡波強盛兼併諸族地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安全親率兵拒戰大敗失其公主遣使請以臣禮事鞬韃靼方退

秋七月夏國主安全廢八月安全薨安全年四十三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葬康陵

九月夏連陷金邠涇時蒙古兵圍金中都中都戒嚴故夏兵乘隙得陷之也金帥韓玉傳邠州郡有云事惟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路繼緣二帥貪

固威權又云襄纒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禍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玉募兵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羊千餘

冬十月夏以五萬衆圍金平涼

復與韓玉戰於北原夏兵疑蒙古軍至夜解去

癸酉嘉定六年

金衛紹王至甯元年夏光定二年蒙古太祖八年

夏六月夏攻金保安軍破之殺其刺史攻金

慶陽府破之殺其同知府事

冬十一月夏遣兵數萬攻金鞏州

彰德軍節度使夾谷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

益堅遂載而西

夏攻金會州爲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

復與萬戶烏古論長壽戰於窄土峽不勝

金烏庫里長壽與夏人戰於東關堡以功署都統

案皋蘭志東關堡一名東崗鎮在縣東十八里宋史地理志置鞏哥關六年重修制置司言準朝旨修築恭嚙關昨開復之初規劃草創其城基止是因險峻削兼土多砂壁壘不堅已差苗履別擇地形增展城守

十二月夏陷金涇原

復進圍平涼夏兵既掠金鎮戎陷涇州遂進圍平涼時平涼新被蒙古兵夏復往攻金陝西按察副使盧庸與知平涼府蒲察鄭留圍土

金夏交兵漁人得利時代 宋甯宗

關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兵招潰卒竭力禦守矢盡庸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竟不能克初夏執夾谷守中既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卽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兵怒乃交刃殺之同時有劉德基者城破不降殺之德基大興人以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魯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帥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帥壯其義乃繫諸獄費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肯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殺之

甲七年

金貞佑二年夏光定四年蒙古太祖九年

冬十一月金蘭州譯人程察遜

宣宗紀交聘表俱作程陳僧劉們呼圖克們傳

作奇

徹森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之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察衆叛敗金人於龜谷遣其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九起兵拒陳

僧來乞援澧瑣以兵三千應之

案元史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於龜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固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醜於用貨賈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旣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勳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一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紀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

大皆其著者狗兒貌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勇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金主然其言

是歲夏攻金西甯縣陷之

主簿張汝翼跳而免

金命涇原鎮戎等路屯兵備蒙古

金宣宗命涇原鎮戎鄜坊邠甯乾耀延安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堅守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助

屯以備蒙古

乙亥八年

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夏攻金積石州爲金都統姜伯通所敗

先是夏人

攻金武延川金主曰此不足慮恐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出兵攻環州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兵於州境金主乃治邊吏侵夏境罪是月又攻金積石州爲都統姜伯通所敗遣兵入金安鄉關爲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二十所却不克還

案積石軍始於唐宋因之金升爲州元和志以爲卽澆河故城非也今土人猶呼爲積石州其故城在循化廳治東積石關內河州境

三月詔議伐夏

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遠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遺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

未可對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

夏四月金分兵屯平涼涇原諸州置元帥府於平涼

選精兵六萬分屯於平涼涇原諸州以秦州防禦使女奚

烈古里行元帥府於平涼

金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等與李友直謀爲亂都統楊珪誘執之至是安撫司

聞於朝

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相約

爲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爲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効誘友直等執之應所招千餘人納仗阮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族

友直至是以狀聞乃贈八斤及被害

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贖錢三百貫

夏圍金臨洮

初金主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安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兵往援遂圍臨洮扼渭源堡內外不通金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都統烏古

論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報城圍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知臨洮府事陀滿胡土門日爲開諭順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

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夏兵四面往攻金人出兵夜襲夏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大敗解圍還

五月戊子金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

秋八月金河州提控曹吉遜通遠軍節度使完顏果勒討程察遜夏人援之月九

遂破西關堡十一月叛賊蘭州奇徹森等誘夏人圍臨洮凡半月圖克們襲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案皋蘭縣志縣治西南四十里有西古城張國常謂卽漢之金城縣治而宋之西關堡也歷代地理韻編稱漢金城縣在皋蘭縣西南宋志載湟州至西關堡里數共計一百五十五里續通鑑長編稱遊川至蘭州二百餘里中除去一百五十五里餘五十里卽西關堡至蘭州里數正與彭澤西古城記五十里許之說適相符合漢金城至明越千有餘年基址應無復存宋西關堡元時始廢至明宏治時不過百餘年基址自應如舊但西古城之名相沿已久故載西關堡於古蹟中

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夏人入臨洮金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於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

十一月夏攻金熟羊砦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使夏人入寇有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并聽遷授於是金兵皆力戰夏衆數萬

攻綏德之克戎綏平皆敗又攻熟羊砦陝西副統軍移刺塔不也以兵萬人拒戰遂卻

案熟羊砦在今隴西縣西北四十里宋仁宗皇祐初築爲砦後陷於金金宣宗宗貞祐中重修亦爲砦鞏昌府志爲首陽鎮以與首陽山不遠故名俗呼扶陽城訛

夏復遣兵八萬圍臨洮知府事陀滿胡土門破夏兵於城下

是歲夏遣兵攻定羌爲金將蒲刺都逆擊潰歸

丙子九年

金貞祐四年夏光定六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夏四月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叛降於金

葩俄向屬夏國金陝

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遣納蘭伴僧賈楡招之汪三郎與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都管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等相繼叛附於金進羊干口金主命優給之賜汪三郎姓完顏氏後力禦夏兵爲金名將

秦州人唐進與其徒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拒却之

金陝西行省報秦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之捷

此四月己丑日事

五月金來遠鎮獲夏國謀者陳田等知夏人將圖鞏州關長安

命陝西行省嚴爲之備夏人修來羌

城界河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遣兵焚之俘虜甚多

秋閏七月金伐夏襲阿彌灣

夏與金屢啓兵端而奏報尙用金年號是時移牒尾署夏國光定年號鄜延路上之金主詔封還其牒命慶陽總管

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曾出環州金主曰聞夏人移軍備其主王城尙恐詐我勿隨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擊夏兵於阿彌海沒其將七百餘人

九月金完顏益都攻阜郊堡

冬十一月以程彥暉攻圍鞏州迫及川界命別州副都統劉昌祖移住西和州

以備之

是月金元帥右都監完顏
麟布奏大敗夏人於定西

十二月金議來伐夏國

金主與皇太子議伐夏以右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占里
中倫攻圍省夏諸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刺塔不也

攻威遠安
會等州

丁丑十年

金宣宗興定元年夏光定
七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正月夏兵三萬自甯州還金帥慶山奴以兵

邀擊敗之

時他將侵金者亦屢
爲赤蓋合喜所敗

夏四月金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趙方李鈺董居誼俱便

宜行事以禦之

五月癸卯蘭州李平等叛金張辰盡擒之

命蘭州水軍千戶李平苦提控蒲察燕京貪暴殺之以叛遣使至夏陳可取狀遵瑣

命兵應之已而平脅其徒張辰俱行辰以計執平等殺之夏兵乃還

秋七月夏人圍金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

八月戊申木波賊犯金洮州敗績遁去

冬十二月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瑣奔西涼

夏與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爲役屬繼征伐日多不堪奔命禮儀漸疎

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瑣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還

案錢大昕養新錄太廟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瑣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桎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瑣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金鳳翔副都統軍完顏贊破天水軍遂犯四川

戊辰迫湫池堡已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

是年成吉思汗
伐西夏圍王城
王城者夏王都
城今之事夏都
涼西夏主走西

戊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蒙古太祖十三年

春正月戊子金人圍阜郊堡壬辰利州將麻仲

率忠義人焚秦州永甯砦

是月乙酉金陝西行皆獲歸誠人言蒙古兵圍夏王城遂傾命其子居守而走出西涼詔諭諸帥府明斥堠嚴守備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而去乙巳沔州都統王大才馬蹶死於河池

金張行信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察使時二月辛亥日也

三月丙午金人破阜郊堡

死者五萬人先是安內約夏人會師攻秦鞏夏人不至遂有比敗

案皂郊堡在秦州南三十里宋置其地有皂郊堡山明一統志皂郊堡木榷場也下視秦州赤谷川往徽成縣必由之大路循嶠家山入谷路尙平坦再五十里至娘娘壩則鳥道崎嶇不易行矣

金人焚湫池堡而去

戊子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忠義人復皂郊堡金副統軍完顏贊包長壽遁去沔州軍郭雄追斬贊首長壽以身免己丑沔州都統劉昌

祖至皂郊堡辛卯忠義人十萬餘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王逸傳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癸巳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

夏四月丁巳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金人合長安鳳翔之衆復

攻皂郊堡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師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

案黑谷關在今成縣北四十里大山喬林跨連數郡下谷為東河水所宋置黑谷關於此雞公山在隴西西和之間

金人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

己未金人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關執王立斬之

五月丙戌金陝西行省言四月中鞏州行元帥承裔遣提控烏古論長壽納蘭

記僧分道侵犯

長壽出鹽川鎮記僧出鐵城堡皆克捷而還乙未第鳳翔秦鞏三道南征將士功各遷其官

秋七月夏人犯金龕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

案金縣志龕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宋元豐四年置砦於上元佑七年廢紹聖三年復修路徑險仄人跡罕到又小龕峽在縣東南十五里兩山相對袤約十里形勢巖巖半山有黃猴洶洶石壁朱書尚存

夏人復犯金龕谷夾谷瑞大破之

時七月甲午日也冬十一月戊子夾谷瑞復敗夏人於質孤堡

開縣或疑疑近
著西夏紀疑疑
谷與質孤堡是
一事誤諸谷在
今喻中質孤堡
僅在今定西縣
固明是兩地也

余闕唐兀族世
屠武威西夏亡
徙居廬州後死
節賊忠宣
此與嘉定二年
多十一月夏主
安金納女與金
和好案語俱引
元朝秘史元末
入中國以勸文
字原來如此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金鞏州且來趣師

甲午太白晝見王士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命統制賀俊李實引兵發下

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與元副都統陳立出大散關與元統制田胃爲宣撫司帳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賀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鹹川鎮王寅賀俊等自來遠鎮進攻定遠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己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庚戌金人犯堡郊堡沔州統制董昭等與戰大敗王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退師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

皆罷兵

四川宣撫司以張威不進兵罷其軍職

是歲蒙古主約唐兀族出兵征回回

以回回殺蒙古使臣故也蒙古差人去對唐兀惕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

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力氣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選

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佑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

案唐兀氏即河西賜姓廿二史考異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直河西諸國按唐兀即河西吳海王氏家譜序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乃服

世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傳有唐兀又有河西蓋史臣不通譯語而誤重出耳

己卯嘉定十二年

金興定二年夏光定九年蒙古太祖十四年

春正月金人復侵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

吳政拒戰死之

金犯湫池堡守將石官拒退之復攻白環堡守將蕭煜拒退之金人遂焚成州犯河池守將張斌遁去又攻黃牛堡吳政戰死金人入之

夏四月金以知臨洮府事特嘉喀齊喀

一作石蓋合喜

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

鞏州

金選精銳六萬屯平涼

此四月戊辰日之事

五月金人侵夏隆州

夏兵屢犯通泰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合達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

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

六月甲子朔金以河南統軍使實嘉紐勒歡

舊作石蓋女魯歡今改

爲元帥右都監行平

涼元帥府事

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控制西陲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防

是年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葭州之通泰葭刺史烈王家奴戰人錄泰

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
兵者代之故以命賈嘉紐勒歡

秋八月癸未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會夏人傳檄招

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戊子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縣退守仙人原辛卯金人復侵西和州守將趙彥訥設伏以待之戮其衆乃還

案南宋紹興間陝西盡入於金宣撫使吳玠移岷州河於白石鎮據南山建城遂僑治於此十二年金人請和以岷犯金太祖諱名改爲西和州以淮西有和州故加西字明洪武初始移今治

冬十二月金致答書於夏國王

初夏有書抵金告和至是答書曰以生民爲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

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體叛歸卻而不受孽宋旣服免其稱臣苟可利於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特我寶鄰盟誓旣百年於茲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帶意同盟墮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質至於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信使特任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矧此輻輳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維茲不類乃我同仇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旣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閭牆猶可禦悔况同舟何患異心旣有感言當如來約

金寶嘉糾勒歡城鎮戎

行平涼元帥府事實嘉紐勒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

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上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金主嘉納焉

金議收復蘭州不果

金廷議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內族白撒以兵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輿元抵洋州而還縉涉險阻數

千里士馬疲瘁未得少休而欲重爲是舉其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金主從之

是歲夏大舉攻金環州

時環州城中軍不上二千刺史虎筠壽以老幼婦女登城度夏人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夏

兵驚潰南走被斬數百人擄牛羊萬餘頭

案木波城今爲鎮在環縣南四十里舊爲堡後訛爲木鉢舊有唐時所築之城歲久城廢鞠爲草莽明成化七年套虜數侵掠逮馬文升提兵禦邊遂命郡同知薛祿城之鎮既城兵糧俱聚鎮以人實中復立遞運所以轉軍資虜自此無敢南入矣李夢陽環縣道中詩有水抱琵琶寨山銜木鉢城之句

此節見元遺山
虎筠壽神道碑

成武縣金置在
今歸甯縣西南
四十里

夏人侵金威戎城

時威戎民飢且地震城圯夏兵乘隙攻之威戎令商衡率蕃部土豪守之不克

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

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二月夏攻金鎮戎金師敗績

夏四月夏攻金新泉城敗績

先是金興定三年四月金以赤蓋合喜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至是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

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倫世鮮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於新泉城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騎兵三萬薄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兀兀名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部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嚴其後斬首甚衆

六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代金

先是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議夾攻金人至是丙遣書夏人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

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委丁焞節制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

案武階備志丁焞字晦叔階州福津人官至太常寺丞遷郎中甯宗朝受命使金直祕閣陳宓餞以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嘉定八年正月己卯復奉詔賀金主生辰遷太傅少卿出爲利西路安撫使代安丙兼知興元府會金衛紹王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蓋以重兵宿鞏州夏主遼頊畏其侵逼乃遣其樞密使宥塞都招討甯子甯赴蜀議夾攻金人

聶子述俾煇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子述罷去煇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後夏書再至又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聞始權詞應之復以煇節制諸路軍假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丙申出師已酉飲至

秋八月夏攻金會州陷之降其刺史烏古論世顯

夏國主遼項遣萬衆圍會州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碧出入陣中金同

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引矢一發殪之又一矢貫人兩手於樹夏兵憤併力攻之城遂破擒祿大及其弟蝦蠟憐其技囚之守將烏古論世顯降關右大寢金詔有司移文與夏議和

遼項不納

夏人進圍定西州與金節度使烏古論長壽戰不克

初金內族白撒上言宋境岷州宕昌東上抄一帶蕃族昔

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甯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金主是其言至是夏國主遼項以兵三萬復犯龜谷爲夾谷瑯所卻乃從高峯鎮圍定西環城爲柵執烏古論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壽不顧偕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衆甚

西甯州故城在
今會同縣東三
十五里距故安
定縣甚近

九城志天裕二
年曹安遠塔即
今通渭縣東南
六十里之安遠
鎮與甘谷縣接
界

金陝西路行省承裔報定西州之捷此八月壬午日之事

夏使甯子甯以伐金來告四川宣撫司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寧州會師

九月夏破金西甯州再圍定西夏兵略綏州安定堡進攻西甯金行元帥府事赤蓋合喜發兵救未至夏移兵臨洮烏古論長壽先伏兵五千於定西險要間夏兵逆戰不利會西甯已破併攻定西長壽力擊不

退攻益急長壽棄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眾乃解去

夏遣兵攻金鞏州且使人趣我師會攻西夏大將你患丁兀名二人獻計於夏主遵項曰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臨洮積石河

洮諸城不攻自下遵項從之遣樞密使甯子甯蒐名公輔率兵二十萬攻鞏州金行元帥府事亦蓋合喜遣兵拒敵一日十餘戰夏兵退回南岡尋以精騎三萬薄城合喜出城奮擊夏兵敗劉將劉打甲玉等破擒子甯遣使入四川趣師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信督諸將張威王仕信分道進兵克來遠鹽川兩鎮及定遠城會於鞏州城下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殺傷者萬計遂焚攻具拔柵

自安遠皆退師合喜先伏甲要地邀擊之夏兵失亡甚眾

冬十月夏使程信來約共攻金秦州不從宋史甯宗本紀按黃震古今紀要作安丙約夏人合攻秦鞏夏兵爽約不至我師敗

續與宋史異

金主諭陝西行省圖復會州

此十月辛巳日之事

十一月夏人殺金會州刺史郭祿大弟蝦蟆逸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善射應募金宣宗興

定初祿大以功遣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至是攻夏會州祿大遙見主兵者人馬皆金甲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發矢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夏人大駭城破祿大兄弟被擒誓死不屈已而同謀歸金自拔髭鬚以改狀統事覺祿大被殺蝦蟆逸還金主思祿大之忠命復遣其子伴牛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逸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事

辛巳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夏五月金內族白撒諭諸蕃族討西夏

初白撒言近詔臣遣

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季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圖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爲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遣官授職以獎勸之金主皆從其請至是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合諸蕃族討西夏

夏國吏部尙書權鼎雄卒

鼎雄涼州人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安全纂逆棄官入青巖山不出遵頊立召爲左樞密使嘗奉使謝金

橫賜與接伴爭相見儀金人服其論正及進吏部氣
宇肅然抑僥倖拔淹滯雖在亂離中無敢干以私者

冬十月夏人侵金龕谷及積石復以萬餘衆攻定西金同知蘭州軍州事郭蝦

蟻逆戰夏人敗績

時郭蝦蟻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

夏人復攻龕谷爲白撒所敗

案龕谷卽今榆中縣宋初爲寨後爲堡金世宗時升爲縣屬蘭州哀宗正大三年以縣爲金州治所元至元二年并縣入州明改爲金縣清仍舊餘見第八卷慶歷二年春正月九

卷元豐七年冬十二月注

夏人犯金定西積石之境

此十月丁卯日之事

十一月乙未夏人復攻金龕谷

是歲夏人遣兵入鳳州約共攻金不納

先是安丙嘗納夏合從之請會兵攻秦鞏而夏兵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至是夏人復攻金遣百

騎入鳳州邀邊將出援兵四川制置使崔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恐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有言

壬午十五年

金宣宗天光元年
夏光定十二年

春正月夏人陷金大通城金復取之

先是夏兵數十萬分侵龜谷廊延大

通諸城遂破大通據之金主命白撒等發兵襲夏人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二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溪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敗夏兵千餘於踏南寺因圍大通城分兵奪其橋與夏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橋西遁金人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

案大通城在今青海省大通縣迤北中隔達坂山距浩亶河發源處甚近清雍正二年以其地北阻祁連南襟浩亶通西甯甘涼大路設大通衛築城周六里高二丈門四城樓角月城月城樓均如之乾隆二十六年改衛爲縣遷縣治於白塔城即俗所謂之毛百勝堡也宋時所築之城稱爲北大通今縣治面積東至燕麥川接西甯縣威遠堡界西至黑林閣門外接青海界南至黃家寨接西甯縣長甯堡界北至大雪山接甘州界縱橫約三百里面積約二千五百八十里

又案今大通縣劃分五區中區毛百勝堡即縣城東區則有祁家堡古婁堡破門堡新莊堡舊莊堡涼州堡河州堡向陽堡共八堡南區則有廟溝堡永安堡柴家堡平路堡東流堡黃家寨楊家寨毛賀堡石山堡新添堡共十堡西區則有多洛堡陽化堡遜讓堡極樂堡雪溝堡良教堡樵漁堡共七堡北區則有李家堡阿家堡元墩堡多隆堡興隆堡豐稔

堡紅山堡共七堡合全
縣區域共三十三堡

二月乙酉金陝西西路行省圖復大通城

請以厚賞募河西諸蕃部族寺僧闡復大通城金主命行省樞密院籌之

案大通河古城在今永登縣西一百三十里宋神宗熙寧間王韶使王厚收復河湟因大通河地形險要控扼夏境乃築塞以制夏人

秋八月積石州蕃族叛金附西夏

金鞏州提控尼麻古三郎討之獲羊千頭

冬十月夏人掠金德順之神林堡

先是秋八月夏攻金德順至是又掠神林堡堡屬德順今隆德縣地

十二月夏人與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戰於質孤堡敗績

案質孤堡即智固堡舊屬宋後陷於金宋史元豐五年置質孤堡西至東關堡三十六里六年廢元祐五年復修尋廢金史定遠去質孤堡一十五里蘭州府志質孤堡在皋蘭縣東五十里買子堡亦在縣東五十里金縣西北五十里可知質孤堡與定遠鎮買子堡相近金縣西北五十里有廢堡一俗名上古城距定遠鎮二十里買子堡十餘里其即宋之質孤堡歟東關堡即今蘭州之東關鎮定遠廢縣本名李諾平今爲驛在榆中縣西北四十里俗呼爲豬嘴者也

是歲蒙古征西夏

癸十六年金天光二年夏光定十年春二月夏主使太子德任伐金不果德任諫曰彼兵勢尙強不

若與之約和違項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違項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以德旺爲太子

夏人掠金隴安軍先是金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困敵來攻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至是夏人聞金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隣日與將士宴飲不

治軍事乘間出兵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

案靜甯州志宋隴干城屬渭州慶歷二年建德順軍隸秦鳳路元祐八年置隴干縣爲軍治金初屬熙秦路皇統二年升爲州大定二十七年改屬鳳翔路貞祐四年升隴安軍節度元初仍曰德順州以州治隴干縣省入尋改曰靜甯州屬鞏昌路明屬平涼府

秋七月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通期沒及答那寺僧奔鞫等拒而不從

案金史地理志積石州下刺史本宋積石軍溪哥城大定二十二年爲州戶五千一百八十五縣一懷羌西至生羌界八十里城三循化西至生羌界一百里大禹臨河下界來羌臨夏邊堡三通津臨灘來同明史地理志積石州元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正月改置積石州十所循化廳志積石關內地平坦七人稱呼爲積石州卽唐宋積石軍金元積石州故址其地在今河州境內然關外皆循化廳所轄又按一統志積石山在河州西北接西甯界亦曰小積石山本古唐述山元和郡縣志積石山有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

清光緒二十一年
河邊之亂大
吏以西南寺僧
爲營長夫固有
所本矣時人大
多所得毋少所
而多所怪耶

州庖罕縣分界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庖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
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循化竊志小積石山在聽治
之北不及里黃河北岸嶙峋峭拔全體皆石迤邐東去約六七十里黃河行山麓之南趨
七門墩折而北傍山行過起臺溝口南岸亦有石山東之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也
至積石門始出峽州以積
石名殆指小積石山也

慕壽祺曰昔唐太宗爲秦王時與王世充戰於洛陽將敗少林寺僧援之立

功者如志操等十有三人惟宗曇拜大將軍餘不受官

裴淮少
林寺碑

嵩洛之間何

異僧之多也金主以桑通答那兩寺之僧抗不從夏詔賞鈐轄正將等官而

給以廩祿

金史宣
宗紀

則是青海之濱亦有異僧矣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

以其出家而外之矣

蒙古諸王察合臺取西夏刪丹州以元帥按竺邇鎮之

按竺邇雍古氏其先居雲
中從元太祖西征積石州

先登拔其城圍河州斬首四十級破臨洮攻德順斬首百餘級攻鞏昌駐兵秦州太宗卽
位尊察合臺爲皇兄以按竺邇爲元帥戊子鎮刪丹州自敦煌置驛抵玉關通西域從定

關隴辛卯分兵攻西和州宋將強俊領衆數萬堅壁清野以老我師按竺邇率死士罵城下挑戰俊怒悉衆出陣按竺邇佯走俊追之因以奇兵奪其城伏兵邀其歸轉戰數十里斬首數千級遂擒俊餘衆退保仇池進擊拔之從平涼慶陽邠原甯皆降初金將郭斌自鳳翔突圍出保金蘭定會四州蒙古主命按竺邇往取之圍斌於會州食盡將走敗之子城門兵入城巷戰死傷甚衆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己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金將汪世顯守鞏州皇子闡端圍之未下復遣按竺邇等往招之世顯率衆來降至是復命鎮守刪丹州後以從征多戰功晉太保封秦國公案程鉅夫撰秦國公按竺邇家廟碑按竺邇古雍氏雲中世族幼孤育於外家日虜要甲因姓舅姓委而爲趙忠智略深長弓馬絕世衣冠材器已顯攻城留地所向無前屬太祖平河湟從太宗下岐鳳取平涼慶原邠涇如風隕草金人固守關河幾二十年一旦忠官假道搆虛如天墜地湧良平之智不及施賁育之勇無所用心碎膽裂莫之能支睿宗深所嘉賞金繇之遂墟己而奉律西征隴西邁定進兵蜀道首集階文守漢陽制三邊納蕃土收後奴成都夔門之戰江油引誘之帥皆其功之較然者多謀尙義愛下恤民所至揀擷戮贖俘囚輯降附則所惠益廣矣子國寶於中統元年從元世祖攻阿魯答兒有功阿魯答兒叛將火都據吐蕃之點西嶺國寶攝帥事討之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宜少緩以計破之遂以精兵襲其後火都欲西走國寶據險要挑戰則斂兵自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捷聞賜弓矢金綺初按竺邇之告老制命徹理襲征行元帥徹理以病不視事國寶乃謂諸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大功既集關隴雖甯而西戎未靖此吾輩立之功秋也乃遣謝鼎與弟國能持金帛說降吐蕃酋長堪薩孟伽從國寶入覲國寶

奏曰文州山川險阨控庸蜀拒吐蕃宜城文州屯兵鎮之從之授國寶三品印爲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花赤與勸陔孟伽皆賜金符時扶州諸羌未附國寶宣上威德於是呵哩禪波哩揭諸酋長皆歸款從國寶入覲國寶圖山川形勢以獻詔授呵哩禪波哩揭爲萬戶賜金虎符諸酋長爲千戶皆賜金符又賜國寶金幣國寶治文州有善政至四年卒延祐元年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

平章政事柱國封梁國公諡忠定其後嗣入禮縣籍
墓壽祺曰雲中踞西北河山之奧原野高博風氣凝厚秉靈異而生其間者不出則已出則必瑰偉絕世之材若按竺溷父子皆有功於甘肅警珥蟬聯世濟其美其不謂間氣之歟
所鍾

九月朔日有食之食既色淡無光西夏興慶府城外大風拔木

冬十月蒙古圍夏積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鳳翔之役惡夏無禮遣將攻積石州四出抄掠逾旬聞金入圖其後解圍去

十一月金郭蝦蟥與鞏州元帥攻克西夏會州

蝦蟥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

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蟥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乃復爲金所有

十二月夏主遵頊自稱上皇傳位於大子德旺

是月金主璫薨太子守緒卽位是爲哀宗夏主遵頊亦傳位於太子蓋夏

與金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復屢爲蒙古所攻力不能支故有是命運頃在位十三年改元一曰光定至乾定四年乃薨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蒙古木黎華軍克涇原等州

甲申十七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夏乾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春二月夏人結漠北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聞蒙古主

征西域未還遣使結漠北諸部以爲外援陰圖拒守計諸部出兵應之

三月金人迫西和州尋引兵還

夏五月蒙古兵圍夏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還聞夏國有異圖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將籍辣思義納

火穴中蒙兵多死思義城守如故

秋八月金鞏州元帥田瑞反

行省軍圍之其母第十哥殺瑞出降赦其罪以爲涇州節度使世襲猛安

慕壽祺曰愚哉其金之哀宗乎田瑞背叛其弟未有不知者及鞏州被圍勢不能支乃殺其兄以降以僥倖於不死赦而不誅已屬法外施仁又用爲涇州節度名器之濫措置之

乖無有甚於此者矣。從此士崩瓦解，不數年，蒙、洮、河、樂、西甯、蘭、廓、積石等州定遠和政、甘塔甯、洮安、隴等城寨皆爲蒙古所有矣。

冬十月夏及金平

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修好。

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吏部尙書鄂良弼報之。

案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十月戊午，夏國遣使來修好。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十月遣吏部尙書鄂良弼等爲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西夏傳：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案夏國和議之成，紀云：二年傳云：元年今從傳。

十一月夏主遣使蒙古請降

沙州圍解，德旺聞銀州不守，漠北諸部潰散。遣使詣蒙古軍前請降，許以質子爲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圍，城中堅守。

牛載軍民困乏，牛羊馬駝殆盡。

案史甯宗名擴光，宗子在三十年改元。四日慶元曰嘉泰，日開熙曰嘉定。嘉定十七年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爲太子，更名昀，封皇子。玆爲濟王，出居湖州。昀

即位是爲理宗。

理宗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夏六月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夏國主德旺

求直言

殿中御史張公輔疏陳經國七事一曰收潰散以固人心自兵興之後敗卒旁流飢民四散若不招集而安撫之則國本將危臣願勞來還定計其室家給以衣食庶幾兵民樂業效忠徇義靡有二心二曰堅盟信以紓國難蒙古孛術魯不魯時堅請三思再議今爲時半載未見兵臨或者尙深觀望急宜遣使納貢以示忠誠使彼師出無名我得徐爲善後臣知言而無補然非此無以弭患也三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銀州失守河西諸隘與敵同之千里之內樓櫓斥堠蕩然無存宜乘北兵暫去繕陞浚濠無事則安堵堪資兵至則扼險可守若任其如入無人豈不殆哉四曰明軍政以習戰守國家向有綏宥諸羌藉以立國嗣爲宋金控據兵勢寢衰今惟料瓜肅精強興靈勁勇明賞罰計功能委之宿將親臣量敵爲進退視地爲攻守或者積衰之後可冀振興五曰聯烽堠以立應援自金源開隙使介不通往來禁絕越人視秦肥瘠無關致蒙古乘隙屢肆兵凶今宜遣使與金約和兩國各置邊烽設偵候此舉彼應彼因此援我兵殆壯敵亦不敢正視矣六曰崇節儉以裕軍儲國經兵燹民不聊生耕織無時財用并乏今將宮中府中浮靡勸臣戚臣賞賚去奢從儉以供征調之用則糧足而兵自強耳七曰觀利便以破敵勢蒙古距國千里初來不拒繼與連兵俾其險阻旣明道路盡熟若不出奇奮擊何以示我兵威後者以王城可守任其連破州郡是猶心腹之疾先起手足可不急爲療救乎今聚境內精兵猶可數十萬果能鼓勵士氣效命一戰客主勢殊應無不勝若狐疑滿腹首鼠兩端亡在旦夕矣德旺善其在

辭切權爲御史中丞

秋七月夏宗室李楨入於金

楨爲國疎族其父因國亂不仕挈楨入金應經童試中選

九月夏與金議和定爲兄弟之國

金以夏爲北兵所逼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爲詔冊使既至境朝議罷其事飛驛卒追還乃以翰林馮

延登來議和李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復數日不決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輪幣甯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正典故俱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尙忍言耶宋以歲幣饋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晤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敵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定爲兄弟之國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夏主旋使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中書左司郎中李紹膺如金報聘

夏納蒙古仇人赤騰喝翔昆

赤騰喝翔昆乃蠻部屈律罕子滅蒙古乃蠻屈律罕走死契丹蒙古主索其子赤騰喝翔昆來投德旺以其同仇納

之給以糧糗

慕壽祺曰當是時蒙古強金源弱婦人孺子無不知之德旺爲保全宗社計宜結蒙歡藉以稍紓國患是年春三月蒙古使來西夏貢遺賈子夏丞相高見其言兩朝相交忠信爲主彼強吾弱勢難背言宜擇宗室之賢者加以王號錫以車旗俾日私林樞密使李元吉亦言金勢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之急二臣者其言切其慮遠德旺不聽是自啓兵端也復以太白晝見詔求直言奉行故事欲國之存其可得乎

是年春成吉思汗征西夏取黑水等城夏避於楚瑯山取甘肅西涼等州郡冬十二月又取西夏兀刺海城漢攻靈州敗援兵遣別將圍金南京即宋故都汴京也

丙二年金正大三年夏乾定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春正月蒙古主自將伐西夏以夏納仇人赤騰喝翺昆及不遺質子也

甯夏人朮速忽里叛西夏降蒙古蒙古主命掌膳事

二月西夏上皇遵頊薨冬十月丁酉夏人報哀於金

蒙古克西夏黑水等城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州德旺遣人撤橋梁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機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度

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勒赤閃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數萬

夏四月蒙古兵駐渾垂山渾垂山在肅州北蒙古主駐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間窘積皆盡

五月蒙古取西夏肅州肅州守將乃蒙古千戶昔里鈴部兄堅守不下蒙古主遣鈴部諭之降不聽鈴部懼城破害及其家先以爲請蒙古主怒城久

不下令屠之惟聽鈴部求其親族家人於死所至是城破得免死者百有六戶歸其田業是役獲夏將阿沙敢不於賀蘭山

蒙古取西夏甘州夏副將阿綽等死之時河西諸州草木旱黃民無所食加以北兵遠來羣情惶恐甘州守將爲曲也怯律光時

怯律之妾有娠不容於嫡以妾配掌羊羣者及里木所娘子生曰察罕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蒙

古主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蒙古主異之乃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弘吉刺氏屢從征伐以功爲御帳前首千戶從攻西夏破肅州進次甘州適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并殺使者併力拒守既而城破阿綽等二十六人死焉蒙古主欲盡城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乃止

慕壽祺曰傳云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河西有天山雪水張掖黑水灌漑民田取之不窮復何旱之有哉乃自蒙古用兵西夏疲於奔命斯時河西官吏日以催科爲事而農功水利有不暇講求者矣水日乾而十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歲旱乎

秋七月蒙古取西夏西涼府

蒙古主進兵攻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札贊力屈率父老以城降於是

撈羅河羅等縣皆不守

慕壽祺曰論者謂元吳崛起朔方首取西涼府而甘州肅州敦煌皆爲夏所有夏以是強宋以是弱河西四郡關係不綦重乎及其亡也河西不駐重兵任北兵如入無人之境何疎忽一至於是豈知蒙古太祖用兵無敵區區西夏其何能支况夏自銀州失守尤速忽里叛降蒙古河西諸州草木早黃民無所得食當是時人心潰散元氣凋傷蒙古主親將

十萬衆由沙磧入河西雖有瓜肅
精強與靈勁勇其如蒙古何哉

夏國主德旺薨南平王睨嗣位

時蒙古主人夏城邑多降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有六在位四年改元一日乾定廟號獻宗史失其諡與陵名

南平王睨清平郡王之子獻宗德旺之猶子也初封
南平王乾定四年七月獻宗薨嗣位史失其年號

八月蒙古兵破西夏應里等縣

西夏應里與蘭州接壤西據沙山東阻大河蒙古主諭沙陀至黃河九渡攻破之

案中衛縣志應理州即今縣治元志甯夏路領應理州與蘭州接壤黃河流於東沙山峙
於西唐靈武郡地其州城未詳建立之始元初仍立州明一統志洪武初州廢三十二年

移建甯夏
中衛於此

冬十一月蒙古進攻西夏靈州

西夏親遺嵬名令公帥十萬衆赴援蒙古主渡河逆戰擊敗之

案新五代史沙陀者大沙磧也中衛縣西四十里有沙坡焉兩山壁立黃河中流由上渡
口入河順流約六里始達岸若由沙坡循山而下有沙磧長三十里至長流水元太祖已
取西夏西涼府諭沙陀至黃流九渡殆即今之沙坡
至此距中衛縣城僅四十里長驅直入平坦無虞矣

蒙古主進次鹽州川遂圍西夏中興府

蒙古兵由今鹽池縣至甯夏

由涼州至中衛
經過營盤水乾
塘子一盤泉長
流水以至沙磧
中間皆沙漠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夏李觀二

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春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

取之遂進攻夏兀納刺城

守城者爲夏宗室子城陷不屈死其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哈扎爾留養之

二月蒙古破金臨洮府

三月蒙古破金臨洮河西甯二州

蒙古破夏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鐵穆兒招諭州將州將僞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以待忽都鐵穆兒至伏發馬蹶幾被獲千戶昔里鈴部授以所乘馬還兵擊敗夏

兵遂破沙州

蒙古拔金德順州

今甘肅靜甯縣

金德順節度使愛申進士及判官馬肩龍死焉

先是李文秀據

秦州金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進士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救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北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其危之愛申進士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圖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吾未識愛申進士乃知我士爲知己者死耳吾圍入德順中假肩龍判官括民兵九千以守二旬餘城破俱死之金主詔立褒忠祠合祀焉

夏五月金人與蒙古阿朮魯戰於合刺合察兒之地敗績

蒙古時盡克夏城邑其民穿擊土石以避鋒鏑

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

關方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

案固原州志六盤山在州西南接隆德華亭二縣界古謂之絡盤道亦云六盤口元世祖自和林有事陝蜀恆屯兵於此歲甲寅夏五月庚子世祖駐六盤山又憲宗八年夏四月

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是年秋七月留縉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鷄攻重貴山此舊六盤道也今所行者爲新六盤道

蒙古兵陷臨洮金總管陀滿胡土門死之

明年二月己丑金人以臨洮總管塑像入褒忠廟書死者子孫名於御屏量材官使

之

閏五月蒙古主

是年成吉思汗七十三歲

避暑於六盤山

蒙古主留師圍夏都城自渡河取臨洮西甯等州至是避暑於六盤山

六月夏主覲力屈出降蒙古

時太白入東井地大震西夏宮室多壞王城夜哭蒙古諸將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遣民時諸將爭掠

子女金帛惟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卒病疫得大黃輒愈所活幾萬人先是蒙古主來攻覲自念屢敗今已全境被擾不能復振惟有乞降遣使入蒙古軍願立誓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爲子蒙古主允其請又以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自來朝謁蒙古主亦允之告以今我尙病且無來令脫命扯兒必前往安撫會蒙古主卒諸將遵

蒙古征西夏宗
中興府金良宗
開之召陝西行
省及陝州總帥
完顏訖可魯寶
地帥訖石烈牙
吾塔赴汴議兵
事

遺命取颯殺之先是颯遣精方國使王立之如金未復命國亡金主以立之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有高智耀者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以夏亡隱居賀蘭山不仕

案金史西夏傳贊夏之立國久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拓拔氏按唐書黨項八部有拓拔部自黨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拓拔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五代之際朝輿夕替制度禮樂盪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教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僑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至是乃亡傳國十三世凡二百五十八年其都會卽今之甯夏

慕壽祺曰夏州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爲關右之患李氏係出拓拔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歷唐五代以至於宋世有西土蒂固根深加以繼遷心知兵要收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延河七州悉券肩而克此其志固不在小宋不能圖之於初所謂臥榻之傍一任他人新睡馴至元昊一起中國疲敝竭天下兵力將非韓白喪旋覆師夏州一隅亦似燕雲十六州拱手而授之他族元昊知宋室虛弱復以其勢力擴其幅隕吐蕃搭搭張掖交河莫不從服宋之相若將鑒於前此玩寇蹙境之失計閉關自守苟安目前不

敢輕動大衆橫挑強虜遂以朔漠一隅與宋相終始語云消消不絕將成江河豈不信然乎哉

耶律楚材毀西夏國所製文字

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羣羣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繫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

俄羅斯滅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滅東羅馬而變其風俗

蒙古滅西夏耶律楚材復摧殘其文字是為滅國新法

慕壽祺曰西夏在當時為獨立國與宋相終始幾三百年故其文字亦別為一種奇矣哉耶律楚材隨蒙古主滅西夏凡野利氏所製造悉摧毀無遺而散落人間者其光氣究不

可掩以余所見武威西夏碑純係蕃書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天祐民安某年立蓋夏主仁孝年號乃近年敦煌石室所發見靈州修城時所獲之經卷皆野利氏製豈神靈為

之呵護耶其未發見者尙不知其凡幾誰謂西夏果亡也哉

蒙古主次清水縣西江

案後五代時王仁裕夢以西江水浣濯腸胃因題其集曰西江此西江即西漢水一名犀牛江者也流逕禮縣城西十人謂之西江宋寶慶二年蒙古太祖次清水縣西江攻德順

軍清水等城此西江在清水縣東北

又案漢水發源嶓冢而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西南六十里西漢水發源此山漢志所謂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者也一在漢中故甯羌州東北

凡一國之語言文字宗教等足
以表著其國之
特性者謂之文
性元毀西夏文
字俄滅波蘭禁
皆消滅其國性
也何牙利羅馬
奧合而猶用馬
加語言文字欲
保存其國有

嶓冢山有二

元史成吉思汗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於河套東南之

九十里漢水即東漢水發源此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蟠冢縣有蟠冢山漢水出焉者也然

班固於西縣蟠冢上誤加禹貢二字又以氐道為禹貢漢水所出鄂元亦踵其謬後之說

東西漢水者率混糾紛其誤皆原於此

冬十二月蒙古主特穆津殂於六盤山少子圖類一作監國蒙古主在六盤山病

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瀆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

訖而卒第四子圖類監國

案史元太祖姓奇渥溫氏深沈有大略初雖臣服於金觀其對金使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此輩庸奴亦為之耶何其雄也後任用耶律楚材驅輿幹維河由是連兵用兵征西域屠幾里城滅回回國至東印度鐵門關角端一見即日班師至是又平四夏其奇勳

偉績甚衆在位二十三年以宋寶慶三年冬十二月殂於六盤山年六十六葬起鰲谷第四子圖類監國是為太宗

戊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蒙古元拖雷元年春三月金將完顏禪華善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舊作陳和尚今改大

敗蒙古兵於太昌原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忠孝軍提控完顏禪華善出應命許之禪華善即擐甲上馬以四

十一頁各已各已編錄上二

蒙越沙漢鐵騎縱橫時代 宋理宗

福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舊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中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畏離制禪華善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陳諸軍倚以爲重明年三月乙亥金以忠孝軍總領完顏禪華善有戰功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

案金史正大六年二月丙辰金以蒲阿權樞密副使奏言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是年冬十月蒙古兵駐慶陽十二月詔副樞密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據是以觀完顏禪華善戰敗蒙古兵應在宋紹定三年與金正大七年之春三月宋史地理志甯州定平有太昌鎮在慶陽府甯州東南

冬十一月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推官賈子坤死之

陳寅竇謨隔待制成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

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毅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特以爲固已而進徙他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迺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明晨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徧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猶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王銳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事皆觀望不進銳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

開初宋謙等修
元史成急就
上自十敘通前
下迄太定憲三
宗事實每多疏
漏作者採私家
紀載詳人所略
想見全盛時戰

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鴆酒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
望關焚香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
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殺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
後與俱縊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十緡卽其所
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文華閣待制諡襄節買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郡人嘉定十
三年進士爲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
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祀忠義祠

案西和縣志陳襄節公墓在縣崆峒山北南宋紹定元年冬十二月蒙古入西和州襄節
死之闔門二十八口俱附葬墓傍庚山甲向前後三十八步左右各二十步前邑令奚士
恂立碑題曰宋西和知州襄節一門全節之墓又買承議郎墓在縣崆峒山南與陳襄節
同時死闔門十二口俱附葬墓傍西山卯向前後各九步左右各十六步奚士恂立碑題
曰宋西和州推官買公一門全節之墓又大路之西立陳買二公神道碑

己丑二年 金正六年蒙古太 秋九月金洮河蘭會元帥顏蓋蝦蟻進西馬二匹 主金

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
其力既入進卽尙旣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

案蒙古太宗諤格德依即窩闊台太祖三子嗣帝位其子古山克卽定宗又別子

勝攻取爲一世
雄豈第成吉思
汗權亞筭賦無
敢或低括也

之後海都圖里汗

史作拖雷

太祖四子亦稱也可那顏又曰烏魯克那顏成吉思

汗常稱之曰奴可兒圖里義爲鏡堯後蒙古人諱言圖里稱鏡爲庫思古其

子蒙哥卽憲宗呼必賚

史作忽必烈

卽世祖至世祖至元十三年始統一華夏至

元九年已改國號曰元

元史太祖十四年己卯將伐西域臨時也遂

卽也速凱特

夫人勸帝預定嗣立

帝集諸子羣臣會議太祖四子朮赤爲長帝欲立之朮赤母孛兒台夫人初

孕時蔑兒乞人修宿怨來掩捕太祖匿於不兒罕哈勒敦山未被獲獲孛兒

台而去太祖乞師於客列亦部長汪罕復得札只剌部長札木哈助兵乘夜

縛筏渡勒豁河襲取蔑兒乞孛孛兒台以返比在歸途朮赤生倉卒無襪

兒具乃搏麵如籃形置於騎以載歸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名之曰朮赤

後之禦敵者必
俟要隘盡失敵
臨城下而後爲
之防噫晚矣

然卒以是見輕於諸弟仲弟察合台尤與不協至是會議副立察合台

太祖次子

至嘗之爲蔑兒乞種故尤亦不得立遂以三子窩闊台嗣帝位是爲太宗

冬十月乙未蒙古兵入金慶陽界

命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援師請和蒙古不受

十二月蒙古圍慶陽金遣伊喇布哈救之

先是金主欲遣使諭意於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鄂州六日能往復乎華曰曷日可馳

三百里應曰能如期宣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有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爲難今蒙古兵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也之要隘也

詔副樞蒲阿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救慶陽

庚三年 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

春正月壬申金副樞蒲阿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解

慶陽之圍

金主命簽樞密院事額爾克屯鄂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初蒙古遣翁鄂羅爲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洩事機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

滿乃遣翁鄂羅歸語之曰我已准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羅還白之蒙古主怒議遣皇弟圖魯伐金布哈之馭軍也無法好趨小利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彝憂

元胡入華對於
所滅金人謂之
漢人年滅宋人
謂之南人蒙古
諸臣欲殺漢人
深矣釋族之意
見
金主吳乞買為
儲君時嘗欲盡
殺南人其排除
漢族與蒙古同

漢志每年二月
一日大族姓
者於本家筵席
然六月十八日亦

之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行酒至蘇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信有之乎蘇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而論無後言也是日蒙古定諸路課額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言地稅商稅酒醕鹽鐵山澤之利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太廟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用楚材言定課稅酒稅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二

十取

案元初分人民為四階級曰蒙古本部人屬之曰色目西域諸國人皆屬之曰漢人舊金領土內之漢人契丹人女真人高麗人及雲南四川二者之漢人屬之曰南人除西川外凡舊宋領土內之漢人屬之當時鄉會試分兩榜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凡內外各行政機關皆以蒙古或色目人為長官而漢人南人貳焉案耶律楚材遼之宗室也初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遼國建官制度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元太祖時遼雖亡而耶律氏猶為貴族故用之

楚材墓在北平
八里宜禁
擬鐵八里宜禁
樵探並建祠以
表章之

慕壽祺曰耶律楚材之功大矣哉自成吉思汗平定西域漸入中原我皇帝子孫已在鐵蹄蹂躪下矣而蒙古羣臣以漢人無所用請盡殺之使其血流入地中以待來春草木暢茂好牧牲畜是直以人類爲牛馬人血爲肥料當時漢族衰微無一人敢言藉非楚材爲之解救則漢人無噍類矣嗚呼若楚材者豈僅萬家生佛已哉

辛卯四年

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

夏五月丙戌朔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

以四川置制司言其

措置邊防之勞也

秋八月蒙古主次臨洮

命總帥汪田哥以城利州聞欲爲取蜀之計

壬辰五年

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

秋七月辛卯金簽民爲兵

鞏昌民百一十人赴援

冬十月金以汪世顯爲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窮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

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完顏仲德爲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秋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行省

事於陝西金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得保擬遷鞏昌以粘哥完展爲行省

甲午端平元年金末帝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春正月汪世顯殺金秦州元帥完展送款於蒙古

完展開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亦知蔡兇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圍之遣使約會州帥郭蝦蟨併力

破鞏昌蝦蟨不從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粘哥完展送款於蒙古主

乙未二年春蒙古太宗七年蒙古主遣皇子闊端征秦鞏端平元年金已亡

秋八月趙彥呐遣兵守仙人原蒙古兵至彥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來救力戰却之

冬十月蒙古兵略河池池曹友聞部分諸將擊退之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寶慶二年改辟天

水軍教授是時知天水軍

明王按察鹿記
李文忠兵至錢
橋僑周平章潘
鳳羽其人請車
門納狀千古
與此相同千古
文章一大套也

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蒙古關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接道左關端問曰金亡

已久汝不降果誰爲也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民是以降也關端大悅戒其部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趣大安關端資其糧械隴人尙氣節聞世顯報顯事仇降蒙古皇子關端後人爲其狀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待罪邊疆非心慕乎華榮乃志存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等於倒戈民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於職方欲溥覃於天澤謹將鞏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

案汪世顯甘肅漳縣鹽川鎮人系出旺古族初仕金以戰功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都總帥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窮迫世顯發家資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鞏昌衝要地以完顏忽斜虎爲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膂力同守出保石門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兵自奮糧械精贍天興三年金亡時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願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己以紓斯人之禍會元太子關端入蜀次於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降關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關端大悅戒其部下秋毫無犯當是時縫鞞爭血肉中原而鞏昌一路生靈無恙皆世顯所卵翼也關端旣下鞏昌俾世顯仍舊職

慕壽祺曰余遊隴西萬壽寺老僧告余曰此故金兵馬大元帥汪世顯之故宅也世顯降蒙古父子兄弟俱握兵符固一時之盛也今安在哉東閣平津廢爲車庫李衛公故第爲楊氏馬廠敕國夫人宅後乃爲奉慈寺浮雲變滅何常之有萬壽寺今已改爲市場矣滄海桑田可慨也夫

十二月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曹友聞戰却之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三年蒙古太宗八年春三月階州岷州宕州十八蕃族降蒙古

秋九月蜀將曹友聞與金人戰於雞冠險死之

時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

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可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騎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謂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其弟萬引兵上雞冠險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迎戰敵將八都魯擁衆萬餘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將舉烽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游奔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李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

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率精兵二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總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前軍前軍不動大軍伏二百騎道旁虎衆啣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泥濘深沒足宜俟少齊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棉裝代鐵甲經雨濕濡不利步鬪黎明大兵益增適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嘗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歎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待贈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諡曰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增迪功郎

案宋史本傳謝枋得程漢翁詩序云余從先朝名將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稍軀報國不畏鋒箠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公等五人隱居通議云所謂曹毅節則友聞也與彭文子余養夫皆偉然英傑之士有大功於西陲者宋詩紀事載安如山詩云將軍精悍姿齒齒碎金石在昔童稚中但聞飽經術縱橫騁柔翰丹旆間金碧有司塞明詔敵邑屈詞伯芹香春水生冠玉侍重席脫略章句陋搜抉窮理窟未及文化成其如王士宰丈夫報主願豈必當泔秩愴然請去位滿面秋栗烈糾合熊虎羣旌旆揚廣陌正當磨厲同一鼓拔勅敵屯兵沔水源千里斧藏藏浩蕩排煙爨西澗安帆艤奈何國無人腐儒乘旄鉞賞予入私門金湯授盜賊公時奮臂爭反遭獻玉別三軍視馬首慟哭下天壁功成坐齟齬憤怒鬚插戟中宵拔劍起肅肅振勁鬪吐氣風雲生擎旗陷堅列貫穿死生地蹀血天地黑勢雖衆寡懸形未雌雄決路

窮斷首尾衆靈乃手格豈知龍虎逝黯淡山川色百萬尙震驚嗚呼死諸葛長城但自壞于古痛稠結肉食無遠謀野史有直筆酒酣歌節士晶霜月白如山字汝止廣漢人善擊劍讀經史百氏之書端平甲午安撫曹友聞辟掌書記不期友聞戰死如山往收其骨藏諸其先人之側乃東下老於會稽直齋書錄解題云理宗端平三年丙申歲九月二十日夜沔州都統兼關外四州安撫知沔州曹友聞戰死之後北兵入蜀五十四州俱陷破友聞初以明經登丙戌科二年授綿竹縣尉制置桂如淵擢爲天水教授與田遂陳瑀俱招忠義官至員外郎自乞換武積官至眉州防禦使左驍衛大將軍朝廷贈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諡曰節所部皆精銳北人畏之曰短曹徧身膽時人呼曰元戎制勝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是役也北人主將統兵者四太子并達海也元劉麟瑞昭忠逸詠云雁塔名香本一儒執爰幾度爲前驅元戎却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花石峽嚮忠勇奮水牛嶺度死生殊英風壯節誰能匹千載人稱大丈夫勇戴兜鍪學六韜赤心報國是英豪徧身膽在存全蜀蓋世名高懼短曹雞堡出奇師旅沒龍門盡銳弟兄勞當時制帥猶多計獨向深山遠遁逃按如山詩公時奮臂二語正有事實惜無可考又是役元主將統兵者太子關端其大將則翠昌汪世顯也

案徽縣東南六十里亦有鷄冠山其陽曰鷄冠隘而宋曹友聞兄弟禦金人之鷄冠隘則在漢中府沔縣西南六十里龍門山麓去大安驛十里

慕壽祺曰紀甘肅大事應以甘肅之地之事爲斷有關此邦之民生者錄之有關此邦之建置者錄之有關此邦之文化武備者錄之有關此邦之忠臣孝子者亦錄之曹友聞戰敗處雖在四川境而其人則徽縣產也其防線則徽縣地也故於其死也錄之亦善善從長之意閱者其諒之哉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知州事劉銳通判趙汝彞死之

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

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
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跪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
備殺之軍民
同死者數萬

蒙古兵攻會州金蘭洮河元帥郭蝦蟻力竭死之

先是天興末綏德州元帥汪世顯知秦已破矯詔以兵圖之然懼蝦

蟻威望乃遣使約蝦蟻蝦蟻不從世顯竟送款於元復遣使諭蝦蟻以福禍不從甲午春
己巳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蟻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蝦蟻度不能支集州
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粟曰無寶寇兵
日與血戰而大兵不能卒拔及軍十死傷甚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
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蟻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環立火前持劍
以待既而城破奮力死戰格殺數十人矢盡遂赴火自焚而城中無一人肯降者死時年
四十五歲隴人
爲之立祠祀焉

慕壽祺曰當金室淪亡之際所管甘肅區域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望風送款屈膝北庭
者相望也郭蝦蟻守會州身可齎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與城俱亡其大節炳燿
軒轟於宇宙凜凜乎立萬世綱常之大義回視汪世顯等
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義爲隴頭光豈常人之所能及哉

附記蒙古將安篤爾保郭蝦蟻幼子事初金之既亡也甘肅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蒙古主詔皇子闡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蝦蟻猶爲金死守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食盡城陷蒙兵填委以入蝦蟻所部士卒戰久有弓絕矢盡者挺身入火中無一人生降蝦蟻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安篤爾聞之命保其孤慕壽祺曰大豪傑無他惟能得人心而已郭蝦蟻以死報國乃軍官應盡之天職而將校妻女同歸一炬忠義之在人心何其不謀而合也其最難者女奴之從容不迫耳觀其出孤兒於火以存主後仁也言畢赴火與主共難不假存孤以苟免忠也其烈不尤愈於田橫之五百士哉安篤爾爲蒙古不避嫌疑存人之孤以延郭氏宗祀義也世之赧顏求活者何女奴之不若也耶後之絕人子嗣者何蒙古之不若也耶

丁酉嘉熙元年春正月蒙古將安篤爾遣兵戍階州

先是端平三年冬十月丙午蒙古闡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文州知

州劉銳通判趙汝鼎乘城孤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炮手爲先鋒攻之及階文等州既下人心不服至是安篤爾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武漢中當隴蜀之衝宜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南成河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水諱斥堠嚴巡邏守禦遂固

癸卯淳祐三年

是時蒙古鼎瑪錦后稱制

春三月蒙古主以汪世顯爲秦鞏等二十餘州總帥

蒙古

此篇所記皆關
切治道關繫備
風精理名言住
往而在

元初兵差格釋
在在需人其視
學界中人猶之
奴隸然不過暫
時之痛苦耳至
淮蜀間土人皆
沒爲奴鞭笞之
東縛之與清之
處分罪人給黑
龍江兵十萬遠
爲奴有何異乎
斯文掃地莫此
爲甚智識以此
水掩鼻請免徭
役並除奴籍幸
沐允從保全善
類功德無量矣

入蜀世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闕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
奏策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入蜀

辛亥十一年是年蒙古定宗殂冬十一月蒙古主召西夏人高智耀入見智耀言儒者

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
以教育之蒙古主問儒家何如巫醫智耀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蒙古主
曰善前次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案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祖良惠爲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元太
宗訪河西故家子孫賢者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闕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
邸請除之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
嗣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詔復儒士
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時准蜀士俘者皆沒爲奴智耀請
除之帝從其言卽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智耀又言宜做前代置御史臺以糾
肅官常從之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卒贈司徒封甯國公諡文忠

又攷元定宗崩其時拔都東迎定宗已至阿勒塔克山阿爾泰山西支巴勒喀什淖爾西北之山

信乃召諸王大將來會自駐阿勒塔克以待諸王謂會議宜在東方不宜在

西土多不至比及會期大半尢赤拖雷後王無太宗後定宗后亦僅遣使與

議野里知吉帶自西域來會創議遵太宗命立失烈門時忽必烈

卽元世祖

在坐

作而言曰太宗既欲立夫烈門而汝輩輔立定宗豈太宗命耶阿兒塔隆爲

太祖愛女卽有罪當集宗親會訊而後定讞乃不問供狀卽殺之又豈太祖

太宗舊典耶今日之事獨以太宗命爲辭何也言者語塞是時定宗長子忽

察亦黨得父位而太宗後人多不愜衆望太祖臨崩分其部兵於子弟拖雷

以幼子所得獨多諸將帥大率皆舊部拖雷薨後蒙哥諸弟尙幼事皆決於

唆魯禾帖尼有才智能馭衆亦與拔都相親厚故衆望屬於蒙哥別有人建

議拔都最長當立拔都不可衆曰王既不自立惟王審擇一人早決大計拔

都乃曰今吾國家幅隕甚廣非聰明睿知能效法於太祖者不可爲主我意

允太祖用人不
分畛域一切色
目人或與登進
舉凡刺伯由
夏波斯義大利
長晉兒刺麻來
仕者頗多

在蒙哥羣應曰然蒙哥再三讓其弟末哥曰衆謂惟拔都言是聽兄無異辭
今奈何不從拔都言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遂定是爲憲宗

案史定宗名貴由元太宗高闕台之子時蒙古稱瑪錦后稱制四年乃立之在位三年昔
太宗卽位和林善承先志始約宋以滅金旣滅金而侵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定宗受制
母后享國日淺
故未能成功耳

慕壽祺曰元文宗嘗言儒者足尙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也順帝亦令太子習漢人文字
可謂尊儒重道矣而當開國之初有人請盡殺漢人其視儒士與廝養無異又何怪其然
哉蓋漢族已被蒙古征服在鐵蹄蹂躪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高智耀一再陳請不惟避免差徭而聖道亦維持於不敝

甘寧青史略卷十二終

甘寧青史略卷十三

宋理宗

發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二年

蒙古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吐蕃唐古特族建國於跋

西處從此附屬於蒙古

川布即今西藏雅魯藏布河滅吐谷渾據青海之地勢最強盛始通漢十唐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遣嫁其王贊普與之媾和雖稍息烽火於一時然吐蕃傲慢窺唐室虛弱屢寇邊疆史稱唐室疲於吐蕃蓋以此也景雲元年睿宗苦吐蕃之寇不得已再以金城公主尙於贊普建中四年唐德宗再割今陝西以西地與之會盟於清水邊疆稍靖爾後吐蕃國勢偕唐俱衰種族無分立然其殘部猶散處西甯河州洪岷等處及四川邊界元世祖以前已封駙馬章古爲甯濮郡王鎮西甯至憲宗三年又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於四川檄外置魚通今四川省打箭爐黎今四川省清溪縣雅今四川省雅州府長河西亦今四川省打箭爐甯今四川省甯遠府等處之宣撫司世祖至元六年西歷紀元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復置烏斯藏今前藏地宣撫司都縣其地封喇嘛高僧發思巴爲大寶法王尊爲帝師使領其地

案西藏者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烏斯藏種族爲唐古特又曰圖伯將其地原爲四部一日衛二曰喀木三曰藏四曰阿里又書史會要發思巴者吐蕃薩斯迦人也生有異表七歲能誦經典數萬言深通大義元世祖

師之及卽位卽使之製蒙古字頒布天下

慕壽祺曰元太祖崛起漠北執歐亞之牛耳世祖入主中夏吸中土之文化於是舉部落之民族一躍而登世界上之舞臺進化之速有非人所及料者而憲宗時代以文字不同

甘寧青史略正編卷十三

黃起沙漢藏聯橫時代

宋理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此由雲南進入西康

民國七年天水行戰作者身在水之戰備知頗末故書曰靖國軍軍長葉荃來取天水與他本之書寇者迥乎不問

爲進化大障礙思維學術可以造未來之時勢乃尊發思巴爲帝師令製造蒙古新字頒布海內斯爲有學術之國家矣嗚呼可不謂盛哉

冬十二月蒙古忽必賚由臨洮進征大理滅之遂入吐蕃

忽必賚以烏特哩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自

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草囊及楫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蘇固圖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賚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案洮州衛明洪武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創建東至岷州西灣壕六十里南至生番界三十里西至邊牆番界九十里北至臨洮府界景古城一百四十里永樂初設都指揮天順間設守備嘉靖間易守備爲參將萬歷間易參將爲副總兵清設掌印衛守備副總兵各一員後裁衛改爲洮州廳設同知控制諸番屏藩臨羣誠西南之要地也蒙古兵由此取道自洮岷而松潘以達雲南松潘廳卽古龍涸與洮州連界

慕壽祺曰雲南古蠻瘴之鄉山川悠阻僻在西南無與中原形勢也然吾觀

西南用兵之形勢足以出奇制勝者莫過於雲南蓋雲南之險不在雲南而

在西蜀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天下有事以大理爲根本由麗江而

北過金沙上洗岷據秦隴以西南而忽據西北上游之勢天下視聽必且一
新民國七年秋廣東國民政府規畫大西北主義命靖國第八軍軍長葉荃
率所部由雲南出發中經川陝直抵天水北政府聞之方以爲亞夫之兵從
天降也蒙古憲宗由臨洮進征大理滅之遂入吐蕃振威西藏兼有青海洵
善用兵者哉

丁五年

蒙古主憲宗七年

秋八月回鶻貢於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

獨有此何爲却之賽音諤德齊以爲言蒙古主稍賞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戊午六年

蒙古主憲宗八年

冬十月蒙古主至白水江命秦鞏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待

臣德

汪世顯次子也年十八侍元太子遊獵矢無虛發嗣鞏昌便宜都總帥軍出忠浩所向克獲太祖聞其名召見所陳悉嘉納賜名田哥至是憲宗欲取蜀命德臣造浮橋以待大軍

庚申景定元年

夏

蒙古世祖皇帝呼必烈中統元年

夏四月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

挺副之蒙古阿里克布克稱帝於和林

阿里克布克聞呼必賚已立命阿拉克岱爾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

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饑穀時渾塔噶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喇卜和草青居奇塔特布哈同舉事阿里克布

遂自立

於和林

案元史當憲宗崩於合州城下時呼必賚將兵渡淮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憲宗凶計來告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欲成功而還乃渡江圍鄂州會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克郝經請與宋議和率經騎直造燕都呼必賚從之引兵北行諸王哈丹等會於開平轄魯自西域動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廉希憲等力言宜早定大計呼必賚遂即位建元中統阿里克布克聞呼必賚已立遂稱帝於和林阿拉克岱爾及六盤守將渾塔噶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二年冬世祖擊阿里克布克於錫默圖敗走之五年阿里克布克與諸王玉隴哈什等自歸於上都世祖以諸王皆太祖之裔并釋不問惟布拉噶伏誅

案世祖以中統紀元謂統一中國也當是時元之疆城占領亞洲大部及歐洲東北部創立空前絕後之蒙古大帝國其領土之廣與現在俄國相伯仲而地方之富庶則遠過之與現在英國相伯仲而氣脈之聯絡形勢之團聚則遠過之

五月蒙古劉太平果拉哈謀爲亂廉希憲捕誅之

太平果拉哈時駐六盤聞宣撫使廉希憲將至此五月一日乘傳急

渾都海時駐六

元胡鑑贊西北
混一字內皆得
力於耶律楚材
廉希憲諸人之
輔弼也天意蓋
有屬矣

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慮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詢之盡得太平果拉哈與渾塔噶等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果拉哈等

案元史哈刺不花者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爲之副時駐六盤山以兵應阿里不哥商按謂廉希憲曰渾都海既叛若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八春汪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兵既北而阿薩答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刺不花渾都海遇於甘州哈刺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薩答兒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

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畏吾人世祖初分漢地爲十道并京兆四川爲一以希憲爲宣

撫使希憲宣詔旨安諭六盤捕太平亂黨渾都海反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辭未得旨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又發蜀卒令八春將之會有詔敕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方出迎詔人心遂安帝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時獲渾都海黨五十餘人希憲悉寬釋使隸八春其衆大喜咸願效力遂得精騎數千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西渡河趨甘州阿薩答兒復自和林提兵來合諸將戰不利河西大震蒙古主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於西涼大敗之斬俘略盡叛首俱伏誅事聞蒙古主大喜曰希憲真男子進拜平章政事

甘州饑

三年又饑七月蒙古主以鏤銀一千五百錠濟甘州貧民十年六月賑甘州諸驛

蒙古主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

黃河爲甯夏利自古已然由漢唐以迄宋末渠多淤

塞蓋自西夏用兵不暇計及蒙古滅西夏遣郭守敬等先後開濬更立牘堰治渠之法駁備矣

慕壽祺曰河自積石山入河州匯浩魯湟水洪流奔注歷蘭靖而下崖岸陡削水勢湍駛至中衛之西四十里始落平川地名沙頭於此開美利渠爲中衛渠之最大者河由中衛順流而下至青銅峽水勢爲之一束峽口則有秦渠漢渠唐渠大清渠支分節取灌溉之利溥焉近年人心不古民力亦情渠多淤塞之患民鮮疏濬之功以各渠溉田之數計之今日漸就減少不力爲整飭農利將日至荒落矣

六月乙卯蒙古主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

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被徙者戶四百三

十六口一千四百七十九

案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其種類遂蕃江浙矣明初於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其後文教涵濡甘涼河湟之回有登科第建功勳而爲監司大員者矣

又案清同治九年攻克金積堡賊巢光緒二十一年勦平河狄兩處回匪當時辦理善後事宜或謂甘肅四面漢弱回強帶固根深處處棋布河州部落尤衆大東鄉一帶花門生計維艱日惟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與其用兵於後何如防禍於前今渠魁已殲而餘黨實繁請照元初成例徙甘肅回部之強悍者居江南財賦區上紓九重西顧之憂庶爲一勞永逸之計大吏以爲迂闊矧今國基鞏固回漢一家彼歎策徙戎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慕壽祺曰甘涼寄居之回寥寥無幾僞於蒙古兵威納款歸誠其無野心可知矣在彼之意進希朝廷哀矜保其宗教退望庇身有道護其妻兒雖乃高車駟馬所言未可盡信而離鄉去井人所難堪元世祖徙河西回族居彼澤國何示人以不廣也蓋回族團體堅固徙者其身不移者其心誰秉國鈞而多此一舉耶

秋八月蒙古諸王哈丹及巴崇汪良臣山丹州元帥按竺邇大破阿拉克岱爾

渾塔噶於甘州東

蒙古世祖初立阿里克布克亦稱帝於和林糾其黨阿拉克岱爾及六盤守將渾塔噶爲變渾塔噶聞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

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塔噶合兵而南時諸王哈丹亦帥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搗其前哈丹勒精騎邀歸路大

戰於甘州東殺渾塔噶阿拉克岱爾關隴悉平

案元史按竺邇引兵出權碑谷會諸王戰於甘州城東權碑谷俗名東樂大口子山徑四達北迤居延西連灰谷觀音山口其地址在故東樂縣城北十里龍頭山下進口七十餘

里至合黎山交蒙古界有界墩晉三門關明鐵門關皆在焉又北有居延城路伏波所守也

忽都叛據臨洮蒙古主命火奪都等以蒙古漢軍從大軍征討之

蒙古主師次臨洮遣玉律朮王君侯王鑑諭大理不果行

冬十一月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董文用為行省郎中

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

中興自渾塔噶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為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事始於俘

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十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牘堰皆復其舊遂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七為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明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

案遼史宋嘉祐六年即西夏稱縉都五年西夏靈夏二州大水蓋黃河環繞靈州其古渠五一秦家渠一漢伯渠一艾山渠一七級渠一特進渠與夏州漢源唐梁兩渠毗接餘支渠數十相與蓄泄河水又有賀蘭長樂鐸落諸山為之隄障向無水患是時七級渠泛溢靈夏間廬舍居民漂沒甚衆雖天災非人力所能防而隄障工程不固一遇霖雨山水暴

元登河州路脫
思麻路西夏中
興路及鞏昌平
涼路洮慶臨西
中書省及陝西
漢中道肅政廉
訪司

漲冲口斷決沙石壅淤元郭守敬董文用修復唐來漢延各渠更立
牘堰今唐漢二壩是也舊制以薪木明僉事汪文輝易以石工益固

又案史記河渠書自武帝築宣房後朔方西河河西皆引河以溉田又匈奴傳云騾騎封
狼居胥山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率此甯夏河渠所由昉也西

羌傳又云虞詡奏復朔方河西上郡使謁者郭璠激河浚渠爲屯田則開漢渠者虞詡郭
璠矣唐渠不見開鑿由始唐書李聽爲靈州大都督長史於境內復故光祿廢渠以溉田

甯夏在唐時爲懷遠縣隸靈州凡唐書所言靈州皆兼甯夏五原有光祿塞漢光祿勳徐
自爲所築渠名光祿意亦自爲所開然則今之唐渠或亦漢舊渠而復浚於唐耳又考甯

夏府志漢渠一名漢延渠其口開自甯朔縣陳俊堡二道河經府城東而北至甯夏縣王
澄堡歸入西河長一百九十五里八分大小陡口共四百七十一澆灌甯夏甯朔二縣田

五千六百九十分康熙四十年河西道鞠宸咨修康熙五十一年同知王全臣重修各暗
洞并發以石唐渠一名唐來渠其口開自甯朔縣大壩堡青銅峽經甯夏城西而北至平

羅縣上寶開堡歸入西河長二百二十里七分一十三丈大小陡口共四百四十六澆灌
甯夏甯朔平羅三縣田五千七百六十三分清雍正九年重修此渠之最大者也堪與漢

唐二渠并稱者其惟惠農渠乎他如靈州之秦渠金積縣之
漢家渠中衛之美利渠利則溥矣而流域皆不及漢唐二渠

慕壽祺曰余幼隨先大夫之甯靈聽者卽今之金積縣也嘗往來甯夏於漢唐二渠源委
輒知大略漢延大支渠凡十三處曰水磨渠曰大北渠曰菓子渠曰瀉潭渠曰南泉渠曰

北泉渠曰大營後渠曰畢家渠曰各陡渠曰小營後渠曰大高渠曰南毛渠曰北毛渠唐
來大支渠共二十處曰大新渠曰紅花渠曰良田渠曰滿達刺渠曰白塔渠曰新濟渠曰

大羅渠曰小羅渠曰菓子渠曰和集渠曰柳新渠曰黑沿渠曰亦小的新渠曰柳郎渠曰曹李渠曰楊沼渠曰他他渠曰掠米渠曰羅哥渠曰高榮渠皆天地自然之利每歲清明日疏浚民修而官督之故無地不渠無歲不秋古稱甯夏爲塞北江南其信然乎頃以兵戈擾攘沙石壅淤豈不可惜哉

辛酉二年

蒙古中
統二年

夏六月丙辰蒙古主以汪良臣同簽鞏昌路便宜都總帥凡軍

民官並聽良臣節制

案鞏昌府志汪良臣亦世顯次子未弱冠卽隨德臣出征每戰當先任裨帥兼便宜都府參議尋拜鞏昌總領屯田白水蜀兵不復鈔略元主親政屬良臣供億事集而民不擾令權便宜總帥府事元世祖卽位阿藍答兒渾都海叛良臣討平之西鄙輯甯賜金符權便宜都總帥火里叛復討平之入覲元主稱其功良臣遜謝復嘉其讓賜甲冑轉同簽鞏昌便宜都總帥復以功授征南都元帥攻重慶破之受東川副統軍昭勇大將軍鞏昌便宜都總帥兼總管

蒙古主立甘肅路總管府始開水田

董文用蕪城人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甯夏唐來漢延等渠拓拔氏據夏已有之矣宋末水利廢弛

益以兵爭有渠與無渠同至是文用始督開之

秋七月蒙古主賞鞏昌路總帥汪惟正將校斬渾都海功銀二千五百兩馬價

銀四千九百兩

先是中統元年秋九月阿蓋答兒率兵至西涼府與渾都海軍合詔諸王合丹合必赤與總帥汪良臣等率師討之丙戌大敗其軍於姑藏斬

阿蓋答兒渾都海西土

悉平至是始行賞之

案鞏昌府志汪惟正字公理世顯孫也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議古今治亂尤喜談兵時出獵則勒從騎爲攻守狀元世祖立授襲父爵渾都海叛乞合不花應之惟正卽命力士縛殺乞合不花元主嘉其功令東川軍事悉聽處分部長火都叛惟正以爲獨大方肆狂鬻不可驟戰發兵踵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月知其糧盡因與戰屢捷而潛兵擒殺火都

九月癸未蒙古主遣員往撫甘肅等處

蒙古主以甘肅等處新罹兵革民務農安業者爲戍兵所擾遣河沙焦端義往撫治之以海青

銀符二金符十給中書省量軍國事情緩急付乘驛者佩之

案史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德昭後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年改元八曰寶慶曰紹定曰端午曰嘉熙曰淳祐曰寶祐曰開慶曰景定景定五年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卽位爲度宗

度宗乙丑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蒙古以中書右丞張文謙行省西夏中興等路功詔獎

之

元之倉軍沿金
舊制也

是年元世祖入
都於燕以劉秉
忠為太保參領
中書省事統攝
許衡廉希憲高
挺宋子貞等相
繼入關

元志甘肅行省
有山丹縣本別
丹縣漢置以別
丹山得名

秋八月蒙古陝西五路新僉軍免發民戶

先是蒙古太宗七年僉陝西五路人匠充軍每二十人出軍一名至是陝西五路行

省言新僉軍七千人若發民戶恐致擾亂今舉昌已有舊軍三千諸路軍二千餘二千人亦不必發民戶當以便宜起補從之

案金太祖即位始命以三百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與萬戶千戶制略同外有漢軍大定時所置有事則僉取於民無事或以放免鑲防軍諸軍取以更代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未屯軍驍軍之別邊舖軍守河南陝西邊界者諸路効節軍章宗所置掌司弓手者河南陝西弩手軍宣宗與定二年選募二千人為一軍賜號威勇

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秋七月丙子蒙古立西夏惠民局

蒙古主改甘肅路為甘州路始析肅州自為路

己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蒙古巴延巴爾達罕秃忽魯叛於西夏命綦公直率軍討平之

蒙古主以阿只吉大王行山丹城事初即王分地也刪訛作山後因之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夏五月甲辰威州五鳳川蕃族八千戶內附蒙古蒙古命其酋長來朝授宣命賜金符

案宋鄭文寶城古威州議曰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外甯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木薪桔之利約胡

清高宗贊哈爾
真曰中十四人
性多英勇曾其
然乎

阿干鎮在皋蘭
縣西南四十里
產煤炭

蘆臨洮二河暨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
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

蒙古諸王拜答寒部曲饑就食甘州

九月括戶
口定田稅

六月壬戌蒙古主簽諸道回回軍

蒙古征伐戎狄恆以回隊爲前鋒
以其性多英勇也且有團結力

冬十一月己巳蒙古主給河西行省鈔萬錠以充歲費

蒙古併阿干縣

宋元豐六年
置阿干堡

於蘭州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升阿干
堡爲縣屬蘭州至是併入州

蒙古河西諸郡諸王頓舍僧民協力供給

壬申八年

元至元九年咸淳七年
一月蒙古已改國號曰元

冬十月丙戌朔元封皇子忙哥刺爲安西王賜

京兆爲分地駐兵六盤山

後安西王出鎮秦蜀守將王土魯據六盤叛蒙古主聞之
命別速帶領兵進討以汪世顯之孫惟正副之至六盤土

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而鞏兵居中去土魯里許皆下馬手弓勒射土魯
突陣百騎中者三之一土魯軍遂却惟正逐之擒叛將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就擒安西

王至燕
勞之

蒙古改國號曰元龍觀出所以然從此以後宋元而元為正統矣

案蒙古世祖中統元年六月李壇侵淮安七月遣翰林侍讀學士修好於宋宋拘留之三年九月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議和等分道並進以為問罪之舉至元五年九月阿珠劉整圍襄陽六年正月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三月圍樊遂城鹿門七年城萬山八年五月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官進兵牽制十一月建綱號曰元取易經乾卦大哉乾元之意

癸酉九年 元至元 夏四月辛丑蒙古主罷四川行省以鞏昌總帥汪良臣為東西

川統軍使 時良臣為鞏昌二十四處便宜總帥復以功授征南都元帥攻重慶破之授東西川副統軍昭勇大將軍

蒙古主以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置開城府 以開遠堡置並置開城縣

案開城廢縣在今固原縣西南四十里宋咸平元年置開遠堡後為縣元至元十年升為府仍視上都號為上路至治三年降為州治開城縣明初廢州為縣成化二年縣省入州慕壽祺曰元以前固原之沿革已不可考矣說者謂漢之廉縣即今固原然其地在甯夏縣北漢屬北地郡不如開城之近而易徵也夫蒙古初立開城府皇子與安西王藉以分治秦蜀其關係為何如耶明初不知關係之重要冒然廢之至有滿四之變後以套虜大猖固原始為重鎮而開城遺址尚有存焉者矣

甲戌十年 元至元 冬十月庚申蒙古長河西千戶必刺冲剽掠甲仗集衆為亂火

你赤討之

時火你赤移戍未還副元帥覃澄率屬吏赴之帝曰澄不必獨往趣益兵三千付火你赤合力討之

案史度宗名懋榮王子理宗姪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咸淳咸淳十一年七月帝崩衆以度宗長子當立買似道立嘉國公熘卽位是爲恭宗謝太后遜朝解制蓋帝晨年僅四歲

恭宗乙亥

德廟元年元至元十一年

三月乙亥蒙古主諭樞密院比遣建都元帥火你

赤征長河西

以副都元帥覃澄鎮守建都付以糧書安集其民

夏四月壬寅朔蒙古主賞討長河西必刺充有功者及陣亡者金銀鈔幣帛各

有差

秋九月蒙古主賜西平王奧魯赤所部雞城戍兵人馬三匹

近時悍匪犯邊有一人而帶馬三匹者

蒙古主遣兵征吐蕃

元主敕安西王忙兀刺諸王只必帖木兒駙馬長吉分遣所部蒙古軍從西平王奧魯赤征吐蕃復以萬執中唐永堅阿失罕等銳兵千

人從

乙亥

元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戊子蒙古中書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荅山採寶

允遣諸王帥兵任爾處此亦強敵何謂弱也

玉自効道經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來歸令於瓜沙等處屯田從之

丙子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昞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宋統已絕依前夏商例一歲兩係三月以前為宋帝昞德祐元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夏五月元封宋主昞為瀛國公後為僧於甘州佛寺

秋七月元敕山丹城直隸省部以達魯花赤行省仍歸總管府領之以袁裕為甘州等路宣撫副使

案史恭宗名曩度宗子在位二年改元一曰德祐德祐二年三月元巴延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帝至上都封瀛國公宋滅而元始有天下是年夏五月宋人聞恭宗北去共立益王昞於福州改元景炎以景炎二年四月卒宋人立其弟昀

九月乙丑元以忽必來別送台為都元帥將蒙古軍二千人河西軍一千人戍

幹端城

丁丑十四年宋益王景炎二年元徙行省於甘州前以甘州總管府隸中興行省今徙行省於甘州故曰始移鎮也

案甘肅在唐虞二代為雍州西偏而神聖經營之迹見於傳紀者班班可考神農顓頊堯舜之紀皆云德被流沙史記黃帝披山通道至於空同今平涼酒泉皆有此山夏后平治

達魯花赤譯官
掌印官也詳見
首卷之二官制
特殊一段後

元又置甘肅行
中書省河西隴
北道以統政廉
永昌州沙州
亦集乃府
六路山丹西甯
州

致廣志帶歸
世繼已死故將
蘇劉義復求趙
機名且者立之
都南山久之仍
爲元軍所滅

水土爰作禹貢如西傾朱圜之在臨鞏合黎黑水之在張掖三危流沙之在敦煌岷山積石之在洮河原隰豬野之在邠甯武威至於西戎卽叙昆崙析支沃貢織皮則經略西陲

如此其重也漢置涼州刺史唐分隴右河西二道皆在今甘肅今境明制統於陝西布政司猶古之雍州今分爲甘省循漢唐分置涼州河龜之意

戊十五年 宋益王昶景炎三年五月 春元六盤兵再亂趙炳復討平之 炳字彥明忠州樂成人以

戰功屢遷至京兆路總管至元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時安西王札王冬居京兆夏避暑六盤歲以爲常會王北伐六盤守兵搆亂炳自京兆率兵討平之至是六盤兵再亂復討

平之十六年王薨入朝帝勞之曰關中事重勞卿因詢民瘼炳具以對

案六盤已注於前惟考之於史猶有可紀唐建六盤關地屬原州爲木峽制務等七關之一以衝要稱宋紹聖三年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寶祐六年蒙古主蒙哥侵宋軍於六

盤元安西王就其巔建有清暑樓明徐達屢敗敵兵於此曲折險峻蓄形勝也

夏六月置甘州和羅提舉司 以備給軍餉賑貧民

己十六年 宋衛王昺祥興二年 夏五月癸卯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四十驛歲饑命

選官撫治之時徭役繁重有貧賈子女以供役者

秋九月詔河西未僉軍之官及富強戶有物力者僉軍六百人此六百人發及民戶擾亂不堪矣

給河西行省鈔萬錠以備支用

先是太祖八年耶律焚材言行交鈔以萬錠爲額中統元年秋始行交鈔法

案史宋帝昺度宗少子立於崗州改元祥興甫一年卒於崖州宋於是乎亡自高宗丁未南渡都杭至帝昺已卯一百五十三年合之北宋共三百二十年宋史於帝昺崖山之後卽書宋亡乃考廣志帝昺張世傑已死故將蘇劉義復求趙後名且者立之都於順德縣之都甯山言都此而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高千餘丈久之仍爲元軍所滅

庚十七年春二月遣使窮河源由貴德州入塞黃河發源崑崙潛行地下至星宿海復出星宿海在阿水尼瑪勒占水遜

山之南卽青海境內之大積石山也帝遣招討使窮河源至此歸約行半月至河州西之貴德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還報北闕其城

案貴德今屬西甯黃河經其城北約一里許是爲入中國之始元翰林侍讀學士潘昂霄記曰河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官隸河州又云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自乞馬兒

及貴德州必赤里也乞馬兒今在塞外

案黃河上流由于闐東流入於鹽澤其入澤之處卽爲今之塔里木河由是潛流地中後現於大積石其上流之水源在今青海南之星宿海禹道河積石始由塞外流入內地俗儒不知黃河重源之說故傳說頗多彭譯元初又有朱思本者有黃河源流之研究見元史地理志篇末由是西域水系始大明於世

附錄潘昂霄河源記河源在吐蕃朵干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潦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跡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尤合流入赤賓其流淥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裂八九股名也孫韓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角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纏是兩山歧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朵干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全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闕卽及闕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犛牛野馬狼豹羆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峽隘有孤可以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

初安西王旣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

法帝怒遣使偕炳往案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空同山炳子仁榮訴詔卽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而先遣入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

琮至親衛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於市籍其家俾之仁榮曰
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錫鈔二萬緡為治喪具

冬十月以漢軍屯田甘州發餼卒千人入甘州備戰守給甘肅行省惠民藥局

鈔一百錠今甘肅省城貧民醫院已設數處並行於外縣

案清制各州縣向設醫學一人診病惠民惟偏僻縣分地與夷鄰俗信巫棄醫雖有惠民藥局而來診者究屬寥寥乾隆初蜀射洪黃泳知成縣事以成俗信巫致醫學幾同虛設泳素精岐黃術乃於四川漢中購藥材十數擔如法炮製存縣署民以病症告則酌方給藥以治每每痊可信鬼之俗一變

辛巳十八年夏四月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

五月遣使賑瓜沙州飢乙酉又禁瓜沙州為酒

以中書右丞博羅欽行省甘肅博羅欽十大功臣畏兀兒之後也至是以中書右丞行省甘肅知勇忠義出於性成累官上柱國封秦安王在

甘威惠大著邊人安之

詔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劉恩留屯甘州

恩率蒙古漢軍萬人征幹端師次甘州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六月又以太原新附軍

作者新修鎮原
病柳列為專條
俾人民悉知豫
防之法而不時
購設藥材研究
可哉

屯田
甘州

禁西邊回越境爲商

先是宋宣和中因回紇入貢留陝西諸州貿易不歸廷議立法禁止至是復禁之

案松漢紀聞云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氈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腥膈臍礪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

毛連以羊毛輯之單

其中所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粗者有周以雜色毛者則輕細

然所征亦不貴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史密識

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僮則不能售價是

回回之越境爲商冒險圖利蓋自前代已習慣成自然矣非自元初始

壬午十九年夏四月詔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五道

鋪馬聖旨繪馬匹數目印以省印是年冬十月增給五道二十年十

一月復增十道

案元史勅燕京至濟南置海青驛凡八所又勅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非有海青符者不許乘傳蓋海東青鳥名也取此以寓奮迅之義有要事則用之所經之驛亦此海青名也

慕壽祺曰元明兩代驛各設官清初亦有之光緒末甘肅續修通志歷代官

制內獨缺驛官文獻通考縣令佐下但詳鎮戍關市官之沿革而不及驛官

近閱唐新鄉縣臨清驛

唐書地理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故臨清關

長孫氏石像碑文自衛州別駕

李溫縣令韋胤縣尉盧節叙起而後及驛長孫璧爲其祖母恆農楊成年八

十有四造彌陁像一區可見唐代官制驛長在縣尉下可以此碑及孫樵書

褒城驛壁文補之

爲教士魯卜里克氏

一作羅卜魯

著有奉使記

元史

世祖卽位遣使西謁教皇請

派人來中國傳教

東洋史

一二八九年羅馬教皇尼古拉司派意大利人孟德

高維奴

東洋史作蒙迭哥爾維諾

赴中國請建禮拜寺時爲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世祖許

之遂建加持力舊教之禮拜寺四所於北京未幾四方來受洗者達六千人

學希臘羅馬語者達百五十人其勢益振羅馬教皇克里門第五任爲東方

大主教更遣僧侶七人輔助之孟得高維奴來時北京已有聶思脫里派之

禮拜寺十二所又有意大利之法朗西斯派教士爲遠東總主教繼之者乃

法朗西人伯萊可尼色於一三零七年爲北京主教有山西畏吾人名曰瑪

谷司者爲波斯之第五十八代主教此爲中國人主教之始然其時雖有景

教羅馬二派其傳教者統名曰也里可溫

癸未 二十一年遣漢都魯迷失帥甘州新附軍往幹端 是歲又簽河西質子軍年及丁者充軍

移鞏昌按察司治甘州

是年改鞏昌按察司爲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二十四年省以其事併入甘州

案廉訪官名元置肅政廉訪司以巡察各路時甘肅行省在甘州故徙之明改爲提刑按察使司故稱按察使爲廉訪亦曰臬台一省之司法高級長官也清因明制今甘肅高等審判廳卽舊按察使司署

乙酉 二十二年二月立甘肅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盧世榮請立規措所又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

肅江淮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阻撓檢察從之是年冬十一月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白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蠶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用以下雞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款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鸞雛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子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敬救

冬十二月發賜諸王羊馬價及官戶散居河西者羊馬價鈔

帝賜諸王阿只吉合兒魯忙兀帶宋忽兒

新修甘肅通志
沿革表開鼎
新縣即漢西海
郡改鼎新原爲
毛目分縣開該
縣父老云填小
而形長如人居
毛然故云戶不
滿千設縣猶不
足逾郡乎通
所見耶豈別有

阿沙合丹別合刺等及官戶散處河西者羊馬價
鈔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七錠布四千匹絹二千匹

丙二十二年春二月立甘州行中書省
自十四年立甘肅行中書省二十二年罷以
甘州爲宣慰司隸甯夏行中書省至是復立

甘州行中書省二十四年罷甯夏行中書省以中興府隸甘州行省尋復置甯夏行
中書省成宗元年九月復罷以其事併入甘州十年稱增置甘肅行省蓋增其員也

案元太宗立十路官課司選儒術用之後稍做金制置行省及元帥等官世祖中統元年
詔定官制總政務曰中書省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具牧民則有路府州縣長則蒙
古人爲之南人貳焉明洪武九年夏六月河南陝西湖廣江浙諸行中書省俱改爲承宣
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等官置左右參政使各一員後設左右政使各一員後又增
置左右

參議

立亦集乃路總管府
亦集乃路在張掖東
北一千五百三十里

案元之亦集乃路卽漢時匈奴所之居延海也建安末立爲西海郡新唐志張掖河西出
合黎山破口旁河東盤屈由東北行千里有甯冠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元志有亦集乃路
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砂磧乃漢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國嘗立
威福軍太祖二十一年內附至元二十三年立總管府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
山亦集乃
路卽此

自古帝王之子
孫天命已去宗
社已墟雖不
避人跡所不
至之區而跟蹤
尾隨有禍而獻
功者矣瀛國公
以趙氏嫡系降
元之後得保首
領以沒元世厚
矣

魏晉有都督軍事後周以來改都督爲總管督軍之官也唐初尙然宋金則爲守郡之官元諸路總管府之制凡十萬戶左右及當衝要者則皆置之以別於散府每總管府置達魯花赤及總管各一人以治之

戊子二十五年春正月僧格以甘肅行省特穆格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以雅

貸代之

未幾又以江西行省平章呼圖特穆爾不職奏罷之兵部尙書呼圖達爾不勤其職僧格黜罷之而後奏帝曰若此等不罪汝事何由得行也

秋九月甘州旱饑蠲逋賦

凡蠲四千四百石

冬十月遣瀛國公趙鼎學佛於吐蕃

時鼎年十八途中奉詔居甘州馬蹄寺爲僧全后亦爲尼先是宋德祐二年春三月元將巴延入臨

安宋少主趙鼎降時方六歲巴延以帝羈及皇太后全氏太后謝氏等北去宋亡時元帝至元之十三年也夏五月宋主鼎至上都見元帝於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尙公主居燕凡家貨在杭越者有司輦至燕京付之十九年冬十二月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宋謝太后卒於燕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夏四月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至是遣瀛國公學佛吐蕃世稱爲合尊大師全太后從二十八年冬十二月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慕壽祺曰梁武帝講經同泰寺爲欲所敵明太祖奇食皇覺寺爲貧所驅瀛國公出家馬蹄寺爲環境所逼皆非真學佛者也讀吳梅村滄涼山讚佛詩而知開國之天子有遁入

空門者矣况偷息
臨安之故主哉

遣使鈎考甘肅安西錢穀耗失之數

從價格之言也至元二
十八年二月罷徵理司

十二月丙子耶速不花以昔列門叛甘肅行省官約諸王霸八拜答罕駙馬昌

吉合兵討之

叛皆自縛請罪獨昔列門以其屬西走追
至朵郎不帶之地邀而獲之以歸於京師

丑二十六年春二月甲戌命鞏昌便宜都總帥汪惟和將所部軍萬人北征

夏六月己酉聽鞏昌汪惟和用兵器

惟和奏言近括漢人兵器臣管內已禁絕自今
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庫帝曰汝家不與

他漢人比弓矢不
汝禁也任汝執之

冬十二月甲午以官軍萬戶汪惟能爲征西都元帥

將所部軍入漠其先
戍漠兵無令還襄

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

仍給所費俾爲歲例此甘肅青
海番寺刺麻衣單糧之濫觴也

案甘肅現在各寺院藏經之多首惟拉卜楞寺中刺麻對於經典首重講解次重儀軌而
大乘經典除般若十萬頌八千頌大涅槃經常爲人誦外餘如華嚴保積法華楞嚴等部

並不常誦茲就五扎倉所習日課列表如下可知
甘珠丹珠之外此種日誦課本流通尤多也

梯浪桑哇扎倉課誦

般若心經
救度佛母讚
白傘養佛母經
怖畏金剛二臂念誦儀軌
彌勒菩薩現莊嚴論

月稱論師入中論
德光律師戒經疏
法稱論師因論明
天親菩薩俱舍論

以上爲五部講經

五明中內明歸此扎倉研究

結多扎倉課誦

喜金剛念誦儀軌
大輪金剛念誦儀軌
虛空瑜珈念誦儀軌

結多扎倉亦習歷算但係漢地歷法非刺麻歷

滿巴扎倉課誦

藥師琉璃如來念誦儀軌
不動佛念誦儀軌
馬頭明王念誦儀軌

五明中醫藥明歸此扎倉研究

居巴扎倉課誦

上樂金剛念誦儀軌
密聚金剛念誦儀軌
怖畏金剛念誦儀軌

丁科扎倉課誦

時輪金剛念誦儀軌
毗盧遮那即身成佛念誦儀軌
遍照佛念誦儀軌

五明中聲明歷算歸此扎倉研究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
自唐開元間總結律論之日
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
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
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
與元藏經亦不同明之藏經又
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
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是歲置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

即敘利亞語
所謂耶穌

列班即基督教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

事

至延祐二年改崇福司為院與宣政院集賢院並峙
并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

案延祐二年諭各省興舉水利種樹蠶蠶除徭役聖旨內也里可溫每與和尚先生答失
蠻並列既係通諭則甘州肅州沙州西甯永昌河州甯夏脫思麻亦集乃兀刺海等路必
有此項聖旨亦必有也里
可溫特擋案不足徵耳

此見元史百官
志

今安西縣故晉瓜州郡地元時爲

辛二十八年徙安西故晉昌郡居民於肅州宋瓜沙二州後爲西夏所屬夏亡州廢元至元十四年復置瓜州屬沙州路至是徙居民於肅

州但名存而已

案安西州志安西晉屬晉昌郡周武帝省入涼興郡隋開皇四年改爲常樂縣唐置瓜州屬河西道吐蕃傳開元十五年攻陷瓜州毀其城俄而張守珪爲刺史修築之大歷十一年陷於吐蕃大中五年張義潮以瓜州來歸宋屬西夏夏亡州廢元至元十四年復立屬沙州路二十八年徙居民於肅州但名存而已明永樂二年建赤斤蒙古千戶所在嘉峪西二百四十里又唐詩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高適送李侍御赴安西岑參武威暮春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則是安西晉昌唐時已通用矣

二月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年扎克真珠納斯爲諸路釋教都總統

三月以甘肅行省右丞崔暵爲中書右丞暵由同簽樞密院專出爲甘肅右丞時政不便者皆奏罷之尋召還

是歲以甘肅曠土賜回回昔寶赤合散等俾耕種之甘卽今甘州肅卽今酒泉

壬二十九年秋九月癸酉徙瓜沙二州民置甘州是時西南夷內侮瓜沙不靖詔徙甘州於甘肅兩界盡地使耕無力

者則給以牛種農器甯夏戶口煩而土田半藝紅花詔盡種穀麥以資民食

實夏所種紅莫
與面藏所產是
同種用途亦不

案羣芳譜紅花一名紅藍一名黃藍葉似藍有刺可染真紅及作胭脂

甘肅甯夏隨地皆有而青海所來之藏紅花作婦科門藥品價甚昂

癸巳三十年春二月辛亥詔發總帥汪惟和所部軍三千征吐蕃

又發四川陝西兵萬人以行樞密官

明安答兒統
之征西蕃

夏六月敕選河西質子軍精銳者八百給以鎧仗鞍勒狐貉衣裘遣赴皇孫阿

難答所出征

冬十月癸未朔以侍衛親軍千戶張邦瑞爲萬戶佩虎符將六盤山軍千人及

皇子西平王等軍共爲萬人西征

案元史世祖至元二年置三都以開平府爲上都闕庭所在每四月草青則駕幸避暑以燕京爲中都分立省部以大興府爲下都每八月草將枯則命駕而還其地在中都東北慕壽祺曰世祖始主中夏先發制人躬神武以膺帝圖握乾符而起朔七從劉秉忠之請改號曰元命伯顏等出征帥師滅宋看白燕來時趙氏之山河安在問黃龍府金人之巢穴已空推倒一時豪傑誕膺萬國貢珍猶欲聲及乎鬼區名聞乎環海其通交趾招琉球擊瓜哇緬甸降金齒伐占城臣高麗搗日本服前人所不服通上代所未通湖當日

用兵形勢按以今日輿圖亞細亞全洲自北印度阿刺伯外威奉蒙古正朔南包南洋數島西跨歐羅巴大陸北極西北利亞沙漠之地此固唐宋之所不能比盛亦非秦漢之所可與希蹤也嗚呼盛矣哉秦漢唐宋武功之盛領土之開亦嘗冠帶百蠻車轍萬里搜山澧谷掃穴犁庭然第用武於邊隅究未傍通乎海外偉哉元代之用兵也幾并全亞旁攔東歐當東西兩洋間小國悉奉元之政令中國文華漸披重洋商界交通往來萬國所由羅馬法皇遺使於燕京意大利人來仕於中國俄羅斯願爲藩屬非遇大彼得其國恐未必復興奇卜祭台鎮邊疆以遮毘羅巴其勢善防其東下威輝旁達自古所無西人至今言之猶嘖嘖焉稱贊不衰

案史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弟至元二十年庚辰混一天下始承正統又在位十五年共三十五年改元二曰中統曰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於皇孫知樞密院事巴延總百官以聽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於上都是爲成宗

成宗乙未元貞元年夏閏四月蘭州黃河清

上下二百餘里凡二日

冬十月癸丑以西北叛王將入自吐蕃命平章軍國重事答失蠻往征之

仍敕便宜總帥

發兵千人從行聽其節度

丙申二年夏四月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

帝諭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南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

元陝西行省治
元光復祖元
十六年改京兆
爲安西府後又
改爲李元路

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
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飢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六月陝西甘肅旱饑

安西延安鞏昌慶陽環州旱時許辰爲陝西行省右丞以關中饑議發贖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辰曰民爲邦本今饑殺若此若俟

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宋范純仁知慶州餓卒滿路官無殺以賑恤純仁欲發常平封楮粟麥濟之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君且勿憂吾甯獨坐罪屨其效法純仁者歟

吐蕃叛殺掠階州軍民遣脫脫會諸王鐵木兒不花只列等合兵討之

元史作遣托克

托會諸王特穆爾不花等合兵討之與綱目等書小異

丁酉大德元年春三月甲戌西蕃寇階州陝西行省平章脫列伯以兵進討

其黨悉平

留軍五百人戍之

敕建臨洮佛寺

後至泰定帝泰定三年遣僧修佛寺於臨洮等處四年修佛寺於賀蘭山及諸行宮甚至帝后受戒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案八思巴爲人中聖者之稱本名馬提得瓦加元世祖尊爲帝師詔依梵文

元代採佛柔政
策大興西教
教化之曰密
宗蓋尊之曰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密宗蓋尊之

體例製蒙古字乃晉號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

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統攝諸國釋教上師居薩加地因稱薩加哇其徒

如騰巴沙囉巴達巴等博通密顯宏益滋多上師相諸國人根性遣弟子及

藏中大德隨宜教化於是西藏紅衣密教通行支那蒙古西北利亞諸處西

歐波斯及南洋羣島凡元代兵力所及之地靡不有喇嘛行化之迹

西藏佛
教略史

陝西平章事脫烈伯領總帥府軍三千人收捕西番回

詔留總率軍百人及階州
舊軍秃思馬軍各二百人

守階州餘
軍還元翼

戊戌二年夏四月遣右丞相伯顏管耶速帶兒於甘州

以擅調甘州戍軍故也伯顏蒙
古八鄰部人事世祖成宗出入

將相伐宋
功第一

己亥三年廣甘州城

甘州即漢張掖郡故城西夏因
之至是擴修周九里三十步

案甘州府城元大德三年擴修至明洪武二十五年都督宋晟於東偏增築三里三百一十七步爲今城計一十二里三百五十七步高三丈二尺厚三丈七尺萬歷中築以甃石門四東陽照南延恩西懷新北鎮遠其重閣東寅賓南時薰西廣德北永康樓櫓具備角樓四巡鋪二十有四池闊三丈七尺深一丈七尺東西南三郭俱高二丈二尺厚二丈一尺東郭互四里一百三十一步北郭半之南郭互二里二十四步城中鎮遠樓清康熙二十九年張掖縣知縣富斌修城年久圯甚光緒二十五年重修越二年落成並補建四城樓門

明萬歷二年築甘鎮城據委官楊槐等稟稱修至南面剝削垣牆見露木匣骸骨長二尺餘寸約有五百餘柩其西南垣內亦有前項骸骨柩無數將謂前代孩童又有男衣冠貴賤疊至宛然齒頰可疑就中一棺面書至大元年閏十月甯夏王妃紀號等因巡撫寧遠節總兵李震太僕寺卿郭文和分巡道徐節都司李應祥周鎮等爲之攻阡並以文祭之曰王公設城專以衛民惟靈歸葬當另佳城云何衆骸在此垣中今奉皇命磚砌新工剝削垣墉卽見攢叢數百鱗柩不分西東風雨霖頽何保屯蒙其爲軀殼三尺不盈在我明時若小兒童拳顛堅齒聞見相驚柩木衣冠尙有辨整何代何國爲此瘞靈非時故忍爾爲鮮終中有一柩尤爲可駭紀年至大甯夏王妃孀識棺首不主不婢又有數柩紗帽冠首圓領襦衣頭亦拳顛生亦皆貴死竟同埋若謂胡俗不知瘞埋若謂漢家何瘞牆隅事雖可怪枯骨則一而今而後論我官軍不礙修砌存安汝魂若果淺露爲爾卜塋爾今爾後在城在塋各相護保永安幽冥

明修甘州城發見小兒屍內有老元年甯夏王妃紀號

樞密院奏河西不曾刷馬之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馬匹盡行拘刷

此春二月之事

見大元馬政記

附錄泰山嶽廟元聖旨碑文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應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

達魯花赤

謂掌印官管理民事者也

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

皇帝暨列祖列宗聖旨裏和尚

謂僧人也

也里可溫

外洋教士在中國者

先生

謂道士也

達識蠻

一作答失蠻謂回教徒也

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

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

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麟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

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

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舖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
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半損壞須修理
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
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三
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顧炎武曰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者
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
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
元之不如也已

壬寅六年冬十一月籍甘州善射軍隸諸王出伯

甘州國王分地也出伯承襲世次莫詳延祐中市馬萬匹給國土南忽里

等以濟其貧至順中敕爲幽王不顯木兒建居第於甘州至元中以白城子屯田賜宗王忽南里以金繫腰貧幽王崑里獲西蕃寇蓋皆出伯族也

癸卯七年春正月禁釀酒

二月賑合迷里貧乏戶

三月徙廉訪司於甘州

甘州行省供軍錢糧多弊故徙之並罷行省差調民兵及取勸軍民站戶家屬孳畜之數

夏閏五月甘肅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盜官錢

共十六萬三千餘錠釐引五千餘道命省臺官徵之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

田以供軍從之既而蕃樞密院齊諾言蒙古兵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駸馬自備動涉萬里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詔從之

冬十月陞甘州爲上路設刑部獄吏一員以卹囚徒

元制凡戶滿十萬者爲上路當衝要者雖不及十萬戶亦

爲上路上路秩達魯花赤總管并正三品又每路設司獄員丞各一員爲常制刑部獄吏一員時特設也

丙午十年秋八月開城路地震

先是晉甯費甯及諸郡地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世祖第三子忙
哥刺封秦王其
府在長安者爲
安西府六監者
爲開成府總爲
宮邸率是王宮

已十一年夏四月詔以禮店軍還屬吐蕃宣慰司元之興也滅金滅夏統一黃河流域西與西藏交通設吐蕃宣慰司

於河州復尊西藏刺麻首領入思巴為國師主持西北紅教於是藏族與蒙古族結合甘肅青海境內之吐蕃在蒙古帝國勢力範圍之下漸次被同化於漢族矣至是以隴南之

禮店軍屬河州

吐蕃宣慰司

案史成宗名鐵木耳世祖孫在位十三年改元二曰元貞曰大德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國號稱曰額勒哲依圖皇帝是年六月立鐵木耳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

即位是為武宗

武宗成至大元年夏六月隴西及雲南地大震後三年甘州飢地震大風有聲如雷賑之

冬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揭之於册遺吳萬年

十一月覈天下屯田甘州以道遠免覈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遠

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是歲封太祖曾孫火郎撒為隴王

是年秋八月諸路水旱始則武宗之世災異之多甚矣

己未二年甯夏立河渠司秩五品
官二員

案古代國家以軍事爲重故凡百設施皆屬於軍事今世之國家不然以生計爲重故凡百設施皆屬於生計昔者因軍事而須生計今也因生計而須軍事甯獨軍事其他要政莫不皆然此英儒斯賓塞爾之言也胡元起自沙漠以陸軍縱橫天下而得國之初以河渠爲人民生計所關曾飭郭守敬董文用隨時疏濬矣至是又於甯夏設官專司其事慕壽祺曰古有陔官湖官所以司水利也後世此官遂廢西北荒田堅如鐵矣元武宗設河渠司於甯夏壤沃稼茂民不苦旱仁矣哉清因之設甯夏水利同知至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以此一缺改爲甯靈聽撫民同知所遺水利事務歸甯夏府兼理究不如專員之司其事也然光緒一朝如黃自元高秉哲皆能盡心水利王全臣不得專美於前矣

甘州饑撤的迷失劫幽王出伯輻重

秋八月城甘州中書省臣言甘肅省僻在邊陲城中蓄金穀以給諸王軍馬世祖成宗常修其城池近撤的迷失擅興兵掠幽王出伯輻重民大驚擾今撤的迷失

雖已伏誅而城不加修屢起寇心從之

辛酉四年置甘肅行樞密院於甘州先是甘肅省臣佩虎符得提調所屬軍馬至是以言者議其專拘還虎符置行樞密院設官四員督其事

尋仍歸行省而罷樞密院

世祖及成宗常修甘州城

春三月甯夏地裂

至泰定帝泰定四年秋九月壬寅甯夏地震致和元年秋七月辛酉甯夏地又震

夏六月敕宣政院凡西蕃軍務必移文樞密院同議以聞

時吐蕃犯永福鎮敕宣政院與樞密院遣兵討

之

秋閏七月己酉吐蕃寇禮店文州命總帥亦鄰真等討之

陝西行省領禮店文州軍民府

案禮店故城在今禮縣東四十里明洪武初置禮店千戶所移於今治屬岷州衛十五年改屬秦州成化九年巡撫馬文升奏設禮縣於所城西順治十六年省所入縣文州即今

縣文

八月丙戌敕西蕃軍務隸宣政院

案史武宗名海山世祖孫在位四年改元一曰至大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以至大

四年春正月帝崩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三月皇太子即位是爲仁宗

仁宗中延祐元年以伯都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

伯都博羅歡次子幼穎異不矜家室長嗜書史由陝西行臺御史大

夫擢行省平章時米價騰湧陸挽每石費二百緡都爲經畫計所省至四百餘萬緡至是諸倉充溢甘州氣寒地瘠少稔歲民饑則發粟賑之春缺種則貸之兵餉旣足民食亦給詔賜名鷹甲臂弓矢及鈔五千緡以勞之英宗初卒於家

夏六月六盤山隕霜殺禾稼五白餘頃

冬十月復甘州屯田鑿租賦也

乙卯二年夏五月成紀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舊史氏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理是乃所以爲異也是故三王修德百軌順度天地於焉而位萬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胎殍卵殪之患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之育必育吾心之萬物夫綱目所書山崩川竭有矣未

馬祖常狄道人
元進士至御史
中丞

愚公移山是古
人比喻之辭今
實有其事矣

聞有山移者焉山而移則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誦而書之

丙辰三年夏五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秩從五品甘肅學官自是始見於史冊甘州文廟在今文廟巷書亦自是始建云

案尙書云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謂教訓而啓迪之也左傳綏之以訓辭謂教訓之辭也南史明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此學官之見於經史者也元設提舉司以爲管理學校之官明制府學置教授州學置學正縣學置教諭訓導學文廟祭祀管理所屬文武生員故謂之教官又稱校官

慕壽祺曰甘州南輯羌戎北禦胡虜西控西域城郭諸國爲長官者但知蒐軍實練將材積芻糧完亭障譁斥埃內如何固圍外如何退敵求太平無事足矣奚暇興文教哉今既置提舉司文廟亦於是乎修何尊孔如此其重也蕃自元太祖時耶律楚材請修書院幸闕里柄用儒術有自來矣

冬十月甘州僦修城燭租以濟之

丁巳四年夏六月己丑成紀縣山隕五年春二月丁酉秦安縣山隕夏五月隴西縣山隕秋七月戊子甯遠縣山摧六年秋八月伏羌縣山隕

戊午五年西蕃賊起時甘肅頻歲饑饉西蕃土寇乘之擄掠敕行省調兵討之

己未六年陞回回國子監爲廣惠司掌回回醫藥先是延祐元年立回回國子監至是陞廣惠司秩正三品西北回族有疾

病賴醫藥以療
治者自化始

蘇詩賦曰：惟門邱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此言富貴之家，不惜元氣，服藥無益，非謂醫藥之可廢也。元仁宗設廣惠司而賞回回醫藥，豈非仁政之一端乎？

庚申七年秋九月，利族阿俄等寇成州鞏昌，總帥汪庸以兵討之。

案史：仁宗名實，有黎拔力八達。武宗弟在位九年，改元二曰皇慶。曰延祐。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崩。壽三十六。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三月皇太子卽位，是爲英宗。英宗丁亥，至治二年，以乃蠻台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乃蠻台本華黎五世孫也。明斷萬石，非甯夏等處各千餘里，至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甯夏距亦集乃路僅千里，乃蠻台下諭令悅者自甯夏還趨亦集乃路，歲省費六十萬緡。至正中卒，封魯王懿忠穆。

是歲免甘肅回回屯戍銀稅。

癸亥三年春三月丁未，西蕃恭卜郎諸族叛，敕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發兵討之。

夏六月丁卯西蕃恭卜郎諸寇未平遣徽政使醜臚往督師

西蕃寇鞏昌府

案史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子在位三年改元一曰至治至治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特克錫祇帝於南坡及右丞相拜住時年二十一國語稱曰格根皇帝九月皇太子晉王即位於龍居河是爲泰定皇帝

泰定帝中泰定元年冬十二月陝西行省以兵討階州吐蕃察罕腦兒

乙丑二年春閏正月階州吐蕃爲寇鞏昌總帥府調兵禦之

夏四月伏羌縣山摧

是歲金州

今榆中縣

創立學宮

遂道宗講論語金粘罕保護孔林後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秋七月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隴右始聞絃誦之聲見宮牆之美莘莘學子無不忻悅至是金州始建學宮蓋喪亂之餘文廟荒廢久矣

是年五月
縣大雨
死者
五百餘家

粘罕爲遼元帥
後雖貴亦襲父
官金人稱曰字
極烈譯言大官
人也

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諷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檢狃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

嫌之有卒令講之

案松漠紀聞云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初漢兒室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關

里得全高慶緒渤海人慕壽祺曰自漢武表章六經歷代尊孔典禮以唐宋爲最優然猶以臣禮待先師也求其品評適當尊崇備至未有過於元成宗者也天札一頌吾道爭氣西北諸省爭建學宮豈僅一金州而已乎

丙寅

三年夏四月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塞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驛累白傳舍至

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

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清高宗曰郵傳之設所以速使節非軍國重務不得輕擾之至於金字圓符元時用以備邊乃僧人佩符乘驛者多至傳舍不能容無謂甚矣元政之衰於此可見

遣僧修佛寺於臨洮等處

冬十一月階州吐蕃復爲寇武靖王遣臨洮路元帥蓋蓋諭降之

丁卯四年秋七月岐王鎖南管卜訴荆王也速也不干侵其分地命甘肅行省閱籍歸之

閏九月吐蕃階州饑賑鈔千五百錠

是年修佛事於賀蘭山及諸行宮帝后受戒於西僧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戊辰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帖木兒天曆元年秋七月甯夏地震未幾帝崩於上都諸王爭立朝政紊亂甯夏地震變不慮生矣

冬十月圖帖睦爾即文皇帝一作圖帖木兒遣使至陝西甘肅省臣執之送上都初燕帖木兒遣人召陝西

行省平章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札兒台皆不至至是使者頌懷王即位詔至陝西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於上都已而圖帖睦爾兵陷上都遂告祭郊廟

案史泰定帝名也孫帖木兒世祖孫在位四年改元二曰泰定曰致和致和元年秋七月帝崩於上都壽三十六文宗不爲立廟諡世止稱爲泰定帝秋八月皇太子即位於上都

秦定子阿速吉
八稱號天順時
歷而不耳

飢民殺子啖母
猶不失孝養之
義近年以來親
生父母有殺子
而食者矣

是爲明宗旌祭崩年三十國語稱曰胡土克圖
皇帝圖卜特穆爾復襲位於上都是爲文宗

十一月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是年夏四月塔失鐵木兒倒刺沙請凡蒙古色
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至是弛禁自

願者
聽

明宗己元年

八月以後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歷二年按明宗即位而未改元
續綱目削而未書今變例特書元年而附注天歷二年於下

春正月陝

西大饑

陝西自秦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遣張養浩爲中丞往
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於岳祠一

兩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出糶稍昏卽不用詣庫
倒換粟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
其背又刻十貫力貫爲分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貯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
及奏行納粟補官之命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爲之大動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
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
署夜禱於天盡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未幾卒

案自古兇年饑饉草根木皮剝削殆盡而後人類相食綱目大書特書不一

書矣就西北往事言之漢末蓋勳人

教煌

領漢陽太守時大饑人相食勳調穀

散之晉初後秦姚興圍苻登於南安

今隴西縣

城中糧絕人相食清同治七年因

亂失種甘肅甯青大饑人相食

隴東尤甚

從未有殺子以食者民國十八年甘肅

無地不匪加之以饑饉靈臺縣窮民有殺子而食者矣惜無張養浩其人設

法賑濟

慕壽祺曰元明兩朝國史凡言陝西而甘肅在其中矣甘肅近數年以來天久不雨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差徭民無顆粒之儲往往殺子而食婦女且有攔路食人者矣使張養浩
見之不知其若何痛哭流涕長太息也然民國十三年
蘭州已有賣人肉包子者矣嗟呼民窮至此復誰憐哉

封寬撤爲肅王忽答里迷失爲西甯王

文宗

庚午

至順元年夏六月癸未甘思朵思麻及鞏昌諸處軍萬三千人

人乘馬三四徹

里鐵木兒同鎮西武靖王柳思班等由四川教化從豫王阿刺忒納失里等由八蕃分道進軍

命甘肅行省誦藏經

特命誦藏經六百五十部施鈔三萬錠

憲宗元年號西
成僧納摩爲國
師世稱中統元
年冬號西僧帕
克巴爲國師至
元六年加號帕
克巴爲大寶法
王元之尊奉佛
矣非一朝一夕
矣

壽祺曰甘肅行省與西藏鄰凡垂誓之童載白之叟莫不誦經文宗復以命令行之將使政界中人皈依佛法誠心向善天良不推發見矣豈知心即佛也未嘗有心外之佛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禪不在乎口頭所持者官吏糾心之法無慚衾影耳倫口善而心不善彼梁武帝之同泰舍身宋徽宗之專誠好道其結果究何如耶

秋七月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人戍四川開元大同眞定冀甯廣平諸路

八月隴西地震

辛未二年春二月立甘肅路廣教總管府

掌僧尼之政也

元時信教自由甘肅毗連西藏故設廣教總管府以掌之

刺麻教初自印度傳入吐蕃其教旨重禁呪祈禱許畜妻子後以勢盛干涉

政治教主威令行於全土元世祖征定吐蕃以刺麻八思巴

一作發思巴其先世居青海之濱

歸尊爲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帝師命令許與詔敕並行歷代帝后

俱就帝師受佛戒國家既疲於供養姦民復從而附之遂爲亡元之本

道教命邱處機掌管天下道教爲一派

綴耕錄

授真大道教鄭希誠爲太元真

人爲一派

憲宗本紀

命正一天師領江南道教爲一派賜李居壽太乙掌教宗師

印爲一派賜張留孫玄教宗師印爲一派

元釋老志

命三茅山上清四十三代宗

師許道杞別主道教爲一派

世祖本紀

可謂糅雜極矣然至元十七年諭真人祁

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十八年命張易等參校道書易奏惟道德經係

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

元史

景教爲基督教之支流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陝西省城明末發現但景教與今之天主教尙小有別

乃司脫利安所

創初盛行於波斯以唐時流行於中國其勢甚盛諸州多立有景寺同時又

有祇教

一名拜火教

摩尼教

教旨折衷於基督教祇教

亦自波斯傳入武宗時與佛教同見廢元

代信教自由以威震歐洲故羅馬法王及法蘭西王俱遣使東來皆基督教

徙也元室就衰東西之交通中絕其教之行於吾國者乃漸衰廢云

回教爲謨罕默德所創亦以唐時入中國行於南部沿海之地

唐貞觀初安置降回於甘州宣

宗後回鶻入居敦煌

宋時復由西亞流行西域元代始盛行東方其教徒多西域人時

稱西域爲回回因以名教凡進士賜出身者須別通回回教則其勢力之盛

可知

慕壽祺曰宗教之所關大矣楚漢交兵而後文豎好黃老始能休養民氣隋唐鼎革以來太宗修佛寺藉以減少殺機元以胡入主中夏色目人所信從之宗教政府亟爲提倡無非結合團體其所見豈不偉哉

三月旌甘州阿兒思蘭免古妻忽都的斤及山丹州郝榮妻李閏貞節

明年二月旌

甘州路岳忽妻失林志節

慕壽祺曰造化東漸廉恥道喪風移俗易日異月新對於婦女節操不加重視遂謂請旌之典直爲墮死之道非所以重生命也至婚姻大事今日戀愛明日離異士大夫家公然

行之設語以從一而終之義必且嗤爲至愚不大噓不至而世俗亂民鄉曲儂子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荀子謂終則束於有司而戮乎大市今則無人過問羣且許爲時髦嗚呼名教之壽閭閻之醜愈奇莫可制止非有禮教以範圍之則中國其不國矣

秋七月丁酉調甘州兵千人撤里畏兀兵五百人守參卜郎以防吐蕃

案畏兀通鑑輯覽作輝和兒新元史云畏吾氏本回鶻之裔音轉爲畏吾本在和林唐末弱亂徙居火州辛卯侍行記云畏吾兒木吐谷渾素和貴之裔降於吐蕃沙挑衛川亦曰計羅川後訛爲貴和爲畏吾爲畏兀非回紇人但音近耳宋王韶復湟中畏吾王懼遷於瓜沙徙入交河降於西遼封交河王爲畏吾兒國其酋曰月仙帖木耳其子巴爾朮阿爾忒降元太祖使尙公王

又案元太祖蛇年春畏兀兒國主亦都護聞帝威名殺哈刺乞孛所遣監國大臣曰沙均將遣人納款帝聞其事先遣阿勒撥魚十克迭兒拜使其國亦都護厚款之令其臣博古思阿世阿忽赤阿爾帖木兒借以來訛若謂爾往來人言皇帝雄威大度能撫定百姓放棄哈刺乞孛將遣使來附并以古兒汗情形上陳不意帝使先至驢雲開見日冰泮得水意不自勝而今而後願率全部爲僕爲子竭誠效力其使之言如此當托克塔中矢死時其子忽都赤刺溫赤攸克呼圖罕蔑兒根涉也兒的石河將奔畏兀兒遺哀不干爲使先往亦都護殺之與四人戰於真河逐其衆以蔑兒乞部爲帝仇遣阿兒思蘭兀喀察魯忽兀喀孛拉的斤亦納兒乞牙松赤來告戰事既而二使偕帝使亦至帝曰亦都護果能輸

誠效力於我復遣阿勒撥魚土克二使往徵貢獻亦都護尋遣使進方物珍異馬年夏復遣使於畏兀兒羊年春柯耳魯克部主阿思蘭汗來覲於克魯倫河亦都護亦至且曰帝若賜我得在僕役之列使遠近皆知我依託陛下襟帶之間我願爲第五子也帝知其意在親附因曰我以女與汝汝爲我第五子

冬十二月罷甘肅行省月魯帖木兒提調軍馬

月魯帖木兒既非蒙古族又闖於事機使總兵柄恐非所宜故有是命

是歲令韋紅鹽行銷地以涇州白家河爲定界

元代置行省於甘肅而鹽務則隸陝西運司下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

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七錠慶陽鳳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惟大花馬池所產之韋紅鹽不准入陝境及順帝至元二年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爲界陝西之民任便使用韋紅二鹽解引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獨郝同知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今止認七萬餘十三萬錠從何取辦議不合而散當時戶部遂參照至順二年例以涇州白家河永爲定界聽民食用仍管所有軍民長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省如所議行之

案大小花馬等池向時原在花定範圍以內大花馬池成鹽作用純出自然略與湯冢海等而產量則較湯池奚啻百倍特爲銷數所限毋許多撈以故陳鹽未完新鹽又起堆積累累莫可指數池底又產鹽根一名形鹽亦名太陽元精色有青白二種四方透明如散自然中含花眼故又名花鹽性涼入藥能治胃病目疾齒痛霍亂沖服噉啣立見神效相

傳係古絕茲遺種考諸私家記載該池係在漢時出現至唐鹽池十八皆隸度支宋陷於夏不許池鹽入口元因宋制亦復禁輸內地嚴定地界不准牽紅鹽犯境侵課

又案元制凡偽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家產之半有首告者於其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又百官志載有鹽官階級自正三品至從九品轉鹽運使司及掌場推隨辦鹽貨以資國用使均正三品同知正四品副使正五品進判正六品首領官經歷從七品知事八品照磨從九品又有所有司有兼司復頒分司印巡行郡邑而近人黃本驥歷代職官表載有行臺御史兼管鹽政有鹽課司提舉有司令有批驗所大使有提控案牘諸官名或監鹽場或總鹽課皆設於河間

山東河東陝西等處是元代於鹽官法制業已大備

慕壽祺曰鹽爲人生必需之品甘肅產鹽之地爲最多自黃帝時卽有夙沙煮海爲鹽之舉歷堯舜禹湯以至於周周禮鹽人掌鹽政令以供百祀之鹽關於民生需用其詳不可得聞矣秦漢而後三國魏明帝時徐邈爲涼州牧上言請修武威酒泉鹽池唐食貨志載靈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權鹽務宋太宗至道末其顯鹽通商者京西則有涇原甯儀涇環慶秦階成等州營鎮戎軍其時鹽英祇聽州縣給賣初未有客鈔也已而產鹽之地爲西夏所據甘肅之鹽不能行銷於陝西矣元初沿宋禁令甯夏大花馬池之鹽仍不許過涇州白家河綱亦稍密矣而鹽官鹽法已粲然大備予故表而出之以俟考古者覽焉

壬三年秋八月隴西地震

帝自即位以來才三年耳而粉粉災異史不絕書夏四月饑江南大水大甯地震浙西水旱武陟地震江浙水十一月朔

日食雲南饑至是而又有京師隴西地震下又書地震則其災異之多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癸四年

順帝元

秋八月鞏昌徽州山摧

徽州即今徽縣

案史文宗圖帖木兒明宗弟在位五年改元二曰天曆曰至順至順三年秋八月帝崩於上都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冬十月鄜王額琳沁巴勒即位是為甯宗十一月

甯宗薨至順四年夏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於上都為順帝

順帝乙亥

後至元元年奉安世祖母別吉太后於甘州路十字寺

太后蓋在甘殂者至是命有司定祭

禮

案景教碑有東禮以趣生榮之路判十字以定四方諸文羅馬派皆無是說蓋景教流行中國比羅馬派較早耳馬可遊記云甘州大致皆奉偶像教然亦有奉基督教及回回教者其地之基督教徒於城中建大禮拜堂二所此時基督教徒之衆可想而知

案西人言器莫精於十字架蓋奇偶相交之形周之成規折之成矩齶之成

宋末改號仍高宗之建炎元末更號仍世祖之至元

甘州人民信奉基督教在元初已實繁有徒

凡醫巫有神術者往往不得其死焉鵠舉數道炳也耶蘇爲之類所教始亦由此人但不必說爲釘架之極刑耳

順帝爲瀛國子會顯明十六飛子難之時袁忠撤之事實何尙書之說語次明明白具數南山筆白以見宋仁厚之報也陶拙存李卯侍行記所錄皆本前人手筆

角剖之成弧制器之用備矣先儒相承河圖洛書中宮五數皆作十字線特未聞其義耳惟其具天地之全體兼水火之大用故能効治軀譎奇表之有害於世者周官壺涿氏掌攻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楛午貫象齒而沉之午貫者十字也漢書方術傳謂之禁架古之巫醫者皆有是器耶蘇殆得其遺法嘗操十字以行其術耳而湯若望龍華民輩乃訛爲受刑之具或又疑爲窺天之器則西人之陋已

又案辛卯侍行記順帝生於甘州僧寺初宋少帝降元時方六歲封瀛國公尙公主其後有請誅之者公主以告瀛國乃請爲僧易名合尊至元二十五年學佛法於吐蕃年十八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公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庚申生一男隨蒙古俗名爲妥懽帖睦爾時公已五十矣初元

明宗爲周王違仁宗旨逃之漠北與瀛國締交瀛國之子妥懽帖睦爾有異

徵明宗乞養爲己子並納其母後卽帝位二年見弒文宗立詔云明宗在朔

漠素謂妥懽帖睦爾非己子徙之海島又移廣西文宗傳甯宗不數月而殂

太后命立妥懽帖睦爾卽順帝也而實趙氏之子惜乎卽位之初盜賊蜂起

豈天故生斯人以亂元室耶

墓壽祺曰蒙古風俗其父母死則舉而委之於野豈尙知慎終追遠之厚德哉茲於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母別吉太后定祭禮夷而進於中國矣豈許衡等所指導歟不然何進化如此其速耶

丙子二年冬十二月丁丑西蕃賊起遣兵擊之

丁丑三年春三月河州大雪十日深八尺馬駝牛羊凍死者十九民大饑

夏五月西蕃盜起時甘肅頻歲饑饉西蕃土寇乘之殺鎮西王子巴丹尋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爲院使督兵往討之

一作殺鎮西王子
蓋兀班以也
先帖木兒往討

秋八月詔甘肅邊遠官死不能歸葬者有司護送之並給鈔

癸未至正三年春二月鞏昌山崩

秦州成紀甯遠伏羌等縣山崩水涌人多溺死

乙酉五年命上都留守阿牙赤陝西行省左丞王坤行察甘肅省

時朝命遣官巡察官吏賢否明加黜

陟有罪

是歲蘭州知州姚諒創建學宮

明洪武二年改爲縣學八年知縣黃鎮重修正統十三年復爲州學清乾隆四年改建府學宣統元年改修

丙戌六年夏五月陝西饑行酒禁

隴東各縣往往以小麥燒酒故禁之

丁亥七年春以蓋苗爲甘肅行省右丞

初苗參知政事性無所阿忤時相左遷至鎮卽上言諸王爲國藩屏瞻資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

法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憂又言甘肅每歲中糴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

案蓋苗爲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己遣使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鈔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宰相謂

羅琳沁巴額西
夏人

僚佐曰所以引壽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
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夏五月放太師穆齊爾台

一作馬扎爾台

於西甯

博爾克布哈以宿憾譖穆齊爾台詔徙西甯州其子托克托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

有告變者復移於西域沙色爾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曰托
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於險遂召回甘肅穆齊爾台尋卒

冬十月戊戌西蕃盜起

凡二百餘所陷哈刺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殺使臣

案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蒲陶爲酒王翰涼州詞蒲陶美酒夜光杯清異錄穆
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酒帝曰飲此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戊子八年春三月壬寅土蕃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官討之

夏六月甯夏路應理州

即中衛縣

達魯花赤捐購萬壽節慶祝采帛

以其不擾民也中衛元宋以前一切

建置設官茫無可考偶於縣城西北隅都司署內見斷碑一過爲至正八年立其文義斷
碎撫塵摩擬補釋大抵爲彼時萬壽節慶祝采帛索之民間荒歉莫措應理達魯花赤知
州率屬公捐不擾累里民因建碑
記事此亦古蹟千百猶存之一也

案元代官制達魯花赤埋民事之官也河州路脫思麻路置達魯花赤總官各一員羣昌
平涼臨洮慶陽四府各置達魯花赤位在知府或府尹之上其他各州縣達魯花赤總理

至正十二年春
三月台州路達
魯花赤蔡不華
與方國珍戰於
澄江死之是年

此碑今已遺失
事見金石志應
照此鈔存以資
參攷

冬十一月以釋
翠始本兒為汝
家府運香花亦

瀛國公即庚申
帝出家後嗣合
帝大師元之順
此則趙亮普為
耶帝之弟

一切事務州尹及
縣尹皆聽其指揮

己丑九年秋閏七月戊子命岐王阿剌乞鎮西蕃

辛卯十一年以韓鏞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
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中進士歷官
兪憲饒州路總管所在骨鯁有聲

壬辰十二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頽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甯莊浪尤甚
會州公宇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

挽回改定西為安定
州會州為會甯州

夏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於沙州
瀛國公宋後尚主為避免嫌疑出家於甘州
馬蹄寺生子完普亦為和尚時御史徹徹帖

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
徙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案至正十五年春二月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
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其將白不信等陷秦隴據鞏昌十七年冬十月復破興元遂圍鳳

翔元察罕帖木兒合兵擊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
皆遁入蜀盜借故宋國號以起兵者實有其人也

癸巳十三年冬十二月哈麻
是歲正月以
哈麻為右丞進西番僧於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
演撲兒法又進僧伽磻真善

皇太子愛戲
得達先生教
好書多年不
其意今聽佛
一崇向佛學
對於哈麻佛
對之所為疾
深於天理之
亡與

祕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所處室曰皆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幕壽祺曰歷代宗教莫雜於元釋道之外若耶穌也里可溫也忽答失蠻

新元

史云亦回莫不兼收並蓄而究以佛教爲至尊佛法無邊其研究也固宜然及回別教

其衰敝有爲降伏怨敵者有求增長勢力者有希名利恭敬者甚至有自謂既得菩提心戒而不顧其餘事戒者有別習邪法演爲戲樂男歡女愛好大世界如順帝所謂演撲兒者禮法蕩然廉恥盡喪即使重用王保保欲以維持晚運而遏吳王之煽興也其可得乎

甲十四年夏五月命荆王答兒麻失里代闊瑞阿合鎮河西討西蕃

時西蕃有叛者故命荆王

干戈蜂起豆剖瓜分時代 元順帝

蘇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討之

秋八月階州西蕃賊起遣兵擊之

冬十二月丁酉詔削脫脫官爵

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甯

夏路

命甘肅右丞鬼的討西蕃

乙未十五年

是歲夏六月朱元璋起兵

秋八月命親王寬徹班守興元永昌宣慰使完者帖木兒

討西蕃

今永昌縣元初為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路明設永昌衛治金山之陽即古番禾地

竄故相托克托於額齊諾

舊作亦集乃今改

路

元置屬甘肅行省

再徙雲南

初安托克托於淮安既又移額齊諾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譎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喇章肅州次子三布翰蘭州仍籍其賞產此三月間事也至冬十一月哈瑪爾矯詔殺之

丁十七年冬十月番僧宗喀巴生於西甯衛塔兒寺

宗喀者譯言滄水口也父達囉怯起妻本蓋母名香茂阿趣生

方輿記要肅州
北有漢唐延城
元額齊諾路治
此

宗喀巴爲中興
西藏佛教第一
人其誕辰在十
月二十五日明
成祖時嘗遣使
來成行
宗喀巴至京師

子六宗喀巴其四也初生時頭如傘額部寬闊鼻高豎肩灣曲耳下垂肢分滿足腰際分明諸根清顯膚色潔白如古木花三歲時有端朱仁慶者見之知係法器謂其父曰願以多數馬牛資具贈公舍爾子從我可乎父允之七歲從端朱仁慶學時則尚未出家也性不好游戲能檢束身心出語和平善恤孤獨已而誦讀經典願爲上乘先是衛藏僧徒好衣紅順帝時尊重番僧率縱恣不守法律其尤甚者喜爲吐火吞刃攝婦女諸邪術以鼓惑庸愚不知者復從而驚異之宗喀巴目睹其弊有志改革提倡淨戒願從遊者自遠方來本菩提心循循善誘久之聲動遐邇來學者寺不能容其教大行其著作日富實中興藏番佛教之第一人俗稱爲黃帽以宗氏喜戴黃帽其徒皆易黃衣以示其與紅教喇嘛迥乎不同也番族又稱爲寶貝佛爺明洪武二十五年歲壬申宗氏已三十六歲是年冬由交冒溝起程至葛尼藏修行西藏佛教史謂宗氏生於永樂十五年而西甯土觀呼圖克圖所著一切宗義悉墨記永樂時遣人詔請宗氏若生於十五年則其人尙幼其名未著詎有卽行詔請之理他書紀達賴喇嘛生於洪武時達賴係宗氏高足詎有年長於師之理蓋宗氏至永樂十一年行年五十有七道高望重朝野傾心又六年圓寂於永樂十七年已亥魏氏謂成化十五年涅槃亦非也

案塔兒寺在西甯縣西南四十里一名佛山經納峽之北也喇嘛舊有紅教黃教之分此爲甘肅密宗第一人首倡黃教者宗喀巴產生處產時胞衣埋此地後生菩提樹一株樹葉有佛像藏僧珍而藏之往在塞外明萬歷二：四年議大修邊樺創築新垣周其圍入塞內矣有銀塔一殿瓦皆溜金宏敞壯麗甲於全省又有飛泉前山奇秀若翠巖焉

又案憲宗至元六年封刺麻高僧發思巴爲大寶法王尊爲帝師佈教西藏青海是爲紅教祖後其教漸衰宗喀巴乃生於塔兒寺中興佛教爲甘肅密宗第一人其信徒有三達

賴佈教前藏班禪佈教後藏哲布巴丹巴佈教蒙古數百年其澤不斬宗喀巴著述亦將次第出板貢獻於人世間矣

鄧隆曰藏人稱蓮花生阿提沙之傳尚矣然法久弊生獅蟲食獅密教至元盛極而衰宗喀巴以遠方僧改革衛藏久之紅教而爲法王藏民翕然信從無間言迄今不替是豈偶然哉著篤守淨戒顯密兼宏深者中於人心改紅教

喇嘛幡然改悔皈依恐後譬諸儒宗其孔門孟軻乎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秦隴

不信等攻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

慕壽祺曰元起沙漠以武力征服甘肅人民蟄伏於鐵蹄踐踏之下異乎心悅而誠服者矣及順帝末海內豪傑共起而謀反正雖以白不信等之僻處西陲而攘臂一呼隨聲附和然後知種族革命之思想無古今一也不然秦隴豈易陷哉

戊戌十八年春二月丁亥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調兵復涇州平涼保鞏昌

先是河南劉福通兵

起攻陷關中府縣至是思齊攻走之遂復涇州平涼

三月命李思齊等討李喜喜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同加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

討李喜喜於鞏昌李喜喜敗入蜀察罕帖木兒駐清湫李思齊駐斜坡張良弼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帖木兒等駐通渭定住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李思齊張

寥寥數語包括
許多事實此之
謂史也

明清兩朝共五
百餘年其間修
城之役諒不止
此數人作者不
知而巳

良弼又同襄殺拜
帖未兒分總其兵

己亥十九年夏四月己丑賊陷甯夏路遂掠靈武等處

李喜喜餘黨陷甯夏靈武諸邊地及察罕帖木兒數破賊靈復

關隴是年夏五月大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

五月陝西飛蝗蔽天

時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大蝗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

庚子二十年夏四月平章李思齊遣僉院張德欽築原州城

思齊令部將袁亨分平涼爲南北二城萬戶丁

處守修靈登縣城別將楊器哥修環縣城院判張庸修涇州城又令張德欽城原州

案元和志原州城在彭陽川蓋原州東西具有彭陽其說近是明成化末鎮原縣知縣徐鏞增修嘉靖癸卯知縣雙應麟加板隆慶時知縣高自治馬呈圖相繼補修崇禎末流寇

亂縣途棄而不守清初僑治縣南黃蛟岔堡康熙四年知縣甯世延請築新城即今鎮原縣治同治八年知縣寧溥明復僑治黃蛟岔

慕肅祺曰鎮原爲自古用兵地平泉屯子兩鎮尤鄰近平涼惜城垣殘破蓋自元末建築後距今千有餘年矣南城一帶復被河水傾瀾故城址崩削日甚防穿窬且不能矧

欲禦外侮乎

甘肅青史略正編卷十三

千戈蜂起豆剖瓜分時代 元順帝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丑辛二十一年春正月丁卯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等處之亂

寅王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即張良弼敗之先是擯麻帖木兒之父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遣兵

攻張良弼帝下詔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賊於四川良弼擊賊於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効至是思齊復攻良弼兵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幕壽祺曰古大臣以國為本而私仇皆所不記廉藺交歡秦不敢加兵於趙矣是時海內大亂兵禍滔天手握兵符者相與協力扶持猶懼弗濟此正槍口向外時也而張李同室操戈致煩天子作和事老是豈不可以己乎乃猶自相攻

擊不至於亡元社稷不止也國亡而二將豈能獨存哉

夏五月辛未明玉珍遣偽將犯鞏昌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以張珍為參謀遣偽將楊尙書守重慶分兵寇隴州及青州犯興元

鞏昌等路

幕壽祺曰四川一省保守有餘發展不足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多取道於祁山蓋祁山屬今西和縣出西和便至鞏昌矣且江南水邦東吳據之

與蜀為唇齒聯絡援應終難進展明玉珍據成都遣將犯鞏昌蓋以戰為守之意歟

癸卯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時宦者朴不花托歡內侍太子

元陝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蜀兵擒明玉珍

顯仁開左遷之
命時天橋案友
其基即日就託
軍基以屬女託
後使太常禮儀
院使元末城儀
死於亂兵破

外結綽斯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願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
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
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
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
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
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太子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
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
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利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顯斥
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
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
當斥於是臺臣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於甘肅

甲辰

二十四年

是年正月朱元璋自立爲吳王

夏四月丁未詔蠶朴不花於甘肅

乙巳

二十五年春二月皇太子命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朵兒只班以岐王阿剌乞

兒軍馬會平章政事臧卜李思齊各以兵守甯夏

時李羅帖木兒稱兵入京師皇太子避之襄甯徵兵討禦

故也後三年順帝北狩而元亡

吳王禮將北伐
作檄文得自
強立元一
宣布元一
狀貌筆如
力能著長幼
大定以狀君
天歷弟就妻
至於父弟率
類而禽獸之
獸暴也然上
與帝年閱漢
行爲者亦豈
也哉

夏五月侯卜延答失奉威順王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出至成州

丁未二十七年 吳王朱元璋元年 夏六月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李思齊

冬十月吳王朱元璋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伐復馳檄諭西北諸省人民

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時吳王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其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相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噬吞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

雖明則識民之
皆則其惓惓於
憂世教民之心
切矣是董民氣
之憤激久而復
復伸夢夏之禮
教久絕而復積
焉真

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
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板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
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
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誠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
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
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慕壽祺曰自古開創之君以東南統一西北者明太祖一人而已太祖起兵
也晚陳友諒張士誠次第削平矣乃命將北定中原馳檄諭西北諸省人民
復致書於各將領而李思齊羈我行人擴廓帖木兒置書不答此皆百戰之
餘未肯遽下也遂止潼關之師不急取秦隴先山東次河洛出其不意一舉
而克燕都兵法所謂出奇制勝也然後西征張李勢如破竹統一之功成矣
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太祖稱爲奇男子洵定評哉

今事縣南一里
有李思齊城遺
址蓋當日屯兵
處也

草木子云明李
文忠亦稱李保
保太顯論文
忠稱其保兒今
人呼其子曰保
保亦曰阿保有
保抱璞恤之意

戊申二十八年 是年依歷朝禮代一歲兩係例閏七月以前爲元順
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明太祖洪武元年 秋八月元將李思

齊據慶陽

先是夏四月李思齊張良弼合兵守潼關及潼關爲明師所陷思齊奔鳳翔
尋共推思齊爲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聲勢復大振至是聞順帝北走思齊

遂由鳳翔走
慶陽據之

冬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

即庫庫特穆爾

軍潰走甘肅

元左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因事
削職順帝二十八年閏七月復擴廓

官爵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同圖魯李思齊四
道進兵克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逼擴廓帖木兒尋自晉甯退守太原至是明大將軍徐

達下太原擴廓帖
木兒敗走甘肅

案擴廓帖木兒一作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爲子洪武元年
順帝居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徐達帥師趨太原擴
廓至保安州聞之還救達夜選精騎來襲營擴廓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跳一
足乘馬從十八騎遁時張良臣守慶陽擴廓欲與之聯合恢復故疆乃走甯夏次鳴沙

甘肅省理問官祁貢哥星吉歸明

是爲西甯祁
土司之祖

案祁貢哥星吉元甘肅省理問所官也洪武元年歸附授副千戶職累功世襲守禦礮伯
赴青海鹽池收捕西番亦林真奔招撫祁者孫諸番酋二十五年亦林真奔叛寇歸德援

高麗國都十四
年戰事伏誅
美舟已渡萬重山

泉星吉戰死之子鎖南嗣官以功加正千戶尋卒孫賢嗣從李英北征以功擢西甯衛世襲指揮僉事其子孫至有清一代猶世襲西甯土官康熙十三年王輔臣之叛郝伯彥仲

多從總兵官王進寶恢復臨洮
洪州州聚昌秦州等處有功

元擴廓帖木兒至鳴沙

今甯夏省新設之中甯縣即古鳴沙境

案甯夏府志鳴沙廢所在中衛縣東北一百五十里舊稱此地多沙人馬經行踐之有聲故名隋志靈武郡領鳴沙縣貞觀九年州廢縣屬靈州神龍二年爲默啜所破遂移縣於廢豐安城即今縣治咸亨三年歸復因其地置安樂州移吐谷渾部落於此至德後復陷吐蕃大中三年靈武節度朱叔明復改威州仍領鳴沙縣元立鳴沙州屬甯夏路明初廢案史順帝名安歡帖木兒明宗子在位三十五年改元三曰元統曰至元曰至正至正二十八年明師陷通州順帝北去秋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准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遂終於漠北史臣以正統予洪武謂爲大明太祖高皇帝

程學士敏政哀輯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復引西江月詞以證之其詞曰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養生涯死在西汀月下詞載陶九成轅耕錄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忠作借未解明其詞明仁和郎瑛爲之解曰首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正當九九八十一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粳八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

干戈蜂起豆剖瓜分時代

元順帝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乙已伐元都至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北去矣當初指望喪生涯言甯宗之后喪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死在西江月下順帝北走沙漠殂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其生也有時其死也有地順帝雖亡天下而崩後有惠宗之證壤地尙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立赤者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於回部者尙夥究無異乎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攷焉

慕壽祺曰是年秋閏七月明師陷通州元順帝出塞北去與晉元帝之渡江東宋高宗之守臨安無以異也宗社難已淪亡名號尙未盡失李思齊由鳳翔往據慶陽王保保由太原走甯夏謀據蘭州皆欲光復故物爲順帝遙作聲援功之不成此關天數非人力所能挽回也而順帝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前清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明史於至正二十八年秋大書

元亡得毋有種族之見耶

明

案一統鑿基錄云洪武改元時上欲盡除道教有道士黃月滿奏曰昨日臣到三天門下見張一金榜大書十字於上云山川奠洪武日月照大明上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國號改元道教因得不廢也

太祖 已 洪武二年

元惠宗 元年

春三月大將軍徐達克奉元路

即陝西 西安府

元將李思齊奔

元朝北都之亡
顯帝猶君於沙
連綿地猶數萬

明之諱曰惠宗

明太祖諱元翰
林學士承旨危
寶居和甫守余
闕廟則闕之死
亦榮幸矣

元順帝至正十
二年夏山李思
齊與沈邱人察
罕帖木兒同奮
帥起兵邑中破

臨洮張思道

即張良弼

奔慶陽

達既克奉元路遂帥大軍西征耿炳文輸饒五千石赴鞏昌以資軍食常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案武威余闕守安慶城陷全家死及徐達克奉元元御史桑圖錫里與妻子投崖死郎中昂克仰藥死檢討阿什克布哈自經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俱投崖死共武二年八月克慶陽張良弼父子俱投井皆力窮不願皆臣於元而有守土之責者也蔡子英王保保之幕僚耳而亦百折不回何元之多忠臣也

慕壽祺曰清高宗謂憲宗出塞北去固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於至正二十八年秋閏七月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夫惠宗北走沙漠其帝號猶在統系固未失也若以其遠避而擯絕之則晉元帝避至金陵唐肅宗避至靈武均不得謂為正統有是理乎

夏四月徐達克秦州

達率兵度隴清水知縣鐵木罕巴北竄既至秦州元守將呂國公遁都督陳德追擒之

隴右人民歸附

聞徐達遣將來伐南境秦徽階岷西禮北境安會渭秦俱歸附

徐達遣平羌將軍馮勝取鞏昌元鞏昌守將汪庸迎降

勝駐兵鞏昌城東烽火臺庸率衆迎降

馮勝徇臨洮元將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噫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遣馮勝逼臨洮思齊

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噫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遣馮勝逼臨洮思齊

甘肅青史略正編卷十三

大軍度隴收拾河山時代 明太祖

三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披事關遠重用

海刺都即今海
原縣他本成作
海都刺想係傳
寓之說

果不
戰降

案思齊在鳳翔時太祖以書遺之且言若能審去就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狄道人給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遂奔臨洮琦竊其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歸明思齊至京太祖深慰之授以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

徐達遣將徇蘭州元平章志敬降

達遣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徇蘭州元平章張志敬率州人侯文賢等降遣指揮韓溫守之

大將軍徐達還自臨洮次開城

達還自臨洮遂下隆德越六盤山至開城萬戶入丹以橐駝降

案開城在今固原縣西南四十里宋爲開遠堡元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開城府仍視上都號爲上路至治三年降爲州治開城縣明廢州爲縣成化三年縣省弘治十四年開闢固原衛十五年遷開城遺民於固原遂改衛爲州

徐達遣將破元豫王於西安州

達至開城遣平章俞通海進攻元豫王於西安州次海刺都右丞薛顯以精兵五千先襲豫王王馳遁達

以豫王之衆處開城以
西安州餘衆徙北平

案宋張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爲極寒惟恃河爲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冑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於是博攷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

紅城卽今黑城
子在固原縣北
七十里

天都之策以爲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其地距天都山三十六里天都一名西山在海原縣西四十五里宋太宗雍熙二年陷於西夏夏於此建城名天牟會神宗時宦者李憲率苗綬營天都山下燒夏之南牟卽此元符二年以南牟會新城建爲西安州

又案今甯夏省豫旺縣舊名豫望城在固原縣北二百二十里說者謂卽元豫王駐兵處宋時與西夏分界處卽今平塘所宏治十七年總督秦紱言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驛子川獅子川石峽口及甯夏之韋州惠安堡等處延袤千里可墾田土無慮數十萬頃請築屯堡講耕種

五月徐達出蕭關克平涼

達始至紅城丁酉出蕭關遂下平涼

案紅城在今固原縣北七十里秦長城外亦曰黑城子明成化初官軍討滿俊屯兵於此清於此設把總一員駐防民國初防兵撤二十五年夏共黨由陝北入甘據黑城子改爲

自由縣以固原紳士李某爲縣長

案蕭關廢縣在固原縣北唐神龍二年廢他樓立蕭關大中五年以縣置武州宋志蕭關砦崇甯四年建築大觀二年以砦隸懷德軍金廢舊志以爲在鎮原西北陝西舊通志以爲在華亭西北卽瓦亭驛俱誤

以費聚鎮守平涼

聚從大軍取西安改西安衛指揮使進都督府僉事鎮守平涼明年封平涼侯歲祿千五百石予世券時諸將在邊屯田募伍歲有常課衆頗

耽酒色無所事事又以招降蒙古無功還帝切責之

徐達遣御史大夫湯和下涇州

此五月辛丑日事也次日徐達至涇州以黃旺守之

徐達以陳壽守原州

涇州既下原州不戰自降

元將張良臣僞以慶陽降

徐達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甯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

慕壽祺曰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此三人者皆元之名將久經戰陣併力於一隅則西北未必遽失也洪武二年李思齊降張良弼聞徐達至平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甯夏將與擴廓同心共濟恢復之機其在是乎乃擴廓爲宿怨而執良弼豈天之既訖元命耶由是慶陽失甯夏之勢亦孤

六月戊辰以鳳翔守禦指揮余思明守平涼

張良臣既降復叛薛顯駐兵靈州遏之

顯從徐達抵臨洮別將攻馬鞍王西番寨大獲其畜產襲走元豫王敗擴廓於甯夏復與

達會師取平涼張良臣僞以慶陽降顯往納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劫顯營顯突圍免良臣據城叛

案明史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八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
金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且堅有井泉可據守倫甯夏庫庫特穆爾
爲救援賀宗哲哈札噶爾爲羽翼挑暉
葛入爲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大功

秋七月擴廓帖木兒遣將攻陷原州涇州爲慶陽聲援

原州指揮使陳壽陷沒徐達遣右丞徐禮泥驛馬關

以當原州之衝葉國珍守彭原以遏之

案驛馬關在今慶陽縣西南九十里東西溝南北二城各長一百四十步又有歡喜梁爲之屏障與鎮原北原接壤四通八達之區也唐德宗時朱泚敗獨與范陽親兵走驛馬關即此明弘治中置巡司於此以斷各通私鹽路後裁

薛顯至鳴沙獲擴廓之將毛祥

將軍馮勝破走韓札兒

一作哈札噶爾

復原州

韓札兒擴廓部下將也守原州以爰張良臣至是爲勝所敗

八月以溫漢臣守原州

徐達以故元歸附官溫漢臣署原州同知原州判官劉伯溫逃自甯夏來歸復以爲判官與指揮劉廣鐵甲馮共守原州大將

軍已定慶陽已丑歸至原州三將軍俱來會

甘肅青史略正編卷十三

大軍度隴收拾河山時代 明太祖

四十一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魏池在慶陽三十餘里
八步宋慶陽中
無路安撫使洪
武官重修明洪
宣武指揮孟仇

大將軍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

初良臣之降也捷奏至京帝戒大將軍徐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譎詐勿墮其計中未幾良臣果

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富與諸公戮力剪之乃進兵圍慶陽良臣在重圍之中猶日開門出汲馳騁城下達進營逼其四門勸東河之水使鵝池無水可汲良臣被圍久軍乏糧由是不得逞然猶日出戰不利其求援甯夏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糧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

案慶陽城高而堅頗不易攻時金興旺守鳳翔賀宗哲攻之會百戶王格自臨洮攻李思齊降卒東遷興旺以其衆入城共守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州徐達命通源略慶陽之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又令袁義等分兵蹙之張良臣時耀兵城下復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來幾無虛日夜出兵驟薄袁義營義堅壁不爲動達引兵直逼城下良臣相機應敵嚴鼓勒兵殊死戰王師分守要害俾外援不能入此乃天亡非戰之罪也

鵝池在今慶陽縣城內水暗通城外東河慶人飲水於河復鑿此池防水困也考池上碑云係唐人所鑿宋人嘗重修之池水去平地百尺許易就湮塞明成化十年參政池陽孫仁白陝西巡撫馬文升重浚之伐石砌階使人負汲當時督其役者慶陽府知府馬傑衛指揮使張瑛也

徐達平慶陽還至原州元將賀宗哲自六盤北遁

時諸將來會於原州已復往平涼

徐達令顧時將兵略靜甯州

時從大軍取蘭州圍慶陽張良臣耀兵城下擊敗之獲其
勤將九人良臣乃不敢復出慶陽平徐達還京令時將騎

兵略靜甯州走賀
宗哲西邊悉平

元將賀宗哲掠蘭州徐達遣馮勝擊之

初宗哲攻陝西鳳翔府爲指揮使金興旺所敗
旋聞慶陽下乃引去駐兵六盤山聞徐達會師

原州又引去尋掠蘭州勝率步
騎往擊宗哲渡河遁勝乃還

九月壬辰召大將軍徐達還以馮勝駐慶陽節制諸軍

馮勝克鳳翔遂渡隴取鞏
昌進逼臨洮降李思齊還

從大將軍圍慶陽壙鄜遣將攻原州爲慶陽聲援勝扼驛馬關敗其將遂
克慶陽執張良臣陝西悉平九月帝召大將軍還勝駐慶陽節制諸軍

冬十月大將軍徐達還京王保保復爲邊患

案清溪雜筆以爲撒廓卽王保保其先世代爲王故云王保保也保保當時尊稱之辭明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爲好漢衆以中山開平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
耶蓋保保於至正二十八年間留守太原及太原失由晉北至甯夏鳩率勁旅聲勢洶
洶爲故元復仇後由隴東至定西屯軍車道峴直搗蘭州及沈兒略失利北走和林貽邊
患者又
十餘年

揮太博徐討不
之戰於定西一
廢而敗天之所
廢孰能與之必
能敗挫土重來
志不少挫乃其
婦毛氏者亦烈
奇男子有以哉

明太祖徵遼火
鹿首開華治中
山沉兒略之戰
威樓儼乎太常
功烈書於太平
君明臣良太平
復見矣
其初開國功
有身經百戰富
均隨徐達為征
其姓名見南軍
安定縣北八十
里有隔川焉西

將軍斬佑以令衆軍法也賊既退始追僂之無及於事而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是
言遂杖佑釋之帝聞而兩善焉並賞有聞綺帛其明年以參將從傅友德伐蜀功多十一
年以副將會王弼等討西
羌明年論功封會靜侯

慕壽祺曰事固有曠世而相類者唐高祖武德元年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擒感復圍
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危在旦夕秦
王師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理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光被害與
感同仁果平感贈公得諡子孫受爵光於數事未有也吁褒忠之典亦薄矣哉

夏四月徐達大破元擴廓帖木兒於沉兒峪

達至安定擴廓帖木兒退屯沉兒峪達
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

穆爾遺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會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走之械送
德濟於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
擒王公文武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擴廓帖木兒僅挾妻子
數人遁渡黃河遂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甯夏不及而還

案明史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總大兵出西安搆定西擴廓方圍蘭州趨赴之戰於沉兒峪
大敗盡亡其衆獨與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有蔡子英者甯夏人
元至正中進士察罕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
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人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
江濱亡去變姓名貨春久之復被獲械送洛陽見湯和長楫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熱火
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遇之授以官

通蘭州北通清
遠入黃河舊通
志王保保兵散
走關川得片木
以渡
蔡子英鼎魚滿
網不忘故主雖
架犬吠堯有乖
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實表歲
家之心宜太祖
之曲爲成全也

不投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鼎魚漏網假息南山
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
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
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鶴仕至七命躍
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管
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垂示子孫臣民奈何欲
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故臣日夜思維往昔之不死
至於今日自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故不敢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
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
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渺焉之軀上愧古人死
有餘恨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暫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其故曰無
他思僞君耳帝知其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又案安定縣志通西故城在縣南安西古城在縣北定西古城在通遠軍北一百二十里
金初置定西縣貞祐四年升爲州元徙州治安西縣北城遂廢沉兒時在車道躡以南距
城口甚近俗名沉兒谷口又名沉魚兒岔其地有王保保大將臺與徐達戰
時指揮軍士處峪口有澗水每歲長至後十餘日若水泉橫流來歲必豐收
慕諱祺曰定西一戰擴廓帖木兒敗而逃蘭州聞自解徐達發縱指示其功不亦偉哉然
巢縣人有俞某者其名予忘之矣初以視軍宿衛隨大將軍來甘親歷行陣間終蒙昌衛
指揮使世襲年六十二卒著有從征日記四帙述明初事異於常聞未
刊山陰朱雙元備兵隴右得錄本今佚然則正史戰功豈可盡信也耶

由者城取道唐
汪川赴河州中
銷南屯兵處即
明之爲斯歲即
今之前後歲

附皋黃諫作戰定西第十古體詩其詞曰伊昔戰定西王師氣百倍吹角塞城晚揚旌
山色晦黃雲動殺氣戰鼓聲振地桓桓熊虎隊森然自天墜東西適爾遇列雲爲相對羌
情蕭然懼鋒摧魂魄勢如山壓那宵遁留空壘蘭州古城守
將信雄偉嚴備設方略天兵猝然至重賴神武威蕩滌清滯鄯

五月鄧愈克河州

愈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出定西擴廓屯車道峴愈直抵其壘立櫺
逼之擴廓敗走分兵自臨洮進克河州招諭吐番諸酋長宣慰何銷南
等皆納印請降追瑋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破斬其大將河
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肅西北數千里而還

始設科取士陝西鄉試甘肅中舉人一名

先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春三月太宗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
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
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
廣求天下之賢才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史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
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
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
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至是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二年自後三年
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是科陝西開闢甘人獲薦者一名曰喬擢臨洮人知縣
案科舉之制非惟唐宋爲然也雖金國亦有之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
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

勝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勝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於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勝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宋南渡後甘肅爲金所據秦州張邦憲等中金國進士其鄉試在山西大同府可謂遠矣至洪武時始定

開闢於陝西

尹起莘曰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入曰財而孔子又曰舉賢才然則古之聖人未始不欲得人以輔治也是故爲政以人才爲先立國以多士爲美欲得人才而求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焉我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舉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具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攘逐胡元而享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歟

右副將軍湯和率兵定甯夏遂北至察罕腦兒

先是洪武二年夏傅友德以偏師駐靈州防擴廓之援助張良臣也至是

擴廓由關州走

和林甯夏平

案靖遠縣志關川源出安定縣東西二河合流逕會甯入縣界北流與祖厲河會入於河擴廓沈兒哈之敗跳走乘片木由關川順黃河而北以至和林

封郭興爲鞏昌侯

郭興移駐鞏昌邊境帖然爲秦王武傅兼陝西都督府僉事是年冬封功臣興以不守紀律止封鞏昌侯

明太祖晚年性
猜忌諸宿將多
廢法稀得免者
獨信國公湯和
以壽終

河州屢經兵劫
清同治時及光
緒甲午民國十
七年城邑即城
人骨山積與明
初無異

征西將軍鄧愈率兵至莽刺川遂收復貴德城

初元世祖至元間置貴德州
後廢至是鄧愈開復其地

案貴德舊吐蕃地南去西甯二百二十里洪武七年委河州左衛指揮築修土城八年設
守禦千戶所至十三年工竣萬歷十八年復增修之清初設守禦所千總於此莽刺川見

十二卷萬歷十九年秋九
月總兵尤繼先大捷注

以甯正爲河州衛指揮使

正初爲韋德成養子冒韋姓從大軍取陝西馮勝克臨洮留
正守之大軍圍慶陽正駐邠州絕敵援慶陽下還守臨洮

從鄧愈破定西克河州至是授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其勞而茶布可易藥
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挽運之苦詔從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
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循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屬書嘉勞始復甯
姓兼領甯夏衛事修築漢唐舊渠引河水溉田開屯數萬頃兵食饒足

六月頒平定朔漢詔於天下封元密迪哩巴拉

舊作買的
里八刺

爲崇禮侯

先是洪武
二年六月

王師克開平元順帝走朔漠是年四月殂於應昌子阿裕錫哩達喇嗣太尉完者等奉梓
宮北葬李文忠聞元帝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刺及
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捷奏至羣臣稱賀令中書省草詔頒布天下帝見詔旨中有侈大
之詞責省臣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
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
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可更草以進

附李文忠上平沙漢表曰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倚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武威維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歡勝恭惟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圖啓祚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動勦洪鈞布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郵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討乃鞠旅以陳師臣賦質庸愚託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襄之能拜命闕廷俾率熊羆之衆總戎行陳誓空胡馬之羣前茅度關而興和之師卽降後騎出塞而駝山之兵旋凱進開平而乘破竹之勢克應昌而振覆巢之威皇子后妃兩宮之貴人俱獲金璽玉册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勳業之建豈因臣

時王保保尚在朔漠之地雖平而元室諸老臣之心將用何術以平之

錢塘洪有煖初名洪武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煖易之其孫

下之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謀蓋世明見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鷓鴣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生太祖盪滌腥羶首開華治至是而朔漢平寰海鏡清方隅底定矣

是歲鎮西武靖王卜納刺

一作伯納時

以吐蕃諸部來降

光是元封駙馬章古爲甯漢郡王鎮西甯管理吐蕃諸部

至是悉歸降

辛酉四年

元昭宗元年

春二月置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官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

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礪門黎鞞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而西北安矣

鍾官至刑部尚書兼都御史

是役也命湯和帥師將軍周德興與廖永志周舟師由碧塘趨重慶代友德帥以步將軍顧時以步軍郭泰隨趨成都郭愈何倫給軍春正月出發至是湯和下重慶傳友德拔陝文夏主明昇降

案雅州隋置唐宋元明因之地屬四川與甘肅洮州河州接壤宋熙寧九年置茶場於雅州城內碣門砦即雅州所屬之天全州元置天全招討司黎州後周置明爲黎州安撫司又置長河西魚通甯遠宣慰司清康熙初內附雍正七年移雅州同知治此名爲打箭爐廳路通西藏明初置朵甘烏斯藏二指揮司

慕壽祺曰大都守順帝北走天既訖元命燾火餘燼豈能與日月爭明耶然王保保數擾邊元梁王巴咱爾幹爾密猶在雲南西北諸夷不無觀望自茶馬司設四川由打箭爐直抵西藏青海諸部落至河州積石關互市皆以番馬易茶而亂萌息矣

夏六月傳友德拔階文 先是帝以傳友德爲征虜將軍帥師伐明昇友德帥副將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窺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琴授巖谷晝夜行抵階州賊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趣綿州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載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太

案製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爲第一廖永忠次之

案白水江出臨洮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民居水上者爲白水氏方輿紀要白水江卽禹貢之桓水源出西傾經西和成縣洛陽甯羌之界又經階州南而入文縣又南流經城東入四川龍安府界又東流至昭化縣北而合於嘉陵江蓋與西漢水並爲嘉陵江之上源

抱定不抵抗主義以免激化生
變是乃仁心也
降表與屬高皇
尤妙在處處切
合西蜀浮燥滋
自無從犯其筆
肆至京賜爵歸
義侯賜居湖明
年正月成告昇
有德者蓋亡國
之君久處都國
恐爲小人所播
弄將不能保始
終帝乃徒之高
重地速則除無
自生矣元世祖
命漢國公學佛

案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洪武四年傅友德湯和廖永忠定巴蜀之諸郡師

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

離蜀王明玉珍之子

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

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歹何益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

鋒鏑於是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

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欽惟皇帝陛下

功軼禹湯德及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

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拯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

不免亦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情無學識既靡寶融先幾之智又乏錢

俶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竊穴鼠揣罪實由於已啓釁用匪其人自揆愚蒙

冒干天討願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傍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

於吐蕃同一用意

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秋置屯軍於成縣

先是洪武二年秋七月大將軍徐達遣將收撫成縣至是置屯軍以與川陝毗連

案成縣為古成州地歷漢唐以迄宋元皆為州治迨至有明改州為邑屯田事與四城之外多隸階籍其時舊治依然生民猶稱繁庶厥後流寇肆氛官衙民舍焚燬殆盡至清順治時官斯土者僅築山堡為城人日星零地無起色治之舊基久為不離麥秀之區矣

蜀將丁世珍會吐蕃攻文州守將朱顯忠戰死

世珍圍文州四十日城不下攻益急文州兵以援兵不至皆曰與其陷死

地執若出城求生路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存亡與共豈有求活將軍耶顯忠知部下有貳心遂獨率家兵二百餘人突圍力戰死於陣

案明史丁世珍者文州守將也傳友德攻文州據險力戰汪興祖費成皆死焉文州破遁去已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夏亡復集餘眾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宿梓潼廟為其

下所殺

壬子五年

元昭宗二年

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

文忠追至青海破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

「世珍一作丁世德蜀之名將也又作了世貞

自元惠宗既列蒙古臣王多先後歸降惟王保和保林太則一再

數書皆不報乃
命徐達等分道
攻之

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敗庫庫特穆爾於圖拉河五月庫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於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齊訥路次畢道山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弩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馬中流失力戰破敵追至青海樅牛饗土而還

案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也此其爲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爲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卽其最北之第八陘也此陘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卽李左車謂井陘車不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類推也

案元末及明初太祖遣使通好於庫庫特穆爾

卽擴廓帖木兒

庫庫特穆爾留不遣

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太祖益心敬之嘗曰王保保奇男子耳竟册其妹爲秦王妃劉基亦言庫庫特穆爾未可輕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稀出塞庫庫特穆爾從其主徙金山洪武八年八月卒於哈喇諾海在和林北舊作哈拉北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夏四月鄧愈沐英等征西番分兵爲三路並力齊入番部抵出藏覆其巢

西至崑崙

山斬首八千級俘男女一萬名兵五千牛羊十三萬番人震懾乃求自附封其首僧爲法王佛子隨俗以神道設教帝又馭以茶馬番遂受羈

五月宋國公馮勝將兵至河西元守臣平章委的等棄城遁遂定其地

初擴廓在和林

數擾邊帝患之大發兵三道出塞命勝爲征西將軍帥副將軍陳德傅友德等出西道而甘肅至蘭州友德以驍騎前驅再敗元兵勝復敗之掃林山至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友德副征西將軍馮勝征沙漠敗失刺罕於西涼至永昌敗太尉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略甘肅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鎖納兒等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而還是時師出三道友德全勝馮勝乃革元舊制請設甘州涼州永昌山丹莊浪古浪等衛所立陝西行都司指揮使司以統制之附近胡羌復設沙州赤斤安定罕東曲先阿端等衛中藏等一十三族以羈縻之

慕壽祺曰擴廓功過參半者也至元二十八年擴廓殺詔使不受朝命非所謂跋扈將軍耶及順帝北狩卽由太原走甘肅謀與李思齊等據西北上游光復殘元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安定沈兒略敗後乘片木順河而下至和林屢擾邊時西番據河西太祖恐與擴廓聯合常爲中國邊患至是命馮勝傅友德陳德出隴西攻下甘肅河西平於是擴廓孤立無助事雖未成而忠義之氣可以激揚千載矣

六月戊寅馮勝克甘肅追敗元兵於瓜沙州

馮勝由瓜州沙州回肅州相度地形在肅州西七十里嘉峪山麓設關築城乃

棄瓜沙以嘉峪關爲中外鉅防西域入貢必由此由此設官稽查出入關外安西敦煌視同歐脫矣

李文忠敗元兵於阿魯渾河宣甯侯曹良臣戰沒

此六月甲辰日事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

冬十一月置甘肅衛

本年五月馮勝率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德穎川侯傅友德及諸將汝南侯梅思祖等取甘肅友德射殺元平章不花降太尉鎖納

兒等上都驢以甘州迎降至是置甘州衛

十二月庚子以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

愈虹縣人初名友德太祖賜名愈洪武三年以左副將大將軍破王保保於定西自

臨洮進克河州招降吐蕃各酋長其未服者至是復征之九年吐蕃所部掠烏斯藏貢使復以愈爲征虜將軍往征之

是歲設陝西行都司於莊浪

後又徙治甘州

案元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甘州路明初設陝西都司先治莊浪莊浪清之平番縣今改爲永登者也洪武五年冬十一月置甘肅衛二十五年罷二十六年陝西行都指揮使自

莊浪徙治甘州鎮衛十二守禦千戶所
四距陝西布政使二千六百四十五里

慕壽祺曰有明一代隴右設巡撫二甯夏巡撫為防套虜而設甘肅一鎮孤懸天末關外
瓜沙西甯漢番皆歸其管轄夫各邊止知防秋而甘肅則四時皆防各邊止知防夷而甘
肅則土番海夷防不勝防兵馬奔馳
殆無虛日防範機宜顧可忽乎哉

癸六年元昭宗

春正月以朵爾只失結為西甯衛指揮僉事

朵爾只失結仕元為甘肅行省右丞洪武四年

入貢歸附招撫叛亡暨諸蒙古帝其喜至是降勅曰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之士皆待之
以禮授之以官使之宣其力焉爾朵爾只失結久居西土聞我聲教委身來庭朕用嘉之
今開設西甯衛特命爾為之佐爾尙思盡乃心撫其部衆謹守法度以安疆土庶副朕命
委任之意可宣武將軍僉西甯衛指揮使司旋招安定王內附十一年哈刺鬼諸土番規
貴德州失結至西海捕獲之十二年招諭千戶阿卜諸生番收捕善目亦林真奔諸有功
於西甯貴德十三年入朝十六年授宣威將軍世襲西甯衛指揮僉事自是從軍北征金
山寺灰河永平蘇州招九人金僉院擒乃爾卜花貴州指揮板達叛失結擊破擒之攻山
寨者額曲麻盤河阿魯諸處獲全勝二十四年調甘州前衛指揮二十五年詔征遼中西
番阿立答哈思共立大功一十有二卒於官

涼州都指揮宋晟破元兵斬其渠帥也速兒

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
追至亦集乃路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

甚衆又招降其
國公吳把都等

甲寅七年

元昭宗四年

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尙未廣命部督僉事王簡等分往

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辦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二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

軍餉益饒

二月吐蕃寇蘭州

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懸賞購捕蘭州衛指揮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買的不從遂斬其首以歸

秋九月李思齊卒於臨洮

初思齊爲常遇春所敗由鳳翔奔臨洮復爲其養子趙琦所始以窮蹙來歸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

久之遣往招諭擴廓帖木兒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未幾卒

案太祖聞李思齊以疾卒遣官致祭其文曰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九月癸亥朔五日丁卯皇帝遣御用司正蔡順致祭於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李思齊曰卿昔爲民中原時逢世

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關中臣於元有年矣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尙能固守臣節羈我行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朕爲衆所推忝爲

民主當是時諸漢人棄邱壘從賊爲我中國仇至今身死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思父母之邦義不忘其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矣夫何久疾不痊以致

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沒不勝痛悼今遣官以牲醴致祭卿其饗之

慕壽祺曰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兵馬二十六年春二月擴廓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元亡以後擴廓則獨力支柱思爲恢復之舉思齊身擁重兵不知僂力効忠與張良弼輩相犄角以爲擴廓聲援乃竟不戰而降既降矣又奉命往招擴廓豈復知人間羞恥事乎噫死已晚矣